



美国畅销书金榜译丛

(美) 约翰·贝伦特 著

善恶

MIDNIGHT IN THE GARDEN
OF
GOOD AND EVIL

园中的午夜

美国南部古城迷人的人物画廊 描绘现代人生存状况的现代经典

鸣谢

几十位萨凡纳人，或署真名，或暑假名，出现在本书中。在此，我对他们致以真挚的谢意。

另外，有许多萨凡纳人，他们虽然未在本书中出现，但给我提供了许多帮助，他们是：玛丽·B·布伦、约翰·奥布里·布朗、彼得和盖尔·克劳福德、加勒得·海因斯夫人、瓦尔特和科妮·哈特里奇、杰克·凯弗、玛丽·珍妮·佩德里克和罗纳德·J·斯特拉汉。

我的代理人苏珊·格鲁克和本书的编辑安·戈多夫为本书的最后完成倾注了心血和热情。我对她们表示万分的感谢。

斯蒂芬·布鲁尔、雷切尔·加拉格尔、琳达·海曼、琼·克雷默、拉塞尔和米尔德雷德·莱恩斯、大罗琳·马什、阿莱斯·K·特纳和海勒姆·威廉斯在阅读了本书的手稿后，提出了批评、修改意见和其它形式的建议，我对他们也表示感谢。

然而，在所有人中，布鲁斯·凯利对本书的进展致以了最密切的关注。他是佐治亚州人，一名极富才华的园艺建筑师，也是我的一位挚友。正是他首先提议我写作此书，而且，在长达数年的写作过程中，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作者注

本书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为了保护他人隐私，其中某些人物我没有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在某些情况下，我甚至还采取了改头换面、移花接木的方法。虽然这是一部非虚构小说，但我采用了一些讲故事的方法，尤其是在事件的先后排列方面。有些地方，我的叙述可能会与严格意义上的非虚构小说相违背，但我的意图是忠实于人物以及事件发生的真实顺序。

善恶园中的午夜

第一部分第一章 梅瑟庄园的一夜

他年约五旬，高大、英俊，脸色偏黑、略呈凶相。一副修剪整齐的小胡子，鬓角已显银灰色，一双漆黑的眼睛，深不可测，就像油光铮亮的豪华轿车的一扇窗户——他可以傲视众生，而你却无法透视。我们正坐在他那维多利亚式庄园的起居室里。这是一座真正的大建筑，天花板高达十五英尺，房间很大，而且分布合理。一座雅致的螺旋形楼梯从中央大厅直抵穹隆形的天窗。二楼设有一间舞厅。这就是梅瑟庄园，萨凡纳地区仍属于私人所有的少数大庄园之一。连同围有围墙的花园和房后的车库，庄园占了整整一个街区。梅瑟庄园也许不是萨凡纳地区最大的私人庄园，但它绝对是该地区装修最豪华的大庄园。《建筑文摘》曾以六页篇幅，详细介绍过它。一本介绍世界名庄园内装修的专著，也将它与萨格摩尔·希尔、比尔特摩尔和查特威尔庄园并提，以专文详述。梅瑟庄园是以庄园建筑傲称于世的萨凡纳的骄傲。吉姆·威廉斯独自一人，居住在里面。

威廉斯正抽着一支爱德华国王牌小雪茄。“我最欣赏的，”他说，“是生活得像一位贵族，却又可以免去贵族的声名之累。贵族血统由先天决定，并很脆弱。那些显赫世家代代相传，到头来实际上剩的是一个空架子。贵族子弟大多庸庸碌碌，缺乏鸿鹄大志，我并不羡慕他们。惟一值得我注意的是他们的饰品和玩物——精美的家具、图画、银器，这也正是他们在穷困潦倒时所变卖的。对于贵族之家，这是常有的事。到最后，他们惟一留下的就是那些可爱的礼仪。”

他娓娓道来，声调如丝绸般柔和。他住房的墙上挂满了名画家盖恩斯伯勒、哈德逊、雷诺兹、惠斯勒绘制的欧美名人的肖像画。房中的摆设每件都大有来头，也许，它们原来就归某位公爵、国王、王后、沙皇或独裁者所有。“不管怎样，皇亲国戚总是好的。”他说。

威廉斯在一个银制的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一只黑灰色的豹猫爬上他的腿，趴在了他的大腿上。他轻轻地抚摸着它：“我知道，我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好像我生来就如此优越。其实不然，就我自己来说，我也不想去欺骗任何人。几年前，我领一群来访者在屋内参观，我注意到，其中一位来访者给他的妻子作了一个暗示，嘴里轻轻地吐出了几个字‘祖荫而已！’此人就是戴维·霍华德，当今纹章瓷器的权威专家。事后，我将他请到一边，对他说，‘霍华德先生，我生在佐治亚州的戈登，那是一个邻近梅肯的小镇，戈登镇上最大的东西就是一个白垩矿。我父亲是一名理发师，我母亲是矿上的一名秘书。我的所有钱——现在已所剩无几了——不过也就十一岁年龄。’当然，这个人完全惊呆了。‘你知道除了这些肖像画和古董之外，是什么东西促使我认为你来自一个古老的家族吗？’他说，‘是那些椅子。椅子套上的针脚已经被磨得有些开线了。新富之家一定会马上将其修补起来的。而老家族则会弃之不问。’‘我知道，’我告诉他，‘我赖以继承的祖荫是我的一些最好的顾客。’”

在我居住在萨凡纳的六个月间，经常听人提起吉姆·威廉斯的大名。他的庄园当然是缘由之一，但是还有其它原因。他是一名成功的古董商和古建筑修葺商，他曾出任过当地艺术博物馆特尔菲尔学院的主席。他的大作频频出现在《古玩》杂志上，该杂志的编辑温德尔·加雷特对他极为推崇，称赞他为一位天才：“他对古家具独具慧眼。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且敢于抓住

机会。他可以随时坐上飞机，飞往世界各地——去纽约、去伦敦、去日内瓦，参加拍卖会。但从内心深处，他是一位刻骨铭心的南方主义者，是南方一位忠实的儿子。对北方佬，他并不太在乎。”

威廉斯在五十年代开始的萨凡纳地区旧城区的修建中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古建筑保护的乔治娅·弗塞特回忆起当初如何鼓动人们参加萨凡纳旧城保护工作的艰难历程，仍然感慨万千。“旧城已变成了一个贫民区，”她说，“各家银行都已将这儿整个地区划为了禁区。夕日的深宅大院已破败不堪，有的甚至已被夷为平地，已建造加油站和停车场，你还不能从银行里借到一分钱，来修复和保护它们。有孩子的家庭根本就不敢住在这儿，因为这儿太危险了。”弗塞特女士曾是一个由少数古建筑保护主义者组成的小团体的成员之一，这一团体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清除该地区的加油站，保护古建筑。“我们确实做成了一件事，”她说，“我们使单身汉们对这儿产生了兴趣。”

吉姆·威廉斯就是其中的一位单身汉。他要下了东议会街整整一排砖瓦平房，修葺一新后，开始出售。过不久他又重新着手购买、装修、出售，萨凡纳城区几十座房屋都经他之手而焕然一新了。报刊杂志开始对他的旧房装修活动予以关注，他的古玩生意也日益红火起来。他开始每年一次往返欧洲，作商务旅行。社交聚会的女主人也对他另眼相看。他的财产也开始与萨凡纳旧城区的修复工作同步增长起来。到七十年代初，带孩子的夫妇又返回城区来了。

在这之后，威廉斯又买下了卡贝奇岛，它是散布在佐治亚沿海群岛中的一座小岛。卡贝奇岛是一项耗资巨大而又前途渺茫的工程。它占地一千八百公顷，涨潮时，只有五公顷土地露出水面，一九六六年他花五万美元买下了它。小船坞上的老水手告诉他，他上当了：就在上一年，卡贝奇岛在市场上的价格只有他付的一半。花五万美元，买下一块终日被水浸泡，连一间房子都无法建造的土地太不值了。然而，几个月后，包括卡贝奇岛在内的附近几个岛上，发现了大量磷酸盐矿。威廉斯将岛以六十六万美金的价格卖给了俄克拉荷马的科尔——麦吉公司。许多邻近岛上的地产业主都耻笑他，认为他贪小便宜，脱手太早了，他们在等待更高的价格。几星期以后，佐治亚州通过法律，禁止在沿海岛屿上开矿。磷酸盐矿就一钱不值了，于是，威廉斯就成了惟一一位及时出手的人。从这笔交易中，他的税后利润达到五十多万美元。

之后，他又开始购买更加豪华的庄园。其中之一就是阿姆斯特朗庄园，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豪华宅邸，正对公牛街庄严的奥格尔索佩俱乐部。宏伟的阿姆斯特朗庄园使奥格尔索佩俱乐部相形见绌，据当地人传言，这也正是庄园建立的目的。庄园的创建人是乔治·阿姆斯特朗，一位轮船大王，他于一九一九年建造了该庄园，据说是为了一洗被俱乐部排斥之辱。尽管这一传说未免有些捕风捉影，但阿姆斯特朗庄园确实如一头庄园中的雄狮，它巍然耸立、傲视群雄，大有不可一世之势。它甚至还有弯曲的柱廊，像巨型鹰爪一样伸出来，要把街对面的奥格尔索佩俱乐部从高头大马上掀下来。

阿姆斯特朗庄园张扬、宏伟的气势正中威廉斯的下怀，也符合了他日益增长的追求豪华的口味。他不是奥格尔索佩俱乐部的会员。来自佐治亚中部、卖古董出身的单身汉不可能被俱乐部吸收为会员——但他也并不在乎。他将古玩店开在阿姆斯特朗庄园，一年后，又将庄园卖给博汉——威廉斯——列

维律师事务所，继续过起自己像贵族一样（如果不是真正的话）的生活。他更频繁地去欧洲作商务旅行——现在要讲排场，乘坐伊丽莎白女皇二世号游艇——并带回了整集装箱的名画和精美英国家具。他买下了自己的第一件法贝热。在萨凡纳，威廉斯慢慢获得了地位，这引起了一些贵族人士的不满。“暴发户，感觉怎样？”一次，有人这样问他。“有钱能使鬼推磨。”威廉斯说道。不久，他就买下了梅瑟庄园。

梅瑟庄园十多年来一直空着。它矗立在蒙特雷广场的西头，蒙特雷广场是萨凡纳许多绿树成荫的广场中最优雅别致的一个。庄园是意大利式建筑，红瓦，弓形高窗，并配有装饰华丽的铁制阳台。它不直接邻街，四周围有大草坪和铁栅栏，从广场上看并不能窥见其全貌，所以也没有给人君临其上的压抑感。庄园最近的住户是一些伊斯兰教圣徒，他们将它当成了清真寺，在前门上悬挂了一把饰有霓虹灯的弯刀，并在院内驱车奔驰。威廉斯接手庄园后，对庄园进行了一番精心装修，使它比原先更为豪华精致。一九七一年装修完工后，他组织了一个晚礼服圣诞晚会，邀请了萨凡纳的所有名流。整个晚会，梅瑟庄园每扇窗户都烛光通明；房间内，枝形吊灯灯火闪亮。成群的围观者聚集在庄园外，看着一对对盛装的高贵客人姗姗而来，并纳闷着：如此漂亮的庄园为何长时间陷入了黑暗中呢？钢琴师在楼下的大钢琴上弹着轻柔的鸡尾酒会音乐；管风琴师在楼上的舞厅里弹着古典名曲。身穿白色礼服的男侍托着银盘子，来回穿梭。女士们则穿着晚礼服，在螺旋形楼梯上上上下下，泛起了一片片绸缎的银光。古老的萨凡纳沸腾了。

这一晚会不久就成了萨凡纳社交日历上一次永恒的经典之作。威廉斯总是将它安排在冬季节日高潮之时——首场可替利翁舞会开办前。这个星期五的夜晚成了吉姆·威廉斯圣诞晚会之夜。它也是一年的晚会之王。这对于威廉斯来说，成果已不算很小的了。“您应该知道，”一位萨凡纳的第六代居民宣称，“萨凡纳人对晚会非常关注。在这个镇上，绅士们出席晚会时都系自己的白领结，穿自己的晚礼服，我们不去租用。因此，吉姆以萨凡纳外乡人和单身汉的身份，能在社交界获得如此显赫的地位，确实难能可贵。”

威廉斯晚会上的饭菜都由萨凡纳最抢手的女厨师露茜丽·赖特烹制。赖特夫人是一名肤色较浅的黑人，她的烹调手艺在萨凡纳有口皆碑。如果她不能到场，女主人们宁愿将晚会改期。赖特夫人烹制的菜肴极富特色，客人们只要咬一口草莓奶酪或吃一个醋汁虾或尝一点西红柿三明治，就会满脸笑容。“露茜丽……”他们会说。其它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露茜丽·赖特的西红柿三明治从不出水。她首先要用手纸巾将西红柿片拍干，这只是她许多绝招中的一招。）她招待的食客对她评价极高。“她是一位真正的女人。”他们经常这样说。你能从他们说这话的口气里感觉到他们对露茜丽的推崇。赖特夫人对她的主顾也很尊敬，尽管对一些挑剔吝啬的女主人，有时她也有微词。如一些女主人，甚至个别富有之家的女主人，找她干活时会说：“露茜丽，给我办一桌好酒席，但钱不要花得太多。”吉姆·威廉斯不是这样的人。“他喜欢把排场铺得大些，”赖特夫人说，“对钱也很不在乎，真是不

法贝热：指俄国工艺家彼得·卡尔·古斯塔夫维奇·法贝热制作的工艺品。法贝热（一八四六——一九二一年）是金匠、珠宝首饰工艺设计家，其作坊精制的复活节蛋被俄国和各国皇室视为珍品。

可替利翁舞（Cotillion）：一种类似四对舞伴方块舞的交谊舞；或指十九世纪盛行的一种不断更换舞伴的轻快交谊舞。

在乎！他经常对我说，露茜丽，我要来二百位客人，给我做一些荷兰风味的菜。量一定要足，到时不要不够。要什么就买，不要在乎钱。”

用《佐治亚报》的话说，吉姆·威廉斯的圣诞晚会是萨凡纳社交名流“生命中的追求”，因为威廉斯每年都在变换客人名单。他把客人姓名写在卡片上，放成两摞：一摞是进，一摞是出。如果某人在一年中的什么时候冒犯了他，第二年圣诞节他就够受了。威廉斯会把他的名字从这摞换到那一摞，并绝不保密。“出的那一摞卡片已有一英寸厚了。”他告诉《佐治亚报》说。

夜雾升起来了，蒙特雷广场逐渐变得柔和、迷濛。粉红色的杜鹃花在橡树和西班牙苔藓构成的背景中绽放，普拉斯基纪念碑的大理石基座在夜幕下微微闪亮。威廉斯的咖啡桌上放着一册《故乡萨凡纳寻踪记》，我在萨凡纳的其它许多咖啡桌上都见过这本书，但此时此地，却别有一番深意：书的封面照片正是我们所处的房间。

威廉斯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带我参观了梅瑟庄园和他的古玩店。古玩店设在车库。在舞厅里，他弹起了管风琴，第一支是巴赫的曲子，然后又弹了一曲《心动的旋律》，最后，为了展示管风琴震耳欲聋的音量，他弹奏了凯撒·弗兰克《皮尔斯·黑罗克》的一个片段。“邻居们的狗整夜狂吠时，我就以此反击。”威廉斯说。在餐室里，他向我展示了他珍藏的宫廷珍宝：亚历山德拉女皇的银器、里士满女公爵的瓷器以及一套曾属于俄罗斯大公的六十件套银餐具。书房的墙上挂着拿破仑加冕礼上使用的马车门的帘布。庄园的每个房间内，随处可见法贝热制作的工艺品——烟盒、宗教礼拜用品、首饰盒。它们都是显贵和王室的标志物。我们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时，小红灯会自动闪亮，以欢迎我们的到来。

威廉斯身穿灰色便裤，蓝色棉布衬衫的衣袖略略卷起。他笨拙的黑鞋和厚重的塑料鞋底与梅瑟庄园的优雅氛围并不协调，但很实用；威廉斯每天都要四处走动，在他的地下工作室里花几小时修补古旧家具。他的双手粗糙难看，长满老茧，但没有沾油脂。

“如果萨凡纳人有什么共同品质的话，”他说，“那就是爱钱，惜金如命。”

“那么，谁来买您那些我刚才所见的价格不菲的古董呢？”我问道。

“这正是我的高明之处。”他说，“购买者都来自城外，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纽约，我大部分生意都在那些地方做。当我发现一件特别好的旧家具时，我会给纽约的中间商送去一张照片。我不会设法在萨凡纳卖出它的，那是浪费时间。这并不是因为萨凡纳人不够富，只是因为他们太贱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儿有一位妇女，属于社会最上层的贵夫人，是整个西南部最富有的人之一，当然不用提在萨凡纳了。她拥有一家铜矿。在镇的一角，独自建了一个大庄园，模仿著名的路易斯安娜种植园的建筑式样，有巨大的白色柱子，曲线形的楼梯。你站在萨凡纳河的这边可以看到她的庄园。每个人经过时都会驻足惊呼：‘噢，看啊！我很敬慕她。她也一直待我如亲子。但她却是自古以来最贱的女人！几年前，她为她的庄园订购了一对铁门。它们是特意为她的庄园设计定做的。但等到货给她时，她却翻脸，说它们太糟糕了，让她感到恶心。‘快拿走，’她喝道，‘我再也不想见到它们了！’然后她撕碎了付款单，付款单的总额是一千四百美元。在那时候，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铸造工人只能把门带回来，他们被搞得不知如何是好。谁会买正好是

那种规格的装饰门呢？惟一的办法就是赔血本，降价卖，收回一点点成本。他们把价格从一千四百美元降至一百九十美元。自然，第二天这位女人就派了一个人，拿着一百九十美元，去铸造工人处买下了这对门。今天，这对门就立在她庄园的门口。这纯粹是萨凡纳式的把戏，也是我所指的贱的含义。你不要被月光和木兰花所迷惑。除了它们，萨凡纳还有别的。有些事情是很阴暗的。”威廉斯摸了摸他的猫，在烟灰缸里又弹了一下烟灰。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儿有一位法官，是本城望族的后裔。他住在所有高大白色柱子的大庄园里，离这儿一英里。他的大儿子同一位土匪的女朋友搞上了，在城里四处出没。土匪提出警告，让他住手，但法官的大儿子依然我行我素。一天夜晚，法官家的门铃响了，法官打开门，发现他的儿子躺在门廊上，血流不止。他的生殖器被人割了下来，包在衣领上。医生将生殖器缝了回去，但手术还是失败了，他死了。第二天，报纸上登出消息，题目是《坠下门廊，不治身亡》。家族的多数成员至今还矢口否认谋杀案的发生，但受害者的姐姐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

“事情还没有完结，这位法官还有一位儿子，住在维塔克街的一所房子里。他和妻子经常发生斗殴，我指的是那种真枪实弹的干法，你来我往，最终要干个翻天覆地。在一次斗殴中，他们三岁的女儿从楼上下来，并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当时丈夫正把妻子推倒在一张大理石面的桌子上，妻子碰到桌子时，桌子倒了，压在了小女孩身上，使她当场身亡，他们当时并没有注意到，直到一小时后，他们打扫战场时才发现。”

威廉斯拿起马德拉白葡萄酒的细酒瓶，将我们的酒杯添满。“你知道，喝马德拉白葡萄酒是萨凡纳的一大优点。”他说，“实际上，这是一种失败的庆典。十八世纪，英国人从马德拉群岛整船整船运来葡萄种苗，希望把佐治亚变成一个盛产葡萄酒的殖民地。萨凡纳与马德拉处于同一纬度。然而，葡萄树死了，萨凡纳人对马德拉葡萄酒的喜好却没有改变。他们也喜欢具有同等风味的其它酒。禁酒对这儿几乎产生不了什么作用，任何人好像都有搞酒的门路，就连老太太们都有。其实老太太们尤其有办法。她们几个人合伙买下一条古巴走私船，在这儿和古巴之间来回运酒。”

威廉斯喝了一口马德拉酒，“几个月前，她们中的一位老太太死了。她就是老默顿夫人，一位大怪人，一生中我行我素。愿上帝保佑她。有一年，她儿子从学校放假，回来过圣诞节，他带来了自己的一位室友。妈妈和这位室友一见钟情，恋上了；室友和她住进了主人的卧室；爸爸则搬进了客人卧室，儿子回了学校，一去不复返。从那以后，默顿夫妇和那位室友就以那种居住方式生活了下来，直到默顿先生死去。他们照常抛头露面，装作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妈妈的年轻恋人成了她的车夫。每次他接送她来往于桥牌牌局时，其他女人都会从软百叶窗帘中向他们偷偷窥视。但她们从不在她面前表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她面前提过他的名字。”

威廉斯沉默了一会儿，显然，他在回忆新近故去的默顿太太。窗外，蒙特雷广场一片寂静，偶尔传来蟋蟀的几声鸣叫，以及汽车驶过广场时隐隐的马达声。

“您设想一下，”我问道，“如果导游将这些故事告诉旅游车上的游客，会发生什么事呢？”

“不可能。”威廉斯回答，“他们装得非常正经。”

我告诉威廉斯，我来他的庄园之前，曾在—辆旅游车上听导游谈到过他

这所房子。

“这些无聊的小家伙们。”威廉斯说，“导游怎么说呢？”

“她说，这所房子是写过《月亮河》、《永远陪伴》、《无言的爱》等名曲的著名歌曲作家约翰尼·梅瑟的出生地。”

“错了，不过并不完全是无稽之谈。”威廉斯说，“还有什么？”

“去年，杰奎琳·奥纳西斯出价二百万美元，想买下这座庄园和房中的一切。”

“导游的解说，正确程度只能打六七十分。”威廉斯说，“现在，我告诉你真实情况吧：

“庄园的建造始于一八六一年，建造者是南方联邦将军休斯·梅瑟，约翰尼·梅瑟的曾祖父。房子还没建成，南北战争就爆发了。战后，梅瑟将军成了阶下囚，并因杀死两名逃兵而被起诉。最后他被免于起诉，很大原因是由于他儿子的作证。出狱时，梅瑟将军已被整垮了，内心充满仇恨，他卖掉了房子。新主人最终把它建成了。所以，梅瑟家没有人在这儿住过，包括约翰尼。但是，晚年时，约翰尼有时来镇上时会来这儿小住。事实上，他还在前面的院子里录制了一段麦克·道格拉斯的片子。有一次，他提出要买下这幢房子，但我告诉他，‘约翰尼，你不需要它，你会像我一样，跟一个男仆似的在这儿终了一生的。’这就是他与这所房子曾有过的最亲近的经历。”

威廉斯向后靠了靠，朝着天花板，吐了口淡淡的雪茄烟。“呆会儿我给你讲杰奎琳·奥纳西斯的事，”他说，“但我想先给你讲另一段历史，这件事导游们是从来不会讲的。这是被我称作‘升旗日’的一次意外事件，发生在几年前。”

他站了起来，慢慢踱到窗前。“蒙特雷广场太可爱了。”他说，“在我看来，它是萨凡纳所有广场中最漂亮的一个。你看，这建筑、这树木、这纪念碑，一切都结合得那么完美。制片商们也喜欢它，过去六年中，在萨凡纳已拍了二十来部故事影片。蒙特雷广场当然是他们最爱选用的一个场景。

“每次影片开机时，全城都会陷入疯狂之中。每个人都想充当临时演员，见见大明星，或在一旁看热闹。市长和市议员们对此也兴奋异常，因为电影公司会付钱，萨凡纳也可趁此成名，这会有利于旅游业的。

“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如想象的那般好。制片商们给当地的临时演员付极低的片酬，萨凡纳也没有因为上了电影而出名，因为观众在观看电影时，对影片的拍摄场地一般很少注意。实际上，如果加上清洁工人和警察的加班费，以及交通堵塞而造成的费用，萨凡纳在这件事上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摄制组的人都很不讲公德。他们到处乱扔垃圾，破坏花木，践踏草坪。有一位摄制组成员一次甚至砍倒了一棵棕榈树，仅仅是因为它不适合他们的需要。

“好了，几年前，一拨最野蛮的人来了。他们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拍一部有关刺杀亚伯拉罕·林肯的电视剧。他们选中了蒙特雷广场，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户外景，像往常一样，他们并没有征求我们这些居民的意见。开机前一夜，警察突然来了，粗暴地命令所有居民将汽车移出广场，并且不要在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进出家门。摄制组成员接着又把八卡车的垃圾倒在街上，并四处散落，使街面看起来像一八六五年时的泥路。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觉醒来，发现广场上闹哄哄的，人欢马跳，车马成群，妇女们穿着有裙环的裙子。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这让人太难以忍受了。

摄影师就在广场的中央，将镜头直接对着这所房子。

“几位邻居要求我，作为城区居民委员会的创建者和前主席，对此要采取一些行动了。我走出房子，要求制片人向本市的慈善协会捐一千元，以示诚意。制片人说他要考虑一下，中午给我答复。

“中午过了，制片人根本不见影子。相反，摄影师却在那边拍上了。我决定制止他的工作，于是我就做了这个。”

威廉斯打开窗户左边的一个柜子，拿出一卷红布。他将它举过头顶，手腕一抖，就打开了。这是一面八英尺长的纳粹党旗。

“我就将它随便挂在了窗外的阳台上。”他说。他把纳粹旗举高了些，以便我能更好地看清红色旗帜上的字。

“我敢打赌，这面小小的旗帜确实让他们停止了拍摄。”他说。

“确实是这样，但只是暂时的，”他说，“摄影师将镜头又转到了另一边的房子，因此我将旗帜转到了书房的窗子上。他们最终还是将片子拍完了，但我至少已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威廉斯卷起旗子，放回柜子。“我想不到升旗事件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萨凡纳晨报》在第一版以醒目标题登载了此事，并刊出了大幅照片。他们还配发了言词激烈的社论和读者来信。电台也报道了此事，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当然也没有将它遗漏。

“我发现自己应该站出来辩解一下了：不，我不是纳粹分子！我打出这面旗帜，只是为了造成时间上的错离，制止这些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制片人的工作。而且，就我所知，他们也并不是犹太人。但我确实也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忘记了，米克韦犹太教堂就在广场的对面。教堂的拉比事后给我写了封信，问我怎么刚好手头会有一面纳粹党旗的。我回信告诉他，这是我叔叔杰西二战后从欧洲带来的战利品。我还告诉他，我收集各个崩溃王朝的遗物，纳粹党旗和其它许多二战时期的物品都是我收集的物品。”

“那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说，“后房客厅桌上的纳粹军刀也属于这些物品吧！”

“是的。我还有几件，”威廉斯说，“包括一些纳粹随身携带的小武器和一件纳粹军车发动机罩的装饰品。希特勒政权留下的遗物今天并不多见，但它们确实具有历史价值。许多人理解这点，他们知道我的抗议行为没有政治含义。几星期后，风波逐渐平息了，但我时时还能感到它的余波，有些人会直愣愣地盯着我看，有些人在街上遇到我时，则要绕道避开我。”

“但我能看出，人们并没有排斥您。”

“当然，一点也不。升旗事件六个月后，杰奎琳·奥纳西斯来访。”

威廉斯走到房间对面，打开了一张斜面桌的盖子。“克里斯蒂拍卖行每年要在日内瓦举行两次法贝热物品拍卖会。”他说，“去年，拍卖会的名星卖品是一只精美的小宝石盒。各种广告对它作了广泛的宣传，人们对它投以了极大的关注。拍卖会的主槌人是盖扎·凡·哈布斯堡；如果奥匈帝国今天仍存在，他就是奥匈帝国国王的皇太子。盖扎是我的朋友。几年来，我一直参加那些拍卖会。自然，这次我也飞去了，我对盖扎说，‘盖扎，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买那小盒子的！’盖扎笑着说，‘吉姆，许多人都是冲着这只盒子来的。’我当时也预见到，与马尔科姆·福布斯等人会有一番激烈的竞价。即使我买不成，也可以把价格往上抬一抬，这也很有趣。所以我说，‘好，盖扎，这么办吧！如果有人出价比我高，买下了这只盒子。以上帝的名义，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买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拍卖竞价以最高的估价开始。最终我以七千美元买下这只盒子。拍卖会一结束，我就乘协和式飞机越洋飞回美国，坐在家中，一边喝着香槟鸡尾酒，一边欣赏着放在衬有亚麻布的托盘中的小盒子。

“就在第二天，我正在地下工作室修理旧家具，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脸也没有修理，这时，门铃响了。我让我的助手巴利·托玛斯上去，看看是谁。不一会儿，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对我说，有一位导游站在门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领杰奎琳·奥纳西斯在庄园里走走。我心想，‘扯淡，是谁在恶作剧！’但我还是走了上来，不错，导游站在门边，而且奥纳西斯夫人也正等在车上。

“我让她驱车在街上走几圈，好让我有时间刮刮胡子，整理一下房子。她开车走后，我将自己打扮了一番，并告诉伙计们，点灯接客。这是一套迎接贵客的固定仪式，要花整整十分钟，包括开亮所有的灯、打开百叶窗、清理烟灰缸和报纸。刚做完这些，门铃又响了，奥纳西斯夫人和她的朋友莫里斯·汤普斯曼站在门边。‘让您们久等，真是太对不起了。’我说，‘我昨天刚从日内瓦的法贝热拍卖会上回来。’听到这，汤普斯曼先生马上问，‘谁买了那个盒子？’我说，‘您进来看看吧！’汤普斯曼先生立刻缄言，挽住奥纳西斯夫人的手说，‘没错吧！我说过，我们应该买下它的。’”

威廉斯把盒子递给我。这是一个深绿色，四平方英寸见方的盒子。上覆一层网格状的宝石，并饰以凸圆形红宝石。中间是一个白色椭圆形的珐琅像章，用黄金和宝石镶有尼古拉二世的姓名缩写。

“他们在庄园里呆了一小时左右，”威廉斯说，“看遍了所有东西。去楼上时，我弹了弹管风琴，然后我们一起玩了轮盘赌。他们俩都很迷人。他是一位充满情趣的人，对古玩颇具见识。事实上，他们俩都如此。他们是乘汤普斯曼的游艇沿岸而下的。奥纳西斯夫人却很朴实。她穿一身白色亚麻布便装，在花园中的椅子上落座时，连灰尘也不掸一下。她邀请我下次去纽约时，去她‘寒舍’看看。他们离去时，她问了一下如何去最近的伯格王大街。”

“二百万买下这幢房子是怎么回事？”我问。

“她没有做过那么粗鲁的事，她只是曾当着导游的面——显然是导游将此事误传给报界的——说过，她想拥有这座庄园，以及房内的一切。‘但不要吉姆·威廉斯，’她说，‘我付不起他工资。’”

我轻轻地触摸着法贝热盒。盒盖与盒体通过绞链结合得天衣无缝。金搭扣又被一把小弹簧锁锁紧。当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只光彩夺目的盒子时，隐隐约约听到了有钥匙开梅瑟庄园前门的声音，然后是前厅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突然，传来了一声尖锐的声音。

“该死的！该死的臭母狗！”

一位金发碧眼的白皮肤男孩站在门口。他看起来刚到二十岁的模样。穿着蓝牛仔裤和无袖黑T恤，他正被气得发抖，一双蓝色的眼睛中充满了愤怒。

“出什么事了，丹尼？”威廉斯坐在椅子上，平静地问道。

“邦妮！这该死的母狗。她竟然耍我，自己在南边的酒吧里逛荡，把我撂在一边。该死的！我再也不理她了！”

男孩从桌上抓起一瓶伏特加酒，倒满了酒杯，一口灌了下去。他的双臂都纹了身——一手纹着一面南北战争时南方联邦的旗帜，一手纹着一株罂粟。

“丹尼，要冷静。”威廉斯不慌不忙地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我是迟到了几分钟！我拿不准时间。结果怎样？妈的！她女朋友告诉我，她离开了，因为我没有准时到达。”他盯住威廉斯，“给我二十块钱！我要钱，我钱花光了！”

“你要钱干什么？”

“不管你他妈的事！如果你真要知道，我告诉你，今晚我要刺激刺激！”

“我想你已经够刺激了，美男子。”

“我他妈的还远远不够！”

“好了，丹尼。你不要开车，不要出去胡闹。如果你去胡闹，肯定会被抓起来的。用你的话说，上次你去找刺激时，就该遭到起诉了。这次他们肯定会拘捕你的。”

“我才不在乎你、邦妮和什么警察呢！”

说完，男孩猛然一转身，离开了房子。前门哐啷一下关上了。门外，车门开了，又关上。车轮尖锐、刺耳的声音划破了夜空的宁静。车转过蒙特雷广场时，又传来一声刺耳的轮胎磨擦声，最后驶向公牛街时，又是一声长响。然后一片寂静。

“真抱歉。”威廉斯说。他站起身，给自己倒了杯酒，这次不是马德拉葡萄酒，而是伏特加酒。继而，他轻微地，几乎不易觉察地叹了口气，仰身瘫在了椅子上。

我看看自己，双手还紧紧握着法贝热盒。握得那么紧，好像要从上面抠下一两颗珠宝来。看来它还完好无损，我把它交还给威廉斯。

“他是丹尼·汉斯福德。”他说，“他在我的作坊里做兼工，给旧家具重新抛光。”

威廉斯注视着他的烟头，他看来很平静。

“这不是第一次出这种事了，”他说，“我知道结果会怎样。今晚深夜，大约三点半，电话铃就会响了。就是丹尼打的。他会变得很温柔、迷人。他会说，‘喂，吉姆！我是丹尼。真对不起，把你吵醒。伙计，今晚我捅娄子了！我的妈呀，我真捅了大娄子了！’我会说，‘噢，丹尼，这次又出什么事了呢？’他会说，‘我正在牢房里打电话。噢，他们又把我关起来了，可是我真没做错什么事。我正开着车，沿阿伯科恩街走，看看能否找到邦妮。我车速开得稍快了点，正想左转弯时，刚好遇到了那辆该死的警车！它开亮了警灯，拉响了警笛。伙计，我遇到麻烦了。喂，吉姆吗？你能过来把我弄出来吗？’我于是说，‘丹尼，晚了，我已经腻味了。你为什么冷静不下来，放松放松，好好想想呢？你就呆着吧！’

“这时，丹尼心里会有些不高兴，但他仍能保持平静。这不是时候，他会克制。他会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说的对！我这该死的后半辈子都应该呆在这儿。这辈子就这么着吧！’这时，他已开始利用我的同情心了。‘好吧，吉姆，’他说，‘就让我呆在这儿，别为我担心。真见鬼，我才不在乎呢！希望我没有打扰你，回去好好睡觉吧！再见。’

“丹尼心里头对我没有立即去保释他会非常不满。但他不会表现出来，因为他知道我是惟一能帮助他的人。他知道，我会让我的伙计去将他保释出来的。但我要等到早上，等到他毒品的药性过去。”

威廉斯平静如常，似乎丝毫也没受刚才突然而至的不快事件的影响。

“丹尼性格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他说，“他能像翻一页书一样，

轻易地从一个方面转向另一个方面。”威廉斯平静地讲述着丹尼，语气一如刚才谈论餐厅中的沃特福德水晶枝形吊灯、客厅里杰里迈亚·西欧的肖像画以及法官儿子与盗贼女友的故事。但他一直没有提及最令人奇怪的问题：丹尼如何来到梅瑟庄园，以及他如何能自由出入此处。事情太蹊跷了。也许，好奇写在了我的脸上，威廉斯主动进行了一番解释。

“我有低血糖病，”他说，“最近我就晕倒过一次。丹尼在我身体不适时，有时来这儿，照看我。”

也许是马德拉酒的作用，也许是被威廉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中表现的坦率所感动，总之，我心里也感到，与其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家里晕倒，还不如让一个人来家里四处折腾。威廉斯笑了，“事实上，丹尼已比以前好了些。”

“变好了？怎么变好的呢？”

“两周前，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但当时的结果糟透了。那次丹尼发怒的原因是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对他的车有些微词，以及他的女朋友拒绝与他结婚。丹尼怒气冲冲地回到家，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已踢翻了一张小桌，打坏了一盏铜灯，而且还摔碎了一把雕花玻璃水壶，地板上至今还留着印记呢！真让人心疼。这还不够，他又拿起了我的一把德国制造的卢格尔半自动手枪，朝楼顶天花板打了一枪。然后跑出前门，又朝蒙特雷广场上的一盏路灯打了一枪。

“当然，我叫来了警察。但是丹尼一听到警笛声，就把手枪往草丛中一扔，跑进门，跑上楼，衣裤都不脱，钻进被窝了。一分钟后，警察就赶到了，他们上了楼，而丹尼却装作睡熟了。当他们把他叫‘醒’，他装出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矢口否认自己打碎过任何东西，也没打过枪，但警察注意到了他手臂上的一个小伤口，这是他摔碎玻璃水壶时，玻璃碎片从地上溅起划伤的。于是警察将他抓走了。我怕他在牢房里时间呆得越长，会变得越疯狂，因此第二天一早，我就撤消了指控，他便出来了。”

我没有问一个很显然的问题：你为什么还要与他发生关系呢？但却问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你说丹尼拿了您一把德国卢格尔手枪，那么，您有几把手枪呢？”

“几把，”威廉斯回答，“我需要用它们来防身。我一人住在这儿，又是富裕之家，很容易招来盗贼，我已遇到过几起。第二次的盗贼带着一把冲锋枪，当时我正在楼上睡觉。从此以后我就安装了警报系统。系统工作得很好，但它只是我不在家或在楼上时才被打开，我在楼下地板上走动时不能开动，因为这会招来警察。我在一些关键的地方都放了枪。后房书库里有一把卢格尔手枪，办公室写字台抽屉里也放着一把，第三把放在大厅的爱尔兰家庭日用织品大壁橱里，起居室里放着一把史密斯和威逊牌手枪。楼上还有一把滑膛枪和三四把步枪。手枪都是上了膛的。”

“那么共有四把上膛的手枪。”我说。

“我知道，这很危险。但我是一名赌徒，我一辈子都在赌。当你投身于古玩交易和旧房维修业，并像我一样全身心都投入时，你没有别的选择。但当我赌博时，我知道怎样掌握分寸。来，我领你看看。”

威廉斯领我来到一张十五子棋桌前。他移掉十五子棋板，放上一块衬有绿毡布的平板。

“我相信意念控制。”他说，“我认为，你集中精神，就可以影响整个事件的变化。我发明了一种名叫精神骰子的游戏。很简单，你拿出四个骰子，

并叫一到六之间的任意四个数字，如四、三、二、二。然后你就开始扔骰子，如果你要的其中一个数字出现了，就让那个骰子呆在板上，别动。这样扔下去，直到四个骰子都出现了你要的数字，停在板上不动。如果你连续扔了三次都得不到你要的数字，那你就输了。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以最少的扔骰子次数，得到你所需的所有四个数字。”

威廉斯确信，只要集中精神，就可以改变赌局的胜率。“骰子有四个面，”他说，“所以你扔骰子时，有六分之一的机会得到你所要的数字。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机率，你就超越了平均机会的法则。集中精神绝对有效，这是被验证了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杜克大学就以一台骰子机进行了试验。开始他们让骰子机独自在大楼里扔骰子，结果与平均率完全相符。然后他们让一个人站在骰子机的隔壁一间屋，让他心里集中精神想着各种数字，看看能否改变机率。结果成功了。最后他们又让那个人进到骰子机的屋内，让他集中精神想着各种数字，结果胜率又提高了。当这个人用一只杯子自己扔骰子时，胜率更高。最后这个人徒手扔骰子，结果胜率最高。”

我们玩了几轮，我不敢肯定精神骰子法是否肯定存在，但威廉斯确信无疑。他每扔一次都进行了证实，当我想要一个二而扔出了一个五时，他叫道：“啊哈！你知道，二的背面是什么吗？是五！”

我接住他的话头：“如果我们现在真在赌博，我就输得一塌糊涂了，是吗？”

“是的。但你已越做越好了。你知道，在精神骰子中起作用的精神集中法，同样可以改变生活中的其它许多事。我一生中除了偶尔有几次小感冒外，从不得什么大病。我生不起病，我没有时间，生病是一种奢侈。我集中精神，不让自己得病。丹尼今晚除了发发火以外，不会再有别的事了，我已使他冷静了下来。我的精神集中于这件事。”

我真想顺着他的话头再谈下去，但时间太晚了。我起身离座。“有没有可能别人用自己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你呢？”我问道。

“他们一直在努力。”威廉斯歪嘴一笑，“我听说，许多人都在日夜祈祷，让我邀请他们参加我的圣诞晚会。”

“我能理解，”我说，“就我所知，它是萨凡纳最棒的晚会。”

“下次我要邀请你，你可以自己决定。”威廉斯神秘莫测地看了我一眼，“你知道，我有两个圣诞晚会，不是一个。两个都是穿晚礼服、打黑领结的。第一个名声很大，报纸上经常报道它，萨凡纳的名流都要参加。第二个晚会在次晚，报纸上从来不提。它……只邀请男士参加。你喜欢哪一个呢？”

“那个，”我回答，“最不容易发生枪战的那个。”

第二章 目的地未知

要说我如何从热衷于吃小牛肉烧菊苣之类的美食到离开纽约，来到萨凡纳，说来话长，但其中还是有渊源的。

我已在纽约住了二十年了，在那儿写作、编杂志。托马斯·卡利尔曾说过，做杂志工作，其地位比扫大街还低，但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纽约，它还是一种颇受尊敬的职业。我为《绅士》杂志撰稿，并作《纽约》杂志的编辑。八十年代初期，纽约人在饮食上掀起了一股以享乐为基调的新浪潮运动，每星期都有两三家高级餐馆在大吹大擂中开张。餐馆的装修都是时髦的后现代派风格，菜肴样样精致，价格当然也绝不寻常。外出就餐成了城里人一项最常见的休闲活动，它代替了去夜总会跳舞听歌、去戏院看戏、去音乐厅听音乐。食品和餐馆成了人们日常交谈中主要的话题。一天晚上，我去一家高级餐馆吃饭，当侍者正在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该餐馆的特色菜时，我偶然瞥见了主菜单上的一溜价格——十九、二十九、三十九、四十九美元，我心里觉得好像就在昨天都见过这同一组数字。但在哪里呢？我突然想起了。昨天我在一则报纸广告上见过这组数字，是关于从纽约到全美各地的特廉飞机票价的。我想起了，这道小牛肉烧菊苣的价格，相同于从纽约到路易斯维尔或任何其它六个相同距离的城市的飞机票价。把所有东西包括进来，饮料、甜点、咖啡、小费，那晚任何人的餐消费，就可供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周末三天的度假费用了。

一星期后，我就告别了小牛肉和菊苣，飞往新奥尔良。

从那以后，我就趁机票价格控制刚放开的大好时机，每隔五六个星期，就同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飞出纽约，去换换空气。其间的一次外游中，我们去了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敦。我们开着一辆租来的汽车，凭借一张地图，到处漫游。在地图的下角，离查尔斯敦约一百英里的海滨处，我们看到了萨凡纳。

我从未去过萨凡纳，但脑子里却有很深的印象。实际上，是很多印象。最深的印象是在童年形成的，它与《金银岛》有关。读这本书时，我十岁。在《金银岛》中，萨凡纳是故事展开前，蓝脸海盗约翰·弗林特船长喝朗姆酒喝死的地方。就在萨凡纳，弗林特发出了他最后一道命令——“达比，再去拿瓶朗姆酒来！”——并交给比利·蓬斯一张金银岛的地图。“他是在萨凡纳交给我的，”蓬斯说，“那时他已奄奄一息了。”书上有一张弗林特的地图，地图中，埋藏宝藏的地方打着一个“×”。我读此书时，一遍一遍反复研究地图，每次看地图，都会加深对萨凡纳的记忆，因为在地图的下面，有比利·蓬斯龙飞凤舞的题字“上级 JF 授予 W·蓬斯先生。一七五四年七月二十日于萨凡纳”。

另一次我与萨凡纳有缘，是得之于《飘》，背景时间比《金银岛》要晚一个世纪。一八六一年时，萨凡纳已不再是海盗们经常出没之地。用玛格丽特·米切特的话说，它已成了一个“居民举止优雅的海滨小城。”与在《金银岛》中一样，萨凡纳是《飘》的背景地。它位于佐治亚海岸内陆，高贵、宁静、优雅，根本不把三百英里以外的亚特兰大放在眼里，因为后者当时只是一座具有二十年历史的边界小镇。从亚特兰大的角度，特别是在年轻的斯佳丽·奥哈拉的眼里，萨凡纳和查尔斯敦“就像两位在阳光下悠闲地摇扇闲坐的老奶奶。”

我对萨凡纳的第三个印象则有些古怪。它得之于一张用来垫衬我放在床脚的老木箱的发黄的旧报纸，是一九一四年四月二日的《萨凡纳晨报》。每次我打开木箱，都会看到这样一则简要报道：

陪审团认定，跳探戈舞
不是精神错乱的表现

法院认为萨迪尔·杰弗逊精神正常

探戈不是精神错乱的表现。这是一个精神病小组昨日判定的。该小组认为萨迪尔·杰弗逊精神正常。杰弗逊被控在最近一次被捕途中，跳了一路探戈。

这就是整个故事。我们不知道萨迪尔·杰弗逊是什么人？报道中也只字未提她开始时是因何被捕。我想象，也许是她喝多了弗林特船长留下来的那份朗姆酒吧！不管怎样，萨迪尔·杰弗逊与“狠心的汉娜，毁坏了萨凡纳”歌里所唱的女主人公如出一辙。这两个女人在我头脑中形成的萨凡纳的图像上抹上了一层怪异的色彩。

然后是七十年代中期，约翰尼·梅瑟的死讯。报道中说，他出生并成长于萨凡纳，梅瑟是许多我从童年时代就谙熟于心的歌曲的词作者或词曲作者，如《天哪，哎呀！》、《强调正面》、《夜晚的布鲁斯》、《献给我的宝贝》、《正人君子》、《纷涌而至的蠢人们》、《黑人老巫师》、《梦》、《罗拉》、《缎制小玩偶》、《在冰冷、冰冷的夜晚》以及《在艾奇逊》、《托皮卡》和《圣菲》。

据其讣告所载，梅瑟从未真正与其故乡须臾分离。他说，萨凡纳“给一位成长在此的男孩以甜蜜、温馨的回忆”。即使在他离开萨凡纳以后，他也在郊外保留了一个家，以便随时回来探访。他家的后门附近，有一条感潮河，蜿蜒穿过一片宽阔的沼泽地。故乡人民为了纪念他，将此河命名为他四首获奥斯卡最佳作曲奖中的一首的曲名：《月亮河》。

所有这些，就编织成了一幅我印象中的萨凡纳的图像：酗酒成性的海盗；意志坚强、我行我素的妇女；彬彬有礼的举止；怪异的行为；温柔的话语，以及优美的音乐。这一切，都归结于一个美丽的名字：萨凡纳。

星期天，我的旅伴们都返回了纽约，我则继续留在查尔斯敦。我打算驱车前往萨凡纳，在那儿过一夜，再从那儿飞回纽约。

从查尔斯敦去萨凡纳，没有直接的通道，我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线路，穿过了南卡罗来纳低地大片潮汐冲成的平地。当我逐渐接近萨凡纳时，道路变窄，成了沥青铺面、两边绿树成荫的双车道公路。道路两旁偶尔可见农田散布，也有三三两两的农舍点缀在绿树丛中，这儿根本不像城市的延伸地。汽车收音机里告诉我，我已进入了一个叫海滨帝国的地区。“海滨帝国的气候为温和的海洋气候，略偏内陆湿润气候，最高温度一般在摄氏二十八、二十九度左右。”

突然，树木不见了，出现了一大片金黄色的沼泽杂草。前方，一座桥梁在平地上兀地拔地而起。从桥顶俯瞰，萨凡纳河滔滔而去，远处，在一片狭长的河滨草地之后，竖立着一排砖房。砖房之后是一大片树林，其间零星地点缀着尖顶、平顶和圆顶的各种房屋。车从桥顶一开下来，我就发现自己扑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大花园中。

到处都是枝繁叶茂、绿树成荫。阳光透过绿色的天庭，在大地上形成了柔和的斑影。天刚下过雨。气候闷热、潮湿。我感到自己好像被蓦地关进了一个亚热带植物的大温室，密封在另一个几千里之外的世界里。

街道两旁是一排排漂亮的旧瓦房，有着高高的门廊，装着百叶窗的窗户。我进入了一个栽满鲜花的广场，广场中央是一座纪念碑。几个街区以外，还有一个广场。街的深处，我还能看到第三个、第四个广场。我所在广场的左边和右边，也还有两个广场。到处都能看到广场。我数了数，八个、十个、十四个、也许是十二个吧！

“实际上有二十一个。”当天傍晚，一位老妇人告诉我，她叫玛丽·哈蒂。我曾与她在查尔斯敦同行，因而结识，在萨凡纳，她接待了我。她头发花白，长着弓形眉毛，总是一副吃惊的样子。我们站在厨房里，她正在一个银制的调酒器中调马丁尼鸡尾酒。调好后，她把调酒器放入一个柳条筐里。她告诉我，她要带我出去玩玩。天气真好，我在萨凡纳呆的时间很短，不应该留在屋里浪费时间。

在哈蒂小姐看来，广场就像萨凡纳的珠宝，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可与之媲美。公牛街上有五个，伯纳德街上有五个，阿伯科恩街上有四个，等等。这一切应该归功于佐治亚州的创建者詹姆斯·奥格尔索普，是他决定了萨凡纳以一座罗马军营的模式为基础设计，遍布广场。时间甚至是在他乘船从英格兰来新大陆前——甚至是在他还不清楚究竟将萨凡纳放在地图的何处。一七七三年二月他来到佐治亚后，选择了一块离大西洋十八英里，处于萨凡纳河南岸的四十英尺高的海滨高地，作为建立萨凡纳的城址。他早已制定了蓝图。街道以网格状分布，互成直角，两街交界处设置一广场。整个城市就像一个花园。奥格尔索普自己建造了最初的四个广场。“我最喜欢广场的地方是，”哈蒂小姐说，“汽车不能径直开过；它们必须绕着它走。因此车辆就不得不以很悠闲的步伐前进。广场是这个城市宁静的小绿洲。”

她说话时，我注意到她的声音中有《飘》中描绘的海边人的口音——“声音软绵，多连音，元音响亮、突出，辅音柔和、悦耳。”

“但实际上，”她说，“整个萨凡纳就是一块绿洲。一块被孤立的绿洲。我们被光荣地孤立了。在沼泽地和松树的包围下，与世隔绝。你也许已经注意到，来这儿的路很不好走。如果你乘飞机，一般至少要换一次。坐火车也好不了多少。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有人写了一本小说，很切中要害。书名好像叫《庞培头脑的观点》。作者是汉密尔顿·巴索。你读过吗？故事开始时说，一位年轻人乘火车从纽约到庞培头脑去，他不得不在凌晨五点那个可怕的时候起床。庞培头脑就好像是萨凡纳，我说得一点也不夸张。外面人来这儿真是太不方便了！”

哈蒂小姐发出了风铃般轻柔的笑声，“以前这儿有一班列车，去亚特兰大，叫南茜·汉克斯号。二十年前就完全停开了，我们一点也不留恋它。”

“你们难道没有隔离感吗？”我问。

“隔离什么？”她答道，“一点也不。事实上，我们还很欣赏自己与外界的分离。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制造商告诉我们，他们喜欢在萨凡纳试销他们的产品，如牙膏、洗涤剂等等，因为萨凡纳极少受外来的影响。不是外面人不曾设想来影响我们！老天爷！他们一直都在想。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儿，并爱上了萨凡纳。然后他们移居到这儿来，不久他们会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认识到现在已有的一切，并如何去利用它们，萨凡纳就会如何更加可爱和繁荣。我把这些人叫做‘拎毯制手提包的投机家’。你知道，

他们很固执。有时甚至很粗鲁。我们对人点头微笑，礼貌待客，但我们却寸步不让。我们周围都是繁荣的大城市：查尔斯敦、亚特兰大、杰克逊维尔——但萨凡纳不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远谋保险公司（Prudential Znsurance）的人想把他们的地区总部落在这儿。这可以带来几千个工作机会，使萨凡纳成为工作环境优雅、利润丰厚、没有任何污染的保险业的一个重要中心。但我们拒绝了。规模太大！最后他们就落在了杰克逊维尔。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贾恩·卡洛·梅诺蒂想把萨凡纳作为其斯波雷托美国艺术节永久性的家园。我们再次拒绝了。于是查尔斯敦渔翁得利。我们不是有意与人为难。我们只是喜欢保持自然状况！”

哈蒂小姐打开了一个橱柜，拿出两只银制高脚杯。用亚麻餐巾布将它们包住，小心地放进柳条筐马丁尼鸡尾酒的边上。

“我们可能显得有些孤僻，”她说，“但我们对人没有敌意。事实上，我们的好客是出了名的，即使以一贯热情好客著称的南方标准来衡量也是这样。你知道，萨凡纳被人称作‘南方的主妇’。这是因为我们这儿总是举办各种晚会，我们喜欢聚会，我们也总是想法举行。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萨凡纳作为一个港口，长久以来一直接纳各方来客而形成的习惯吧！萨凡纳的生活比起外面种植园来，总要悠闲舒适些。萨凡纳曾是富有的棉花商的聚居地，他们在优雅的日子里，相邻而居。晚会就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并成了萨凡纳的一大特色。我们一点也不喜欢佐治亚的其它地方。我们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你去亚特兰大，人们遇见时间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做什么买卖？’在梅肯，他们问，‘你去哪座教堂？’在奥古斯塔，他们则会问你奶奶的闺名。但在萨凡纳，人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喝什么？’”

她拍了拍装着马丁尼酒的篮子，我仿佛听到了弗林特船长高声索要朗姆酒的叫声。

“萨凡纳从不禁酒，”她说，“即使佐治亚其它地区都在禁酒之时，也是如此。在大禁酒时期，阿伯科恩街上的加油站就用加油泵出售威士忌！哦，在萨凡纳总是有美酒相伴的，这从来不是什么秘密。我记得小时候，一次比利·森迪巡游至萨凡纳作布道。他把布道场设在福西斯公司，人们纷纷前去听讲。城里引起了一场轰动！森迪先生站在讲台上，高声宣布，萨凡纳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嗯，当然，我们都认为这简直好极了！”

哈蒂小姐把篮子递给我，带我穿过厅堂，来到门外。我们上了车。将篮子放在我们的座位间，由她指路，开始驾车逛街。

“我要带你去看看死去的过去。”她说。

我们正转入维克多街，这是一条长长的林荫大道，两边到处都是弗吉尼亚橡树，橡树上又爬满了西班牙苔藓。路的中央，两排棕榈树笔直地延伸着，好像是它们撑起了橡树和苔藓组成的绿色天篷。

我看着她，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听错了，“死的过去？”

“在萨凡纳，到处都是死去的过去。”她说，“到哪儿你都可以凭古怀旧。我们很着重过去。你看那些棕榈树，它们就是为了纪念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佐治亚士兵而栽种的。”

车开出三四英里后，我们离开维克多街，转入一条通往博纳文图雷公墓的蜿蜒小道。一大片原始弗吉尼亚橡木林横在我们面前。刚进公墓大门，我

们就停下车，继续步行前进，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一座白色大理石墓前。

“如果你在萨凡纳期间不幸死去，”哈蒂小姐微笑着说，“这就是你的长眠之所。这是我们外乡人之墓。是以一位名叫威廉·盖斯顿的名义建成的。他是萨凡纳最伟大的主人和晚会举办者之一，死于十九世纪，这座坟墓是为了纪念他的热情好客。这里面有一个空棺槨，是为死在萨凡纳的外乡人准备的。它让他们可以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公墓之一中稍作停留，直到他们家人作出安排，将他们移走。”

我赶紧说，我并不想受萨凡纳的这番盛情款待。绕过这座坟墓，我们继续沿着一条种满高大橡木的大道前行。道路两旁，长满青苔的雕塑散布在茂盛的草丛间，就像旧寺庙留下的残垣断壁。

“在殖民时代，这里是一个美丽的种植园，”哈蒂小姐说，“中心建筑是一座用来自英国的砖瓦建成的大厦。一直到河边，到处都是呈阶梯状的花园。庄园由约翰·穆利内上校建成。当穆利内的女儿与约西亚·塔特内尔结婚时，新娘的父亲为了纪念两个家族互结秦晋之好，栽种了许多大树，组成了由两个家庭姓氏首字母‘M’和‘T’字样连成的林荫大道。据说原先栽种的树许多现在还活着，因此现在仍能看出这两个字母组成的图形来，只要你留神看。”当我们走近路边一座苍松覆盖的小土丘时，哈蒂小姐停了下来。

“这是种植园庄园留下的惟一东西，”她说，“是一块地基。庄园在十八世纪后期的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这真是一场壮观的大火！当时正在举行一个很正规的晚宴，每位客人旁边都站着穿制服的侍从。晚宴进行中间，男管家走到主人身边，俯身轻声告诉他，屋里起火了，火势很旺，止不住。主人平静地站起身，与客人干杯后，喝光了杯中酒，然后邀请客人端起盘子，跟他走进花园。仆人们随后搬起了桌椅，在熊熊的火光映照下，晚宴继续进行。主人态度从容，一边看着大火吞噬自己的家园，一边与客人谈笑自若，享用美酒佳肴。然后，客人们轮流站起来，向主人敬酒，为他的庄园、他的这顿盛宴，致以美好的祝福。祝酒后，主人一把将他的水晶酒杯甩向一棵老橡树树干，客人们也一一仿效。这里的人传说，夜深人静之时，你如果竖耳静听，仍然能听到阵阵夜宴的说笑声和水晶酒杯碎裂的声音。在我心中，这里就是举行永恒的晚宴的地方。在萨凡纳，再也没有更适合的地方，让人们的灵魂来安息——陪伴着无穷无尽的晚会。”

我们继续前行，不一会儿，走到了一棵大橡树下的一个家族墓区。在低矮的路边侧石内，放置着五块墓碑，并种着两株小海枣树。其中一块长长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铺满了干叶子和沙土。哈蒂小姐把脏物清除，现出了上面刻着的字：约翰·赫恩登·梅瑟（约翰尼）。

“你认识他吗？”我问。

“我们都认识他，”她说，“也都喜欢他。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能从约翰尼的每一首歌中看到他的某些东西。他的歌清新而充满活力，这也是约翰尼的本色。他就好像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萨凡纳似的。”她又扫除了一些叶子，墓碑上现出了一行墓志铭：天使在歌唱。

“对于我，”她说，“约翰尼就是隔壁的那位男孩。我住在东格温内特街二百二十二号；他住在二百二十六号。约翰尼的曾祖父在蒙特雷广场边建了一座大庄园，但约翰尼从来未住过。现在住在里面的人把它装修得很豪华，并把它四处炫耀。这人名叫吉姆·威廉斯。我的社交朋友对他崇敬得不得了。我却不。”

哈蒂小姐耸了耸肩膀，结束了梅瑟家族或吉姆·威廉斯的话题。我们继续沿着小路，朝河边走去。在树丛的掩映下，河岸已清晰可见。“现在，我要领你看另一样东西。”她说。

我们走到一处坡度较低的河岸，从这里下瞰一片缓缓流动的广阔水域，无疑是这片宁静的环境中一块上好的首选之地。哈蒂小姐领我走进这里，里面有一块墓碑和一条花岗岩石凳。

“好了，”她说，“我们终于可以喝马丁尼酒了。”她打开柳条筐，将酒倒进了银制高脚杯里，“如果你看看墓碑，”她说，“就会感到有些不同寻常。”这是一块双人墓碑，上面写着威廉·F·艾肯大夫和他妻子安娜两人的名字。“他们是诗人康拉德·艾肯的父母。请注意日期。”

艾肯大夫和艾肯夫人死于同一天：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她说，“艾肯一家住在奥格尔索普大街一座大砖房里，一层是艾肯大夫的诊所，二层以上是居家。康拉德十一岁时，一天早晨，小康拉德被客厅那头父母卧室里的争吵声惊醒了。突然，争吵声停止了。然后，康拉德听到他父亲在数，‘一！二！三！’一声闷闷的叫声后，响起了一声枪响。然后又是数到三，又是一声枪声，然后是砰的一声重物倒地的声音。康拉德赤着双脚，跑进了奥格尔索普街对面的警察局，告诉警察，‘爸爸刚才把妈妈打死了，然后又打死了自己。’他领警察来到家里，走进了最上面一层父母的卧室。”

哈蒂小姐端起酒杯，为艾肯大夫和艾肯夫人默默地干了一杯。然后她又往地上洒了一些酒。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她说，“他杀死她的原因之一是……晚会。艾肯在一部名叫《奇异的月光》的短篇小说中作了暗示。在这部小说中，父亲抱怨母亲不顾家庭。他说，‘每星期你要参加两次晚会，有时还要三次、四次，甚至更多。’故事显然带有自传性质。当时，艾肯家已明显入不敷出。安娜·艾肯每隔一晚都要外出参加晚会。在她丈夫杀死她的当月，她已举办了六次晚宴。

“枪杀事件发生后，北方的亲戚领养了他。康拉德后来上了哈佛大学，并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他曾获普利策奖，并被聘为国会图书馆的诗歌主讲。退休后，他回到萨凡纳来安度晚年。他心里其实一直想回来的。他写过一部小说，叫《大轮回》，讲一个人闯荡一生，最终又回到他的起点之处。艾肯自己也是这样。他幼年的十一年和晚年的十一年都是在萨凡纳度过的。在他的晚年岁月里，他就住在幼年居住的房屋的隔壁，与其不幸的童年只是一墙之隔。

“当然，你能够想象，当地诗歌界对他的返乡自然欣喜异常。但艾肯却尽量保持孤独的隐居生活，礼貌地拒绝了多数邀请。他告诉人们，他需要时间工作。但是，他和妻子却时常来这儿，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他们带着马丁尼酒和银制酒杯，与九泉下的父母互相交谈，遥相敬酒。

哈蒂小姐端起酒杯，与我的轻轻一碰。一对反舌鸟正在树梢喳喳鸣叫。河中央，一条捕虾船正缓缓驶过。

康拉德·艾肯：诗人、小说家。一九一一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与 T.S.艾略特、李 普曼等同学。诗歌风格受法国象征主义和意象派诗歌影响，在诗歌的音乐性和心理 内容方面又继承了艾伦·坡的传统。著有多卷诗集和小说集。

“艾肯喜欢来这儿，看着轮船从这儿经过。”她说，“一天下午，他见到了一条船，船头上写着宇宙海员号，这使他很高兴。你知道，‘宇宙’一词在他的诗里经常出现。那天晚上回家后，他开始在报纸的航海新闻中寻找宇宙海员号的消息。他从停泊在港口的小型船名单中找到了它。船名后写着‘目的地未知’。这句话更让他高兴。”

“艾肯葬在哪里？”我问。这块地上，再也没有其它墓碑了。

“噢，在这儿。”他说，“实际上，我们此时是他最欢迎的客人。艾肯很希望在他死后，人们也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像他一样，一边啜饮马丁尼酒，一边欣赏过往轮船。为此，他留下了一张非常特别的请帖。他把他的墓碑建成了一条石凳形状。”

我双腿一颤，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哈蒂小姐笑了，然后，她也站了起来。石凳上刻着艾肯的名字，旁边还有一行字：宇宙海员，目的地不名。

我被萨凡纳迷住了。第二天一早结帐退房时，我问服务员，如何能租到一套住一个月左右的套房——我不是马上租，但可能很快就要。

“拨‘bedroom’（卧室）。”她说，“就是B—E—D—R—O—O—M。”

这是一个查询客房情况的电话号码。他们有要出租房屋的清单。”

我怀疑，在萨凡纳，自己是否无意间真正找寻到了罕见的旧南方的踪迹。对我来说，萨凡纳在某些方面就像太平洋中间荒凉的皮特凯恩岛一样遥远，这个H.M.S.小说《悬赏》中的小岛的后裔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与世隔绝，自我繁衍。大约在相同的时间段内，七代萨凡纳人在佐治亚州一块世外桃源般的土地上，同样悄无声息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儿的人血缘都很近，”玛丽·哈蒂告诉我。“我们互相都很客气，因为大家都有亲戚关系。”

我脑子里开始形成一种想法，决定改变环游城市的度假方式。将萨凡纳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每次在萨凡纳呆上一个月，不做这儿的老住户，也不至于仅仅是一名旅游者。我将任凭好奇心驱使，四处观察、探寻，谁邀请我，我就去谁家。我心无旁骛，一一认真做下笔记。

八年以来，我一直这样。我在萨凡纳的停留时间越来越长，而我回纽约的时间却越来越短。有时，我甚至想，自己应该算是萨凡纳的老居民了。八年中，我接触了许许多多人物，也遇到了一系列新奇的事情，甚至还遇到了谋杀案。这足以使我铭记一生。但首先，我走近电话，拨了“卧室”的号码。

电话机的键码上同时也标有一些字母，如“2”上是“ABC”，“3”上是“DEF”……一些公司为了使其电话号码易于记忆，特意选择了一些可对应成有具体意思的单词的电话号码。bedroom即为2337666。

第三章 多情男子

“卧室”那头的声音把我引向了我在萨凡纳的新家——东查尔顿胡同一家车马店的二楼。我有两间小屋，下临一个园子和一家旧城房。园子里种着一株芳香四溢的木兰树和一株小香蕉树。

屋子的小桌上放着一个海员用的旧地球仪。进住后的第一夜，我把手指放在萨凡纳，转动地球仪。沿着北纬三十二度线，依次经过我手指的是马拉喀什、特拉维夫和南京。萨凡纳处于东部海岸的最西端，克里夫兰南部。它的纬度比纽约偏南九度，我想，这足以使天空中月光的照射角度产生不同了。今晚的月牙儿将微微向顺时针方向移动，因此，它看起来或许更像U字，而不像昨晚在纽约所见的，是个C字。反过来，可能也应该是这样吧！我抬头遥望窗外，可惜，月亮躲到云层后面去了。

就在我尽力想确定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方位时，我突然隐隐约约听到了园子那边传来的欢笑声和拉格泰姆钢琴乐曲声。钢琴弹的歌名叫《甜蜜的乔治亚·布朗》，唱歌的是一位声音柔和的男中音。下一支歌是《你怎能对我为所欲为？》。隔几间房子，正在举行一个晚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迹象。乐声袅袅传来，除了音乐略显陈旧之外，非常入耳。钢琴师弹得很出色，也非常努力。在我睡熟之前，我记得那晚我听到的最后一支曲子是《懒骨头》。正巧，这支歌的作者就是约翰尼·梅瑟。

几小时后，天刚亮，音乐声又起来了。如果我没记错，《钢琴卷纸布鲁斯》是早晨的第一曲；然后是一曲《黑镇名流舞会》。音乐声就这样起起落落，终日不息，直至深夜。第二天、第三天，又是如此。空中永远飘荡着乐声，萨凡纳的生活中永远有晚会。

循着乐声，我来到东琼斯街十六号。这是一套粉刷成黄色的城镇住房，与我的住房隔四间房屋。从每个角度看，除日日夜夜来来往往的客人以外，这套房子与邻近房屋都无别致。客人有各色各样——有青年人，也有老年人；有单独来的，也有成群来的；有白人，也有黑人。但我注意到，他们进门前，没有一人掀门铃或敲门。他们都是一推开门，就径直而入。门户洞开的现象早已成了历史的陈迹了，即使在萨凡纳也是如此。我虽然满腹疑虑，但心想，这一切到时自然都会明白的，我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熟悉周围的环境。

按几何形状有规则地排列着广场的花园区包含了三平方英里范围的旧城区，这一地区建于南北内战前。后来，当城市向南发展时，创建者们放弃了广场。紧接旧城区以南的，是一大片维多利亚式装饰华丽的住房区。再往南，是阿德斯雷花园区，建筑气势雄伟，迎面是一条条圆柱、一面面山墙，宽阔的门廊和阳台。阿德斯雷花园区以南，房屋的排场和气势不见了。这里有三四十年代建成的带游廊的平房，也有五六十年代建成的带车库的平房，城市最外围是一片平坦的半乡村地区，与美国的其它地区也无二致，除了偶尔可见一点南方佬的特色以外，如十二橡树购物中心和塔拉电影院。

在佐治亚历史学会，一位热情的资料员给我找出了一大堆资料。不，她说，从来没有人叫做铁石心肠的汉娜。资料员怀疑，汉娜只是词作者为了保持歌词的押韵而臆造的一个人物。她叹了一口气，继续说，有时，我真希望汉娜是蒙大拿的风流女人，而不是萨凡纳的。萨凡纳已有了太多真实的历史，它不再需要什么虚幻的荣誉。例如，她问我，知道埃利·惠特尼在萨凡纳的马尔伯利种植园发明轧棉机的事吗？知道朱莉特·戈登·洛在德雷顿街的一

家车马店中成立美国女童子军的事吗？

资料员如数家珍般地向我叙述了萨凡纳的光荣历史：一七三六年建立了美国第一家周末学校；一七四一年建立美国首家孤儿院；一七八八年建立全美第一个黑人浸礼教派；一七九六年，开设了全美第一堂高尔夫课。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在一七三六年曾是萨凡纳克里斯特教堂的牧师，在这段任期内，他写下了一本赞美诗集，并成了英国教堂中使用的第一本赞美诗。一名萨凡纳商人资助萨凡纳号蒸汽船作首次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一八一九年，萨凡纳号进行了从萨凡纳到利物浦的处女航。

昔日的荣光提醒人们，这座人口只有十五万的沉睡的小城市，一度曾占有比现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例如，在一八一九年赞助世界上首次跨洋航行，这无异于现今的航天飞机发射，当时，詹姆斯·门罗总统曾专程来到萨凡纳，参加处女航的仪式——足见此举的重要性。

在学会的阅览室里，我浏览了大量书籍、印刷品和地图，阅览室是一间宽阔的大厅，天花板很高，四周靠墙立着两排书架。其中，有关南北战争的书籍占了很大的分量。看看萨凡纳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加深许多我们对这个城市的认识：

战争爆发时，萨凡纳是世界上主要的棉花港之一。威廉·特昆什·谢尔曼将军将它选为向海洋胜利挺进的高潮点，他率领七万大军，向萨凡纳浩浩荡荡地前进，来征服它的一万军队。不像他们在亚特兰大和查尔斯敦的同伴，萨凡纳的民兵领袖是很实际的商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继续坚持脱离联邦的立场，将会给全城带来灭顶之灾。当谢尔曼兵临城下时，萨凡纳市长亲率一个代表团，前去迎接。他们决定，如果谢尔曼答应不放火烧城，萨凡纳就可以一枪不发地投降。谢尔曼接受了条件，并向林肯总统发出了一份著名电报：乞向阁下敬献圣诞厚礼一份：萨凡纳城一座、枪一百五十支、弹药无数，以及二万五千包棉花。谢尔曼在萨凡纳驻留了一个月，然后向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挺进，并将它夷为平地。

萨凡纳在战争中颇受磨难，但几年内它又重新复苏，并再度繁荣。但是，到那时，城市的金融基础开始受到侵蚀。农村劳力流向了工业化的北方；而且，长期单一的棉花种植使土地养分流失，棉花种植中心也西移了。在一八九二年的金融恐慌时期，棉花的价格从每磅一美元跌落至每磅九美分。到一九二一年，棉铃像鼻虫使最后剩下的少数农场主也停止种植棉花。从此以后，萨凡纳走向了衰落。许多曾经一度辉煌的庄园也陷入年久失修之境况。一九四六年故去的阿斯托夫人曾有生动的比喻，她认为萨凡纳就像“一位脸蛋很脏的美丽妇人”。在外界批评的刺激下，一批有见识的市民在一九五一年开始修复萨凡纳城区。在他们的努力下，萨凡纳旧城区得到了修复。

离开阅览室前，我突然想起，要在一九一四年《城市年鉴》中查一查萨迪·杰弗逊的条目，看看这位一路跳探戈走向警察局的奇特妇女。没有杰弗逊的条目，到处都找不到。资料员看了看我那小张发黄的旧报纸，告诉我，也许我没有找对地方。

“从这则新闻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猜测到，萨迪·杰弗逊应是一名黑人。”她说，“因为在她的人名前，没有使用‘女士’或‘小姐’之类的称呼。这是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前的习惯。那时，《城市年鉴》中把黑人列在单独的一个部分中。这可能是你找不到她名字的原因。”确实，萨迪·杰弗逊被列在一九一四年《城市年鉴》的“有色人种”部分——理发师詹姆斯·E·杰

弗逊之妻。死于一九七一年。

萨凡纳黑人们的故事与白人自然大相径庭。蓄奴制一七三五年在佐治亚州遭到禁止（奥格尔索普称此为“可怕的犯罪”），但殖民托管当局慑于当地居民的压力，于一七四九年又使蓄奴制合法化。尽管在长时期历史中，反对黑奴制的斗争连绵不断，但一九六一年开展的民权运动却几乎是完全非暴力的。民权领袖组织人们在餐馆前静坐、在海滩上组织游泳抗议、在教堂举行集体祈祷，并对实行种族隔离的商店进行了十五个月的抵制。气氛虽然有些紧张，但仍然是一派和平景象。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一位具有超前意识的市长马尔科姆·麦克莱恩，以及黑人领袖，特别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萨凡纳分会领导人W·W·劳采取的非暴力政策。一九六四年，马丁·路德·金宣称，萨凡纳是“南方消除种族隔离情况最好的城市”。到一九八一年，萨凡纳的人口，黑白人种各占一半。

历史学会中有足够材料证明，在萨凡纳的繁盛时期，它曾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城中的居民一般都头脑灵活、左右逢源。南北战争时期，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谢尔曼将军，免去萨凡纳灭顶之灾的理查德·阿诺德市长即是典型代表。他是一名大夫、学者、美食家、美酒鉴赏专家，也是一名敢于勇担自己社会责任的绅士。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昨天，我举行了一个晚宴，款待豪厄尔·科布阁下。我们下午三点钟落座，晚上九点半起座。”阿诺德市长历时六个半小时的晚宴，对萨凡纳人对于晚会的倾慕当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使我东琼斯街六十号终日充满欢歌笑语的那套房子更加留意了。

我时不时的留意终于在一个中午有了收获。一辆汽车急速驰来，在东琼斯街上突然吱的一声停了下来。坐在车上的是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妇人，头发雪白，梳理得光亮整洁。她没有把车停进停车位，而是随便在出入口处一停，好像在拴马柱上拴了匹马。她走下车，走近了十六号的前门，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把圆头锤，不慌不忙地把前门周围的玻璃窗一一砸碎。然后把锤子放进手包，回到了车上。突然发生的事故对屋内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影响。钢琴弹兴正浓，欢笑声依然此起彼伏。几天后，玻璃窗又换上了新的玻璃。

正如我所预料，不久，一切都自然明了了。一天晚餐后，我听到楼梯上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不久，门上响起了轻柔的敲门声。我打开门，月光下，一位美丽的女人婷婷地立在我眼前。她披着一头棉花糖一般柔顺的淡黄色长发，身穿粉色短套裙，充满活力。她正对我微笑。

“你知道吗？”她说，“他们又把乔房子的电切断了。”

“是吗？”我回答，“乔是谁？”

她一时陷入了困惑。“你不知道乔？我还以为人人都认识乔呢！他是你的邻居，我指差不多是你的邻居。他叫乔·奥多姆。”她朝西边指了指，“他住在那边，就隔几间房子。”

“是弹钢琴的那间房吗？”

女人听到这话，脸上绽开了美丽的笑容，“嗯——嗯，你猜对了。”

“弹钢琴的就是乔·奥多姆吗？”

“当然是他，”她说，“我叫婊迪，婊迪·尼科尔斯。对不起，打扰你了。我只是看到你房间亮着灯，才过来的。我们的冰块用完了，我想，你可能会救济我们一些吧！”

我邀她进入房子。她从我身边一擦而过时，我闻到了一股栀子花香水味。

我认出了她就是出入街那头房子里的人之一。她的脸庞如雕塑般美丽、匀称，温柔、可爱的身材中找不出一点不协调之处。她有一双蓝色的眼睛，施着浓妆。我从冰箱里拿出四个冰格，把里面的冰全部倒入一只冰桶。我告诉她，我一直在猜想那座房子里住着谁。

“法律上讲，只有乔。”她说，“但有时，有许多人在这儿过夜，住上一星期，甚至几个月。我住在韦克罗斯，但我每周有六天开车来这儿的俱乐部唱歌。如果我太累了，不想开车回家，就呆在乔的家里。”

婊迪说，她上过田纳西大学，学舞蹈，学校给了半奖奖学金。她还说，一年前，她曾在拉斯韦加斯荣获过大美人小姐的称号。

“大美人小姐？”

“就是指最漂亮的身材高大的女人。”她说，“这是为大个子女人举行的选美比赛。他们出了一本杂志，并推出系列服装——里面什么都有。我原来不想参加这种大张旗鼓的活动。但我的朋友给我写了申请。”

我把冰桶交给她。

“呀？”她说，“你为什么不到我们那儿去，跟我们一起喝一杯呢？”

我心里正想自己如何提出这个请求呢！所以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与她走下楼梯，走进胡同。婊迪走得很慢，高跟鞋踩在石子地上，咯咯作响。

“从韦克罗斯来萨凡纳，路不短吧？”我问。

“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她说，“只是单程。”

“老是来来回回，不感到累吗？”

“不，开车时我可以有机会修一修指甲。”

“指甲？”

“是的。”她微微一笑，“你想不到吧？”

“我想不到。一边开车，一边修指甲，听起来好像太困难了。”我说。

“掌握好了，就很容易。”她说，“我用双腿开车。”

“双腿！”

“嗯，嗯。实际上指甲要最后才修。我先化妆，然后做头发。”

我看了看婊迪甜香满颊、鲜艳异常的笑脸。心想，这可不是简单的涂涂口红、抹抹睫毛油就可完成的，它要涉及多少涂抹勾描画的工序啊！这些粉红色、蓝色和赭红色，与她那头淡金黄色的头发多么协调！

“我要把头发梳到脑后。”她说。

“在路上，你一定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我说。

“是，有时是这样。”她说，“昨天，我去一家加油站加油，跟在后面的卡车司机突然上前停在我身边，对我说，‘夫人，我在你车后跟了四十五分钟，一直在看你。你先化妆。然后做头发。然后又修指甲。我就想到你身边，看你长得什么样。’他直愣愣地盯着我看了一眼，告诉我，你长得很漂亮。最后他对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看到每隔一会儿，你都要转过头，看看邻座上的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呢？’‘我的电视机，’我告诉他，‘我不想漏掉我的连续剧！’”

我们从胡同走进乔·奥多姆的院子。闪烁的烛光透过窗户，透出了些许光亮。两个男人正蹲在院墙边。一人手里举着电筒，一人跪在配电盘前。跪着的人手戴橡胶手套，握着一把大钳子。看来，他正在把两根电线头拧在一起。

“小心，乔。”举着电筒的人说。

电线上突然冒出了一阵火星，隔壁房子里的灯也暗了一下。当它们完全放亮时，乔房子里的灯也亮起来了。屋内传来了欢呼声。乔站了起来。

“好了，我想这一次我触不了电了。”他说，“也许下一次吧！”他默默地对隔壁的房子鞠了个躬。

乔·奥多姆长着一撇小胡子，一头开始变灰的金发。他身穿一件敞领淡蓝T恤衫，一条丝光咔叽布裤和一双棕色鞋背、白色鞋帮的鞍背鞋。他年约三十五岁，看起来极为沉稳。刚刚经历了一场几乎可能带来生命危险的考验，他仍然脸色平静。

“我拿到冰了。”婊迪说。

“我看，还带来了一位冰人。”乔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我一般不会这么晚还在院子里瞎忙乎的，”他说，“但是，嗯……我们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处理。”

他脱掉橡胶手套，“我想我手艺还不错，水管和煤气管道也能修好。记住，有一天你可能会需要我的帮助。在电话方面我也留有一手，不过只能唬弄唬弄人。我能接好被切断了电话线，但只能打进来，打不出去。”

台阶下的空调器突然嗒的一声启动了。

“真是美妙的声音！”乔说，“我们为什么不进去干上一杯呢？为这些灯光、洗碗机、微波炉、电冰箱，为萨凡纳电力公司，以及那个……”他朝隔壁房子方向举了举杯，“随便谁吧！”

乔·奥多姆家的家具让我大吃一惊，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位赋闲在家、没有任何经济收入的人会有如此的摆设。在客厅里，放着一个精美的英国壁柜，几张十八世纪的人物肖像画，一对古银烛台，一架斯坦韦牌大钢琴，两三块精致的东方地毯。每间房里都有人——看起来，这儿开的不是一个晚会，而是家庭招待会。

“我是税务律师，”乔说，“还是地产经纪商、钢琴师。我曾合伙开过一间律师事务所，但几年前我退出了，把办公室设在了这栋房里，可以随时将工作和娱乐结合在一起。那是我第三个妻子离开我的时候。”

乔朝一位正睡熟在长沙发上的男人点点头。“那是克林特。如果你以后要去亚特兰大，克林特会乐意搭你去的。他是一位拖车司机，来往于萨凡纳和亚特兰大两地间，他很愿意有人搭乘他的车，但我要向你指出，他只用不到三个小时就能完成全部旅程。与他一起经历过这趟疯狂之旅的人没有再敢坐第二次的。”

厨房里，一位扎着红色发带的马尾辫的姑娘正在打电话。乔告诉我，她是萨凡纳四十广播电台的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他还告诉我，她在热恋的男朋友因为贩卖毒品和恐吓警察刚被抓起来。餐室里，一位身穿白T恤和白色休闲裤的金发男人正在给一位女人剪发。“那是杰里·斯彭斯。”乔说，“我们所有的头发都是他剪的。现在他正剪着的是安，我的首任和次任妻子。安和我青梅竹马，我在法学院读书时，我们第一次结婚，离婚一年后，又第二次结婚。另外，你已认识了婊迪。她是我的候补第四任妻子。”

“她要等什么呢？”我问。

“等她离完婚。”乔说，“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因为她的律师是个懒鬼，连离婚申请表都没有填呢！但我想，我们也无法抱怨，因为我就是她的律师。”

整栋房子的活动中心是俯瞰整个园子的厨房。厨房里有一架钢琴，正是

从这儿，音乐声和欢笑声溢出院墙，洒向大街。

“我注意到，你家的前门没有锁住。”我说。

“对的。来的人太多，我老要起来下去开门，太麻烦了。这正是我第三任妻子抱怨的一件事。”奥多姆笑道。

“是啊，前门刚好也是我不满的地方之一，”婊迪说，“特别是上星期发生了入室盗窃案后。乔说不会是盗贼，而我说肯定是。那是在早上四点钟，我们都在床上睡觉。我突然被楼下的响声惊醒了，我摇醒乔。‘乔，有贼。’我说。但他一点也不在乎。‘噢，可能有什么人走动吧！’他说。但我确信有贼进屋了。他们正在翻箱倒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又推了推乔，对他说，‘乔，下楼去看看。’就在这时候，库尔先生从枕头上抬起头，嚷嚷道，‘奥古斯？是你吗，奥古斯？’当然，什么声响都没有。所以乔对我说，‘好了，如果有贼进来，他的名字也不叫奥古斯。’我们又接着睡。但确实有贼进来过，我们很幸运，没有遭到暗算。”

婊迪在讲述这件事的过程中，乔又开始弹钢琴了。“第二天早上，”他说，“我们发现少了三瓶酒和一些杯子。好像没有什么盗贼。我觉得他们只是开了一个晚会。惟一让人不快的是他们没有邀请我们。”

乔的微笑表明，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至少对于他是这样。“总之，对我来说，最初不锁门是为了图方便。但不久我就发现，每次门铃响时，肯定是有我不认识的人来了。所以门铃声成了陌生人的一个信号。我也学乖了，门铃响时，别去理它，因为这很可能是治安官之类的人，手里拿着什么纸，正等你上钩呢！这时候，我当然不能在家。”

“也可能是手里拿着锤子的小老太太。”我说。

“锤子？我不知道我认识什么手里拿着锤子的老太太。”

“那位砸碎你玻璃窗的人手里当然得拿把锤子。”

“是小老太太干的吗？”乔看起来有些吃惊。“我正纳闷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我们还以为是是什么人关门关重了。你看到她砸玻璃了？”

“我看到了。”

“好吧，我们领教了萨凡纳老太太的厉害了。”乔说，“看起来好像她们有谁对我不满了。”他显得满不在乎。“那么，现在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一些事，”他说，“该谈谈你自己了。”

我说，我是一名来自纽约的作家。

“啊，那么你一定是我听说过的新北方佬啰！没有人能逃过我们的视线，你知道。萨凡纳真是一座小城。小到人人可以知道人人的事。这当然有些令人讨厌，但也有好处，谁是便衣警察，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就你来说吧！我可以告诉你，你早已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心。人们以为你在写揭露萨凡纳的文章，他们对你都存着一份戒心。但你也不用担心，实际上他们心里都盼着你把他们写进文章里的。”乔笑着，并做了个鬼脸。

“萨凡纳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但只要你听听我乔老兄的话，你就能过得不错。不过首先你得知道一些基本规则。”

“规则一：总要喝上一两杯，任何事情发生时都是如此。你要知道做任何事情都免不了这一步。”

“我想，我可以适应这一条。”我说。

“规则二：不要走到加斯頓街以南去，真正的萨凡纳人都是“北加人”。“北加”指“加斯頓以北。”我们都呆在老城区。虽然没有什么分割带，但

我们一般不去南边，除了被邀请去码头参加富人的晚会。对我们来说，加斯顿街以南的任何东西都是北杰克逊韦尔的，一般都不屑一顾。

“规则三：注意大节日——圣帕特里克节和佐治亚——佛罗里达足球比赛的日子。萨凡纳有美国第三大圣帕特里克节游行。南方所有地区的人都会来观看。这一天，所有人都放假，只有餐馆和酒吧仍然开业。人们从早上六点就开始狂饮。喝酒也是佐治亚——佛罗里达足球比赛日的一大特点，它与圣帕特里克节的相同之处也就是这点。比赛是佐治亚绅士和佛罗里达野蛮人之间的一场战争。比赛开始前一星期，我们就开始兴奋，而直到比赛结束后一星期到十天，我们才会从胜利的喜悦或失败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佐治亚男人从小就理解这一比赛的重要性。”

“佐治亚女人也从小就理解。”婊迪说，“问问南佐治亚的随便一位女孩。她们都会告诉你：要等到佐治亚——佛罗里达足球赛结束后，才可开始穿连裤袜。”我觉得，自己已很快成了乔和婊迪的朋友了。

“那么，你看看吧，”乔说，“现在你已进入了我们的保护圈，以后如果你需要什么而不向我们提出，或者你遇到什么麻烦而不向我们声张，我们都会不高兴的。”

婊迪坐到了乔的腿上，两人开始耳鬓厮磨。

“只要你保证把我们写进你的书里。”乔说，“当然，能亲自来演你改编的电影更好。是吗，婊迪？”

“嗯——嗯。”她说。

乔又弹了几小节《好莱坞的骚动》（约翰尼·梅瑟的另一首曲子）。“在你的书中，”他说，“如果你愿意，可以用我的真名。你也可以叫我‘佐治亚的多情男子’。我正是这样的人。”

我是来自佐治亚、佐治亚的多情男子，
对女士总是含情脉脉。
要是说到爱，我可真是老手，
是的先生！
就过梅森——狄克森线，去过个情人节。

噢，看看那些佐治亚的桃子就在我身边殷殷悬挂。

宝贝你所指教，没有人知道如何是好。

你来自佐治亚、佐治亚的多情男子，

对女士总是含情脉脉。

乔唱得如此动人，我几乎无法想象，他就是刚才把电线搭在邻居电缆上，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天知道的什么范围内，为别人偷税漏税提供帮助的人。他独特的行事方式使他所做的任何事都那么有趣。后来，当他看我走向门边，要向他告别时，他又轻松愉快地向我说笑了一番。直到回到家里，我才完全意识到，在轻松的告别过程中，他已向我借走了二十元钱。

第四章 定居生活

虽然有点不太正统，但既然已作出了开始社交生活的决定，我就着手进行居室的布置，以使我生活和工作更为舒适。我去了城边的一家旧货店，购买书架、文件柜和台灯之类的必需品。旧货店像一间杂乱的大仓库，里面占了几间房子，放满了塑料贴面的小餐桌、沙发、办公用品，以及从洗衣机的甩干机到苹果去核机之类的大小机器。店主像菩萨一样，端坐在桌子后面，机械地向顾客发出问候，向售货员发出指示。

售货员年约三十多岁，面无表情。有一头稀黄的头发，梳了个中分头，两手松松垮垮地来回摇摆。穿一身干净但陈旧的衣服，就像刚从商店的货架上取下来似的。一经接触，我马上对他对商店货物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商品我们有七件。”他会说，“一件是八九成新的，四件仍然工作正常，一件已坏了，但还能修好，其它的都已被人定购，付了预付款了。”除了脑子里对商店的货物有一本清帐以外，售货员还是一位真正的商品鉴赏家，对任何品牌的商品的优劣之处都了然于胸，特别是那些目前已不再使用的品牌。“开尔文牌洗衣机在五十年代初期销路很好，”他会告诉你，“它有五速，清洗很容易，如果要更换零件，也很方便。”

除了这些以外，另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更深的印象——他的左眼脸上涂着一层紫红色的眼影，就像血红的夕阳一样耀眼。

最初，我发现很难集中精神听他讲话，他的眼影总是让我分神。我在想，这个涂着奇怪眼影的人，晚上会换上什么行头呢？头上包一块波斯头巾，身上披件长袍，戴着白手套的手上轻摇一把驼毛扇？或者是另外一副截然不同的打扮？也许是一副朋克的盛装打扮？这位举止温和的男人在工余时间里会脚踏高帮大皮鞋、身穿破破烂烂的T恤衫、头梳一条马尾辫吗？

最终，我的注意力终于回到了他所说的事情上，我买下了他给我选的东西。过了一星期，我又来到这家商店，这一次，我费了很大劲，不让自己去看他左眼脸的眼影。

当他给我挑东西时，坐在桌子后面的老板不时高声问他，某某东西有没有。售货员会竖起一只耳朵，也不转身面对老板，就喊着回答他的问题。有一次这样对答了后，售货员低声对我说，“我们老板眼不见，心为静。”

“这怎么说呢？”我问。

“他不喜欢这个。”售货员指指他的左眼，对我说，“我没有别的装扮让他讨厌的，就是眼睛。以前我的两只眼睛都是这样的。老板告诉我，‘别这样，要不就从这门滚出去，再也别回来。’但那时我突然灵机一动，他从来不离开他的椅子，出来走动。我的桌子在他的左边。如果我只涂远离他那边的那只眼睛，他不是永远也不会注意到吗？这是两年前的事，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我再一次去商店时，售货员去吃饭了，但很快就会回来。我与老板闲聊了起来。“杰克是个好人，”谈到他的售货员时，他说，“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但他有点怪。他一人独居，商店和商店里的东西就是他的一切。我叫他‘一只媚眼的杰克’——当然，这与他的脸没有关系。他以前两只眼都化妆，看起来太可怕了。我告诉他，‘我的店里不允许有这种情况！要么去掉眼影，要么离开这儿！’结果他做了什么呢？第二天他来上班，好啊，化妆去掉了。但他却像一只可恶的螃蟹一样，总是顺着边走，缩头缩脑的。后来

他经过一个装了玻璃的衣柜，这下一切都明白了：他那边那只眼睛还化着妆呢！

“那时，我真想立刻一脚就把他踢出这个门。但他在商店里一直干得不错，而且顾客们对他那只眼睛好像也不太在乎。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口道破。从那天到现在，他那只眼睛一直避着我。他一定以为我是个瞎子，或是个什么白痴。不过这也无所谓。他假装已不涂眼影了，我假装不知道他违背了我的意愿。他还是那样缩头缩脑地走路，嘴角里吐词向我说话，小心翼翼地不让我引起注意，我也顺水推舟。我不知道是谁疯了，一只媚眼的杰克还是我。不过我们确实相处得不错。”

不久，我的日常生活安排就形成了规律：一大早在福西斯公园散步，在克拉利杂货店吃早餐，傍晚沿着公牛街散步。我发现，我的生活规律与其他许多人有重合之处。不管一天生活中其余时间里我们的生活规律有何不同，但我们却会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里，一再不期而遇。我在福西斯公园散步时经常遇见的一位黑人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瘦高个，身高超过一米八左右，肤色很黑。第一次我碰巧跑在他后面时，我注意到他手上拿着一条蓝色短皮带。一头缠住他手腕，另一头约有二十多公分在外面摆动。每跑一步，他都要往大腿上“啪”地抽一下，迫使我不得不顺着他的节拍跑。这样跑动起来，我就容易了许多。在广场南头的拐弯处，他突然转头，朝我身后一个地方看了一眼。我也不由自主地转头看了一下，约五十米开外，有一位金发女郎，正与一条蹦蹦跳跳的小猎犬玩耍。

下一次我开始在公园跑步时，金发女郎和她的狗跑在了我的前面。狗会不时跑到别处，玩一会儿后，又回来与她一起跑。跑近她时，我注意到，她回头朝公园另一头的德雷顿街看了一眼。黑人男子正在德雷顿街上缓缓散步，他已经在那头溜达了两圈了。他也回望了她一眼。

这次以后，每次我见到其中一个人时，另一个人也必定在场。黑人男子总是皮带不离手。金发女子则总有小狗相伴。有时他跑在先；有时则她领头。他们总是相距至少百米之遥。

有一天，我在M&M超级市场遇到了黑人男子，他正推着一辆购物小车。另一次，我又在赖特广场见到了他，当时他正坐进一辆老型号的绿色林肯车里。但我没见到他带着蓝色皮带，也没见到金发女人在场。几天以后，我在一家银行外面见到了正从里面出来的金发女郎。她独自一人，只有小狗一蹦一跳地与她相随。小狗的颈项上绑着一条蓝色皮带。

“在萨凡纳没有什么黑白婚姻，”当我提到这对人时，乔·奥多姆告诉我，“特别是黑人男子和白人女子。过去二十多年里，也许有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但这一点没有变。就我所知，巴德妮斯（‘badness’意指‘坏人’、‘不道德的人’——译者）是惟一个例外。她是萨凡纳一位富商的妻子，结婚以后，情人没有断绝过。这完全可以接受。萨凡纳人能够容忍夫妻间的不忠诚，无论它如何臭名昭著。萨凡纳人喜欢这样。这种事太多了。但即使是这样，巴德妮斯也知道，当她想与黑人男子来点什么事时，她得离开萨凡纳，去亚特兰大。”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但我对其中的一些细节仍然不清楚。例如，为什么他要拿着狗的皮带？他们何时接近，她又如何将皮带给他呢？最后我意识到，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这一切的。

如果我傍晚时分在公牛街上散步，一定会遇到一位年纪很老、举止很庄重的黑人。他总是西装革履，衬衫洗得雪白，头戴一顶浅顶软呢帽。领带颜色较淡，有条状花纹，西服质地精良，做工精细，但略显宽大。

每天同一时间，老人都会准时从福西斯公园北面气势宏伟的阿姆斯特朗庄园的大铁门中出来。出门后左转，沿公牛街前行，一直到市政厅礼堂，然后又往回走。他满身的绅士气。见到熟人时，都要脱帽点头致意。但我注意，他和与他打招呼的人——一般是衣冠楚楚的商人——在玩一个非常奇怪的游戏。遇到的人会问他，“还在遛狗？”很明显，老人并没有在遛狗，但他却回答说，“噢，是的。还在遛狗。”然后，他转过头，朝后面喊上一声，“快点，帕特里克！”说完后，又继续朝前走。

一天，我经过麦迪逊广场时，看到他站在纪念碑前，面前站着一群游客，正对他们唱歌。我听不清歌词，但可以听出他是一位声音细长的男高音。唱完后，游客们都会热情鼓掌，一位女导游还在他手里放了点什么东西。他鞠了个躬，转身离开了。过人行横道时，我们遇上了。

“唱得不错，”我说。

“是吗？谢谢你。”他很礼貌地回答，“我叫威廉·西蒙·格洛弗。”

我作了自我介绍，并告诉格洛弗先生，我在散步时经常遇见他。我没有提狗的事，心想，该谈的问题自然会谈起的。

“噢，是的，”他说，“我八十六岁了，每天早上七点，我就进城来。我已退休了，但我没有闲着不干事。我给博汉——威廉斯和利维法律事务所作勤杂工。”他声音有些夸张，好像法律事务所的每个人名后都加了一个惊叹号。

“我是勤杂工，但人人都知道我是一名歌手。”我们一起穿过大街时，他对我说。“我十二岁时，就在教堂里学会了唱歌。那时，教堂里有一位女士唱歌，另一位女士给她弹管风琴伴奏，我每隔一刻钟给风琴压气。对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我压根一点儿不懂，但我听唱歌听得太多了，慢慢也能依样画瓢地说上几句了。一个礼拜日早晨，那位女士没来唱歌。我就顶替她唱。我用意大利语唱。唱的是《哈利路亚》。”

“是怎么唱得？”我问他。

格洛弗先生停了下来，面对着我。他张大嘴巴，深深地吸了口气。从他喉咙的后部，传出了高亢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哈阿阿阿阿利路呜呜呜呜—亚！哈—利宜宜宜—路亚！”他一改男高音的声音，突然改唱带颤音的假声。显然，在他的心中，《哈利路亚》永远是多年前那位女士在教堂里唱的女高音。“哈利—路呜呜—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格洛弗先生吸了一口气。”——然后到了结尾，女士总是这样唱，‘哈阿阿阿阿阿阿阿利路呜呜呜呜呜呜亚！’”

“那就是你的首次演出啰！”我说。

“就是！我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位女士教会了我用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唱歌！嗯，是的！从一九一六年以来，我一直是第一家黑人浸礼会教堂的音乐指导。我还在欢迎福兰克林·D·罗斯福来萨凡纳访问的音乐会上指挥过五百人的大合唱。那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女儿出生的日子。我把她取名叫埃莉诺·罗斯福·格洛弗。我记得我们唱的歌是《来到这儿》。医生托人对我说，‘告诉格洛弗，他可以

给总统唱《来到这儿》，他爱怎么唱就怎么唱，但我刚刚经过他家时，给他接生了一个女儿，我希望他来我办公室，付我十五块钱。’”

当我们在奥格尔索普大街分手时，对于那条谜一样的狗帕特里克，我仍然一无所知。大约过了一星期，我又一次与格洛弗先生相遇了。我作了一点暗示，把话题转到了这件事上。但格洛弗先生却先兜了一个圈子。

“您知道心理学吧，”他说，“您应该在学校学过的。我在普尔曼特等列车上学会了人学。战时，我是普尔曼车厢上的行李员。你要把旅客伺候得舒舒服服的，他们会付你五毛或一块小费。你说，‘等等，先生。您要坐车去俱乐部吗？您的领带有点歪了。’实际上他的领带直着呢！可你先把它扯歪，然后再把它拉正，他就喜欢了。这就是人学！”

“你要有一些小手段，把他拍得高高兴兴的！他需要你去拍他，但你不能让他感觉出来！要不知不觉地拍他，整整他的衣领啦！先弄歪，再弄正。玛米小姐并不需要盒子来装帽，但你坚持给她买上盒子，把她的帽子放进盒子里！如果你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那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还学会了另一手：千万不要问一位男人，‘布朗夫人好吗？’你要问他，‘朱莉娅小姐好吗？请转告我对她的问候。’我从不向博汉先生问候博汉夫人。我问他，‘海伦小姐好吗？请告诉海伦小姐，我向她问好。’他听了喜欢，她也喜欢。博汉先生把他的旧衣服和鞋子都给了我。海伦小姐给我一些唱片，好多好多的唱片。我都记不过来了。我甚至还得到了伟大的歌剧歌唱家……亨利·科卡一路索的唱片！”

“我一天到晚都很忙，”格洛弗先生说，“我不会坐下来，歇手不干的。我买了五百元的人寿保险，现在已全部付清了，我每周付两毛五分，付了七十年了！上礼拜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给我汇了一张一百元的支票！”

格洛弗先生两眼发光。“不，先生，我不会坐下来，歇手不干的。”

“格洛弗！”我们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低沉的声音。是一位满头白发、身穿一身灰色西服的高个男人，“还在遛狗吗？”

“呃，是的，先生，是的。”格洛弗先生微微屈了屈下身，抬抬帽子，朝身后并不存在的狗看了一眼，“我还在遛帕特里克。”

“听到这真高兴，格洛弗。继续干吧！保重。”说完，他走开了。

“你遛帕特里克有多长时间了？”我问。

格洛弗先生挺了挺身子，“噢，时间长了。帕特里克是博汉先生的一条狗，博汉先生常喂它芝华士皇家威士忌喝。我是帕特里克的好伙伴，时常带它出来遛遛。博汉先生说，等他死后，他要每月付我十块钱，让我照顾帕特里克。他把这点写进了遗嘱。我就继续带它出去遛，并给它买苏格兰酒喝。帕特里克死后，我去见劳伦斯法官。他是博汉先生的遗嘱执行人。我说，‘法官，您现在可以停止付我钱了，帕特里克已死了。’劳伦斯法官却说，‘你说什么？帕特里克死了？它怎么会死呢？它不是在这儿吗？你看，就在那边的地毯上。’我回头看看，哪里有什么狗！但我突然灵机一动，对他说，‘噢！我想我也看到它了，法官！’于是法官说，‘很好，那你就继续遛它吧！我也继续付你钱。’到如今，狗已死了二十多年了，但我还在遛它。我在公牛街上溜达来溜达去，遇到人时，就回头说上一声，‘快点，帕特里克！’”

至于那位砸碎了乔·奥多姆家窗户的神秘老女人，我再也没有见过。但是我确实知道，在萨凡纳，有相当一些人，在与乔做了生意后，恨不得砸了他家的窗户。这些人中当然包括一些老女人。

例如，乔最近有一桩房地产生意——将一栋办公楼改建成一座名叫拉斐德的豪华公寓，就使至少六个人满腹怨气。在改建工程将近完工时，乔在这栋房子里举办了一个盛宴舞会，作为有意买房者的一次招待会。十六名客人当时就在买房合同上签了字，其中六人当场拍钱付款。正当新房主准备入迁时，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一家抵押公司从天而降，收回了公寓的所有权。这是怎么回事呢？买主们可是付清了全部房钱的！答案不久就明了了。乔拖欠了建房用的贷款，而且也从来没有将房契转给新的房主。当抵押期限到期时，公寓还在他的名下，所以它们就当作抵押品被收回了。房主们就被迫上了法庭，要与乔对簿公堂。

在整个过程中，乔从来没有失去他幽默的天性。他像一位沉着冷静的处世高手，总是兴致勃勃地劝说他的客户们，不要失掉信心。不管他们相信他与否，他们多数人最终已宽恕了他。一位妇女在与地产主倾心长谈后，听从他的劝告，撤回了起诉。另一位则干脆不相信如此可爱的一位年轻人会做出什么不恰当的事来。“我想我应该恨他，”一位整骨医生说，他在与乔的另一桩生意中损失了一大笔钱，“但这个可恶的人确实有些让人喜欢。”

有人传言，乔挥霍掉了拉斐德公寓的工程贷款，他包租了一架私人飞机，带了十几个朋友飞往新奥尔良，去选购一盏大厅里的吊灯，其间，他偶然参加了一次掷骰子的赌博游戏。结果，抵押到期后，乔非但没有赚到一分钱，而且输得一贫如洗。他失去了汽车、游艇、仆人、妻子，甚至房子的所有权。

拉斐德事件后，乔不得不另谋生路，以维持生计，他在私人晚会上给人弹钢琴，一星期中有几天，将他的房屋向游客开放，每人收三元，以供旅游团来参观和进午餐。十一点四十五分，旅游公司派人来了，带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布置好中饭；正午时分，旅游客车到了；游客们看看房子，吃一顿自助中饭，再听几曲乔弹的钢琴曲。十二点四十五分，游客们又回到了车上，旅游公司的人收拾好剩菜剩饭后，便离开了。

欢笑和音乐声依然从东琼斯街十六号飘荡出来，但现在，乔只是一位需要付房租的租户了。房子和房中的一切已不再属于他。包括那些肖像画、地毯、银器，甚至那些被神秘的老妇泄愤中砸碎的小玻璃窗。

第五章 发明家

在我身后，一个声音像一阵风一样飘过来。“噢，不要这样，”这个声音说，“千万不能这样。”这是在一个早晨。早饭后，我正站在克拉利杂货店的柜台前。我转过身，面前站着一位骨瘦如柴的男人。他脖子细长，喉结突出。一头稀疏的黄发软软地趴在前额上。他满脸发红，好像正为什么事苦思冥想。我心里感到有些窘迫，好像有什么不对头似的。刚才我问过售货员小姐，我家厕所马桶上的黑色污垢总是去不掉，该怎么办。小姐告诉我用钢绒擦。

那人不自然地笑了笑。“钢绒会在瓷盆上留下刮痕，”他说，“黑色污垢是沉积的钙，来自水。你要用红瓦片刮。瓦片比沉淀物硬，但它不会在瓷盆上留下刮痕。”

我以前见过这位男子好几次，就在这家克拉利杂货店。他也每天来这儿吃早饭。虽然我从未与他搭过话，但我知道他是谁。在克拉利杂货店有这样一个好处，人们在这里可以交换信息、互相闲聊。

尽管这儿常年有一股火腿的焦味，服务员莉莉和露斯也常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克拉利杂货店有一批忠实的早餐和中餐顾客。他们有的不慌不忙地进来，有的悄无声息地径直进来，有的犹犹豫豫地慢慢进来。透过一张张报纸，他们互相观察。认识的，就隔桌打声招呼，或者坐在桌边，远远地向冷饮柜台打声招呼。这儿的所有谈话都可以互相听见，而且不久便传扬开来。老主顾中，随时可以出现的有家庭主妇、地产经纪商、律师、艺术学校学生或者两位在这条街上老房子里做活的木匠。你可以听到其中一位木匠说，“我们今天做的活就是把她和他之间的卧室隔断。”到傍晚，婚姻冰冻期降临到这对居住在这幢老房子里的夫妇身上的消息就会被传得纷纷扬扬。小道消息就像古迪洗衣粉和奇加利得牙膏一样，是克拉利杂货店销路最广的商品。

那位告诉我要用瓦片刮马桶的男人在杂货店里的活动每天都很有规律。他总是要一份一模一样的早餐：鸡蛋、火腿、一片拜尔牌阿司匹林、一小杯加氨和可乐的酒。但他并不是每天都吃。有时他只是愣愣地盯着眼前的早餐看，两手笔直地放在桌上，神情呆滞。然后，要么开始吃，要么一言不发地站起来，径直推门离去。第二天，露斯又会给他上同样的早餐，然后回到自己在冷饮柜一头的座位上，抽支烟，看看他会怎么做。当然，我也开始观察他了。

每当他一口不吃就离开时，露斯都会自言自语地叹口气：“路德又没吃。”她清理了盘子，把他的帐单放在了收款机边上。在帐单的末尾，我看清了，这位男子的名字叫路德·德里格尔斯。几年前，他还是萨凡纳的一位名人呢！他作了一项有关杀虫剂及杀虫剂穿透塑料能力的发明，并导致了灭蚤颈圈和防虫塑料带的产生。

从这个角度说，路德·德里格尔斯可以说是萨凡纳另一位著名发明家埃利·惠特尼的现代翻板。两人都未从他们的发明中取得分文。埃利·惠特尼曾把他的轧棉机仔细包扎封存，并向当局申请专利。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让妇女去参观他的机器，以为她们看不懂他做的机器。可是，有一天，一名男性企业家男扮女装，混进了参观的妇女里。回家后，他做出了自己的轧棉机。路德·德里格尔斯的情况复杂一些，他作出发明时，正在政府里任职，而政府职员不能搞经营。德里格尔斯谋利的惟一方法就是将有关信息偷

偷地卖给私人企业家。正在他一边这样做，一边又被道德的压力受尽折磨时，他的一位同事告发了他。

路德·德里格尔斯一脸苦相，一生中确实受尽了坎坷，灭蚤颈圈的发明让他分文无获并不是他不幸遭遇的全部。在他的生活中，不幸的打击总是一个个接踵而至。他早年与一位中学时代的女友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多。她父亲是一家超级市场的老板，女孩的嫁妆包括一幢楼和无数可免费得到的商品。婚姻结束后，房子和商品自然也就随她而去了。路德搬进了琼斯街和公牛街交界处的一间停尸房，搬进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间铺上瓷砖，散发着香味的房间改建成一间淋浴间。不久，他卖掉了一些祖传财物，买下了一幢老房子。他把房屋向外出租，自己则住在旁边经过改装的车库里。在装修过程中，他对楼梯的一个设计小细节——即所谓的假梯级，给予了很大关注。假梯级比真梯级高一英寸，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被绊倒，因此可以用来防贼。许多老房都使用这一设施，但它却使德里格尔斯尝尽了苦头，因为他常常晕晕乎乎地回家，连正常楼梯都上不了，更不用说假楼梯了。更有甚者，楼梯建好后，他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楼梯脚放在什么地方。他把它放在了有窗并靠园子的一面墙上。结果，从他的起居室一看出去，迎面就是一条小胡同和一个棕色的大垃圾桶。

正是在医治从假楼梯上摔下来摔伤的小腿期间，路德去了赖特广场的邮局，看看他要买的一磅大麻重量足不足。他想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骗。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在门边被拦住了，包裹被没收，并当场被捕。按照《萨凡纳报》的报道，邮局才在几分钟前收到了一个爆炸恐吓。报道中又说，路德的包裹中有“略少于一磅大麻”。一如他自己所担忧的，路德还是被骗了。

路德的不幸遭遇牵动了朋友们的心，特别是固执任性的塞雷娜·沃恩·道斯。路德和塞雷娜是一对差别很大的忘年交。塞雷娜比路德年长许多，而且，她常年依着枕头，斜躺在病床上。在柔软的病床上，塞雷娜会细声细气地不停要求路德给她忙这忙那，诸如倒杯酒、找双袜子、开个门、拿几块冰、递一下梳子、理理枕头或按摩按摩脚踝。同时，她会以完全正面的语言鼓励他去争取自己的权力。“我们女士，”她用自己特有的慢条斯理、抑扬顿挫的语调说，“都希望绅士们去取得属于自己的东西。”说到这里，塞雷娜心里总要想从灭蚤颈圈和防虫塑料带的发明中可获得多少收益。她甚至还计算过，从这些收入中，可以买下多少漂亮的小玩意。

塞雷娜·沃恩·道斯年轻时美貌惊人。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也拜倒于她的美貌，称她为“我所拍过的具有最完美的天赐娇姿的女人之一”。塞雷娜是亚特兰大一位社会声望很高的律师的爱女，二次大战前，她在一次纽波特的休假过程中，遇到了一位匹兹堡钢铁大王的年轻孙子西蒙·T·道斯。西蒙·道斯对塞雷娜一见钟情。全国各地的社会新闻栏目作者开始长篇累牍地报道他们旋风般的恋爱过程。但是，正当《纽约时报》报道了这对恋人已订婚时，道斯的母亲——那位令人生畏的西奥多拉·卡伯特·道斯——向报社发了一份傲慢的电报，第二天即出现在了报纸的醒目标题中：‘儿子订婚？’道斯夫人说，‘胡扯！’。道斯夫人的反对导致了西蒙和塞雷娜的私奔。他们在萨凡纳古老的德索托饭店度过了蜜月，随后又回到了匹兹堡。

作为西蒙·T·道斯夫人，塞雷娜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四一年上流社会社交界的典范。她的烟草广告照片整页出现在《生活》杂志上。照片制作精制，似乎在告诉每一个人，匹兹堡的西蒙·T·道斯夫人是一位格调高贵的女人，

她行必坐头等舱，居必住总统间。在广告中，塞雷娜凝神端坐，头略仰，随意夹在纤纤手指间的纸烟上，正有一股轻烟袅袅而起。

然而，在表面的平静之下，蕴藏着火山一样的危机。这一点，塞雷娜的婆婆很清楚。老道斯夫人竭尽心机，要将塞雷娜朝她的意愿改变。她劝戒塞雷娜，让她签署支票，为慈善事业捐款。塞雷娜签字照办了。但她却发现她的婆婆偷偷地将这些款项据为己有，激怒之下，她打了婆婆一个耳光，并骂她“粗俗的母狗”。两个女人互相诅咒，发誓永不往来。

当西蒙·道斯因为枪走火，不幸身亡后，他的母亲开始向塞雷娜报复。她将家庭事务进行了新的安排，使得西蒙留下的房产绕过塞雷娜，直接继承给她的孩子。但塞雷娜并不是可欺之人；她宣布，她要将她在匹兹堡的一座大厦卖给一个黑人家庭。她的富人邻居们慌了，连忙恳求她先卖给他们。她轻而易举地大赚了一笔，随后移居萨凡纳。

就在萨凡纳，塞雷娜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一位中年妇人。她肆意放纵、胡吃海喝，也不管体重如何增加。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躺在床上，召开床头会议、喝马提尼酒、骂一骂她看不惯的女人、与她的白色鬃毛小狗露露玩耍。

塞雷娜对婆家人的仇恨愈深，她就愈要向人炫耀她与道斯家族的关系。她不厌其烦地向人述说，她身下躺的这张床，曾经属于钢铁大王阿尔杰农·道斯。她把道斯家族和卡伯特家族的合影照片放在床头柜上。餐室里挂着她痛恨的婆婆的全身像，卧室的墙上则挂满了塞西尔·比顿为她拍摄的各种照片。塞雷娜就在这个由她过去历史构成的博物馆里生活。她衣柜里的服装大部分是短睡衣和外罩衣，这些衣服能让人看到她的纤纤玉腿，在片片羽毛和丝绸后，含蓄地衬托出她的上半身。她把头发染成火红色，手指甲和脚趾甲染成深绿色。她一会儿横行霸道，一会儿又哄又骗；一会儿挑鼻子挑眼，一会儿满足异常；整天唠唠叨叨、骂骂咧咧。兴之所致，她会随手乱扔东西——枕头、饮料，甚至小狗露露。时常，她一边诅咒，一边把道斯家和卡伯特家的照片镜框从床头柜上扫到地下，摔个粉碎。

塞雷娜并不主动参加萨凡纳的社交活动，也没有什么人邀请她。但萨凡纳的上流人士却对她百谈不厌。“没有人去看她，”住在戈登街上与她相邻几间房子的一位女人说，“只有年轻男人，从来看不到有女人去她那儿。据我所知，她没有参加任何园艺俱乐部。她与邻居很少往来。”但是，塞雷娜爱路德，路德也一样爱塞雷娜。

谦逊、害羞、不幸的路德·德里格尔斯有一些不良症状。他内心有一个恶魔在作怪。长期失眠就是症状之一。路德曾九天九夜没闭一眼。他睡觉时，也很少有安静的时候。路德睡觉时，经常咬紧牙关，双拳紧握。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双颊酸疼，掌心出现半月形的抓痕。人们对路德内心的魔鬼极为担忧。但他们担忧的不是他不吃早饭，晚上失眠或掌心抓出血。他们惧怕另外一件更严重的事情发生。

人们传言，路德手上有一瓶比砒霜毒性高五百多倍的毒药。如果他把它倒入萨凡纳的供水系统，全市的男女老少都会被毒死。几年前，由神情紧张的各界人士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将此事告发给了警察局，警察搜查了路德的房间，但一无所获。人们对此结果自然不会感到满意，谣言依然流传不止。

路德对各种毒药都颇为精通。他曾是位于萨凡纳近郊一家养虫室的技术员。他的工作要求他在谷仓里的一堆堆清扫物中进行筛选，选出象鼻虫和甲

壳虫，将它们成群养，从而可以试验各种杀虫剂对它们的功效。这一工作的困难之处在于，路德需要将杀虫剂注入各个昆虫的胸腔中。它要求操作者有一双钟表匠一样灵巧的双手，在工作中要极端集中精力，一点小小的移动和颤抖都是不允许的。“天哪，这工作太乏味了！”路德说。

有时，为了增加一点趣味，路德将一些苍蝇打上麻醉剂，然后在它们的背上粘上一段线。苍蝇苏醒后，就带着线头飞舞。“这使我容易抓住它们，”他说。

一次，路德在萨凡纳市中心散步，手里拿着十几根各种颜色的线头。别人都遛狗；路德却遛苍蝇。时不时地，当他去见朋友时，他就会带上一些苍蝇，让它们在客厅里群蝇飞舞。

在其它时候，路德会将黄蜂的翅膀粘在苍蝇的翅膀之上，以提高苍蝇的飞行能力。或者使苍蝇的一只翅膀比另一只稍短，从而让苍蝇今后总是绕圈飞行。

正是路德的这些怪异才能，使人们心里总是担忧，害怕他哪一天真把毒药倒进了萨凡纳的供水系统。当他心中那著名的恶魔开始作祟时，他们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上。每当路德没吃早饭就走出克拉利杂货店时，就表明他那恶魔开始活动了。

实际上，当路德给我解释为什么要用瓦片去刮马桶时，我心里就充满了担忧。因为他正在告诉我有关萨凡纳供水系统的一切有关事项。他说，萨凡纳的供水来自石灰石地下岩层，富含碳酸氢钙。水中的化学颗粒慢慢沉淀，水干后，就形成了碳酸钙结晶。“喂，你听着，”我真想对他说，“别人说你的和有关你那瓶致命的毒药是怎么回事？”但我没说。我只是谢谢他提出的建议。

第二天早上，我正好与他在邻桌就座，我侧过身去，告诉他：“瓦片刮得很好，谢谢。”

“不错，”他说，“你也可以用浮石块刮。它与砖瓦片的效果应该差不多。”

露斯把路德的照片放在他面前，像往常一样，他开始对着早餐盘发呆了。我注意到，他上衣翻领下面的扣眼上，系着一根鲜艳的绿线，松松地垂在上衣前。正当路德盯着鸡蛋发呆时，绿线开始拉紧了；然后它开始逆时针方向转动，落在了他的左肩上。停了一会儿，它又开始往上飘，好像有一股什么气在吹动。线仍然系在扣眼上，在空中飘动，最后飘了下来，落在了他的胸前。路德对线头的移动和线头一端苍蝇的竭力挣扎好像并不以为意。

他看到我正在注意他，叹了口气说，“有时，想起吃早饭来，我就感到害怕。”

“我注意到了。”我说。

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就餐习惯被别人观察到了，路德的脸有些微微发红，他开始吃饭了。“我的胃酸分泌不足，”他说，“但病变并不严重。这病叫胃酸不足症。我听说拉斯普廷也得过这种病，但我并不知道详细情况。我所知道的只是，有时候紧张时，胃酸便停止分泌，我就不能消化食物了。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

“关于胃酸，”我说，“我想问你，最近你是不是很紧张？”

“嗯，有一些，”路德说，“我正在做一件新的事情。如果成功，我可以赚很多钱。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没有试验成功。”路德停了一会儿，好像

在考虑是否让我介入他的秘密。

“你知道什么是黑灯吗？”他问，“是那些能使物体在黑暗中发光的紫色荧光灯？是的，你知道，许多酒吧都用黑灯来给鱼缸照明。约翰逊广场上的紫色树酒吧就是这样的。我曾想过，金鱼在黑暗中不能发光，这多么令人遗憾。因此，我花了好多心血，想找出一种方法，让它们在黑暗中发光。如果它们真能发光了，它们就会像在空中游动的巨型萤火虫——对这种怪异的景象，酒吧中喝醉了酒的人肯定会愿意花上几小时来观察的，我自己也会的。全美国的所有酒吧肯定都愿意购买。这是我为什么想办法使它们发光的原因。”

“你认为你能吗？”

“我正用荧光粉作试验。”他说，“我做的第一个试验就是直接将金鱼投进荧光粉调成的染料，结果金鱼死了。我便采取一种较为缓慢的方法，将一汤匙荧光粉放进鱼缸，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一个星期后，鱼腮和鱼鳍上端发出了微弱的光，但光太弱了，放在酒吧里，不会产生太好的效果。我逐渐增加荧光粉的添加量，但鱼所发出的光并没有增加，而且发光的部位还是只限于以前的几个部位。不同的只是水的PH值增加了，而且，几天以后，鱼又死了。现在我就做到这一步。”

苍蝇落到了路德的眉毛上。绿线在他的脸颊上荡来荡去，好像是一根单片眼镜的挂线似的。

德里格尔斯的发光金鱼！当然，肯定会出现的，为什么不呢？运气总是只与努力相伴的。“我喜欢它，”我说，“希望你成功。”

“我会让你知道的。”路德说。

今后几天，我们都是见面匆匆。好几次，路德只是挥挥手，给我竖竖大拇指，算是打了招呼。有一次，我好像看到一只小马蝇在他面前飞舞。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被线缚住，但它一直跟他来到了收款机前，而且当他离开房子时，他好像还特意为它多开了会儿门。

一天早上，当我走进克拉利杂货店时，他朝我挥了挥手。“我正在试一种新方法，”他说，“我将荧光粉与鱼饲料相混和，并开始观察结果。鱼腮和鱼鳍发了光，而且，眼睛和嘴巴周围也出现了一些光。”

路德告诉我，他计划晚上晚些时候去紫色树酒吧，作首次公开亮相。如果我愿意，也欢迎我去参加。我可以在十点钟时去塞雷娜·沃恩·道斯的家与他见面，我们三人将一起去紫色树酒吧。

十点整，塞雷娜·道斯的女仆玛吉准时下楼开门，将我迎进了她家的前厅。客厅装饰豪华，陈设着法国皇室家具、厚重的垂花窗帘以及大量饰金器物。进门后，玛吉就到后房去侍候主人了。从身后传来的声音判断，塞雷娜肯定要过一会儿才能出来。我能听到她一连串高声的呼叫：“拿走！拿走！”她尖叫道，“这不合适，该死的！我穿不了这双鞋。玛吉，你要疼死我了！哎，下次要小心，仔细听我讲。你照我说的去叫警察了吗？他们抓住那些粗俗的小杂种了吗？他们应该毙了他们！杀了他们！他们差点把我这该死的房子弄塌了。路德，亲爱的，镜子举高点，我看不见！好点了。露露，来，到妈妈这儿来。到妈妈这儿来，露露！噢，噢噢！妈妈的小宝贝，妈妈的小亲亲！玛吉，看看我的饮料。嗯，你没看到冰都化了吗！”

十一点，塞雷娜袅袅婷婷地出现在我面前，她双腿修长、洁白，一身粉红色的丝装，头戴一顶阔边花帽。她手指涂成了深绿色。在阔边帽投下的阴

影下，那张美丽的脸蛋仍然隐隐露出了夕日的光彩。她咧嘴一笑，在两片鲜红的嘴唇间，露出了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

“让你久等了，真是非——常非常对不起。”她的声音充满了温柔和风情，“希望你能真心原谅我，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广场那边那些该死的小毛孩，在深夜时在我卧室的窗前扔了颗炸弹。我的神经现在还不能平静。我的生命随时都有危险。”

“嗯，道斯夫人，”玛吉说，“不是小毛孩，是吉姆·威廉斯打了一下玩具手枪。您知道，他喜欢朝您这儿打。而且也不是晚上，是中午。”

“体面人都还在休息！”塞雷娜说，“那可不是什么玩具枪！你不知道这些事，玛吉。这是个该死的炸弹！它几乎把我这讨厌的房子给震塌了。我可以肯定，我卧室的结构肯定被破坏了。至于吉姆·威廉斯——那个卑鄙、下流、粗俗的乡巴佬——我一定要好好治治他。你等着瞧吧！”

路德拎着一只中国式的饭盒出现了，“好吧，金鱼准备好了。走吧。”

塞雷娜坚持环游一圈各个夜总会，才去紫色树酒吧。在她看来，打扮得上下一新而不作一次壮观的环游，那才不值得呢！我们首先去了一七九 餐厅的酒吧，然后去了粉色屋酒吧，又去了德索托希尔顿饭店。每到一地，塞雷娜的朋友都会纷涌而上。她只关注男人，一边用她香喷喷的手帕扇着风，一边与他们打情骂俏。“噢，亲爱的，你看起来真英俊。哎呀，我把香烟忘在车上了。好吧，亲爱的，行个好，到车上去给我拿来——嗯，这是车钥匙。该死的，这儿怎么那么热！我敢打赌，要是没有人把空气换换，我一定会给憋死的。噢，天哪！看看，我的饮料喝完了！我要来一杯新的！嗯，谢——谢——你。我的神经还在为昨天晚上的那颗炸弹紧张。你听到了吗？一位失恋的情人在我卧室的墙上炸了个洞。太吓人了，不谈它了。”

夜晚的时光在慢慢消逝，路德开始担心，时间一长，荧光作用减弱，金鱼发出的光会变淡。“我们得赶紧去紫色树酒吧。”他说。

“我们就去，亲爱的，”塞雷娜柔声答道，“不过还要先去海盗湾酒吧看一眼。”路德打开饭盒，往里面洒了一点鱼食。去完海盗湾酒吧后，塞雷娜又坚持在帆船船长酒吧稍作停留。路德又加了一点鱼食。在帆船船长酒吧，几个人往路德的饭盒里看了看。

“金鱼。”他们说，“干什么用的？”

“跟我们去紫色树酒吧吧，”路德说，“你们会知道究竟的。”他又往饭盒里添了点鱼食。当我们终于来到紫色树酒吧时，已到了午夜两点半，原先我们的三人小组也成了以塞雷娜为核心的一大群人。路德一边尽心尽力地照看着金鱼，一边已喝得醉醺醺了。在黑黢黢的紫色树酒吧里，头戴帽子的塞雷娜的脸已模糊不清了，只有她雪白的牙齿，还在黑暗中闪光。“如果不是一位妒意中烧的情人，”她说，“就可能是黑手党。他们也用炸弹，是吗？他们为了得到我已故丈夫留给我的贵重首饰，什么事都会干的。你们都知道，我那已故的丈夫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我能躲过昨天晚上那场灾难，真是幸运。”

路德脚步踉跄地走到酒吧台边。“好吧，就开始吧。”他说，也没有任何其它开场白，就把金鱼倒进了鱼缸。金鱼跳进鱼缸后，激起了一阵绿色的气泡。路德屏住呼吸，看着气泡升上来，水慢慢平静下去。看哪，在鱼缸里四处游动的——比鱼腮、鱼嘴、鱼眼、鱼鳍更亮的一是六团发光的金鱼内脏。一点点光亮沿着每只金鱼的中心连结、缠绕。路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几个月的辛苦就得来这个结果？发光的金鱼内脏。他喂食喂多了。

酒吧里的拥趸们一阵沉默。

“亲爱的，”塞雷娜说，“那讨厌的东西是什么？”

其他人赶紧在旁边添油加醋。

“那是一堆下水。”

“好像是X光照鱼吧。”

“真好笑！”

路德看起来好像无动于衷。“我不在乎，”他说，“没关系。我不在乎。”他一遍一遍重复着“我不在乎。”对于任何一个问题——你要再喝一杯吗？金鱼该怎么办？它们会幅射吗？——他一律都回答，“我不在乎。”

路德已无法开车了。所以，当塞雷娜在她家的台阶上向我们道声“晚安，再见！”后，我就开着他的车，将他送回家，放在了他那间车库改成的起居室——那间抬头即见垃圾箱而不是花园的起居室。夜晚的清新空气似乎使他清醒了一些。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竟会被金鱼给耍了。”他说，“我应该用我最了解的东西，昆虫。可现在再变化，我已经不起折腾了。我经常想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可是不成功。我曾移居佛罗里达，但我又回来了。我猜想，萨凡纳已在我心中扎下根了。我的家庭在这儿已繁殖了七代，经过这么漫长的年代，这个地方就会在你的遗传基因中扎下根。这就像关在实验室里的昆虫。我跟你讲过它们吗？嗯，在那边，我们在大玻璃箱里养了许多昆虫。其中有些已养了二十五年了。这就是一千代。它们所了解的生活就是它们所在的玻璃箱。它们没有受过杀虫剂或污染物的影响，所以它们没有免疫功能，在种类上也没有演进。一代一代，丝毫不变。如果放入外部世界，它们就会死掉。作为萨凡纳的第七代，我身上也有这种情况。萨凡纳是我惟一能居住的地方。我就像箱子虫。”

路德为今天自己的失态向我道了歉，并要我呆在起居室里等他一会儿。他脚步踉跄，却又十分小心地上了楼，没有在假楼梯绊一下。我能听到楼板上他的脚步声。还能听到衣柜抽屉的开关声。他重新下楼时，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瓶子，瓶子上有一个黑盖。里面装满了白色粉末。

“这是解脱的一个方法。”他说，“氟醋酸钠，一种毒药。毒性比砒霜高五百倍。”路德把瓶子举到亮处。上面贴着一个手写的标签：“孟山都3039”。

“一九三九年俄国人入侵芬兰时，芬兰人在井里投放的就是这种药。这些井里的水至今还不能饮用。我用这瓶东西，可以几乎杀死萨凡纳每个人。成千上万个人哪！”当他紧盯着瓶子的时候，一丝笑意在他的脸上漾起。“几年前，我们在奥特兰岛关闭了一个实验室，当时由我负责买这种药，我偷偷留下了一些。够多的了。”

“想过要用它吗？”我问。

“当然。我经常说，如果黑鬼们搬进了隔壁房子住，我就要用它。可是黑鬼们真住进了隔壁的房子，他们欺骗了我。”

“拥有这种毒药不犯法吗？”

“犯大了。”

“那么你为什么还要保存呢？”

“想到它我就感到舒服。”路德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说，就好像一位小男

孩子手中有了一把超强力的弹弓。“我时常手里拿着这瓶毒药，心里想……呸！”

路德把瓶子递给我。我看着它时，几乎不敢喘气，我怕漏出一丝毒气来，把我毒死。我感到纳闷，路德手里拿着这瓶药，心里想着“呸！”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随即我就明白了。他也许看到了萨凡纳入一个个倒毙的景象：约翰逊广场坐在长凳上的商人；河边街胡吃海喝的荡子们；撑着阳伞，抵挡烈日的行动迟缓的黑人妇女；蒙哥马利广场衣着性感的妓女；在威尔基斯夫人家庭旅社门前排队的游客。

他拿回瓶子。“这是一种无味、无色的毒药。”他说，“杀人而不留丝毫痕迹——只留下一丝氟，与用含氟牙膏后留下的痕迹差不多。受害人在心脏病发作后死去。这是一种完美的杀人武器。”

路德走到门边，打开了门。我以为他在告诉我天已亮了。但当我站起来时，他抓住门，用力向上拉了一下。门板完全脱离了门枢。路德把门板平放在起居室的地上。“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门板，”他说，“这也叫‘送尸板’。送尸板是用来放尸体，将尸体运往坟场用的。老式屋都有这种门板。前门有两块送尸板。我家的房子一直有这种板，所以我给自己也做了一块。当我有一天故去时，他们就会用这块板抬我走。”

路德盘腿坐在起居室地上的门板上，手里拿着那瓶毒药。是的，我心里想，可是当你故去时，你会带走多少人呢？路德闭上了眼睛。一丝笑意在他的脸上荡漾开来。

“你知道，”我说，“萨凡纳有些人，或者至少克拉利杂货店里的一些人，害怕有一天你会将这瓶毒药倒进供水系统里。”

“我知道，”他说。

“如果我抓住瓶子，转身就跑掉了，你会怎么样？”

“也许我会回到奥特兰岛，找来更多毒药。”路德说。不管出于何种动机，路德显然沉湎于对他所具有的邪恶力量的想象之中。

“当你还是个孩子时，”我说，“你是那种把苍蝇的翅膀拔掉的男孩吗？”

“不。”他说，“我抓住六月甲虫，在它们身上绑上气球。”

第二天早上在克拉利杂货店；露斯把路德的早饭——鸡蛋、火腿、阿司匹林和一小杯加氨和可口可乐的酒端到了他面前。然后回到冷饮柜的一头，大口大口地吸烟去了。

“露斯？”路德问，“你认为没有了发光的金鱼，你能继续活下去吗？”

“如果你能，我也能，路德。”她回答。

路德吃了一大口鸡蛋，然后又吃了点火腿，喝了口可乐，就算吃完早饭了。他表情忧郁，但平声静气。他吃饭、睡觉，那个心中的恶魔仍然在作怪。他那瓶致命的毒药仍然是一个无害的大疑团。至少目前如此。

第六章 歌曲大全

认识乔·奥多姆几周以后，我觉得进出他家的人好像不那么杂乱无章了。这也许是我自己也加入了他们那群人，所谓“只怨身在此山中”之故吧！我常常在早饭后去访，此时，隔夜陈腐的烟气已慢慢散去，清新的咖啡香味弥漫开来。经过三四小时睡眠后的乔修饰一新，他那帮杂七杂八的朋友中（有酒吧侍者、社交名流、卡车司机、会计），肯定至少有一两人在沙发上过了夜。即使在大清早，这栋房子里的活动也很热闹，这一个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放荡生崖》中的人物一样。

一天早上，乔坐在起居室的钢琴边，一边喝着咖啡、弹着琴，一边与我闲聊。一名肥胖的男人和一名梳着辫子的姑娘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两人专心致志地谈着话。

“昨天晚上，她把她妈的车给毁了。”女孩说。

“我想是电视机吧！”

“不，电视机是上个星期……”

他们一边谈，一边走进了大厅，从那里，一位身穿西服的秃顶男人探出了头。

“会议在两点。”他对乔说，“会议开完后我打电话给你。祝你好运。”说完就不见了。这时，婊迪从厨房里走了进来，身上裹着一张白布单，像一个妖娆的精灵。她从乔的衬衫口袋里掏出一根烟，在他前额上亲了亲，低声对他说，“快把那可恶的离婚申请书弄好！”说完又蹦蹦跳跳地进了厨房，在那里，杰里又继续给她剪起了头发。餐室里，一位年轻人一边给一位白发妇人读路易斯·格里扎德的专栏文章，一边大笑不止，而白发妇人却显得无动于衷。头顶天花板上，有“嗒嗒”的高跟鞋声音走过。

“嗯，现在是上午九点半，”乔说，“我还没有烦。”

乔并不只是对我说话，他下巴还夹着个听筒，也正与电话那头聊着天。乔经常这样，一心两用，同时在两头说话。有时你会知道另一头是谁，有时你根本不知道。

“今天早上我七点钟就醒来了，”他说，“身边被子底下躺着一大堆东西，我心里感到很纳闷，因为我昨晚是一个人上床的。婊迪在韦克罗斯，要一小时左右以后才能回来。因此我就躺在那儿，看着这堆东西，想知道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它很大，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大……是什么呢？……我敢肯定，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堆衣物，因为它在呼吸。然后我就注意到了它呼吸的方式有些奇怪：呼吸是从这堆东西的两个不同部位发出的。最后，我总算明白了，这堆东西是两个人，而且可以肯定，是一男一女，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俩都赤条条的。”

乔停了一会儿，在听电话另一头的人说话。“嘿，嘿，你应该更了解我的，科拉·贝特。”他说。然后，他又对我们俩说上了：“不管怎样，就在我开口问他们俩前，男孩问我了，‘你是谁？’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告诉你，这是我在自己的床上第一次被问这种问题。因此我说，‘我碰巧是这儿的群龙之首，我想我们以前没见过面。’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就在此时，电话铃响了，他们告诉我中午要有一车——整整四十个游客来吃中饭，我得给他们准备饭菜，因为旅行社的备膳师病了……是的，四十个人的午餐！……他们都是克里夫兰一家波尔卡舞俱乐部的成员。哎，哎。”乔听着

电话另一头人的讲话，脸上露出了笑容。

“不管怎样，”他继续说，“我新交的两位裸体朋友穿好了衣服。男孩的两只手臂上都有纹身——一只手臂上是一面南方联邦的旗帜，另一只手臂上是一株罂粟。他穿一件很时髦的T恤衫。上面印着‘去你妈的！’这会儿，这对人正在厨房帮忙做四十位波尔卡舞演员吃的鲜虾沙拉呢！杰里也在那里，他在给嫖娼剪头，这也是我说现在我还没烦的缘故。”

乔说了声再见，挂上了电话，正在这时，房间里飘进了一位身穿蓝色大袍的大个子女人。她年约七旬，圆脸，满脸是笑，浓妆艳抹。乌黑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了一个大圆髻，就像在头顶包了块头巾一样。“我要去斯泰茨伯勒的基瓦尼斯俱乐部弹，”她说，手里晃着一串车钥匙，“然后六点钟在海恩斯韦尔参加一次服装表演。九点我应该回到萨凡纳。但如果我回来迟了，你能早点去替我吗？”

“好的，夫人。”乔说。听到这，老妇人就在一片绸缎的沙沙声和钥匙的叮当声中走了。

乔朝她刚才站过的地方点点头。“她，”他说，“是佐治亚最伟大的女人之一。埃玛·凯利。今晚与我们一起去，你可以一睹她的风采。在这一带，她被称为‘歌曲大全’。”

四十多年来，埃玛·凯利马不停蹄，在南佐治亚一带驾车来回奔波，哪儿需要她，她就去哪儿弹钢琴。她在毕业典礼上弹、在婚礼上弹、在久别重逢的聚会上弹、在教堂仪式上弹。只要别人一叫她，她必定会到场——无论是韦恩斯伯勒、斯温斯伯勒、埃拉贝尔、黑泽尔伯斯特、纽因顿、杰瑟普，还是杰姆普斯。她在萨凡纳方圆一百英里周围的所有高校中的高年级舞会上弹过琴。在某一天中，她会先驱车去梅特，为一个女装表演会伴奏，然后又去西尔韦尼亚，为一个退休教师的聚会演奏，然后又去雷恩斯，为一个生日舞会伴奏。傍晚时分，她一般会驱车至萨凡纳，在其中一家夜总会或酒吧中弹琴。但无论她到了哪里，总要回到斯泰茨伯勒——萨凡纳以西一小时路程——礼拜一在扶轮社午餐会弹，礼拜二在狮子会弹，礼拜四在基瓦尼斯俱乐部弹，礼拜天在第一浸礼会教堂弹。埃玛弹一些老掉牙的流行歌曲、布鲁斯和华尔兹。她总是一副人们熟悉的打扮，身穿飘逸的长袍和宽松外套，脑后的黑发髻用两根上漆的小木棍别住。

埃玛是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最早的移民后代。她四岁时与乔治·凯利相遇，十七岁时与他结婚。他是一位广告画家，死的时候，已与埃玛生了十个孩子，“还不算五个流产的。”她常这样说。

埃玛是一位虔诚的浸礼会教徒，从不喝酒。但有一次，她在福特·斯特瓦特军官俱乐部弹完琴后，却因为被怀疑有酒后驾车的嫌疑，被警察截住了。警察用电筒照着她的车窗，告诉她在过去的三英里中，她一直歪歪扭扭地开车。这是真的，但事实是，那时候她想松开紧身胸衣，把它脱掉。她一边眯缝着双眼，避开直射的电筒，一边用手紧紧抓住松开的衣服，思量着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如何走出车，让这位年轻人相信，她并没有喝酒。幸运的是，埃玛在这位警察的高中毕业典礼上弹过琴。他认出了她，知道她是滴酒不沾的，于是便立即放行，让她继续上路了。

事实上，高速公路上的许多巡警都认识埃玛的车，深夜时分，当埃玛以八十、九十迈的速度疾驰而过时，他们一般都不加以干涉。偶尔遇到新来的警察不认识她，鸣着警笛，亮着警灯，让她把车开到路边。这时，她就会摇

下车窗，柔声说道，“你一定是新来的。”同时心里又会想道，这年轻人得挨糊涂警长的一顿好克了。警长会这么训斥他：“你这该死的小子，看你做了什么！竟然把埃玛·凯利的车拦下来！告诉你吧，你该怎么做！你现在就护送这位尊敬的夫人去斯泰茨伯勒！护送她安全到达！向埃玛小姐道一万个歉，并向她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在萨凡纳，埃玛的拥趸成群结队地跟在她后面，兴致勃勃地从一家娱乐场所到另一家娱乐场所——从威斯宝夜总会到名人屋酒吧，从清泉酒吧到橡树保龄球场，到机场边的名流酒吧。有她在场，总能带来大批的追随者。在她演奏期间，酒吧的生意会直线上升，而她一走，生意就会下降。几年来，埃玛的孩子们一直在劝她自己开一间钢琴酒吧，结束这种驾车奔波的生活。她在高速公路上撞死了第九头鹿后，他们停止了规劝，只是静静地等待。“我的心伤透了，”埃玛说，“我多么喜欢动物啊！更别提我的车受到的损坏了。”至于钢琴酒吧，她答应考虑考虑。

乔·奥多姆从小就认识埃玛，他经常赶去听她的演奏。只要他一到场，埃玛就会弹那曲《伤感的旅行》，这是一个信号，让乔上去替下她，让她休息几分钟。乔也会愉快地遵行。

埃玛撞死第十头鹿的那晚，她驱车来到了威斯宝夜总会，乔一进门，她就弹起了《伤感的旅行》。“乔，出去看看我的车坏成什么样了？好吗？”她说。“我真不忍心自己去看。”六个月后，她和乔在河边的一座旧棉花仓库里开了间钢琴酒吧。他们把它叫作埃玛酒吧。

埃玛酒吧是一间狭长的房子，就像一间摆满书籍的温暖、舒适的书房。小巧的舞池边上，放着一架小卧式钢琴。窗外是河，间或可以看到有货船缓缓驶过。一面墙壁的架子上放满了亲人和朋友的像框，进门处的一个壁龛上刻满了约翰尼·梅瑟的简历。事实上，正是梅瑟给埃玛起了个“歌曲大全”的尊号。按照梅瑟的计算，埃玛会弹六千首歌曲。他和埃玛曾一起翻阅过一大堆歌曲集，梅瑟从头到尾记下了埃玛会弹唱的歌曲。经过三年的计算，梅瑟得出了储存在埃玛脑中的准确歌曲数目。是六千首。

第一次去埃玛酒吧，我刚落座，埃玛就看着我，问，“你最喜欢哪首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正当我无助地看着她时，越过她的左肩，我看见了一艘巨大的货船。“船！”我说，“我有一艘小船，用丝绸做成的帆！”

“噢，一首很好听的歌。”埃玛说，“库尔特·韦尔，一九四一年写成的。”她弹起了它。从此以后，每当我走进埃玛酒吧，她总会弹起《我的小船》。“在酒吧，服务员通过顾客要什么饮料而了解他们，”她说，“我则通过他们要我弹什么曲子而了解他们。老客人进门时，我喜欢弹他们最爱听的曲子。这会让他们心动，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埃玛有许多常客。其中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埃斯蒂尔的四位女士，她们每星期都要带着丈夫或独自来几个晚上。还有一位地产经纪人约翰·索尔森，每晚临睡前，他都要带着他的爱犬来这儿。不止一次，他穿着睡衣、睡裤，带着爱犬，一直走到埃玛酒吧，并被领到他固定的桌子前。他一坐下，埃玛就会弹起他最爱听的歌《像这样的时光》。还有万达·布鲁克斯，一位自封的女招待，她总是戴一顶漂亮的帽子，别一根莱茵石胸针，上面用一英寸大小的数字，金光闪闪地镶着她的电话号码。读初中时，万达当过军乐队的女队长；现在她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海滨向阳光浴场出售阳光浴床。她会对毫不认识的陌生人喊一声“嘿！”，然后领他们坐到桌边，与他们进行亲密

的交谈，一起跳舞，然后又转向与别人交谈。万达在与别人亲切交谈时，总是不断在口袋里找火，而且还要向旁边的人靠近。她永不离嘴的烟会从嘴上掉下来，或者烟灰和火星洒落下来，使边上紧靠的人急得马上抖抖衣服，跳起脚来。万达有一头淡金黄色的头发，她一走进埃玛酒吧，酒吧里总会响起“纽约，纽约”的歌声，这是她最爱听的歌。

虽然埃玛酒吧大受欢迎，但它在一方面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它没有让埃玛离开公路。她还继续从南佐治亚的一头到另一头，之后又驾车到萨凡纳，一直弹到凌晨。偶尔，当酒吧关门后，她也会在乔·奥多姆的车库房里过夜，但大多数时候，她还是要找借口，驱车回斯泰茨伯勒的家。礼拜六晚上，她无论如何都要回家，因为礼拜天她在斯泰茨伯勒的活动开始得很早，而且到很晚才结束，这是我亲眼所见。有一个礼拜天，埃玛邀我与她一起上教堂，而且共同呆了一整天。下面是那天的全部经历。

礼拜天早上八点二十分，埃玛把车停在了斯泰茨伯勒第一浸礼会教堂的停车场。她穿一身紫色的绸衣，上面披一件蓝色披肩，眼圈涂成了青绿色，并涂了一层淡淡的口红。“让我想想。”她说，“我们昨晚三点关了埃玛酒吧，四点钟回到家。我原想在高速公路上时稍稍停留一会儿，像往常一样，在灰河立交桥下打十五分钟的盹。但不凑巧，在我前面已停了辆旧大卡车，把地方都占了。所以我到四点半才上床，早上七点一刻，安娜莱斯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提醒我准时起床去教堂。她现在九十岁了。”埃玛调整了一下别在发髻上的两根小漆木。“我一天只能睡上几小时，而且还不能对人说。我的眼睛都肿了。”我们走进了教堂。

传道士作了一次名为“诱惑和内心的坠落”的布道。然后，教堂执事宣读了一份有关马上要来临的下个复兴周的报告，这次的主题是“醒来吧，美国：上帝热爱你！”执事认为，在信仰上帝方面，许多人仍然执迷不悟。“在美国，还有一亿八千万人信不信基督，”他说，“佐治亚有二百万。而斯泰茨伯勒就有几千。”

传道士然后对着听讲者说道：“今天我们有什么新来的客人吗？”埃玛低声告诉我，我应该站起来。所有人的头都转了过来。“欢迎，”传道士热情地说道：“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中来。”

布道结束后，埃玛和我朝一间小教堂走去。在那里年纪较大的人要举行每周一次的老年人聚会。路上不断有人上来给我打招呼，欢迎我上教堂来，并询问我来自哪里。“纽约！”一名妇女说，“天！我有一位侄子去过一次。”在小教堂里，埃玛脱掉高跟鞋，弹起了管风琴。每个人进来时，都要在管风琴前停留一下，向埃玛打声招呼，然后又到我面前，对我说，我能来，他们感到很高兴。聚会开始了，第一位发言的是格兰杰先生。“我告诉你们，我老伴表现得极好。”他说，“上星期天，我知道了她得的是恶性肿瘤，但当时我还不能向你们肯定，因为医生直到礼拜二才确诊。我内心很沉重，但一切都还顺利。”

坐在后排的一位妇女说：“安·麦科伊住进了萨凡纳的圣·约瑟夫医院，她背上得了什么病。”

另一人说：“莎莉·鲍威尔的姐姐死了。”

格兰杰先生问：“还有别的人吗？”

“克利夫·布拉德利。”几个人马上回答。

“克利夫昨天下午回家了，只是晚了点。”格兰杰先生说，“他看来一

一切都很好。”

“戈尔迪·史密斯需要我们祈祷。”另一位妇女说，“她得了胃病。现在正在装一个假胃。”

一位涂着粉红色口红、戴着金边眼镜的妇女站了起来，发表了一通感激词。“要不是我低下头来，看到了我胸中有一个上帝赐予的洞穴，我和我的家人不会过得这么好。在我们的胸中，都有一个上帝赐予的洞穴。你们都应该像我这样：把它归于耶稣。”

聚会结束后，埃玛带我走进了小教堂里的一间小屋。在这里，她和十几位妇女要一起上礼拜天课程。埃玛又把我介绍了一遍，妇女们便纷纷向我问候。班里的头告诉大家，今天她要讲的是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上帝的子民问题，但首先，大家可以把一些重要的话互相说说。

“默特尔·福斯特的切口还在流血。”一位戴着眼镜，身穿浅绿色衣服的妇女说，“昨天晚上我与拉普·内尔比谈了，他们不知道她何时能回家。”

“我们应把她放进我们的祈祷者名单。”班里的头说。

一位头上烫着蓝白小卷发的妇女说：“路易丝礼拜五在美容店里见到了玛丽，看来她们两人情况也不太好，我们也应该把她们放进我们的名单。”接下去的几分钟，又有几位成员的健康问题得到了讨论，祈祷者的名单又增加了三人。

然后，班长开始了她的讲课：“耶稣从不会让你做不愿做的事”。埃玛拿出她的小本子，从里面拿起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埃玛·凯利：二十四元”。她无声地站了起来，把信封放进了一个纸板箱，里面还放着别人的信封。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拿起纸箱，走进大厅，并示意让我跟上。我感到自己的外衣被人拉了一下。“希望您喜欢。”一位坐在门边的女士低声对我说，“下次一定要再来看我们。”

埃玛带我走进了大厅。“现在我们上两层楼，到小家伙们那儿去，”

她说。她先来到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把纸盒交给两位男人，他们正坐在桌边，整理一大堆牛皮信封。“早上好，埃玛小姐。”他们说。

楼上，大约二十名小孩正在一架竖式钢琴周围坐成半圆形，等着埃玛的到来。埃玛弹着琴，伴他们以《前进吧，基督战士》的曲调唱诵《新约全书》的篇名——“马—修，马—克、路—克、约—翰，使徒行传、致罗马人书”。接着她又弹了两遍《耶稣是一位慈爱的老师》。

“我们可以走了。”她说。于是我们下了两层楼梯，来到停车场。

“如果另一位女士没有去疗养院，现在我就得去。”埃玛说，“但今天她在那儿。”于是我们直接驾车来到森林高地乡村俱乐部，埃玛在自助餐桌边拿了两只炸鸡腿，就端着盘子，坐在了餐厅的钢琴边。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内，埃玛不停地演奏着背景音乐，并与每位或整个家庭上来与她打招呼的就餐者聊着天。

两点半，埃玛从钢琴边站了起来，与就餐者一一道别。我们出门来到车边，发动了汽车。在午后明亮的阳光里，我们驱车五十英里，来到香甜的维代利亚洋葱的故乡维代利亚。埃玛要在这儿的奇遇健身和社交俱乐部的一场婚宴上弹奏。一到目的地，埃玛马上走进女厕所，换了身珠光闪闪的黑黄色和服式晨衣。健身俱乐部的老板是一位大个女人，梳一头向外膨起的金发，她带我们参观了这处矿泉疗养地，仔细看了室内和室外的新式游泳池，以及她引以自豪的水下洞穴。婚宴宾客陆续从教堂那边过来了，但新郎和新娘迟

到了。据说，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小食品店停了一会儿，买了几只塑料杯子，以便在车上喝香槟。新郎和新娘终于到达了。埃玛发现新郎的名字叫比尔，她便宣布她有一首特殊的歌，献给新郎。她唱道，“坏小子比尔现在成了甜蜜的威廉……婚后的生活改变了他……他洗碗、擦地……”客人们听了都哈哈大笑，每个人都随歌起舞，除了一位小男孩，他走出门，把一瓶香槟放到了新郎、新娘坐车的发动机罩下，当他们开车离开，发动机热起来时，香槟就会爆炸。

六点半，埃玛弹了两小时后，我们又回到了车上，开车赶回斯泰茨伯勒。埃玛从来不让她的疲态表现出来，她不仅表现得非常清醒，而且还微笑不止。“有人曾写过，音乐家是被上帝触摸过肩头的人。”她说，“我觉得这是对的。你能用音乐让别人感到快乐，同时你也能让自己感到幸福。我因为有了音乐，所以从没有感到孤独和沮丧过。

“年轻时，我常常睡觉时在被子底下放一个收音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我学会了許多不同的歌。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我知道那么多歌，我才得以有机会与约翰尼·梅瑟相识。第一次我们是在二十年前通过电话相识的。当时我在萨凡纳的一个晚宴上弹琴，一位年轻人不停地要我弹约翰尼·梅瑟的歌曲。他点一首，我弹一首，然后我又弹了几首他以前没听过的梅瑟的曲子，他被我震住了。他说‘我是约翰尼·梅瑟的侄子，我想让他见见你。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他拨通了加利福尼亚贝莱尔的电话，告诉约翰尼他遇到了一位能弹他写过的所有歌曲的女士。然后他让我去听电话。约翰尼连一声好也没问，就对我说，‘唱一唱《如果你是我》的前八句。’这首歌现在知道的人已不多了，但它对约翰尼来说，却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我毫不犹豫地唱了起来，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

太阳开始落山了。“对于我来说，歌词和歌曲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埃玛说，“约翰尼和我喜欢互相对照自己最喜爱的歌词。我们都喜欢《当我们正年轻》里‘不愿失去的亲密，无法长久的甜蜜’，以及《繁星》中‘噢，星星眨着眼，在空中诉说秘密’。

“当然，约翰尼自己的歌词是最好的，再也找不出比‘初秋走进大地，用她那双凉嗖嗖的手，抚摸夏日之树……’这样更美的句子了。这是诗。还有像‘时光如那漂亮的风筝，飘过去不再回来。苍穹下的世界，已昨日不再。’”

也正是因为约翰尼·梅瑟，埃玛才开始唱歌。直到她与约翰尼见面时，她还只是弹弹琴。梅瑟一个劲地鼓励她，“来，你要唱。”但她有些怕。她告诉他，她音域不高。“这没关系，”他说，“就低声唱吧。你不需要把每个高音都唱出来的。低声唱，唱不到的地方蒙混过去。”他给她示范在《我爱巴黎》的第二段中，如何变调，而不要上高八度。他甚至还教她如何蒙混唱过他自己的一首歌。她在唱“当有人刺碎了我的心时，我要留下来，拾捡心的碎片”一段时，遇到了困难——她在第二个音节唱“我要”时，不能一下子低下来。梅瑟告诉她，三个音节就以一个音调唱。

但是，她对唱歌还是有些犹豫不决。然后有一次，她按照事先约定去名人酒吧演奏，一走进去，她就发现酒吧里已装有了一个麦克风和一套音响系统。“噢，看哪，”梅瑟告诉她，“你现在有了一个麦克风。就唱吧！”她唱了。几年后她发现，正是梅瑟花钱为她安装了这个麦克风。

埃玛向我回忆，这么多年来，她如何为普通人和达官贵人们弹琴，听她弹过琴的有三位总统、二十位州长和无数市长。她参加过汤米·多尔西的爵

士乐演奏会，还给罗伯特·古利特伴过奏。她还回忆起几年前当她没日没夜地弹琴，并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时发生的一件事。它发生在一个礼拜天的早晨，那时，她最小的儿子受了失恋的打击，在教堂里与埃玛和她丈夫不辞而别，开车进了森林。他用枪托抵住地板，枪管对准胸膛，向自己开了一枪。他倒在了方向盘上，并掀响了喇叭。有人听到喇叭，便跑了过来。小伙子得救了，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一个肺，花去四万块钱。埃玛为了付清这笔款，不得不又没日没夜地干。但这次发生的不幸又加强了她的信仰。“如果子弹在偏左或偏右一小英寸，情况会怎样呢？要不是倒在方向盘上，情况又会怎样呢？上帝一定在保佑他。”埃玛说，“就因为这个，我也得继续信下去。”等到付清了帐单，埃玛仍然继续她的深夜活动。因为这已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了。

七点半过一会儿，我们回到了斯泰茨伯勒。回家前，埃玛在她九十高龄的姨妈家里停留了一下，给她带去了一盒她从乡村俱乐部带来的食品。她姨妈穿着睡衣、戴着睡帽，给她开了门；她正在收音机里收听浸礼会教堂的晚布道。埃玛进去呆了几分钟，在床上喂她吃下了食品。然后，经过紧张忙碌的十二个小时，她驱车回家了。

“从事音乐还有另一件美妙异常的事。”她说，“这是约翰尼告诉我的。他说，‘当你弹奏歌曲时，你能唤起人们恋爱时光的记忆。这是音乐魅力的所在。’”

如果仅仅从顾客人数看，埃玛钢琴酒吧是很成功的。但是，如果从经济角度考虑，酒吧则不怎么成功。乔坚持免费给顾客提供饮料是原因之一。除此以外，许多乔的老债主都把酒吧看作是乔偿还陈年老债的一个机会。他们会进来喝上一小时，然后一分钱不付就离去。但即使如此，埃玛酒吧也应该挣得比现在更多的钱。乔提出向达蕾妮·普尔讨主意，因为她对酒吧生意非常了解。

达蕾妮曾在许多当地酒吧作过女招待，而且已与南边一位成功的俱乐部老板订了婚。她与乔各拿一杯饮料，坐在桌边。“你这儿的设备不错。”她说，“那些穿得一本正经、喜欢跳跳狐步舞的人有地方可去了。他们不用再去夜舞酒吧、马隆酒吧，或者史蒂倍克酒吧了。你可以把他们统统揽到这儿来，宝贝儿。真不错。另外，我看到万达·布鲁克斯也常来这儿。这种下贱女人就是我们的保证。她左勾右搭，喝来喝去，每喝一杯就三块钱，你就让她大显身手吧！现在，你只要堵住白吃白喝者，不要免费送饮料，一切都会好的。你要知道，任何人都不会让自己的杯子空放多久。”

“也许这是问题的所在。”乔说，“要让穆尔快些上饮料。”

“穆尔？”达蕾妮快速转身，向酒吧台边看了一眼。然后她转回头看着乔。“妈的，乔，你没告诉我你雇了穆尔·汤普金斯来作你的酒吧招待！”达蕾妮倾过身，低声对乔说。“穆尔是你的问题所在，宝贝儿。”

“这是为什么？”乔问，“他看起来挺正常的。只是手脚稍稍慢了点。”

“穆尔·汤普金斯已干了三年盗窃银行的勾当了，”达蕾妮说。

乔笑了。“是吗？”他漫不经心地反问了一句。

“而且不止一家银行，是两家。”

“你说的是真的，是吗？”乔说。他的笑声突然僵住了。他朝酒吧台那边看了一眼，穆尔·汤普金斯正往四只高脚酒杯里倒伏特加。

“嘿，我真该死！”他说，“我应该想到老穆尔这老小子有什么花样的。”

“你怎么能让他来作这儿的招待呢？”达蕾妮问。

“埃玛雇了他。我猜他没有在简历里提在银行工作的事。”

达蕾妮点燃了一根烟，“我想你听到过上星期格林·帕罗特餐馆武装抢劫的事吧？”

“嗯，嗯。”

“是穆尔干的。”

“噢，别开玩笑！”乔说，“你敢肯定吗？”

“绝对肯定。”

“且慢。”乔说，“你怎么能知道是穆尔干的呢？他们还没有抓住劫犯呢！”

“我当然知道。”达蕾妮说，“就是我开车接应的。”

乔对银行抢劫犯——或者开车接应的同犯并没有什么仇恨，但对于自己竟然相信一位惯贼，以至把现金出纳机都交给了他，心里有一种受愚弄的感觉。穆尔使用的是所有骗术中最基本的招术：不记帐和少记帐。当真正给饮料记帐时，他经常把帐单立着竖在收银机上，以掩盖真实数目。“我敢打赌，每次他这样做时，都会揷未售出键，并把二十块钱顺进了自己口袋。”

乔决定，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将他当场抓住，悄悄地向他挑明，让他平静地离去。乔没有向埃玛透露任何风声，他怕埃玛知道与自己打交道的竟然是一位银行劫犯，心里会感到很伤心。乔叫了两位朋友，让他们第二天晚上来酒吧，仔细清点穆尔卖出的饮料。但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许多人都知道穆尔·汤普金斯那晚半夜三更正在偷埃玛酒吧的钱时，要被当场抓住，所以到酒吧开门时，一大群兴高采烈的人就吵吵嚷嚷地进了门，迫不及待地等着看好戏上演，就像观看一场体育比赛一样。

“天哪，我们看来要过一个很红火的夜晚了，”埃玛说。顾客们以疯狂的速度，不断地要饮料喝，希望能刺激穆尔，让他偷比以前更多的钱。他们喝得越多，气氛就变得越愉快，到了夜半时分，好像埃玛和穆尔成了酒吧中惟一不知道今晚这场戏的进程的人了。

顾客大声叱喝着。

“嘿，穆尔！再来一杯薄荷鸡尾酒！哈——哈！喝喝酒，看看戏，真有意思！”

“我要一杯罗勃·罗伊，穆尔！”

关门前半小时，穆尔拿着垃圾桶，出去将它倒进大垃圾罐，出门后便再也没有回来。乔走到酒吧台边，打开现金抽屉一看，里面已空空如也。穆尔已席卷一空了。

穆尔消失并没有减弱埃玛酒吧里人们的兴致。它只能使人们的兴奋心情达到了高潮。到关门时，乔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将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埃玛。他告诉她穆尔卷着所有的钱跑了。

“我的天啊！”埃玛说，“这是真的吗？”

“恐怕是。”乔说，“他走了也许是件好事，好像他以前就在做这种事。他是个银行抢劫犯。”

“哦，这我知道。”埃玛说。

“你知道？”

“是的，当然知道。”她说，“穆尔第一次来找工作时就把这事告诉了我。他没有掩饰，我对他的这种坦率精神非常钦佩。我觉得他应该有第二次

生活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人都应该有机会。你觉得是吗？”

“是的，夫人。”乔说。

埃玛走进车，开进海湾街，朝斯泰茨伯勒开去。

乔像往常一样，大清早带着几位朋友回家了。就在这个早晨，乔的房子在一场大火中烧成了灰烬。按照消防队长当天早些时候的报告，有人天亮前在垃圾桶里扔了个烟头，引起了这场大火。

乔第一个闻到烟味，他迅速起床，把睡在床上和沙发上的人一个个叫醒，带到了街上。

“所有人都出来了吗？”消防队长问。

“我认识的每个人都出来了，”乔说。

“难道你自家的房子内还有不认识的人吗？”

“队长，”乔说，“曾经有些时候，连睡在我床上的人我都不认识。”

许多人猜测，乔·奥多姆自己放火烧了房子，以取得保险金，尽管他已不再对房子拥有所有权。乔的房主要求他立即搬出房子，这不仅是因为发生了这场大火，而且还主要是乔从来没有付过他们房租。一星期后，乔收拾起大火后幸存的几件家具，搬进了几个街区以外东奥格尔索普大街101号南北战争时期一栋北部联邦风格的瓦房中。他的新邻居是马尔科姆·贝尔夫妇。贝尔先生是萨凡纳银行的退休主席，也是令人尊敬的奥格尔索普俱乐部前主席，还是一位富有盛名的历史学家。贝尔夫人是萨凡纳的望族子弟，富有才智。考虑到他的显赫邻居，乔的朋友以为，乔在新居里的生活与东琼斯街16号的会有一些不同。

但这只是短暂的一段时间。不久，人们就发现，进出东奥格尔索普街101号永远敞开的大门的来访者仍然川流不息，正午时分，旅游客车仍然不时到来，愉快的钢琴声仍然终日不息地从窗户里飘出，尤其是在整个城市寂静无声的时候。

第七章 萨凡纳女皇

乔·奥多姆搬到奥格尔索普大街后，琼斯街陷入了一片不自然的宁静。再也听不到乔四处飘荡的小夜曲了。在寂静无聊中，我突然感到自己该买辆车了。我想看到萨凡纳更多的景致，但在买车一事上，我非常小心。

萨凡纳人习惯于开快车。他们还喜欢在车上随身带上鸡尾酒。据全国酒精中毒和酒精滥用学会的统计，萨凡纳百分之八以上的成年人为“公开的酗酒者”，这也是萨凡纳司机经常撞上公路两边护栏或树木的原因。例如，韦塔尔克街福赛思广场两边的二十七棵橡树中，除一棵外，其它都在汽车护板高低的部位，有很深的疤痕。有一棵树因为被撞的次数太多了，以至在树干上形成了一个很深的凹洞。洞里嵌满了豌豆大小的汽车挡风玻璃碎片，就像装满了一碗钻石一样。维多利亚车道中央的棕榈树也是千疮百孔，阿伯科恩街上的橡树也不例外。

我从来没有买过车，在纽约生活不需要，可现在我却产生了买车的欲望。但我想，如果我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开车，车一定要很大、很重。而且也许还应该有一对双鳍。

“我要去市场买辆旧车，”我对乔说，“车身要大、要宽松，价格要便宜点的。”

一小时后，我们站在了一辆一九七三年产的庞蒂亚克大赛车前。这辆金黄色金属外壳的车身上布满了处处凹痕和点点锈迹。挡风玻璃已有裂缝，乙烯塑料制成的顶篷也已破落，车壳盖已不知去向，发动机的里程表已有十多万英里的记录。但车开起来还行，而且它非常宽大。虽然没有双鳍，但发动机罩很长，就像舱船的前甲板一样。卖主要价八百元。

“很好，”我说，“我买下了。”

现在我就彻底自动化了。我驱车走到加斯顿街以南（违反了乔的第二条规则），去南卡罗来纳远足。我驱车经过布满疤痕的树木，与在车里拿着旅行杯喝酒、蹒跚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司机共用车道。在这个布满凹痕和锈迹的金属堡垒里，我感到很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可以随便闯进我的世界，而且确实也没有——只有一个人明显地例外。她名叫莎布莉丝。

我第一眼看到她，莎布莉丝正站在马路边，直勾勾地看着我把车停下来。她刚从我住所对面的迈拉·毕夏普医生的办公室出来。毕夏普是一位各科都看的普通医生，她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着保守黑衣的妇女。她们偶尔与我对视一眼，也常常严肃地点一下头，然后快速离去。但莎布莉丝不同。

她穿一件宽松的白色短棉外套、牛仔裤、白色网球鞋。梳着短发，光滑的皮肤呈牛奶巧克力颜色。她大大的双眼，顾盼有神，特别是当它们直直地盯视着我时，我更感觉到了其中所含的分量。她双手叉腰，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好像她一直在等待我。我把车开到马路边，在她身边停了下来。

“哦哦哦，孩子！”她说，“你来得非常及时，宝贝。”她声音清脆，双耳上的耳环不停地摆动。“我说的是真的，我不能告诉你。”她开始一摇一摆地慢慢朝我走来。她优雅地用食指在护泥板上划着，感觉着上面的每一个空洞和凹陷。“哎呀呀，孩子！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她走过我身边，继续绕着车子转了个圈，一边打量着车，一边笑着。当又回到我身边时，她斜倚在了车窗上。“告诉我，宝贝，”她说，“像你这样一位白人男孩怎么会驾着这么一堆又老、又破、装模作样的烂家伙呢？不介意我问你

吧？”

“这是我的第一辆车，”我说。

“噢！希望没有伤着你的自尊心。如果伤着了，请原谅。真心实意的，我不想伤你的自尊心。我只是有些心直口快，宝贝。看到了，就说出来。”

“没有，这没关系，”我说，“我现在只是练练手，在我去买罗尔斯——罗伊斯前，练好车技。”

“哦，好啊，宝贝，我懂了！你在作化妆旅行，宝贝，你是一位隐名埋姓的大人物。是的，我懂了，孩子。我全懂了。你知道，宝贝，你驾着这样一辆车，再也不会有人来烦你了。用不着担心有人来偷立体声音响，也用不着担心有人会在上面画这画那了。真好，宝贝！”

“这也对，”我说着，打开车门，想下车来。

“噢，孩子，千万不要这样！”她说，“你就忍心让我在这儿空站这么长时间吗？”

“可是我就住在这儿，”我说。

“宝贝，这没关系。你带我回家时，可以多练一会儿车技。好吗？迈拉小姐注射的药要发挥作用了，宝贝。我能感觉到，真的。我的双腿累坏了。”

看来，这位年轻姑娘是铁定心让我送她回家了。我咕哝着说了句“那好吧！”之类的话，但这已没有必要了，因为当我说时，她早已坐进车了。

“我住在克劳福德广场附近的市中心，”她说，“只需几分钟。”她坐到座位上，看着我。“哦哦哦，孩子，你真英俊！可惜我现在已有男朋友了，否则我一定找你。真的。我喜欢白人男孩，感谢上帝，家里有许多人等着我呢！我男朋友金发碧眼，长得可英俊了。他很棒，宝贝。每次都让我很满意。”

我们离开了路边。

“我叫莎布莉丝，”她说。

“莎布莉丝？真好听。”我说，“全名叫什么？”

“莎布莉丝女士。”她说。她向车座的一边靠了靠，提起双膝，倚靠在车门上，好像全身陷进了一个豪华沙发一样。“这是艺名，”她说，“我是一名舞女。”

她很漂亮，是那种精于城市生活的诱人的美丽。她双目含情，热情似火。一颗缺损的门牙使她笑起来时充满了调皮。

“我跳舞、对口型、作节目主持人。”她说，“就是这些烂事。我妈妈从一只酒瓶上给我找了个莎布莉丝的名字。但开始她不是给我找的，是给我妹妹的。妈妈怀孕时，我已经十六岁了，她想要一位小女孩。她预先给她起了个名字，叫拉·昆塔·莎布莉丝，但她后来小产了，于是我说，‘哦哦哦，莎布莉丝。不错呀！我喜欢这个名字。’妈妈就说，‘那就给你吧，孩子。从今天起，你就叫自己莎布莉丝吧。’从此以后，我便成了莎布莉丝。”

“一位冷漠的女孩起了个冰凉的白葡萄酒的名字。”我说。

“哎呀呀，说得对，孩子！”

“你以前叫什么？”我问。

“弗兰克。”她说。

在自由大街上，我们遇到了红灯，车停了下来。我又看了看莎布莉丝，这次看得非常仔细。她骨骼细小，双手细腻，非常女性化。她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女人；但她身上没有一点男性化的东西。她瞪着一双大眼睛，也在看我。

“我告诉你，我能看透披着伪装的人。”她说，“我自己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披着伪装，我是一名乔装改扮者。”

“那么，你真是一名……男人。”我说。

“不，不，不，”她说，“你不要叫我什么男人！噢，噢，宝贝。你妈妈工作太累，乳房没有长好。她不是男人。”莎布莉丝解开上衣，骄傲地露出了她中等大小、形状很美的乳房。

“这是货真价实的，宝贝，不是硅酮假乳房。是毕夏普大夫给我注射的结果。迈拉小姐每隔两周给我注射一次雌性荷尔蒙。其间我就吃雌性荷尔蒙药片。雌性荷尔蒙使我有胸脯，声音变软，而且脸上的胡子也长慢了。它们使我全身都柔顺了。我的一些男性特征也不明显了，宝贝，但我现在还有。我没作什么手术，孩子。我不想作那个。”

我们正走在自由大街上。莎布莉丝上衣大敞，春光四溢，不仅我能一览无余，大街上的许多行人也能见到。我不知道她接下来会做什么，心里直担心。我一只眼睛留神着驾车，另一只眼睛盯着她。我的后脖颈感到有些热了。“你不用让我看，”我说，“不要在这儿，我说。我说，不是现在。用不着了。”

莎布莉丝笑了：“噢，我打扰你了。我让你紧张了。”

“不，没关系，”我说。

“孩子，不要对我撒谎。你脸都变——红了。”她开始扣上上衣的扣子。“不过不用担心，我不是脱衣舞女。至少现在我知道了，你不会再叫我男人了。”

我们驶进了克劳福德广场，这是萨凡纳属于黑人居住区的两个广场之一。萨凡纳的二十一个广场中，它是最小、风景最美的一个。广场四周是简陋的木房。广场中央没有什么纪念碑或喷泉，而有一块小操场。莎布莉丝指了指广场尽头一座外表整洁的四层木屋。

“哎呀呀，孩子，”她说。“迈拉小姐的注射液开始起作用了。我感到它那股劲了。我得走了，去找我男朋友，因为在几个小时内，我觉得自己浑身的热血在沸腾。经常有这种事发生。直到这股劲过去，我才会缓过来。”

莎布莉丝走出车。“谢谢你作我的车夫以及所做的一切。”她说。“很荣幸，”我说。

“你什么时候应该来看看我们的表演。我化了妆，还穿上漂亮的长裙。”

“我很高兴去。”

“现在你看，我只是个小莎布莉丝，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但当我化了妆，穿上长裙，我就变成莎布莉丝女士了。那时候我真棒，孩子，棒极了！你知道，我是选美赛的皇后，我在四次选美大赛上夺过桂冠。我有许多头衔，多极了。现在在你面前的是萨凡纳女皇！今天坐在你车里的就是她。”

“哦，真荣幸！”我说。

“我还得过佐治亚男同性恋小姐的称号，以及迪克西兰德男同性恋小姐和世界男同性恋小姐的称号。我全得到过，宝贝。真的，孩子。”女皇转过身，走上她家的台阶。她的臀部左右摇动，身体轻盈地上下跳动。

走到半路时，我才想到，莎布莉丝忘记告诉我她表演的地方了。不过只要我稍微作一点努力，是可以找到的。像在萨凡纳这样大小的城市里，有同性恋者歌舞表演的夜总会不会有很多家，但我没有去费心。不是因为莎布莉丝没有让我产生兴趣；实际上她一直让我牵肠挂肚。她绝对是个女人，不是

男人。但是在她身上我不想玩什么性别游戏。她已不存在任何男性的特征，她那模棱两可的性别存在让人困惑，因为它与所有自然反应相矛盾。几星期后的一个上午，我家的电话铃响了。“哦哦哦，孩子，我快把你疯了！你怎么不来看我的表演！”“是莎布莉丝吗？”我问。

“是的，宝贝！我刚去了迈拉小姐那儿，打了针雌性荷尔蒙。”“你要搭车回家吗？”我问。

“哎呀呀，是的。看我都已经把你训练出来了。”

我走下楼，我们一起走进了车里。“我很想去看你的表演，”我说，“但你没有告诉我，你在哪儿作表演？”

“没有吗？”她说，“我在勾引家酒吧，宝贝。在议会街上，是一家男同性恋酒吧。每星期三次。表演的有我和另外三位女孩。你可能没去看过同性恋表演，但如果你没看过我在台上扭屁股、张嘴高唱的样子，你就不可能了解真正的莎布莉丝。而且如果你再继续等下去，就再也不会会有机会了。”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决定与我的老板扯一扯了，也许今晚就会。我向来心直口快，有话就说，从不考虑会怎么样怎么样。不过，老板还不是我现在最想要接触的人。我有事要和他理论理论。”

“理论什么？”我问。

“钱。我的工资是每周二百五十元，我不是抱怨这个，因为这只是三个晚上工作的工资，而且加上小费，我已够生活的了。但酒吧里只有我一人有固定工资。其他女孩每表演一次得十二块五毛，这他妈的太少了。上礼拜，音响师没有来，取消了两次表演，我们就那样站着，脸上化着妆，身上穿着长裙。另外几个女孩，老板连一个子儿也没给。噢，孩子，他肯定会听到我说这些的！”

“他什么时候会不让你们干了？”

“还不知道。我可以随时离开这个鬼地方。”

“那你怎么办呢？”

“作客串演出。我可以在亚特兰大、杰克逊维尔、哥伦比亚、莫比尔、蒙哥马利所有这些地方找到演出机会。整个南方就是一个大的同性恋表演场，宝贝，他们都知道我，知道萨凡纳女皇。”莎布莉丝羞涩地看着我，“所以，如果我今晚被炒鱿鱼了，孩子，你就得走远路去看我的烂演出了。”

“如果这样，我今晚就去勾引家酒吧吧。”我说。

“你最好去，宝贝。”

当车开到她家门前时，莎布莉丝碰了碰我的手臂。“看那儿，”她说，“我要你看一样东西。”

一位金发碧眼的年轻人正俯身在一辆旧车的发动机罩下忙乎。他上身赤裸，健壮的肌肉上沾满了油污，并且满身是汗。两名男孩坐在马路边，看他在车上忙乎。“他是我男朋友”，莎布莉丝说，“杰夫，就是我说的那个棒小伙。来吧，我想把你介绍给他。”

那么，他就是莎布莉丝所称的能满足她各种欲望的人了。要准确想象她的欲望是什么样的，这很困难，而要预见什么人能满足这些欲望则更难。然而，他就活生生地站在你前面了。从所有外表现象看，他都显得很正常，甚至很健壮。看到莎布莉丝，他咧嘴笑开了。

“我想问题出在发电机上，宝贝儿，”他说。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我

会想法修好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兜一圈。”

莎布莉丝用一根手指勾住他的腰带，将他拉近她。亲了亲他的脖子。“修不好也没事，宝贝，”她说，“我们有了一位新车夫和一辆新轿车，跟他说声好吧！”

杰夫笑了。“你好，”他说，并伸出了手，“你最好小心点，要不莎布莉丝会赖上你的。但我猜也许你还会发生更糟的事。”他的一只手揽住了莎布莉丝的腰。

莎布莉丝依偎在他的肩头，看着他的蓝眼睛。“午饭吃了吗，宝贝？”她说。

杰夫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我吃了。”他说。

她倒进了他怀里：“嗯，你还没吃吗，宝贝！”

“等我把发动机修好，一会就来，我保证。你先去吧！”

莎布莉丝一努嘴，走开了。“我的发动机早就开始转动了，宝贝，不过就这样吧！你玩你的车。我要与我的新车夫一起吃中饭。”她挽住了我的手臂，“来吧，孩子，你陪着我。”

我还没来得及从眼前的阵势里苏醒过来，也还没来得及礼貌地拒绝一下，就乖乖地跟着莎布莉丝走进了她的起居室。两人一人端一盘金枪鱼沙拉，一杯可口可乐，吃了起来。她这套房子宽敞、明亮，家具齐全、舒适。前面的窗户透过一棵高大的橡树可以望见广场。墙上贴着两张斗牛士的招贴画，地上铺着一张长绒毛毯，音响里正舒缓地流淌着阿蕾莎·富兰克林的音乐。从她就座的沙发上，莎布莉丝可以透过一扇边窗，看到正在街上忙乎的杰夫。

“我的宝贝待我就像女神一样！”她说，“他在房里到处都放着纸条，说他如何如何爱我。不过我告诉你，他这些东西有时是拿来作幌子的！男人都喜欢出去找乐子，宝贝，他也出去找妞儿玩！”莎布莉丝用手指搅了搅可乐杯里的冰块。“他是个直率的人，你知道。他不是同性恋者。他对男人和女人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不过我不回答为什么。”

她喝了口可乐，并舔舔嘴唇。

“你吸引的是哪类男人？”我问。

“这要看我当时的情况和荷尔蒙注射的情况。我身上的雌性荷尔蒙来来去去，上下不定，情况会大不相同。当我的雌性荷尔蒙上来时，我能吸引非常男性化的男人——有女朋友的以及有妻子儿女的。当它暂时下去时，我的男性特性就会回来一些，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假小子。这时候，我就能吸引男同性恋者。我会兴奋起来，它们平时不常兴奋。当我处于假小子的情绪中时，我就出去瞎逛，与随便什么人玩，就是最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也玩。如果喜欢他们，我就会做一些挑逗的事情。有时候我真是一个骚货。”

说到这儿，莎布莉丝倾过身，把双肘放在了双腿上。她的声音节奏越来越快，脸上的肌肉也变紧了。头和双肩像拳击手一样灵活地移动着。我第一次看到了她隐藏在女孩外表下的男孩的影子。

“但是到那时，我就会回到迈拉小姐那儿去，宝贝，”她说，“扎一针荷尔蒙。我就又变得女人气十足，可以吸引那些充满男性的男子了。”她又仰躺在沙发上。我看着她时，她脸上的线条又变得柔和了，身体又变得懒洋洋了。男孩消失了，莎布莉丝又成了莎布莉丝。她笑了。

“我不过多注射荷尔蒙，”她说，“注射多了，我就得不到高潮。我刚刚才扎了针荷尔蒙，所以我刚才不想在底下多呆，我不想毫无生气地站在那

儿，我需要马上消除紧张。我只用足够我保持一个女性胸脯和其它女性特征的荷尔蒙就够了。

莎布莉丝走进卧室，出来时拿了套黑色连衣裙和一烟盒玻璃小珠。“我做点针线活，你不会介意吧，宝贝？”她串了一小串珠子，并把它缝在了连衣裙上。“一位风采照人的女孩就要出现了！”她抖了抖连衣裙。几百颗珠子左右摇晃，闪闪发光。她缝上了更多珠子，然后抬头对我说：“从没穿过连衣裙吗？”

“没有，”我说。

“连想都没想过？”

“没有。”

“是吗，宝贝？我从来没想过去穿别的东西！我穿女人的衣服已穿了很长时间了，现在连自己穿多少号男人衣服都不知道了。真的。十六岁时我就不穿男人衣服了。在学校里开始化妆、戴耳环，穿宽松的女裤和短上衣。这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我一直女人气十足，人们也总叫我妹妹或小女孩。所以我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要隐藏的。而且我确实喜欢女孩的衣服。”

“你家里人持什么态度？”我问。

“我父母在我五岁时就离婚了。我与母亲一起长大，每个夏天我都要去北边看父亲。他很讨厌我这种样子。父亲一家人都厌恶我。他死时，我穿了一套连衣裙去参加葬礼，手里还挽着这位白人棒小伙。他们惊呆了，宝贝，他们吓坏了！特别是我的婶婶。在葬礼上，当着别人的面，她就开始盯视我，我告诉她把眼光从我脸上移开，或者我会说出一些她不愿听的关于她儿子的事。从此以后，我就与我父亲一家人分道扬镳了，宝贝。我与他们已不搭界了。”

“不搭界？”

“是的，与他们没关系了。我也不烦他们了。妈妈却不同，她有一张我获得世界男同性恋小姐桂冠的照片，就挂在她起居室里。她教我不要为无关紧要的事担忧。她有一条我很喜欢的座右铭：‘一桶水里的两颗水珠子，都他妈是一家人。’这就是妈妈，她是个好女人。”

莎布莉丝把音响的声音调大了些，并站在大镜子前，将连衣裙贴在身上比划。她还随着音乐声扭动屁股。玻璃珠不停地跳动。“哎呀呀，宝贝！你看，鼓点敲起来时，玻璃珠也跟着一起跳呀跳。看哪，宝贝！真好玩！”她又转过身来，“你肯定从来不想穿连衣裙？”

“是的，我肯定。”我说，“你怎么想到我会想穿呢？”

“哦，我不过随便问问，但也许你自己也永远说不清。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宝贝！以前，我常常去亚特兰大参加一般性的聚会。他们每次付我一百元。你知道，我一进门就被称作是蒂娜·特娜或唐娜·莎穆尔，然后就和客人们一起玩。每人都知道我实际上是一名同性恋歌舞表演明星。但看起来我确实像蒂娜或唐娜，因为我戴着假发。但我说话时还是像莎布莉丝，我会玩得很开心，他们也是这样。不过，这些强健的男子汉们会走到我面前，向我要电话号码，哦哦哦！我兴致勃勃地回到家里。几天后，他们会打电话来，跟我约会。好了，宝贝，我便去了，但他们大多数其实是约我去给他们穿上连裤袜，穿着高跟鞋走来走去。”

“所以你永远说不清楚，孩子。你甚至也不知道，当我见到一位健壮的男人们时，宝贝，我心里并没有固定的成见。爱穿连衣裙的男人比你想象的多。”

我们这些同性恋歌舞表演明星只是冰块中浮出海面的部分。仅仅是一个很小的部分！”

“你曾想过要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上街吗？”我问，“就为了玩玩？”

“如果我没有穿女人服装上街，宝贝，那些乡巴佬就会把我当作同性恋男子，来打我，踢我的屁股。真的。对我来说，穿上女人服装比不穿好些。这是在萨凡纳，我说。你了解这儿吗？与一位白人男孩双双对对地招摇过市，我在萨凡纳已非常惹人注意了。”

“你与黑人约会过吗？你从来没去过黑人酒吧？”

“不，不，不。我不去那儿，孩子。你妈妈可玩不起那个。噢——噢，我不在黑人酒吧里玩，宝贝。因为你一进门，他们就会向你扑来。他们对你说，‘嘿，妈妈！’或者‘噢，宝贝’，就直接扑向你，能把你给烦死。黑人男子太有进攻性了，宝贝。对于他们来说，就那么过来碰碰你，与你勾搭勾搭，干点好事，这太平常了，就是你与别人在一起他们也不在乎。”

“噢，我知道黑人男孩有自己的长处，宝贝。以前我在亚特兰大曾有一位室友，一位真正的女孩，她喜欢黑人男子。”

莎布莉丝又在连衣裙上缝了一串玻璃珠子。“这是我喜欢白人男孩的另一个原因，”她说，“另外，当黑人男孩发现我的小鸡时，宝贝，他们会狠揍我的。”

“你的小鸡？”

“是呀，我的小鸡。我的弟弟，我那玩意儿，我那命根子。”

“你是说，你曾事先没有告诉他们你的真实身份而与男人约会过？”

“是的，宝贝。他们发现后，要么就挥拳揍我，要么就爱上了我。”

“结果怎样？”

“一位黑人男子用枪指着我的头。我们已约会了几小时，他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并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所有朋友。那天晚上，到最后我们回到了家里，躺在床上又搂又亲，但没有脱衣服。他一直想碰我，而我一直说不。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让我碰？’最后他终于趁我不备，摸了我那儿。不等我反应过来，他就拔出一把枪，对准了我的脑袋。他说，‘我要杀了你，你这个婊子养的！我要一枪把你的脑浆给崩出来！你竟敢如此玩弄我！’我告诉他没有人会知道这事。我说，‘连你都不知道，而你是与我离得最近的人，所以就到此为止吧！我们玩得很开心，孩子，如果你想把我的脑浆崩出来，那就来吧！要不你赶紧把那玩意儿给我拿开，我都快被你吓坏了。’我说完，他就乐了。他说，‘我承认，与你在一起比与任何别的荡妇在一起都快乐。这次就放过你吧？不过下次你不要再与别人玩这种把戏了，否则你要吃亏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去黑人酒吧玩的原因，宝贝。我不想再在头上被顶着一把枪了。”

“那么，白人男子发现你的真实性别时，他们会做什么呢？”我问道。

“杰夫第一次遇见我时，他不知道。那次我与一大群女孩一起去一家普通俱乐部。我的一位室友是一名脱衣舞星——她是一名真女孩——她作她的脱衣舞表演，我作我的同性恋歌舞表演，然后我们见面，一起去普通酒吧，好好玩一玩。我正坐在酒吧里，喝着鸡尾酒，抽着烟，这时见到了杰夫。他金发碧眼、高大健壮，正在不停地看着我。我对自己说，‘不，莎布莉丝，你再也不可造次了，不要与这位正人君子搅和在一起。他那么高大，会把你拧成麻花的！’他让服务员给我端来了一杯饮料，我对他点点头，表示感谢。”

然后他走了过来，我们开始交谈。他邀我跳舞，我接受了。我的女朋友们看到了他，都想与我交换男伴。后来我们都去了我那里，大家坐在一起，整个晚上都玩得很高兴。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伴，互相依偎在一起，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杰夫准备离开时，他向我要电话号码，我给了他。我忘了我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太忙了，这边说着‘大小姐！’，那边又得招呼‘是，姑娘！’所以根本没想到他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第二天他就给我来了电话，约我出去玩。

“我们的交往非常浪漫。我买了一套新连衣裙，我们一起去一家舞厅，那儿有乐队伴奏。然后，我们回到我住的地方，开始亲吻。我知道我得把事情真相告诉他，但我决定第二天晚上才告诉他。可是，第二天晚上他带我去看一场篮球赛，在那儿，我意外地遇上了我的一位旧男朋友。这位男朋友属于那种醋坛子类型的人，这也是我一开始就离开他的原因。这位醋坛子满怀醋意地说，‘跟你在一起的是位同性恋歌舞明星。’杰夫便明白了。他伤心透了，便抛下我一个人，一声不响地走了。我一个星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最后他打来了电话。他说，不管你是什，我都喜欢你。我的心中总是赶不走你，不管怎样，我们可以作朋友，我想再见你。

“我说这好啊！他便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看我的表演，他被我迷住了。不久，我们成了恋人。我甚至还去看了他父母。他们住在南边。是浸礼会教徒，宝贝，他们以为我是杰夫的女朋友克丽丝。我与他们一起吃了感恩节晚餐和圣诞节晚餐，他们很喜欢我，而且一点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但是几个月后，他们认识到我并不是杰夫的露水恋人。他们的儿子是真爱上我了。这时候他们心中产生了一个疙瘩：我是黑人。他们开始非常仔细地观察我。我能感觉到。他们以挑剔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想随时抓住我的一个不是。我得时时格外小心。然后有一天，他们非常奇怪地对待我，以可笑的眼光看着我，孩子。我知道肯定有什么事不对了。晚饭后，杰夫的妈妈把我单独找到一边。她说，‘克丽丝，我们去起居室，两人聊会儿天吧！’宝贝，这老女人心里也是够紧张的。

“她说，‘克丽丝，有一件事我很担忧。我知道，这是你的私事，我尊重你的隐私。但我的儿子现在与你有了关系，所以我必须知道。我希望你诚实地回答我。’啊哎，孩子，我的心跳都几乎停止了。我四处看看，以便确定门是否打开的，到时候可以飞快脱身。然后她说，‘告诉我，诚实的孩子，你怀孕了吗？’”

“啊，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落地了。平生第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别人。我大张着嘴，手抓着肚子。看到这番情景，她尖叫着走出了房屋。

“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心里也不知道该如何办。只听到房子那头闹哄哄地也不知在吵什么。我独自坐了约十分钟。然后杰夫进来了，脸上带着诡秘的笑容。他说，‘好了，心肝。一切都好了，我们走吧。’”

“我们走出门时，他还在偷偷笑，我就说，‘你们在那边究竟干什么了？有一瞬间我甚至以为你妈发现我的真相了。’杰夫双手搂着我。‘无论你说的是什么，说得都是对的，宝贝。看看我们得到了什么！孩子，他抽出了一沓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厚的钱。那是八张一百元的钞票！‘爸爸给的，’他说，‘让你坠胎用。’”

莎布莉丝拍了拍手，“我收下了他们白人给我用来杀死他们未出世的孙子的钱，买了一台电视机和一台音响。拿着剩下的钱，我出去买了件饰着金

属小圆片的最裸露的连衣裙，以便他们一旦发现我是谁，我可以在他们面前扭着屁股说，‘我们那死去的小杂种从他心底里感谢你们！’”

莎布莉丝站了起来，走到窗边。“你怎么还没干完，宝贝？”她叫道。杰夫在下面抬起头。他站在车的前面。另外两位男孩坐在车的前排，正在开大汽车发动机的油门。他作了个V形手势。“就等一会儿。”他说。

莎布莉丝从窗边转过身，“哎呀呀，孩子！那次坠胎事件真好。我心里甚至盘转着一个主意，想把杰夫的老头、老太婆送上法庭，告他们谋杀罪。如果你付钱要某人去坠胎，宝贝，这是蓄意谋杀，是吗？”

“可以是。”我说，“但要在适当的情形下。”

“不过，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不想伤害杰夫。而且也因为我还不想就让这两个狗娘养的完蛋。不，宝贝！六个月以后，我们又去他们那儿，告诉他们我又怀上了。这让我们又得了八百元，我买了一些衣服，我们俩还在查尔斯顿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周末。但那是最后一次。如果我们再去要，他们会想，还不如花钱雇人把我一枪干掉，扔进塔尔梅奇桥下少花钱呢！”

莎布莉丝把连衣裙放在一边，并盖上了玻璃珠盒子的盖，“我再也不去见那对老头、老太婆了。但杰夫和我却更加如胶似漆。有一天，他会回去找女孩的，对此，我已作好了准备。我只是不愿他离开我后去找男孩。如果他去找男孩，我就会感到很伤心。我与男人相好，如果当我们分手后，他又去找男孩。这会使我深受伤害，他不会知道这是为什么的。我会设法告诉他：我是一位女人，要像对女人一样对待我，因为我也这样对待自己的。我要的是需要女人的男人，我不想要需要男人的男人。”

杰夫在走廊里出现了。

“好了，感谢女神。”莎布莉丝说，“我等你都等烦了。再过一分钟，我就要与我的新司机有好事了。我已经有点等不及了，宝贝。”杰夫拿起她的一只脚，脱掉了凉鞋。她仰在了沙发上。“迈拉小姐的针剂起作用了，宝贝。”她温柔地说。他揉着她的脚，盯着她的双眼。“就这样，宝贝。”她说。

我静静地站起身，转身离开了。当我关上门时，我能听到莎布莉丝的呻吟声。“是的，孩子。嗯，嗯，嗯，宝贝！”

勾引家酒吧在议会街上，房子高大气派。我一走近门口，就听到了里面“嘭、嘭、嘭”的迪斯科音乐声。门内，一位穿着牛仔裤和工作衬衫的短发女子正坐在板凳上，与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聊天。墙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条子：门票十五元，但是她挥挥手，没交费就让我进去了。

屋内有一个长长的酒吧台，灯光暗淡，旁边是舞池，灯光闪烁，音乐震耳欲聋。里面挤满了年轻男人，他们穿着随便，但大部分人的装束仍属保守。入口处的通知上写着，莎布莉丝女士将作两场演出，时间分别是十一点和一点。到楼上看演出的门票是三元，由一位瘦个男人收，他戴一顶棒球帽，遮住了他只露出一点头发茬的光头。“序曲早已开始了。”他说。

楼顶的房子狭窄、低矮，一头有一个酒吧台，另一头有一个小舞台和一条舞台台道。天花板上吊着一只球形转灯。约有五十来人，包括一些成双成对的观众已经落座，在昏暗的灯光中听着开场音乐——一首刺耳、快节奏的百老汇曲子。音响的音量极高，以压住楼上传来的迪斯科节奏声。序曲结束后，全场一片漆黑。音响里传出了娜塔莉·科尔《蹦蹦跳跳开场来》跳动的节奏。

一束聚光在台上缓缓转过，然后又慢慢熄灭。莎布莉丝突然出现在舞台上，像一团燃烧的火焰，穿一件缀着零星珠子的连衣裙，上面挂满了红色、黄色和橙色的流苏。她耳朵上挂着大耳环，头上戴着一头梳成黑色发卷的长假发。随着音乐节奏，她扭着屁股，一摇一摆地阔步走上了台道，观众欢呼起来了。她略略侧转头，脸上带着居高临下的沉醉之态。她真是个荡妇，一个妖精。她跳动着优美的舞姿，嘴里随音乐唱着歌，脸上带着迷人的笑容，好像正在品尝什么美味佳肴。她眼中的目光愉快而火热。好像在说：如果你觉得上个动作有些粗俗，宝贝，你就看这个吧！她的追随者一个个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台道边，拿出了一张张对折的钞票。莎布莉丝一边收钱，一边跳着舞，她把钱拿在手上，或者让那些人淫笑着把钱塞进她衣服。歌一唱完，观众一片喝彩声、口哨声和跺脚声。

莎布莉丝手拿话筒，又回到了舞台上。她脖子和胸脯上都流着汗。“哦，哦，哦，孩子们！我流汗了，宝贝！我真流了。可我并不感到害羞。我想让你们所有这些白人小子看看我工作有多么辛苦。”

观众们欢呼时，她又扭了扭。

“我还需要一块餐巾纸，宝贝！谁再给我一块？谁给我餐巾纸，谁就可以得到一个奖励，我现在不告诉你们奖励是什么，到时你们自然会知道的。”观众中有人给她递了块餐巾纸。“谢谢你，宝贝。你真是一位绅士。是的，你真是，宝贝。真的！那你就得到奖励了。下半辈子你就来找我，好吗？”她说。

观众们尖叫了起来。

“是的，宝贝。我在出汗，但我马上得把动作速度放慢了。如果我不，医生就会警告我，我又要流产了。是的，宝贝，我又怀上了！我的产期已越来越近了，我的小冤家已掉得越来越低了。怀着孩子，在这么热的房子里跳舞，多辛苦啊！你知道吗？你来试试看！像我一样，怀上孩子，然后来这儿跳舞，宝贝。孩子，你会累瘫的！我的腿肿了吗？你能看到吗？它们肿了吗？你知道你妈妈怀着你时是什么样子吗？我的腿是那种样子吗？”

观众中有人叫道，“不！”

“我希望不，孩子，因为你妈怀着你时腿很丑。”观众中发出了尖叫声和嘘声。“只是开开玩笑。”她说。

“我现在有一件事要与你们所有白人男子商量。我丈夫的老子不愿付钱让我去堕胎，我们俩钱也很紧张。把我带去见你们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我怀上了你的孩子，看着吧，他们会很快掏出钱来的。我们就对半开。你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吗？再猜猜，宝贝。我丈夫的爸爸是一位浸礼会教师，他已付了两次钱了。那是谋杀，孩子。真的！”

莎布莉丝向前走向台道的尽头，但走了几步，麦克风的线把她绊住了。她拉了几下，可是线已不够长了。她朝音响间里喊了声：“迈克尔！大小姐！”她又拉了几下，“大小姐，你还没把线弄好吗？”她转过来朝着观众：“现在我问你们。你们难道不想让伯特，这间混蛋酒吧的老板，来把电线弄好吗？这样我就可以走过来，与你们更接近，与你们接触了。你们就能得到更多的刺激了。”

观众里零零落落地发出了应和声。

“如果你们不能再说得响亮一点，就回家挺尸去吧！真的，不想回去就大声叫，‘是，妖精！’”

“是，妖精！”

“是我耳朵出毛病了吗？孩子们。我怎么一点也听不到。”

“是，妖精！”

“好点了。是啊，孩子们！现在我可以感到你们的存在了。是的，我能感到你们在那儿了，孩子们，虽然我不能像以前那样走过来，到你们中间。不过要不是这该死的电线，我马上就过来。”

口哨声和嘘声。

“也许伯特认为我应该停下来，把电线弄好。你们认为我该这样吗？该吗？没门，宝贝！弄线不是我的事，他们没有付钱让我干这个，宝贝。姑奶奶要去买衣服了！谁给我一段线，我就跟她玩。是的，姑娘。不管长短，我就跟你的线玩。也不管它型号怎样，宝贝。因为姑奶奶要像那些怀孕的异性恋白人妇女一样，要把那混蛋的钱放在口袋里！”观众欢呼起来。莎布莉丝在原地扭动。“开开玩笑，宝贝。”她愉快地说道。

“好了，伙计们，我要感谢你们今晚的光临。如果我得罪了什么人，一桶水里的两颗水珠子，宝贝，都他妈的是一家人。是的，孩子们。我们还有许多精彩的节目等着你们。我们有一大堆漂亮的小妖精，我希望你们把手伸出来，使劲拍两下，欢迎——”莎布莉丝低头看见了一对坐在台道边上的男女。

“你俩在我使劲时一直在下面搂脖子亲嘴！不——不——不，没关系，宝贝，我不在乎。不要不好意思，宝贝！但请告诉我，姑娘，他是你丈夫还是男朋友？他是吗？好吧，我觉得我应该告诉你，他是我孩子的爸爸。是这样的，孩子。你们来自哪里？希尔顿·黑德。我那孩子他爸除了会泡泡妞以外还会干什么呢？律师！哦哦哦，我的小宝宝要有一个阔爸爸了！你当了律师了，宝贝，那你的名字后面就会挂上一些冠冕堂皇的称号了。如‘先生’、‘律师’。我不需要什么人来告诉我律师是什么，宝贝。你吸了毒，在警察那儿遇到点什么麻烦，宝贝，你就要去找‘××先生’和‘××律师’。你就得跟律师打交道了。但你妻子的名字后面却没有那些玩意儿，是吗？她只能怀着你的孩子，嗯？好吧，让我告诉你，孩子：我名字后面还有一些更好的称呼。我一出来，人们就欢迎，宝贝。他们叫我‘嘿，妖精！’”

在观众“嘿，妖精！”的叫声中，莎布莉丝沿着台道，匆匆向后退去。

“在我的屁股后面还有比那更好的东西跟着。”她说，“我屁股后面还跟着一些好伙计，孩子！我敢打赌，你们所有这些淫妇都羡慕我，是吗？”莎布莉丝看了看头顶的灯光。“大小姐！把灯光照到那里。”莎布莉丝指着我的方向，不一会儿，我就暴露在眩目的聚光灯下了。

“我想让你们都认识一下我的新车夫！”她说，“是的，孩子们。我的新白人车夫，宝贝！他带着你姑奶奶的黑屁股满萨凡纳转。等不久他车技好一点以后，宝贝，我们就可以坐一辆罗尔斯——罗伊斯了！多好啊！对于本小姐我再也没有更好的东西了！真的，再也没有更好的东西了！好了，大小姐，灯光够了！回到你姑奶奶这儿来吧！谢谢，宝贝。现在，我希望你们都来享受这次表演。尽情享受吧！不要让我发现哪个骚货对我的新车夫动手动脚。如果我发现了，孩子，就有你好瞧的。莎布莉丝会缠上你。对的，宝贝。我和我的碎冰锥。”莎布莉丝转过身，扭扭捏捏地沿着台道回去了。当走到幕布边时，她转过头，对着麦克风轻声说了句：“只是开开玩笑，宝贝！”

莎布莉丝之后上台的是朱莉·雷·卡彭特，她比莎布莉丝要高一英尺，

并且至少重八磅。她有一头金黄的头发，烫着小卷，脸上有两个酒窝。穿一件天蓝色、并不太合身的塔夫绸连衣裙，从那蹩脚的针脚上你可以看出，这是自家缝制的。她在台上又蹦又跳，而且为了加强效果，还张开四肢在台上走了两次，但她做时没有作讽刺的提示——也没有让人觉得看她这么做有多么尴尬。大约有十来位观众站起来给了她小费。也有十来位在她表演时起身离去了。当我正坐着看她表演时，一位头戴软草帽的侍者过来拍拍我的膝盖。“莎布莉丝要我把你带到后台去。”他说。

他把我带进一间全部表演人员共用的一间狭窄的更衣室。她们正在一张长长的化妆桌边梳头、化妆。莎布莉丝身上只穿着连裤袜。她在镜子里看到了我。“嘿，宝贝！”她说，“我希望你不要生气，我在外面对你做了不少事，让灯光照着你的脸，还说了你那么多脏话。”

“我们仍然是朋友。”我说。

“那就好，宝贝。但我猜那位来自希尔顿·黑德的律师可能很长时间不会回来了。我一直在看他，看他在我演出时与他那骚货不停地说话、亲热。宝贝，对这个我并不在乎！可是那小子在我提起那破事时竟对我回嘴！如果他不回嘴，这事我就会让它那么过去了。”莎布莉丝拿掉假发，把她自己的头发梳成一个高发髻，“我还曾脱下鞋子，砸过别人的头。是为了让他们知道不要用那层装模作样的表皮来吓唬我。上周末在瓦尔多斯塔，有位女孩在我表演时竟肆无忌惮地大声讲话，我盯住她时，她把一瓶啤酒砸向了我。她是个真正不要脸的女同性恋，宝贝；那种到处乱咬人、把自己看作男人的女同性恋者。但她不知道，她面前的桌上放着整整一大罐啤酒。宝贝！我把那婊子淋了个落汤鸡！”

“嗯，你老板怎么会愿意你们叫他吝啬鬼呢？”我问。

“孩子，这没什么。我可以随时离开他，我知道我的工资袋就放在楼下的酒吧台上。我怕我如果对他太激烈了，他不会让我拿工资。但你等着瞧，我会让他够受的。”

朱莉·雷走下台，接着上去的是斯泰茜·布朗，一位高挑、娴静的黑人女孩。再接着是唐·杜普雷，一位体态优美、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孩，有一头舒展的长发，穿着时髦的衣服。莎布莉丝告诉我，唐是一位手艺精湛的女裁缝。“我刚才穿的衣服就是她做的，”她说，“你喜欢吗？”

“印象很深。”我说。

“它很适合于我作大胆裸露的表演。但我第二首歌的表现内容完全不同。这首歌是献给你的，宝贝，非常正经。我要作我紧张不安的首场演出了。我要穿一件拖地长裙，还要戴上珍珠，但没有那么纯。要用许多水晶代替。裙子背后还有开口，一直开到屁股。但我跳舞的动作要真正地缓慢而稳重，因为我是舞后。慢舞对我生意有好处，因为我的支持者较容易走近我，给我小费。当你跳得又快又乱时，有些人会感到害怕。而且他们也难以接近你，因为你在哪儿瞎蹦乱转。哎呀，快轮到上台了。”

莎布莉丝在一大堆衣服里翻动着。

“这是我的服装，宝贝。”她说。长长的衣架上挂着五六十件衣服，花花绿绿，五彩缤纷。大多数上面饰着晶亮的金属片或水晶石。它们中有松软的马拉布绸装、飘逸的天鹅绒和缎子以及云彩般的薄纱布。

她拿出一件红色的无带连衣裙说：“这件是我获得世界小姐时穿的。”她指着一件蓝色服装说：“这件是我获得佐治亚小姐时穿的。今后如果你经

过一家时装店，并想讨好你的心上人时，宝贝，记住我是个苗条的小个女人，就穿六号衣服。”

莎布莉丝站了起来，全身几乎一丝不挂。她的身材属于标准的美人身材，窄肩、隆胸。臀部略窄，但我注意到她紧身裤裤裆上没有隆起的地方。

“哦哦哦，宝贝，”她说，“你刚才检查了我的裤裆吧！什么也没有见到，是吧？”

“什么也没有。”我说。

“好，如果你在我的紧身裤上见到了什么，告诉我。我就会调整它，宝贝，因为我不喜欢那样！太丑了！你直挺挺站在那里，那玩意儿尽显无遗，宝贝，这太让人恶心了！”

朱莉·雷从化妆台上抬起头。“真的吗，莎布莉丝！”她说。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戴罩子的原因。”莎布莉丝继续说。

“姐妹们不喜欢我说这些，是吗，大小姐？”朱莉·雷没有回答。她正把金色的小发髻往上梳成一个吉伯森少女型的发髻。莎布莉丝走过来对我说：“这是行业秘密。”

朱莉·雷回到更衣间。莎布莉丝后悔地看着她。“好，大小姐，”她说，“我不胡说八道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宝贝。我从头到屁股都非常非常抱歉。你原谅我吗？”朱莉·雷情不自禁地笑了。“好了，宝贝，我们姐妹们得绑在一起。噢，孩子，他们在叫我上台了！”莎布莉丝说。

莎布莉丝从衣架上拿下一件深蓝色的晚礼服，飞快地穿上。这件礼服是高领的，一直拖到地上。肩上缀饰着闪亮的水晶石。“给我拉上拉链，宝贝，”莎布莉丝说。我给她拉上了拉链。但实际上背上已有一条裂缝。这首歌是一首缓慢、抒情的民谣，莎布莉丝随着歌声的节奏慢慢摇动。她用肩膀来表现歌曲的感情，她的支持者一个个站起来，排着队给她小费。唱完歌，莎布莉丝又拿过麦克风，再次感谢观众的光临。她说：“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表演，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们，请你们记住我的名字：莎布莉丝女士。如果你们不喜欢我的表演，那就回家挺尸去，我的名字是：南茜·里根。”

莎布莉丝回到后台，脱掉了长礼服。“我那来自希尔顿·黑德的律师接受教训了，”她说，“他给了我二十块小费。”她穿上了一件暗黄绿色丝质超短裙，上面缀满了一排排摇摇晃晃的珠子。“现在我们到楼下酒吧台去拿我的钱，并喝上一杯苹果酒，抽根烟。”她抹了点口红。“然后我再作第二次表演，穿上我那最性感的衣服，让伯特那光头王八蛋乐到天上去！”

楼下，迪斯科的音乐声震耳欲聋。我跟在莎布莉丝的后面，穿过人群，走向酒吧台。一路上，她不停地向支持者打招呼，并转过头去，让他们亲她的脖子，以不弄坏她脸上的化妆或弄乱头发。

“什么，宝贝？”她说，“你错过了看我的表演？没关系。你就把你准备给我的小费塞到我的胸脯上吧。就这儿。哦哦哦，孩子！谢谢，宝贝……嘿，宝贝，你怎么样？……好啊，姑娘！姐们儿看起来不错！……噢，孩子，你又是上星期的号码？是吗？快告诉我！倒茶，姑娘。倒茶！马上！……不，宝贝，今晚我没带我的丈夫来。他在家等我，正在养精蓄锐呢！”

莎布莉丝到酒吧台时，苹果酒已准备好了。她端起酒杯，朝边上一位虎背熊腰的壮汉举了举。“嘿，伯特，”她说，“你好吗？”她放下酒杯。

伯特有一个发亮的秃顶和一双忧郁的眼睛。“你好吗，莎布莉丝？”他问。

“嗯，还没靠政府救济过日子，”她说，“但也快了。你们都没有付我更多的钱，这是件好事，否则我将受之有愧了。”伯特没有回答。

“怎么不说话？”她说，并优雅地伸出了一只手，“请给我工资袋，好吗？”伯特拿给她一只小信封。

“谢谢，宝贝，”她说，“你是来看第二场表演的吗？”

“嗯，是吧？”伯特说。

“很好，因为我总是喝了苹果酒后才会表演得更好。宝贝，千万不要错过今晚第二场演出！”莎布莉丝看了看信封里面。“其余钱在哪里？”她说。

“其余什么钱？”伯特说。

“我的钱，我还缺一百块。你们怎么老克扣我的工资？”

“噢，嗯，是的。”伯特说，“这是因为你有两场演出没有参加。我们没有付那两场的钱。”

莎布莉丝双眼充满了愤怒。“伯特，你他妈胡说八道！”她说。

“你什么意思？”伯特说。

“也许我没有站在聚光灯下表演，但我已在化妆镜前化了妆了，那也是工作。我还叫了辆出租车，准时赶到了这儿。没有人告诉过我表演取消了。我领的是固定工资，我们有协议。”

伯特不耐烦地看了莎布莉丝一眼：“如果你不工作，莎布莉丝，你就得不到报酬。这是规定。”

“伯特，我的房租要到期了，妈的！我怎么付我的房租？”

“你可以与玛丽琳谈谈。”伯特说。玛丽琳是会计。

“我什么人也不谈。我要我的钱！”

伯特叹了口气：“莎布莉丝，我不与你吵了，我累了。规定就是规定。”

莎布莉丝猛地在酒吧台上一拍。“去他妈的，”她说，“你等着瞧！”她转过身，快速穿过人群，只在朱莉·雷身边短暂停留了一下，与她耳语了一阵。然后她爬上了楼梯，伯特紧紧追在后面。

“莎布莉丝！”伯特在身后喊道，“你干什么？”

“把我的钱给我！”她要求道。

“可你没有工作！”

“不，我不干了！”

在更衣室里，莎布莉丝从衣架上抓起一大把衣服。“我要把我的衣服带回家。”她说，“我不干了！”

“莎布莉丝，请不要这样，”伯特说。他抓住衣服，两个人相持不下，互相扯了起来。

“不要把我的珠子拉下来，孩子！”莎布莉丝说。伯特一愣，放手了。

朱莉在伯特身后，出现在门道里。她从楼下叫来了五六个人。莎布莉丝把衣服从伯特头顶扔过去，朱莉·雷在那头接住，并往下递给了在大厅里的人。“接着干吧，莎布莉丝，”她说，“我们与你在一起，宝贝！”

莎布莉丝又从衣架上拿下了一大把衣服，但这一次伯特举起手，把路挡住了。“莎布莉丝，”他说，“你忘了一件事。六个礼拜前，你从我们这儿借了一百块钱，现在还没有还。”

莎布莉丝停了一会儿，“确实是，”她说，“但你从来没有给我定过归还日期。你可以警告我你要从工资里扣了，特别是趁我现在房租快到期了。也可以叫人来告诉我那次表演被取消了。我可以预订去别的地方演出。我可

以去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的小费棒极了。”

“嗯，很遗憾，莎布莉丝，”伯特说，“但是在你付清借款前，我不能让你拿走什么东西。”

莎布莉丝把一件银色丝质衣服扔向伯特。“拿去吧！”她说，“把这件衣服拿走吧！它值一百块钱，这下我们可以扯平了。现在我就要把我的这堆烂东西拿走！”

伯特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件衣服。它是一件银色的小衣服，与茶巾一样大小。软软地搭在他手上。“我要这件衣服干什么用？”他说。

“穿上呀？”莎布莉丝说，“这儿还有另一件小东西，如果你想把你那裤裆里的东西掩藏起来，就会用得上的。”她把一块罩布扔到了伯特的手上。朱莉·雷咯咯地笑了起来。

伯特把罩布厌恶地扔到了地下。“莎布莉丝，”他说，“你的问题是——”

“别说了！”莎布莉丝说，“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我的问题是我买了那么一大柜衣服，然后花上上百个小时去缝上珠子啦、小圆片啦、水晶石啦，没有人付我一分钱。我买下录音机，以便能学习新歌，我每月花二十块钱去注射雌性荷尔蒙以保持我的女性形象，没有人为那给我付过一分钱。我花几小时做了头发、涂脂抹粉、花枝招展地来到这个像狗窝一样的屁眼大的地方，竭尽全力，又跳又扭又胡说八道，造成一种虚假的热闹景象。宝贝，这儿的椽子太低了，我恐怕要戴着头巾上台了！”莎布莉丝瞪着伯特，一双黑眼睛炯炯发光。

“嗯，莎布莉丝，”他说，“如果你——”

“我的问题是我给一位让我在台上走便以为是给我恩赐的人干活了！他以为我穿上那些裙子，在台上扭扭屁股就有许多乐趣，就是一分钱没有也很乐意！好了，让我来告诉你。我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喜欢穿得花枝招展，抹得油头粉面的。但我还是来这儿干了，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的生计。我还告诉你一件别的事：在什么时候都做一个女孩真他妈不容易！”

“莎布莉丝，”伯特说，“你这样有些不公平。你知道我把你看作一家人。”

莎布莉丝叹了口气。她一手放在屁股上，脸上露着讥讽的微笑。“是呀，宝贝，”她轻声说道。“我想那就是为什么你把放在门口那块写着‘门票十五元’的牌子摘下来的缘故吧！因为只有黑人才要付这十五块钱，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只是来做工除外。做了工也不一定得到报酬的！”

莎布莉丝从衣架上拿下另一堆衣服。“站过去，混蛋！”她说，“你家里这个人要离开了！”

更衣间外面的大厅里现在已挤满了人。莎布莉丝一件接一件地把衣服扔了出来。“举高点，宝贝！别把衣服拖到地上！把它们举在你头顶，宝贝！”

衣架掏空时，莎布莉丝转过身来，对着伯特。他还拿着那件银色丝质衣服。“不要忘了你的罩子，伯特。”她说，“你穿那件衣服时，需要用罩子把你那玩意儿罩起来。”伯特一言不发。莎布莉丝耸了耸肩。“试试合适不合适。”她说，“但到时候如果你没有罩子罩住，你怎么办呢，嗯？我告诉你一点秘密。还有其它东西可以与罩布一样有效：穿上四双连裤袜。穿上吧，宝贝，每个人都会确信你是个娘们！”

莎布莉丝把最后一件衣服扔给朱莉·雷。“好了，大小姐！”她说，“我

准备好了！”然后径直下楼，拖着一路闪光和毛绒绒的衣服。莎布莉丝挤出人群，来到舞厅，拖在身后的长长的衣服像一条五颜六色、金光闪闪的长龙。其他舞女也跟在她身后，举起手，托着她身后那长长的衣服。此时的莎布莉丝光芒四射。“哦哦哦，孩子！”她叫道，“多希望我妈妈此刻能看到我啊！”她跳着、扭着。拿着衣服的人也一步一趋跟在她身后，欢天喜地地叫着嚷着绕着走过舞厅、酒吧台；经过头戴棒球帽，头上只有几根头发茬的男人；经过“门票十五元”的牌子，走到议会街上。

她转身向东，一路仍然又唱又跳，身后还跟着那一长串人。在街灯的反射下，水晶石和金属片反射出了桃色、红色、绿色和白色的光。“像我告诉你的一样，宝贝。”她经过我身边时对我喊道，“从现在开始，如果你要去看我那套鬼玩意儿，就要走远路了。到麦肯、奥古斯塔、亚特兰大、哥伦比亚……他们都知道甜妞儿，宝贝！她们都知道莎布莉丝！”

议会街上的车流也慢了下来，加入了这支耀眼夺目的队伍。空中充满了喇叭声、口哨声、喊叫声，回荡着一种令人愉快、给人讽刺的气氛。当然，司机并不知道，他们眼前所见的壮观景象汇集了萨凡纳女皇那至高无上的衣柜中的所有假发、衣服甚至罩布。莎布莉丝向她的随从们挥挥手。“姐妹们向前走！”她叫道，“走吧，宝贝！跟着姑奶奶上！说真的，孩子们！”

第八章 甜蜜的乔治亚·布朗

“上帝，你们北方佬真会搞新花样，”乔·奥多姆说，“我们竭尽全力，让你在我们这个正经人的圈子里混，了解一些情况。你倒好，先是勾搭上了路德·德里格斯，谁都知道那小子想毒死我们大家。然后你又开上了一辆谁都不愿要的老爷车，现在又告诉我你与什么同性恋黑人舞星打得火热。要我说，真的！如果你爸妈知道了你这些破事，他们肯定会给你一个大大耳刮子，我怕他们会怪我的。”

乔正坐在一家大仓库的一张桌子边，这家仓库正被装修成一家具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风味的钢琴酒吧：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乔·奥多姆是酒吧的业主、总裁以及三人爵士乐队的队长。现在他正忙着填写支票，把它们交给正在作最后装修的工人。一位木匠正在打磨U形的酒吧台。酒吧台中央处有一台旋转木马，后面堆着一大堆酒瓶。酒吧的另一位主人，也是乐队的首席歌手婊迪正站在梯子上，把聚光灯调整到音乐台上。乔就在音乐台上喝威士忌，签支票。

乔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下离开埃玛酒吧的。在那种情况下，这是他所能采取的惟一绅士式的方法。他在埃玛酒吧的合伙人把他的所有债主都找了出来，他把这些白吃白喝者拒之门外，他们就纷纷向法院告状，要求乔用埃玛酒吧抵押偿还。乔又欠下了埃玛酒吧的债，所以他退出了合伙，并买下了海湾街对面的一家仓库。对于债主们会不会像对埃玛酒吧一样，等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一开张，又纷纷找上门来，他心里也没有数。对此，他只能耸耸肩，一笑置之——到时再说吧！

同时，乔和婊迪因为没有付房租，又被赶出了东奥格尔索普大街101号的房子。他们搬进了几个街区以外普拉斯基广场边的一栋漂亮的白色木板房内。乔的那帮随从便跟着去了新房子，旅游车也跟过去了。惟一不知道乔搬进新房的人只有不在本地的房主和房产代理人约翰·索尔森。后者曾带乔去看过房子。索尔森先生带他去看房子的那个下午，乔假装犹豫不决，并不想急于搬进去。第二天，索尔森先生离开此地去了英国，而且要呆半年，乔便在次日搬了进去——家具、钢琴、朋友，全部都跟了过去。对于占空房子，他很有一手，只是那时还没有人知道。

第一个周末，乔开始以每人三元接待游客和供应午餐。他致游客的欢迎辞与他在其它房子里的有了略微变动：“下午好！我叫乔·奥多姆。我是一位税务律师、地产经纪商和钢琴师。这是我的住房，建于一八四二年，是由一位南方联邦的将军弗兰西斯·巴托建成的，巴托将军战死于我们所称的北方侵略战争中。随便在屋里走吧，就跟在家里一样。但如果你看到了一间关着的房子，请不要打开，否则你可能见到脏袜子和没有整理的被褥，甚至还可能见到有人睡在床上。”

婊迪从梯子上爬下来。她穿一件紧身的长裙，领口开得很低，上面缀满了珠子，饰有珠宝的发带上系着一根孔雀羽毛。她试穿的这套钻石姑娘装是为了与酒吧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气氛相符。

“你喜欢我这样子吗？”她说。她身子靠着钢琴，作了个性感的姿势。

“很喜欢。”乔说。

“那就与它结婚吧！”她说。

乔吻了婊迪一下，然后又接着签发支票。他给了装电线的电工一张，给

了木工一张，又给了包工头一张，乔与工人们愉快地开着玩笑，好像他们全部都一点也不怀疑支票的真实性一样。

工人们走后，一位老黑人拄着拐杖走到了坐在钢琴边的乔面前。他整个下午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酒吧里，给工人们烧咖啡，扫地、清理房间。“到下工时间了，奥多姆先生。”他说。并向支票簿瞥了一眼。乔摇摇头：“噢——噢，切斯特，不要被那些东西蒙住。能得到时，你一定要得到货真价实的东西。”他拿出钱包，掏出里面的惟一一张二十元钱给了他。老人谢过后，一拐一拐地走开了。

“现在来说说与你打得火热的那些人吧！”乔说，把注意力再次转向了我。

“我不明白。”我说，“我有点喜欢我在萨凡纳遇到的人。但我承认我得把我的车提高一些档次。”

“那么还是有一点希望的，”他说。一边还点上了一枝烟。“因为你知道，等他们把你的书拍成电影，我和婊迪决定在好莱坞租一栋带游泳池的房子。但现在看来，与我们一起主演的那些人明显太令人厌恶。我们需要做点什么事了。”

“你认为谁合适呢？”我问，“市长？”

“不，先生，不是他，”乔说。他想了一下，“我们有一位女士，与我们住在一起，你可能会感兴趣。她为《阁楼》杂志写一个性保健专栏。”他期待地看着我。“不？不。”

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叠好的纸。“如果这可以，”我说，“我将扩大我的交往圈子。看看你同意不？”我把条子交给他。上面写着：“吉姆·威廉斯，梅瑟庄园，公牛街429号，星期二上午六点三十分。”

乔郑重地点了点头，就像一位珠宝鉴赏专家在鉴定一件珍贵的珠宝一样。“好吧！”他说，“这好多了，好得多了。吉姆·威廉斯是一位成功人士，令人尊敬。也许有点骄傲，但富有。而且他的庄园也确实不错。”

第九章 勇士

就这样，我在梅瑟庄园度过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陪同着吉姆·威廉斯和他的法贝热珍品，他的管风琴、人物画、纳粹旗帜，他的精神骰子法以及——虽然接触短暂但印象深刻的——他暴烈的年轻朋友：丹尼·汉斯福德。

“嗯，你觉得怎么样？”事后当我走进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小憩时，乔·奥多姆问我。

“我好像遇到了你说的你在床上发现的年轻人了。”我说，“就是那个双臂上纹着身，T恤衫上写着‘滚你妈的蛋！’的人。他替威廉斯干活。”

“那么就是他了。”乔说，“一定是那个开着加强了马力的卡马罗车，并总是把车停在梅瑟庄园门前的小子。他整天开着快车在城里窜来窜去。绕着这个广场，好像这儿就是他的赛车场似的。”

蒙特雷广场的多数居民不认识丹尼·汉斯福德。最多也只是见过他，但并不知道名字。看他在梅瑟庄园进进出出，把他那辆黑色卡马罗车停在庄园前，又呼啸着离开。与他有交往的人中有一位艺术学校的学生，叫科琳内，住在广场边一栋旧房子的顶层。她皮肤洁白、细腻，有一头茂密的金棕色头发。她自己设计衣服，一般为黑色，突出了自己漂亮的体型。她一般在克拉利杂货店吃早餐，对于她认识丹尼·汉斯福德一事，她并不讳言。“他是一位床第勇士，”她告诉我。

科琳内在与丹尼说话前，已在远处观察了好久了。据她观察，他年近二十，与她大体相仿。她对他一身强壮的肌肉、一头凌乱的金发和双臂上的纹身非常惊奇。尤其是他趾高气扬、目空一切的走路姿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永远像一个精力充沛、狂躁不安的沉思之士，从不左顾右盼，也从不顾及街上有别人的存在。当然，她至今还能栩栩如生地回想起他们的初遇是个例外。

那天下午，她正准备穿过蒙特雷广场，这时，听到了丹尼的卡马罗车从公牛街飞驰而来的轰鸣声。她加快脚步，以便在他的车开过来前，躲到梅瑟庄园前。他跳出车，面对面地盯着她。他羞涩地笑了。科琳内庆幸自己上午穿了一身紧身上衣和超短裙。她落落大方地站在他前面，向他打了声招呼。她问他是否住在这栋大房子里。

“是呀，”他说，“当然是，想进来看看吗？”

“你知道我肯定会进去的，”几个月后，科琳内在克拉利杂货店向我仔细回忆了在那之后发生的事。

她告诉我，她跟着上了门廊，眼睛紧盯着他牛仔裤的臀部、T恤衫的后背和双臂。但当他们一跨进清凉、空旷的门口大厅时，她一时忘记了一切，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螺旋式楼梯、人物肖像画、挂毯、水晶灯盏、锃亮的家具。

“天啊，真好，”她低声说道。

丹尼双手插在裤兜里，抖着脚后跟，看着科琳内。他有一张充满孩子气的脸，一个狮子鼻，性感的厚嘴唇，看起来好像正在拼命忍住不笑。“所有这些玩意儿都来自城堡和宫廷。”他说。

“这儿本身就是一个城堡。”科琳内带着敬畏的语气，低声说道。

“是的，”丹尼说，“值好几百万呢！杰基·奥那西斯曾想买过去。她是总统的妻子，你知道的。但我们告诉她，‘夫人，这不卖。’伙计，我们

让杰基·奥那西斯滚了。”丹尼说着，哈哈笑了起来。他掀起T恤衫，抓了抓胸脯，露了一下扁平的肚子。“来吧，我领你四处看看。”

房子里没有别人。当他们从一间屋走到另一间屋时，丹尼指了指墙上的肖像画。“他们都是王公贵族，”他说，“每个混蛋都是。金属东西也都是金和银的。伙计，我们到处都装了报警器。谁要想闯进来，准没好果子吃。我希望有人想进来时我呆在这儿。呀呀呀！没有人能从我手上沾到什么便宜。”丹尼做了几下武打动作，并狠狠地向想象中的闯入者踢了一脚。“哼——哈！咚！咚！打死你，王八蛋！”

他们走进就餐室，科琳内在一幅油画前停住了，画面上是一位戴着假发围着带褶边的领巾的男人。“他是谁？”她问。

丹尼抬头看看画：“是这个可恶的肥家伙吗？是个国王，我告诉过你的。”

“什么国王？”她问。

丹尼耸耸肩：“欧洲的国王吧。”

科琳内开始说一些只有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丹尼用一种变幻莫测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突然转身向起居室走去。“嘿，”他说，“我们俩去喝一杯吧。然后可以去楼上玩玩轮盘赌。你喜欢那东西吗？”他倒了两大杯伏特加酒，递给科琳内一杯，她才喝了三小口，他就已把一大杯喝干了。他带着顽皮的笑，看了她一眼，“走吧，上楼去。”

在二楼的舞厅里，他们玩了一会儿轮盘赌；然后，丹尼在管风琴上粗糙地弹了一首筷子曲调。最后，他带她走进了主人卧室，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小塑料包大麻，卷了一只大麻卷烟。

“我这玩意儿在萨凡纳是最棒的，”他说，“你可以随便问问。他们会告诉你。‘丹尼·汉斯福德的东西最棒，劲儿最大。’它是在后院种的，然后在微波炉上烤出来的。它肯定会使你飘飘然。”

他们轮流吸了起来。科琳内开始晕乎了。

“你喜欢我吗？”丹尼问，声音充满了温柔。

“嗯——嗯。”她说。

他两手搂着她，在她背上不停地抚摸，同时轻轻地吻着她的脖子，使她感到全身酥软。他们滚进了一张有四根帷柱的大床，他开始亲她的胸脯，她想伸过手去脱掉鞋，但没等她脱下，他就压到了她身上，一只手温柔、急切地抚摸着。她闻到了他T恤衫上的汗味，并感到了他皮带的搭扣抽打着她的肚子。他们升起的体温使他们周身大汗淋漓。

他抬起头，看着她：“怎么样，很棒吧？嗯？你喜欢，是吗？”

“嗯——嗯。”她说。

科琳内并没有真的相信丹尼就是梅瑟庄园的主人——她知道，就像萨凡纳的所有人一样，吉姆·威廉斯是这所庄园的主人——但她没有戳穿，因为这个简单的骗局似乎更增添了丹尼目空一切的勇气。当丹尼领她去看停在车库里的豹牌XJ12型汽车时，科琳内发出了真诚的惊叹；而当他打开衣柜抽屉，给她看他的“金”表和“皇家”手链时，她又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在门厅里互相道别时，科琳内的眼光里充满了羡慕和憧憬。她告诉他，她非常羡慕他的城堡，他是一位非常英俊和性感的魅力王子。此时，前门打开了，吉姆·威廉斯走了进来。

“嘿，运动员！”威廉斯说。他看来情绪很好。

“我们正要出去。”丹尼咕哝着说。

“慌什么？留下来喝一杯。向我介绍一下你漂亮的女朋友。”

“我们早已喝过了。”丹尼说。他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

“好吧，可是就呆几分钟，大家互相聊聊天总行吧！”威廉斯和蔼地说，“干好事总会有时间的。”

威廉斯向科琳内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带头走进起居室，就像丹尼和科琳内一定会遵令跟进来一样。科琳内告诉威廉斯她是萨凡纳艺术和设计学院的学生。威廉斯于是便讲了几则有关萨凡纳艺术和设计学院教师的逸闻趣事，听得科琳内非常开心。丹尼瞪着眼睛，在一边一言不发。

威廉斯点起一枝爱德华国王牌小雪茄。“我猜丹尼已经领你在房内四处都看了。”他说，“他告诉你怎么玩精神骰子游戏了吗？……没有？啊？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他把科琳内带到巴加门游戏桌前，让她坐了下来。他说明了游戏的规则，并说，通过把精神集中在骰子上，人们可以改变结果。他告诉科琳内说，杜克大学的科学家们作了实验，证实如果你真正将精神集中起来，就可以希望成真——投骰子如此，做其它任何事也如此。他抬头看了看仍然郁郁寡欢坐在一旁的丹尼。“现在来看看，例如，”威廉斯诡秘地说，“如果我们心里都想着一件事，即让丹尼从椅子上起身，然后给我们倒杯东西喝喝，全身心地想着。我们也许就能促成这种情况发生。”丹尼一言不发地站了起来，离开了房子。一会儿，前门发出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

科琳内在座椅上猛地吓了一跳，威廉斯也被惊得一愣。他撮起眉头，幽默地一笑。“我猜信息已收到了。”他说，“现在正往发送人返回呢！”他摇了摇骰子，并扔到了铺着绿绒毯的面板上。

过了半小时，科琳内与威廉斯喝了一杯，并玩了几局精神骰子游戏后，离开了梅瑟庄园。丹尼站在马路边，斜靠着他黑色卡马罗车的发动机盖，双手交叉在胸前。看也没看她一眼，走过去打开了驾驶员边上的车门。

“进去吧！”他说。

时间已到了傍晚。科琳内还有杂事要处理，而且晚些时候还有安排。她看着丹尼的牛仔裤、T恤衫，他的双臂，以及他脸上慢慢漾开的笑容，坐进了车里，丹尼像老车夫一样礼貌地关上车门。绕过车，坐进了驾驶座。

科琳内拍拍他的手臂。“好吧，‘运动员’，”她说，“现在，你也许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匆忙离开呢？”

丹尼耸耸肩：“我不喜欢别人对与我在一起的女孩插上一手。”

“你认为吉姆·威廉斯会打我的主意吗？”

“是的，可是我并不吃他那一套。”

“让我告诉你吧！”科琳内说，“我非常清楚什么人在心里打我的主意。吉姆·威廉斯并没有打我的主意。”

“他是一个自作聪明的人。”

“他在让你知道谁是老板。”她说。

丹尼转了转点火器的钥匙，“没什么了不起。我说过了，我不吃那一套。”他把汽车一下换到了高速档，油门一踩到底。汽车箭一般地飞了出去，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响声。科琳内拼命抓住车前的仪表板，稳住自己。“天哪！”她说。

丹尼沿着广场开过去。一阵蓝白色的烟雾在梅瑟广场前的街道上迷漫开来。

“系上安全带！”丹尼喊道，“你要开始一次紧张刺激的旅行了！”

“不，我不！”科琳内回答道，“让我出去！我要出去！”

“等一会儿！”他说，“不要担心。我不会杀死你的。我是名出色的驾驶员，这辆车也是街上最棒的车。这宝贝棒极了！”丹尼得意地笑着，两眼发光。他的自信又重新回来了。如果他不是梅瑟庄园的主人，那他至少是公路之王。

科琳内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仰坐在座位上。“好吧。”她说，“我们去哪里？”

“去泰比。”他说，“我要让你看点好东西。”

他们在群岛高速路上向东朝着海滨驶去。科琳内看着丹尼，品味着他刚才的一举一动。她更喜欢他现在趾高气扬的神态，而不喜欢他郁郁寡欢的样子。“那么告诉我，你与梅瑟庄园和吉姆·威廉斯是什么关系？”她问。

“我替他工作，”他说，“在我愿意的时候，做些零工和别的烂事。”

“嗯，这听起来还像。”她说，“你给我的感觉不像是大家子弟的样子。”

“我挣钱不少，你别担心。而且如果有人与我过不去，我拔腿就走，伙计。谁的帐我也不买。”

“我注意到了。”

“哎呀！嘿，我拐弯时差点把那小子的车门给撞下来，是吗？我敢打赌，吉姆现在正难受着呢！”

“我不觉得。”科琳内说，“我认为他作出了回击，而且使用的方法有些怪异。”

通往泰比岛的桥就横在前面。丹尼突然加大马力，猛然提高几档速度。一溜烟地超过前面几辆车，直奔大桥而去。“坐稳了，”他说，“这是我们真正的出发点！”汽车像离弦之箭飞驰而去。突然“砰”的一声在路中间的一个凹坑里弹了起来，四个轮子都离开了地面。

“上天啰！”丹尼叫道。

“上帝！”科琳内在车落到地上时咕哝道。“你带我出来就是干这个？”

“嗯！刺激吗？”丹尼说。

科琳内把掉到脸上的头发捋回去，“我要再喝一杯。”

他们继续往前开，来到了德索托海滨旅馆，这是一家有些破烂的海滨汽车旅馆，年轻人喜欢去。旅馆里有一个带游泳池的露天休息室、一支摇滚乐队以及一个茅草屋顶、具有热带风格的酒吧。他们要了果汁朗姆冰酒，坐在海堤边，看着波浪起伏，人们在海滨玩耍。不到几分钟，两位面貌英俊的小伙子走了过来，他们是科琳内的朋友，她在萨凡纳艺术和设计学院的同学。他们谈话时，丹尼一直保持沉默。他变得越来越烦躁。一边东张西望，一边叹息不止、坐卧不宁。科琳内的朋友刚一道别，他马上就站了起来。

“我有一个主意，”他说，“带上你的饮料，我们回城去吧？”

科琳内巴不得这样，她回去还有事要做呢！“你不准备从那个凹坑上再飞一次了，是吗？”她说。

“是的，只飞一次。”他们坐进车，一溜烟地离开了停车场，扬起了一大片泥土和沙石。

“我猜，你有点吃醋了？”科琳内问。

“不，不。”

“你不认为他们想在我这儿‘插一脚’，是吗？”

“他们是些饭桶，只是些饭桶。”

科琳内没有回答。她心里正在比较丹尼和她的两位朋友。这两位比丹尼要干净整洁，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家里更有钱；他们的前途也更有保证。他们两位中的任何一位也许就是她将来最终要与之成婚的人。但他们都没有一丝丹尼的性魅力。她看他手臂上的南方联邦旗帜纹身，他扁平的肚子，以及他一手抓着方向盘、一手轻轻抚摸她大腿的样子。他看了她一眼，笑了。

“嘿，”他温柔地说道，“你知道吗？回去的路上，我要带你去一个萨凡纳最漂亮的地方。这是我在全世界最喜欢让自己达到高潮的地方。”

他离开维多利亚车道，通过博纳文图雷公墓的大门，开进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午后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投下了淡淡、斜长的影子。他们沿着一条两边种满橡树的大道走去，一起抽着一根大麻烟。“有点恍惚，是吗？”科琳内说。

“是的。”丹尼说。

“你来这儿时，心里想些什么？”她问。

“快死的人。”他说。

她笑了：“我指的是除了那以外。”

“死了后。”

“太可怕了！”她说，“不，别这样，真的。”

“我告诉你。我在想死之前和死之后。你怎么想呢？”

“我在想，这儿多安静啊！来到这儿，脱离一切烦嚣，就这么安静、放松下来，享受肃穆和安宁，多美妙啊！可是我从没有想到死人。看到这些旧坟墓让我想到一个家族经过世代代又如何聚到了一起。这也让我想到了生命的生生不息，但不是死。我从没有想到死。”

“可是，我想到了。”丹尼说，“我甚至还想到了死后我会葬在什么样的坟墓里。像那些旧的大石墓吗？它们属于富人。看那儿——像那些小坟墓吗？它们属于穷人。如果我死在梅瑟庄园，就可以葬在大坟墓里。”

“说这些太让人毛骨悚然了。”

“吉姆·威廉斯是个富人，”丹尼说，“他会给我买一座大墓碑的。”丹尼的话音里没有丝毫玩笑或夸张的意思，他只是在讲叙他心里的所想所思。

“但你并没有准备去死，是吗？”

“为什么没有？我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每个人都有值得留恋的东西。”

“他们如果都这样对待我，我没有。”

科琳内在一块长满青苔的方碑基座上坐了下来。她握住丹尼的手，把他拉向自己。他在她边上坐了下来。“我们都有难处，”她说，“但我们不能逮着人就说死的事。”

“我不同。”丹尼说，“我十五岁起就在街上浪荡，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家里人厌弃我，女朋友邦妮又不愿跟我结婚，因为没有正式工作。”

“所以你宁愿去死？”

丹尼低头看着脚，耸了耸肩：“也许。”

“嗯，你应该这么看。如果你昨晚死了，今天下午你就碰不到我。是吗？”

那么我们就可能像刚才一样寻欢乐了。这也许是你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事，不是吗？”

丹尼深深吸了一口大麻烟，然后把它递给了科琳内。她正坐在他纹着南方联邦旗帜的一侧。他向她侧过身去，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叫声。

“是的，对吗？”她问。

“是的，它值得让我活下去，”他说，“但还要更多一些。”他拢住她的腰，吻着她的脖颈。他像一只调皮的幼狮一样，轻轻咬着她，一阵快感传遍了她的全身。他轻轻地趴在她身上，双手撑在地上，以防把她压得太重。干燥的树叶在他们身下窸窣地响着。她开始呻吟，一声比一声响。突然，他用手掩住她的嘴巴，僵住不动了。她吃了一惊，抬着一看，他也正抬头，透过树丛往外看。她能感到他怦怦的心跳。他纹丝不动地躺着，几乎连肌肉的运动也停止了。她听到了由远而近的声音。有人正在向这儿走来。她转过头，看到不远处有几只脚正沿着小路，朝他们躺的地方移动过来。她和丹尼只有一部分被树枝挡住。如果这几个人在经过这儿时朝他们躺的地方看一眼，肯定会发现他们。她听到一个中年妇女模样的声音正在埋怨。

“常年看管就是常年看管，就是要事无巨细，常年都照管。像除除杂草、捡捡石块啦，等等。我要到看守房那儿停一下，在离开前要与看护人讲讲。”

他们现在离科琳内他们只有六七米了，而且还在不断靠近。一个男人的声音回答说：“与其它大多数地方相比，他们做得已很不错了。无论如何，我想象不出奶奶会对周围的几根杂草或几块小石头介意的。”

“不过我介意。”女人坚持道，“我希望等哪一天我也躺在这儿，有人会常年照看我的这块地方。他们不能只要钱不干活。”

此时，几条腿正从他们身边走过去。科琳内屏住呼吸。“随你便。”男人说，“我们在车上等你。”

他们走了过去，一点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丹尼放开了盖在科琳内嘴上的手，重新开始，就像讲话被打断了又重新接上一样轻松。

回去找车的路上，他步履欢快。科琳内拉着他的手，她把从忧郁的思想中拯救了出来，这使她感到高兴。他有些情绪变幻不定，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红光满面，她也满面潮红——但原因却截然不同。不久她就发现了，因为坐进车里时，他转过头来，问她：“你愿意与我结婚吗？”

她此时感到的难为情并不亚于吃惊。“我们在三小时前才认识！”她说。她开始笑了，但当她看到他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时，她几乎立即意识到，他的要求是诚心诚意的。她已伤了他的心。

“你要与海滩边两个王八蛋中的一个结婚，是吗？”他轻声问道。

“不。”她说，“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们。”

“你不会不了解的。他们有钱，他们受过教育。你还需要了解什么呢？”

她已深深地刺伤了他，这使她深感内疚。她被他对爱的渴求所感动。“今天我玩得很开心，”她温柔地说，“真的。我——”

“但你不愿与我结婚，你永远也不会。”

她拼命想找话来应对。“嗯，但是我……我当然愿意再见到你。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经常聚在一起，而且，你知道，我们可以——”

科琳内没有注意到，他的一只手悄悄绕到了她身后，在她脸颊上突然打了一下。要不是当时丹尼猛踩了一脚油门，突然拐进了阿伯科恩街，把科琳内一下甩离座位，靠在了门边，这一下可能会打得更重。他们沿着阿伯科恩

街，向南飞驰而去，一路左拐右拐，超过了一辆又一辆车。此时，天已慢慢变黑了。

科琳内缩在一边，尽量离他远些。她刚刚被打过的一边脸已麻木了。“请送我回家。”她哀求道。

“我他妈还没那个准备！”他厉声说道。

他一直朝南开去。两英里，三英里，五英里。他们开过林荫路，又开过阿姆斯特朗州立大学。科琳内有些晕眩了。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丹尼想死了，他现在要她与他同归于尽。刚才喝过的伏特加、果汁朗姆酒以及刚抽的大麻烟肯定起作用了。他会把车开到路外面去的；还会把车撞到别人车上。她连看也不敢看他，他已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牙关紧咬。眼睛里凶光毕露。双手狠狠地握着方向盘。这太像一场可怕的噩梦了。突然，他的形象渐渐模糊了——他的后脑勺、他的双肩、他的手臂、脸和整个身体——好像闪光灯照在了他身上。她已几乎失去知觉了，但此时，她听见了警笛声。警察来了。

丹尼脸上的怒气突然烟消云散。他把脚从油门上拿开，将车开到路边。三辆亮着警灯的警车迅速把他包围。无线电喇叭声嗡嗡地响着。警察大声喊着，让丹尼从车里出来。他转过身来，对着科琳内，满眼乞望，脸上又重现了温柔，声音充满了孩子气：“就让我这么出去，是吗？”

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见过面。几个月后，当科琳内在克拉利杂货店向我讲述这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她说她以前犯过错误，而且还会再犯错误。但她希望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她在远处观察了丹尼几个月——研究他、仰望他、跟随他。在这段时间里，她从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变幻莫测。她只想到他是一位床第勇士，一股流动的性激流，而且，至少在这一点上，她并没有错。

第十章 如果你真做了，就不是吹牛

总的来说，蒙特雷广场四周的三十多户住户对他们的邻居吉姆·威廉斯是抱着尊敬和友好的态度的。其中有几家还在他圣诞晚会的邀请名单上。其他人则大抵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例如，与丈夫一起住在泰勒街一所老民房里的弗吉尼亚·邓肯回忆起两年前的那个早晨，当她走出家门，看到威廉斯家窗户上挂着的纳粹旗时，至今还感到胆战心惊。退休建筑师约翰·C·莱比曾与威廉斯发生过激烈的争斗，按威廉斯的说法，都是因为莱比在建筑和保护古迹方面“破坏性的无能”。所以莱比先生对吉姆·威廉斯来说是一无用的。但莱比——威廉斯之间的争斗比起威廉斯与其隔邻李·阿德勒和埃玛·阿德勒之间的长期冷战来，简直算不上什么。

阿德勒一家住在一栋漂亮的双座老城房里，占了蒙特雷广场西面的一小半。他们家的侧窗隔着韦恩街，正好与威廉斯的客厅和楼上的舞厅直接面对。正是阿德勒家狗的叫声促使威廉斯在管风琴上弹起了凯撒·弗兰克那首震耳欲聋的《皮尔斯·黑罗克》。然而，狗的吵闹声仅仅是两家互相争斗的大乐曲中的一个小小音符。

像吉姆·威廉斯一样，李·阿德勒在保护和修复萨凡纳的旧城区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威廉斯自己直接介入了旧房的修复，而阿德勒则只是一个组织者和筹资者，他把实际的修复工作留给别人去做。阿德勒帮助建立了一个周转基金，用来购买将被拆毁的旧房；然后房子又尽快出售给答应进行适当修复的人。李·阿德勒的工作极为成功，他所起的作用也极为重大，以致他成了全国关于筹措周转资金、进行古迹修复的发言人。近几年，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修复旧房子，为贫穷的黑人解决住房问题上。他周游全国，发表演说。他被选入全国古迹修复信托基金会理事会。他受邀去白宫进行过午餐。他们大名经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全国性杂志上。现年五十挂零的李·阿德勒也许是在萨凡纳以外最著名的萨凡纳人了。

李·阿德勒全国性的声誉在萨凡纳招致了相当的非议。至少在萨凡纳，有许多人觉得阿德勒的行为有些好大喜功、独断专行，认为他像一个独裁者，喜欢无谓地得罪人。人们公开或在背后指责他，在萨凡纳的旧城修复中，把过多的功劳揽在了自己头上。人们说他喜欢出风头，说他不诚实，说他修复古迹的惟一目的是为自己获利。吉姆·威廉斯就是这样认为的人之一。

阿德勒和威廉斯在公开场合都互相友善，但这只是表面客气。阿德勒曾是特尔费尔博物馆的董事，而威廉斯则任当时的董事长，他们互相的敌意时不时在董事会的会议上爆发出来。一次，阿德勒谴责威廉斯把博物馆的家具偷到家里去。威廉斯否认了，并反责阿德勒想污蔑在博物馆一事上比自己有更大权力的人。最后，威廉斯一手导演了一次事件，迫使阿德勒离开了董事会，阿德勒从此一直耿耿于怀。

威廉斯几乎对阿德勒的任何东西都不屑一顾——他的艺术品味、他的名声和头衔，甚至他的房子。有一次，阿德勒家的一位客人找错家门，揷响了威廉斯家的门铃，问阿德勒先生在不在家。威廉斯告诉那位客人，“阿德勒先生不住在这儿，他住在隔壁有一半大的双座房里。”

李·阿德勒对威廉斯的蔑视并不亚于威廉斯。他认为威廉斯这个人在本质上不诚实，而且也一直这么对人说。另外，他怀疑纳粹党旗事件并不只是

威廉斯作弄电影制作人的一场小小的恶作剧。他认为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因为有一次约翰·伯奇协会一封寄给威廉斯的信错投到他家，让他发现了。阿德勒经常批评吉姆·威廉斯“腐朽”的生活方式，但他也按捺不住好奇心，要竖起耳朵，侦察威廉斯只有男人参加的圣诞晚会。有时候，阿德勒一粗心，忘记了关灯，窗户上就会透出他的身影。威廉斯看到后，就会向他招招手，然后把百叶窗拉下来。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些因素，让他们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客客气气地相处。李·阿德勒是利奥波德·阿德勒二世，即阿德勒百货公司创始人的孙子，该百货公司相当于萨凡纳的萨克斯第五街百货公司，是萨凡纳的百货之首。他的母亲是西尔斯·罗巴克财团所有人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的侄女。埃玛·阿德勒是萨凡纳银行最大股东的惟一女继承人。她曾做过青年女子联盟的主席，而且是许多民间社团组织的积极成员。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吉姆·威廉斯和阿德勒夫妇都是知名人士，富有并富于影响。他们隔墙而居，很大程度上在同一个圈子里活动，所以，他们都感到有必要保持某种友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诸多责难，吉姆·威廉斯仍然总是邀请阿德勒夫妇参加他的圣诞晚会。同时也是为什么尽管他们也讨厌威廉斯，却也总是接受了邀请。

一个阳光灿烂的四月的早晨，李·阿德勒朝我走来，满面笑容，一只手热情地向我伸过来。“握握这只即将同威尔士亲王握手的手吧！”他说道。

阿德勒先生所打趣的确有其事，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周末他和他的妻子要去华盛顿，会见英国的查尔斯亲王。阿德勒夫妇和亲王是去参加一次有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讨论会的。阿德勒一家认准了我已读过这篇文章，确实，我已读过这篇文章。大多数萨凡纳人都读了这篇文章，而且，从阿德勒先生高昂的情绪看，他既不知道有些人的议论，而且也不在乎他们的议论。

“这只是又一出利奥波德式的廉价的自我推销把戏。”吉姆·威廉斯说。但看了这篇文章后翻翻眼睛、咳嗽两声，表示不以为然的人并不限于那些不喜欢李·阿德勒的人。阿德勒夫妇的终身朋友凯瑟琳·戈尔看了这则消息也觉得不喜欢。“我也喜欢去会见查尔斯亲王。”她说，“但我不屑于这么去。低收入家庭住房，真的吗！”

阿德勒和我此时正站在他家房子底层阿德勒的办公室里。这儿就是他指挥许多地产项目和古迹修复的指挥所。另一间房里，电话铃正响着。什么地方还有复印机的转动声。他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记录阿德勒参加萨凡纳伟大的古迹复兴的照片。照片上反映的是过去二十五年里两个平行的转变过程：萨凡纳重新焕发了青春的光彩，而年轻的李·阿德勒则变成了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人。

阿德勒戴着半月形的眼镜，穿一身略皱的浅色夏装。他语音轻柔，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我们一星期前在一位历史学家举办的花园晚会上认识，阿德勒答应带我在萨凡纳游览一番，看看萨凡纳如何一步步从旧建筑拆卸商的手中挽救下来。我们走进他的汽车时，他告诉我他其实早已知道了人们在背后对他的议论。

萨克斯第五街（SaksFifthAvenue）百货公司：在纽约第五街上的一家大百货公司。是美国大百货公司的代名同。

“你知道现在的一种说法吗？”他问我，“如果你真正做了，就不是吹牛！”他的眼光越过眼镜，意味深长地看着我，好像在说：不要对背后的闲言碎语太在意。他们只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已。

我们离开停车场，开始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在街上行驶。萨凡纳美丽的街景——在我们面前闪过——老城房、大厦、绿树成荫的公园、布置优美的广场。

“如果眼前这些美丽的景象都不见了，会怎么样呢？”阿德勒说，“想象一下，眼前是一幅破败的景象：窗户破烂不堪，屋檐油漆剥落、千疮百孔，百叶窗已掉落，屋顶到处是漏洞。广场里到处都是小山似的垃圾，而没有草、鲜花和美丽的布局，它们会是什么样子呢？萨凡纳以前就是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次大战后阿斯特夫人来萨凡纳后把它叫作‘有一张脏脸的美丽女人’的缘故。这种局面是萨凡纳自身造成的。而且可怕的是，当这种局面产生时，谁都没有表示一点关注。”

我们后面的一辆卡车揪了揪喇叭。阿德勒闪到一边，让它先行，然后又以缓慢的速度，继续一边前行，一边讲述萨凡纳衰落的故事。他说，直到一九二一年，萨凡纳还继续保存着老样子——一座建筑上极具特色的十九世纪式的城镇。但就在那时候开始了人口向郊区的迁移。人们纷纷离开了漂亮的旧市区。他们或者把老城区的旧房作为公寓出租，或者把它们拆毁，或者干脆关门走人，置之不顾。在那时候，所有资金都被用在了郊区发展上，这从某个方面来说对萨凡纳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人们不会轰轰烈烈地拆毁大片老城区的房来发展房地产业。萨凡纳也没有像其它城市一样，有高速公路从市中心穿过去，因为萨凡纳并不处在交通线的中间。从地理上讲，它是一个交通终点。

到五十年代中期，约有三分之一的城区老房陷入了破败不堪的状况。然后到了一九五四年，一家殡仪馆宣布，他们将拆毁一套塌坏了的房屋，以使用它的空间作停车场，一些市民闻讯后便出来反对。这套房屋是达文波特庄园，是全美国南方联邦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之一。当时它已破败不堪了，有十一家住户住在里面。七位妇女站了出来，她们挽救了达文波特庄园，重新修复了它。李·阿德勒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然后她们就组成了萨凡纳古迹基金会，开始了挽救萨凡纳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萨凡纳古迹基金会会有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委员会，当他们发现一家旧房要被拆毁时，就会提出警告。但委员会没有权力阻止房屋的拆毁，甚至连拖延一下的权力也没有。他们惟一能做的只是尽量去寻找一些对此抱有同情心的人，将濒危的房子买下来，并将它修复。多数时候，委员会还没找到人来买它，房屋就已被人拆掉了。不久他们就发现，挽救旧房的惟一办法是将它们买下来。李·阿德勒就在此时介入了这个工作。

“一天早上，我正在吃早餐，”他说，“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十二月。我在报纸上读到，奥格尔索普大街上的一批四套老城房即将被拆掉。它们都很漂亮。建于一八五五年。被人们称作玛丽·马歇尔小街。事情的原委还是老一套：当地一家旧房拆卸商买下了这片房屋，想把它们拆了卖旧砖。只是卖旧砖！你知道，它们是萨凡纳灰砖，比一般的砖头更大，透气性更好，并有非常柔和和漂亮的颜色。它们是在萨凡纳河边的赫米泰奇种植园烧制的。现在已不再生产，已不可能被仿制。它们的售价在当时是每块一毛钱，比一块普通砖的价格要高三倍。房屋的车库到那时已被拆掉了，旧城房本身不到几

天也马上就会被拆掉了。”

阿德勒开车来到殖民公墓前面的奥格尔索普大街。街对面矗立着一排漂亮的四栋旧城房，每栋房前都有大理石台阶通向二楼的大门入口。墙砖呈暗红色。“就是它们。”他说，“现在已完全修复了。那天我过来看时，它们门窗都已不在，台阶也不成样子了。后院里堆着车库上拆下的砖。我走进其中一栋房子，爬上三楼，望着下面的壮观景色，心里想，‘我不能允许让这种事发生。’”

阿德勒给旧房拆卸商门罗先生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他想买下整排房子。门罗先生告诉他，他可以在六星期内把砖头卖给他。“我不要你碰那些砖头！”阿德勒回答说。“我要你让它们就留在原来的地方。”门罗先生同意了，但要求阿德勒把地皮也买下来； he 可以把整排房子，连同砖瓦和地皮都卖给他，售价是五万四千元。于是，阿德勒和另外三人一起把它们买了下来。然后他们写了一份倡议书，交给了萨凡纳古迹基金会。他们建议基金会把那排房子买下来，基金会当时有三百名成员，每人只需出一百八十元。“我的想法是，”阿德勒说，“基金会可以重新将这些房屋卖给答应将修复它们的人。萨凡纳古迹基金会接受了我们的建议。”这就是流动基金建立的开始。

事情也凑巧，诗人康拉德·艾肯少年时刚好住在马歇尔小街的隔壁——228号，艾肯的父亲正是在一九一一年二月在这所房子里杀死了他母亲然后又自杀的。在北方度过了大半辈子，艾肯在年老时想回到萨凡纳安度晚年。因此他的一位名叫海·索比罗夫的百万富翁朋友为艾肯和他妻子玛丽买下了马歇尔小街尽头的那栋房子，并将它进行了修复。这栋房子是230号，是艾肯年轻时所住房屋的隔壁。

“当这栋房屋的修复工作完成后，”阿德勒说，“它与其它三栋未经修复的房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我便给报社打了个电话，说，‘你们想来看一个奇迹吗？赶紧来吧！’报纸的记者便赶来了，而且还真在周末版上刊出了一大篇特稿。当时的时间是一九六二年二月。特稿刊出的当天，我们召开了一个招待会。那天下着雨，但还是来了约七千多人。他们把楼梯扶手上的清漆都磨光了。我们也让他们去看看隔壁没有修复的房屋，以进行前后的比较。他们第一次看到了一套破烂不堪的旧房如何能装修成一套漂亮整洁的房子。人们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后，便开始考虑搬回市中心来住。于是我们的工作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然，搬回城里来住并不会使人失面子，因为正是萨凡纳最伟大的文人，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带了一个头。”

我们继续开车前行。阿德勒不停地指着一栋栋经过修复的房子，并向我描述它们曾经破败的样子。“那套房的门廊原来已全部坏了……那套有深绿色石棉壁板和铝遮篷的房子……它的屋顶原来已完全烂掉了……”他像一位医生，正在一一回忆现在已完全康复的病人的病史。

马歇尔小街的成功促使阿德勒再接再厉，继续为萨凡纳古迹基金会筹措流动资金，用来挽救处于相同境况的房屋。整个想法其实很简单：萨凡纳古迹基金会用筹措到的钱买下濒危房屋，然后又卖出去——如果需要，可以适当亏些钱——卖给那些签了保证书，准备在十八个月内开始修复的人。基金会所定的筹资目标是二十万元，在当时，这笔钱只要流动快，已足够用来挽救一大批房子了。他们确实达到了目标。

“但即使有了流动资金，我们也得战斗，”阿德勒说，“我每天都来市中心，呼吸着这儿的空气，心中盘算这一天的战斗该如何进行。这确实是战

斗，因为建筑物还在很快地一座座破败。有时候我们会打赢。有时候我们也会打输。萨凡纳的投票人一点也没有帮我们的忙。他们三次否决了城区修复议案，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共产党的一个阴谋，他们挫败了任何建立古迹保护区的法令。你看，那儿的那个怪物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之一。它是凯悦王朝大酒店。”

我们沿着海湾街驱车前行，经过了凯悦酒店前面，这是一座低矮的现代式建筑，紧邻市政厅。凯悦酒店曾是萨凡纳轰动一时的一个焦点。这座建筑占去了工厂街一大片十九世纪棉花仓库的地址，而且其后部突出到河滨街上，破坏了河边沿岸的外观整体性。公众反对酒店建造的呼声使它的建成延迟了十年。

“你可以看到，酒店建在这儿是完全错误的。”阿德勒说，“我们在法庭里与他们打官司，打得死去活来。两位发展商都是萨凡纳古迹基金会的成员。其中一位的姐姐还是基金会的执行主席。基金会便分裂了，刚好一半对一半。基金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那是一个人心动荡的时候，我记得在那期间，有一次我去参加一次婚礼，一走进家门，我就发现，房子里除了新娘和牧师外，每个人都在我上告人的名单中。”

到那时候，旧城区的修复工作已接近完成。将近一千套房屋已得到了修复。修复工作是由富裕的白人完成的，但阿德勒坚称，并没有出现迫使黑人搬家的现象。萨凡纳古迹基金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买的都是空置房屋。但是当旧城区未经修复的房屋供应开始逐渐减少时，下一步修复的目标自然是相邻的维多利亚区。这将是一件差异很大的工作。

我们沿着阿伯科恩街南行。过了几个街区，旧城区较为克制、朴素的建筑风格就被充满想象的后维多利亚式建筑取代了——面积庞大的老木房，有浪漫的尖塔、山墙和俗丽的外装饰。其中一些房屋已被修复了，但大多数还处于破败不堪的境况。

维多利亚区是萨凡纳第一个铺设有轨电车的郊区。这一地区建成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一一年，是专门为白人工人建造的。二战后，白人向远郊区迁移，便渐渐把这一地区出租出去，到一九七五年，该地区已完全成了一个黑人聚居区。房屋已非常破烂，但它们仍然很漂亮，近几年，投机商和高收入的白人开始回来购买这些房子。对此，阿德勒感到极为不安。“这意味着中产阶级会大量向该地区迁移，而黑人不得不大批外移，”他说，“我决心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我要求萨凡纳古迹基金会帮我找到一个方法，在不赶出居住在房屋里的居民的前提下，修复这一地区，基金会还没有从凯悦事件中恢复元气，他们对穷人们的住房问题也不会有兴趣。我就在此时离开了萨凡纳古迹基金会。我组织了一个名叫萨凡纳旧建筑翻修工程队的非赢利性组织，取得了成功，因为董事会里容纳了各种人——黑人、白人，或者富人、穷人。”

阿德勒的打算是把房屋从不在本地的地产主手中脱离出来，将维多利亚区变成一个种族和经济上都很多样化的社会。他认识到，工程队可以得到公众的支持，因此，在公众和私人基金的资助下，他购买并修复了三百个房屋。租户将其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用来支付房租，其余不足的则由联邦房租补贴来补充。

“我想我不应该告诉你，”阿德勒说，“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对我们的所做所为感到满意的。一些人在私下埋怨，穷黑鬼怎么住在与旧城区那么近的补贴住房里呢！有几个人，像吉姆·威廉斯甚至公开表示了不满。吉姆·威

廉斯说我们在与‘犯罪因素’打交道。我想你应该已经听说过吉姆·威廉斯的。”

“是的，”我说，“我与他见过面。”

“嗯嗯。你知道纳粹党旗事件吗？”

“他告诉过我，”我说，“他说他把旗挂在阳台上，以阻止摄影组在蒙特雷广场拍电影。”

“是这样，”阿德勒说，“他把纳粹字旗挂了出来，从这扇窗户移到那扇窗户。”

在安德森街上，阿德勒在一栋漆过油漆的灰白相间的房屋前停下车来。

“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所谓的‘犯罪因素’家庭。”

我们走上台阶，阿德勒揪响了门铃。一位身穿绣花女便服的黑人妇女打开了门。

“早上好，鲁比。”阿德勒说。

“早上好，阿德勒先生。”她说。阿德勒随后把我介绍给了鲁比·穆尔太太。

“鲁比，我带这位先生来看看维多利亚区是个什么样子。如果你不介意——”

“噢，那感情好。”她高兴地说，“请进吧！”

鲁比·穆尔的两层楼房非常凉爽。房内有三间卧室，一个现代化的厨房，屋顶很高。起居室的壁炉架上挂着一幅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画像。阿德勒带我楼上楼下快速游览了一遍。然后我们来到前厅穆尔太太的身边。

“这些房子在修理以前非常糟糕，”她说，“我做梦也没想到，它们修理了以后会变成这副样子。他们在这儿修理时，我每天都过来瞧瞧，因为我知道我会得到其中一栋。我真的很喜欢我的房子，真的。房里还有中央供暖和通风设备。”

“过得不错吧，鲁比？”阿德勒问。

“噢，是的，”她说。然后她转向我：“请在我的本上签个名，好吗？”起居室的桌子上摊放着一本来宾登记簿。我签名时注意到，我并不是李·阿德勒第一个带到这栋房子来参观的人。在我签名的上面，还签着一位来自《亚特兰大宪法报》记者的大名。

我们走向汽车。阿德勒告诉我，鲁比·穆尔之所以有资格住他的一套住房，一是因为她是维多利亚区的老住户，二是因为她有工作——她在日间酒吧里做清洁工，三是因为她的收入在一个特定水平线以下。她自己每月付二百五十元房租，联邦补贴补足其余部分。阿德勒说，穆尔太太的房子每次总是使他的检查人员极为满意；她的房子永远窗明几净，成了这儿的典范。“我们不会把房子给地痞、流氓或毒品贩子住的。”他说。

我们开回了老市区。

“我可以领你去上百套这样的房子，但也许你已有总体印象了。当我们取得一定成功后，私人投资者开始购买房子，地价便开始攀升。维多利亚区现在已成了一个如何不使穷人无处可住并得以顺利完成城区改造的全国模范。一九七七年，我们在这儿开了一个全国住房会议，来自三十八个州的四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第二年，罗莎琳·卡特来到这儿，在一套改建过的房子里拍了《美国你早！》的一段片子。这星期五，我们要去华盛顿，向查尔斯王子汇报这里的事情。”

我们进入了蒙特雷广场，沿逆时针方向开过去，停在了阿德勒的家门口。“好了，你都看到了，”他说，“古迹保护一般是名人们的爱好，有钱人为了附庸风雅才偶一为之。但我们已把它变成了普通人的一种行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创造了一个价值两亿元的旅游业，并让人们返回市中心居住。不坏吧，嗯？”

“可谓成绩卓著。”我说。

阿德勒透过他那半月形眼镜的上方，看着我：“你要真做了，就不是吹牛。”

一星期后，《萨凡纳晨报》上刊登了一篇有关阿德勒夫妇与查尔斯王子会见的消息。消息引用阿德勒的话说，王子对“城市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埃玛·阿德勒则说，王子提出了一些“极为机智、精彩和贴切的问题”。四天后，报纸又登出了一篇埃玛·阿德勒以第一人称写的有关这次会见的文章。“这是在华盛顿一个无比美好的日子里。”她写道，“天空晴朗，蓝天如碧。气候宜人，正适于盛装赴会……”

阿德勒夫妇再次成了某些圈子里谈论的话题。其中尤以星期二晚上已婚妇女扑克牌俱乐部的讨论最为热闹。

“你怎么认为？”一位穿着蓝色绸裙的妇女说，“是报纸编辑摁住埃玛的手，让她写下这篇文章？还是埃玛摁住编辑的手，让他采用了这篇文章呢？”

“朱莉娅，你太刻薄了。”一位扎着黑色丝绒束发带，戴着单颗珍珠耳环的妇女说道。

“不，我不刻薄。”穿蓝衣服的女人回答，“如果阿德勒两口子想让别人知道他们与查尔斯王子见面的事，他们可以在私下里宣讲。但他们又像往常一样在报纸上又吹又擂，这样事情就不同了。”

“确实。”

“我是说，埃玛应该再克制一点，你说呢？她完全在胡说八道，只是让自己高兴而已。”

“朱莉娅，”另一位女人说，她的声音突然降了下来，“我认为你有些忌妒她。”

两位女人还没有开始玩牌。事实上，她们仍还站在辛西娅·科林斯家的前门外，等着进门：这是已婚妇女扑克牌俱乐部非同寻常的习惯之一。

已婚妇女俱乐部（一般人都这么简称它）是萨凡纳最独特的社团之一。其它任何城市都没有这样的组织。该俱乐部于一八九三年成立，创立俱乐部的十六位妇女当时是为了白天丈夫外出工作时寻找娱乐方式才创意的。俱乐部的成员总是十六人——不多，也不少。每月一次，一般在星期二，她们聚在其中一位成员的家里，进行两个小时的玩牌、喝鸡尾酒和吃点简单的晚餐。聚会时，要用精致的请帖请三十二位客人，从而使到场的妇女达到四十八位——一共十二张牌桌。

根据习惯，太太们将在下午四点稍早一点到达，戴着白手套，穿着长裙子，头上还戴一顶饰着鲜花或羽毛的大帽子。她们不掀门铃。而是等在门外，呆在车里或站在路边，直到四点整女主人准时打开大门。太太们然后就进门，在牌桌边坐下，立即开始玩牌。在早年，她们玩惠斯特、尤克牌或五百分。

惠斯特：类似桥牌的一种纸牌游戏。

后来她们改打竞叫桥牌，再后来是定约桥牌。但在很长时间内，总是有一桌玩惠斯特，因为 J·J·劳尔太太拒绝学习其它新的东西。

太太们一开始玩牌，以下事项的进程就要严格按照固定程序的安排了。程序的开始是一杯水。每位太太一加入已婚妇女俱乐部，就会得到这样一张印好的程序表。上面的内容是：

- 四点十五分：上水。
- 四点三十分：撤走水。
- 四点四十分：清理烟灰缸。
- 四点五十五分：上餐巾。
- 五点：上鸡尾酒。
- 五点十五分：上第二次鸡尾酒。
- 五点三十分：上第三次鸡尾酒。
- 五点三十五分：最后一手牌，上桌布。
- 五点四十分：上晚餐盘。
- 五点四十五分：计算得分，评出优胜者。
- 六点：颁奖，太太们准时离开。

作一次东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有足够理由让主人重新粉刷房子，装修客厅。至于说到遵守固定的程序，总会有一些精通程序的太太出来，减轻主人的压力，让她减少紧张。固定程序的重要性体现在可以让这些已婚妇女按时回家，去迎接下班回家的丈夫。当然，丈夫的支持也是已婚妇女俱乐部不可缺少的部分。至少，他们需要提供资金，为聚会准备晚餐，并事先将房屋粉刷装修。而且，他们也是俱乐部成员必须具有的前提条件：一位妇女必须结婚，才可参加俱乐部。俱乐部规定，如果一位成员离婚了，她就要退出俱乐部，没有了相应的权力，也不需承担义务。光是这条规定，就使得不止一桩婚姻得以维持。在任何情况下，已婚妇女俱乐部一年中都会有三次将聚会开始的时间从四点推迟到七点半，以使重要人物：丈夫得以出席。男人们将系黑领结。

阿德勒夫妇从华盛顿回来后的那个星期二，丈夫们也被要求参加已婚妇女俱乐部的活动。那天晚上作东的是卡梅伦·柯林斯夫人。她和丈夫及三个孩子住在奥格尔索普大街的一栋旧城房里。七点半前，系着黑领结的男人和身穿长裙的女人开始在她家门前徘徊。那天晚上我也收到了科林斯太太的邀请，系上黑领结，前去赴会。

“我不是忌妒埃玛·阿德勒，”穿着蓝衣服的女人说，“我一点也不忌妒。我愿意第一个承认埃玛做了许多有价值的事，如果查尔斯王子真要会见什么人，她就当之无愧。我感到不舒服的只是……只是他们的自吹自擂。那样有些不太体面。他们总喜欢自卖自夸。你可能会认为是李·阿德勒一人修复了萨凡纳的旧房。李太喜欢出风头了，埃玛也一样。”女人转向一位有一头稀疏金发的男人，他正双手插在口袋，懒懒地倚在一棵树上。“亲爱的，”她说，“你认为我说得公平吗？”

男人耸耸肩：“你问我吗？埃玛·阿德勒比她妈妈可强多了。”

埃玛的母亲是埃玛·沃索尔·莫里尔，一位盛气凌人的大个女人，城里

尤克牌：一种取一副牌中二十四张或三十二张大牌由二至四人同玩的牌戏。以定王 牌方在五墩中获得三墩以上为胜。

人都叫她“大埃玛”。大埃玛是萨凡纳最富有的人之一，占有萨凡纳银行最大的股份。个性极强。正像她家的一位朋友所说的，大埃玛属于那种没有桌子拍就不舒服的人。有关她的各种传说在萨凡纳传的沸沸扬扬。她在家里的冰箱上上了一把挂锁，以防止家里佣人偷走食品。在举行晚宴的过程中，她会十次、十五次地从桌边站起来，到厨房去打开、锁上冰箱。客人走后，约翰·莫里尔会溜进厨房，慷慨地给佣人们送小费，以安慰一个晚上她们从大埃玛那儿所受的气。

到九十多岁时，人们还能见到大埃玛开着她的奔驰大轿车在萨凡纳开来开去，她边上坐着她的德国牧羊犬，后排坐着她身穿一身制服的老司机。老司机已为莫里尔夫人开了三十多年的车了（之前是为她母亲开），但她只允许开她较小的车，而不让他开大奔驰车。只有大埃玛自己一人才可以开这辆奔驰车，这是她的特权。最近一次在正午时间，她开车去位于约翰逊广场的萨凡纳银行总部签一些文件。出发前，她已打过电话，告诉银行的经理人员，拿着有关文件，到银行边的路边等她。她很忙，她说，她不能等别人。二十分钟后，大埃玛拐弯进入了约翰逊广场，旁边坐着德国大牧羊犬，后面战战兢兢地坐着那位盛装的老司机。她把车开到经理身边，但并没有把车停下来。经理一步一抖地跟车跑着，把文件递进窗户，恳求着，“看在老天的份上，埃玛，请把车停下来！”大埃玛以每小时八到十英里的速度滑行着，在文件上快速签上名，又一一递回来。当她把最后一份文件递给经理时，她们已在约翰逊广场溜了半圈了。她随即摇上窗户，加速离去。

在有关大埃玛·莫里尔的所有传说中，被人重复最多的是她对她女儿和李·阿德勒的婚姻的激烈反对，她的理由是他是一位犹太人。大埃玛又吼又叫，拍桌骂街，滔滔不绝，竭力反对。别人告诉她，她的丈夫、小埃玛的父亲约翰·莫里尔也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她也根本不听。当小埃玛不听劝阻，坚持要嫁给阿德勒时，大埃玛情绪一落，开始了无声的抵抗。她拒绝带女儿去纽约买婚纱礼服。无奈，只好由阿德勒的母亲陪小埃玛去。在婚礼预排中，大埃玛与阿德勒一家站得远远的，避而远之。到婚礼后的招待会上，她又拒绝阿德勒一家加入接待者的行列。把他们全部排斥在外。这一事件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被人记得，这也是为什么站在辛西娅·科林斯家门口、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男人要把埃玛·阿德勒与她相比，并得出小埃玛比大埃玛强的结论。

七点半整，身穿黑色晚礼服、手拿一把有网眼的黑扇的辛西娅·科林斯喜笑颜开地打开了大门。“大家请进，”她笑嘻嘻地说。客人们鱼贯而入，纷纷在起居室和餐厅的牌桌上找自己的位置。一找到写有自己名字的卡片，他们马上就坐了下来，几分钟内，牌桌就坐满了。人们压低声音，互相交谈着，“刷刷”的洗牌声就如秋叶落到草地上的声音一样。

我不玩桥牌，所以我与其他两位不玩桥牌的客人——一男一女——走进了起居室边上的一间小书房。男人有一头长长的白发，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我猜想，他肯定是社区里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女人有四十来岁，正抽着一根浅蓝色的烟。房子对面，两位身穿整洁的黑白色工作服的女佣正站在一大罐一大罐曼哈顿鸡尾酒、马提尼酒、雪莉酒和茶混成的潘趣酒和水边上。辛西娅·科林斯走进这间房子，红扑扑的脸上布满笑容：“好了，第一回合准时开始了，我可以歇口气了。我希望你们在外面没有等得太久，外面的天气太热了。”

“我们在外面聊李和埃玛的事呢！”抽着淡蓝色烟的女人说。

“你知道，下午我在写座位卡时想到了李。”辛西娅说，“你现在在安排座位时还需担心，因为凯悦事件的影响还没有消除。即使在现在。当然，李是这件事上的大主角。”

“别刺激我，”另一位女人说，“那件事太可怕了。闹得正热闹的时候，你都无法参加鸡尾酒晚会，你什么事也做不了。人们到处都在吵，只有呆在家里，才可感到一点轻松。”

“我和我的小姨子到今天还不说话呢！”白发男人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必须说，我很感谢这件事。”

辛西娅警觉地看看手表。“水！”她低声对女佣说。

“李总是一副孤注一掷的样子。”另外一位女人说，“如果他不能做，别人也就不能做。他采取的是一种焦土政策。”

“他还会大声叫嚷呢！”辛西娅说。

“亲爱的，他做的可比这过分多了。你还记得那次持枪的事吗？”

“什么枪？”

“我记得几年前好像是在芝加哥，李与全国古迹修复信托基金会的另一位理事为某事发生了分歧，李便在一次正式晚宴上拔出手枪，对准了他。”

“噢，对的！”辛西娅说，“我忘记了。但我没记错的话，那好像是一把玩具手枪。我听到的是，李没有把手枪指着那人。他把枪指着自已，装出要自杀的样子。”

“可能是这么回事。”另一位女人说。

“当时在场的人都吓呆了。李那位可怜的同事不久前家里肯定发生过枪击事件，因为他几乎被吓得人事不省。当时全国基金会的主席是吉米·比德尔。他走出来告诉李，他太过分了，并让他坐下。这件事非常无聊，令人尴尬。”

“我也是这么想的。”

白发男人坐回椅子，眼睛在两位女人身上转来转去，就像一位观看网球比赛的观众一样。

辛西娅转向我。“你一定觉得我们说得有些恶毒吧！”她说，“但几年以前，李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我们都是他的信徒。因为李，我们在旧城区还是破破烂烂、不甚安全时就搬了回来。那时候，大家都很冲动。哈特里奇一家甚至还在琼斯街的妓院隔壁买了一栋房。在那时候，李做了不少好事。他是位理想主义和至善主义者。他在挽救旧城区。可是，他自己直到很久以后才搬回城区。他和埃玛一直住在安全的阿德斯雷花园，而让别人搬回城区，作开路先锋。克宁翰家、克里兹家、布兰南家、兰格斯家和邓恩家——萨凡纳古迹基金会全部成员都搬回了城区，除了李以外。阿德勒两口子也没有惹什么麻烦。他们只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现在别人都看出来了，其实他们真正在乎的只是那些无聊的奖励和巴结像查尔斯王子这样的人。”

“后来怎么样？”我问。

“阿德勒变得很难相处，”辛西娅说。“他本来就对民主程序不怎么在乎。当他担任萨凡纳古迹基金会主席时，他只是一个人所欲为，预先从不征求基金会理事的意见。这些在凯悦酒店一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全部反对酒店的建设。开发商原先准备在市政厅边上建一座十五层高的大高楼。基金会全体人员，包括李在内都投票反对。接着基金会进行了第二次投票表

决，决定如何将他们的反对意见公开化。投票结果是要等到他们有机会与发展商交谈后，才将反对意见公之于众。但李却等不及了，他想马上扇起公开的对立。基金会的立场也很坚定。由于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李就决定实施自己那一套反对酒店建设的方案。首先，他撤回了每年对萨凡纳古迹基金会七千元的捐款，这笔款是指定用来支付基金会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的。这种做法其实是李的典型方式，他总是要为他的捐款规定明确的用途，而不是像别人一样，不加任何附加条件。李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演独角戏。如果他得不到，那么谁也甭想沾边。对于他这种人，我们是不能责怪萨凡纳基金会开除了他的。”

她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原先还以为是李·阿德勒自己退出萨凡纳古迹基金会，”我说，“而不是相反呢！”

“李绝对是被投票决定开除出去的，”辛西娅说，“让他感到难受的是投票开除他的都是他的朋友和学生，而且还是一致同意通过的。会议记录在档案中遗失了——非常奇怪——但你可以去问瓦尔特·哈特里奇。他是那时候的主席。他和康妮在隔壁玩着桥牌。”

“最让人伤心的是，”另一位女人说，“如果李自己没有把事情搅乱，结果可能会好得多。因为发展商后来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它比我们最后达到的结果好多了。”

“我有一个印象，”我说，心中回想起了阿德勒告诉过我的事，“好像阿德勒是因为在维多利亚区的黑人住房问题上的分歧而退出萨凡纳古迹基金会的。”

说到这儿，另一位女人捻熄香烟。“我受不了了！”她说，“我快疯了！辛西娅，我顾不得什么程序的规定了，我要去喝一杯。”她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曼哈顿鸡尾酒。

“李·阿德勒不是自己退出萨凡纳古迹基金会的！他是被开除出去的。”这位女人说。“那是在一九六九年。好像直到过了大约五年之后，他才在维多利亚区开始萨凡纳旧建筑翻修工程的工作。后者与基金会毫无联系。它不过是一个追名逐利的工具。当然，他表面上要做得冠冕堂皇。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文物保护主义者。他说他是在创建一个种族和谐相处的社区。吹牛！他正在创建一个新的黑人隔离区。这儿没有真正的融合，不过是再一次的隔离。

“李被迫离开萨凡纳古迹基金会后，消沉了一阵子。他已当了六年基金会的主席。基金会就是他的生活。他必须做出什么，表明离开了基金会，他也能干出成绩，所以他就选择了维多利亚区作为他的工具。他制定了一个利用政府资金为补贴租户购买和修复住房的计划。这完全扯不上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它不过是一个以他带头的资助旧房改造的项目。他说他在旧房改造中并没有迁走长期住户——好像维多利亚区历史上就是黑人区或混居区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这儿还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白人居住区。如果不是李那么执意孤行，私人购房者可能会考虑维多利亚区。而且请你相信我，黑人们仍然能在市中心找到好房子。公共住房是需要的，可是我告诉你，维多利亚区却是最不适合的地区。”

女人解释说，维多利亚区的房子多数是木质结构，火灾发生的可能性极大，而且，房屋需要三年左右重新油漆一次，因为湿度很高，油漆很快会剥落。“这些费用在公共补贴住房里是无法保证的。”她说。

“而且，李的修复工作也做得不怎么样。”她继续说，“他粗制滥造，把原先具有的一些细小的维多利亚风格，像印花的锡皮屋顶，都弄得荡然无存。看看那些房子吧——要全部看，不要只看他领你们参观的几套。油漆斑驳，门廊栏杆腐坏。两三年后它们又得重修，因为它们与周围那些未经修复的房子混在一起，已看不出多大区别了。”

透过门，我能看到女仆正在牌桌间穿梭，收回空水杯。

“如果我敢再大胆一些去预测，”女人继续说，“中产阶级的大批回迁将会遇到怎样一种可怕的情况？如果像旧城区的情况一样，中产阶级的大批回迁对李是有好处的。但实际上他阻止了中产阶级的回迁，他也破坏了维多利亚区房地产的价值。它是个买方市场，但根本就没有购买者。在古迹保护的名义下，李·阿德勒事实上冻结了古迹保护工作。”

“但阿德勒告诉过我，”我说，“维多利亚区的修复工作促进了那儿的私人投资。”

“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对于这点，李·阿德勒自己最了解。他有一个儿子曾买下了瓦尔德堡街上的一栋房子，并进行了豪华的装修。但当他要出售时，却无人问津。他开价十三万五千元，现在已跌到九万七千元，还是无人问津，因为它恰好就在黑人区的正中央。”

“在萨凡纳以外，”辛西娅说，“人们都以为维多利亚区的改造极为成功，因为李就是这样宣传的。他们都轻信了李的宣传，查尔斯王子就是最近一个受骗的人。”

“真正让人难以忍受的，”另一位女人说，“是阿德勒两口子把自己装扮成道德仲裁家的样子，它让我感到恶心。我已厌倦了李那套攀龙附凤的假把戏了。我也受够了她那套埃莉诺·罗斯福式装模作样的作派了。可是我们做了什么去回敬他们呢？”

“不少了。”白发男人说。

两位女人吃惊地看着男人，他脸上仍然挂满了慈祥的笑容。

“李是萨凡纳的头面人物，没错吧？”男人柔声问道，“他是可替利翁舞俱乐部的成员，为首次步入社交界的少女的舞会提供资助。他是马德拉美酒俱乐部十五君子之一，可以在那里对美酒佳肴发表长篇大论。他还是查塔姆俱乐部的成员，可以去那里一边品尝着美酒佳肴，一边观看他鼎力帮助下修复起来的旧城区的屋顶。”

两位女人小心地点点头，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他在萨凡纳高尔夫俱乐部玩球，”男人继续说，“因此说，李·阿德勒是萨凡纳的一位头面人物。至少你们会这样认为。但他实际上不是，你们不相信吗？在萨凡纳，我们有自己区分头面人物的一个小界线——即如果你只做到了这点而没做到那点，你就不是我们中的真正一员。具体说，我们有奥格尔索普俱乐部，我们还有游艇俱乐部。”

男人慢条斯理地说着，像一位学问很深的教授：“李·阿德勒是犹太人。他的许多好朋友都属于奥格尔索普俱乐部和游艇俱乐部，但他不是。”

“可是奥格尔索普俱乐部是接受犹太人的呀！”女人说，“鲍勃·米尼斯不就是吗？”

“是的。鲍勃·米尼斯是奥格尔索普俱乐部最老资格的成员之一，而且深受众人爱戴。他也是第一位出生在佐治亚的白人孩子的玄孙，使他本身就成了佐治亚历史的一件活宝。他是犹太人，但不是百分之百。他的两位妻

子都是基督徒，他的多数朋友也是，他的孩子作为圣公会会员养大的。把鲍勃·米尼斯吸收为奥格尔索普俱乐部的成员大有好处。除了他令人愉快以外，他还能让我们理直气壮地说，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但是我们在奥格尔索普俱乐部里也有犹太人呀’？”

他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一一看着我们，好像要确认一下我们是否接受了他的观点。“另一方面，”他继续说，“李·阿德勒的情况明摆在那儿。被奥格尔索普冷冷地拒之门外，又被萨凡纳古迹基金会抛弃，他能做什么呢？他必须得做出独特和杰出的事来。在我看来，他已实现了自己最大胆的梦想。通过他在维多利亚区的工作，他不仅恢复了作为一名古迹保护主义者的名誉，而且还为自己披上了一件漂亮的道德外衣，为贫穷的黑人解决住房。如果你去反对他，你就会被别人看作是种族主义者。李的萨凡纳旧建筑翻修工程也许耗资过大，不太现实。他的修复工作也许做得很粗糙。他也许导致了维多利亚区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他也许又在制造一个新的黑人隔离区。甚至如有些人所怀疑的，他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追名逐利。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对他当面直陈，可是他做得太精彩了。李·阿德勒已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重新获得了自己作为全美最著名的古迹保护主义者之一的声誉，在这过程中，他又用种族问题，将了我们一军。”

“我不认为他对黑人是真心实意的，”抽蓝色香烟的女人说，“李参加的俱乐部——至少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俱乐部——没有一家有过任何黑人成员。”

“确实，”男人说，“对于这点，我认为黑人自己也怀疑李和埃玛的真诚。譬如，如果你仔细阅读埃玛有关与查尔斯王子会见的文章，你就会发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埃玛责备采访这次会见的华盛顿记者们只对‘查尔斯王子的一些吹毛求疵的小事’感兴趣，而没有对住房问题感兴趣。但是接着她又以很长篇幅讲了她带去的那位可爱的黑人厨师，讲厨子如何用松针编了一只篮子，她又如何担心几周，不知道怎样送给查尔斯王子。埃玛没有发现厨师在篮子问题上一些孩子气的做法，而且，篮子与住房问题也丝毫没有关系呀！埃玛看来采取了一个双重标准。一个是针对受过教育的记者的，另一个则是针对纯朴的黑人厨师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埃玛对黑人采取的实际是一种保护者的姿态。”

抽蓝色烟的女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嗯，嗯，嗯。”她说。

“我想黑人们会知道自己在李和埃玛心目中的地位的。”男人继续说，“他们也许还明白，今晚在这儿的人没有谁来为他们修建了三百多套住房，也没有谁带黑人厨师去见过查尔斯王子。黑人们知道阿德勒夫妇为他们做了一些事，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反过来，黑人们也会报答阿德勒夫妇的。”

“他们究竟为阿德勒夫妇做了些什么呢？”女人问道。

“他们为阿德勒夫妇投票。”他说，“在上一次选举中，你们可能记得，李和埃玛支持斯宾塞·劳顿与布勃西·瑞安竞选地区检察官。阿德勒夫妇是为劳顿的竞选捐款最多的人。我们可以肯定，李一定传话给了黑人牧师们，说他在支持劳顿。以前支持瑞安的黑人牧师联盟布莱斯托于是便转向支持劳顿。劳顿利用黑人的支持，在竞选中获得了胜利。因此，不管他有没有计划，李·阿德勒已利用黑人的支持度过了危机。而且，地区检察官会因为他的支持而对他感恩戴德。这使得李在政治上有了影响力，并使任何市政府官员对他房改工程的反对都产生了难度。”男人眼皮一抬，好像在说：“我说完了。”

“嗯，我懂你的意思了。”女人冷冷地说。

男人于是转向辛西娅·科林斯，但碰巧科林斯太太正在看表。她脸上闪过了一丝焦急的神情。她转过头去，看着站在门边的女佣。“上餐巾，”她低声说。

第十一章 最新消息

在我双城间的生活经历中，我发现自己在萨凡纳逗留的时间比在纽约的要长多了。光是气候这一个因素就足以用来说明我之所以发生这一倾斜的原因。到四月底，当约纽还没有从春寒料峭中解脱出来时，萨凡纳已沉浸在温暖、宜人的春光里了。山茶花、长寿水仙和多花水仙在十二月和一月即竞相开放，继而是紫藤花和紫荆花，到了三月中旬，遍地开满了一丛丛白的、红的和朱红色的杜鹃花。白色的山茱萸花淡淡地漂浮在杜鹃花丛之上。而空气中早已飘荡着忍冬花、素馨花和早放的木兰花的香味了。在这个鸟语花香的环境里，谁还会再需要纽约的寒冷呢？

我便一直羁留在萨凡纳，它宁静安详的大街成了我经常徜徉的地方。我也像一般的萨凡纳人一样，足不出户。萨凡纳人经常谈论别的地方，好像他们经常外出一样，但通常这只是纸上谈兵。萨凡纳人最喜欢谈论查尔斯敦，尤其是在外地人面前。他们会没完没了地将两个城市进行比较。萨凡纳是主妇的城市；而查尔斯敦是圣城（城中有许多教堂）。萨凡纳的街景优于查尔斯敦，但查尔斯敦有着更精致的内含。萨凡纳在风格和民风上完全是英国式的；查尔斯敦除了英国的影响外，还有法国和西班牙的影响。萨凡纳人喜欢打猎、垂钓和赴宴，其喜好的程度要超过对智力上的追求，而查尔斯敦人则相反。萨凡纳对旅游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查尔斯敦也是客满为患。等等，等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萨凡纳和查尔斯敦是一对姐妹城市。如果真是这样，姐妹之称也仅仅只是流于表面。萨凡纳人很少去查尔斯敦，尽管两地间还不到两小时的车程。但进一步说，萨凡纳人根本不去外地。他们不愿意麻烦。他们完全满足于留在他们与世隔离的城市里，呆在自家的屋檐下。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莎布莉丝就是其中之一。

莎布莉丝就像她所说的，开始在铁路沿线作巡回演出——去奥古斯塔、哥伦比亚、亚特兰大和杰克逊维尔。巡回间隙又回萨凡纳，更换、增添新的演出服装，到迈拉·毕夏普大夫那儿注射一针雌性荷尔蒙。当她在毕夏普大夫那儿扎完针后，一定会给我打个电话或用小石子扔我的窗户，我便会上楼，接她回家。她把我拉她的这段路程当作她性旅程的一个仪式。当我们驱车走过萨凡纳的大街小巷时，她体内的雌性激素正在发挥魔术般的作用，把她从一个假小子变成一个光彩照人的女皇。

五月初的一个星期六早晨，我正准备驾车去杰克逊堡看一场萨凡纳每年一度的传统体育节目：苏格兰运动会。这时，电话铃响了。是莎布莉丝。

“我是莎布莉丝，但这次我不是让你开车送我的。我打电话只是问问你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

“我还没有，”我说，“怎么了？”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那位古董商吗？那位在蒙特雷广场有一座大庄园的。”

“记得。”我说。

“你不是告诉我他叫吉姆·威廉斯吗？”

“是的，我说过。他怎么了？”

“是詹姆斯·A·威廉斯吗？”她问。

“是的。”

“五十二岁？”

“好像是。”我说。

“住在公牛街 429 号？”

“好了，莎布莉丝。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昨晚他开枪打死了一个人。”

“什么？莎布莉丝，别开玩笑！”

“这种事我不会开玩笑。报纸上是这么说的。你看，詹姆斯·A·威廉斯开枪打死了二十一岁的丹尼·刘易斯·汉斯福德。事情发生在梅瑟庄园内。他们在头版登了一张你朋友詹姆斯·A·威廉斯的大照片，但他们没有登那二十一岁的小伙子的照片，好的，我就想看他的照片。”

“丹尼·汉斯福德死了吗？”我问。

“他肯定死了，宝贝，因为他们指控威廉斯犯了谋杀罪。”

第二部分

第十二章 枪击事件

报纸在《威廉斯被指控杀人》的头号标题下，登了一则简要的消息。消息说，凌晨三点，警察接到报警赶到梅瑟庄园，发现二十一岁的丹尼·汉斯福德中弹倒在书房地板上，鲜血浸透了身下的东方地毯。他胸部和头部都已中弹，现场有两把手枪，还有一些打碎的物品。威廉斯已被收审，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如需保释，需交两万五千元的保释金。十五分钟后，威廉斯的一位朋友带着一个装有二百五十张一百元钞票的纸袋，来到警察局，把威廉斯保释了出来。这就是报纸上所登的关于这起枪击事件的全部。威廉斯被称为一位古董商、旧屋改建商以及在其“装饰得完美无缺的”家里举行豪华晚会的主人。杰奎琳·奥纳西斯曾去参观过他的家，并出价两百万元购买。至于丹尼·汉斯福德，报纸上除了说他的年龄以外，没有提供任何信息。

第二天，报纸上登了一篇更为详细的报道。报纸说，按威廉斯的说法，他是出于自卫才向丹尼·汉斯福德开枪的。他说，那晚他和汉斯福德去“免下车”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午夜过后回到梅瑟庄园。回家后，汉斯福德突然发疯了，就像一个月前的那次一样。他踩碎了一台游戏机，摔坏了一把椅子，并打碎了一台十八世纪的英国老钟。然后——就像以前所做的那样——他抓起了一把威廉斯的德国造卢格尔手枪。但这次他没有朝地上或蒙特雷广场开枪，这次他把枪直接瞄准了坐在桌边的威廉斯。他开了三枪，都没有打中。当他扣动扳机，想打出第四枪时，枪卡壳了。这时，威廉斯打开桌子的抽屉，拿出了另一把卢格尔手枪。他一枪打中了还正在使劲摆弄手枪的丹尼。

过了几天，威廉斯在新闻周刊《佐治亚报》的一篇专访中又进一步为自己作了辩护。他的语气非常肯定，甚至有点咄咄逼人。“如果我没有开枪回击丹尼，”他说，“那么，你们在报纸上看到的将是我的讣告。”威廉斯说，他们在“免下车”影院看的影片是一部充满暴力的恐怖影片。“有许多人头落地之类血淋淋的场景。我告诉丹尼，我们应该回家去玩玩十五子棋或国际象棋，他就与我一起回家了。”

回到梅瑟庄园后，丹尼抽了九根大麻烟卷，喝了约半瓶威士忌。他们先玩了一会儿游戏机，接着又玩了一会儿国际象棋。在那时候，丹尼对他母亲、女朋友邦妮和好朋友乔治·希尔进行了一通毫无理智的攻击。突然，他一脚踩碎了游戏机控制盘。“游戏！”他叫道，“都是游戏。全都是游戏！”威

威廉斯站了起来，想离开屋子。汉斯福德一把卡住他喉咙，把他逼到门框边。“你受够了吧！”他声嘶力竭地喊道，“为什么你不离开这儿去死呢？”威廉斯挣脱汉斯福德的手，来到书房，在书桌边坐下。他听到了东西砸碎的刺耳的声音——落地钟倒在地上，玻璃碎了，还有其它东西砸碎的声音。丹尼走进了书房，手里拿着一把德国卢格尔手枪。“明天我要离开了，”他说，“但你今晚就得走！”说完，他照看威廉斯就开起了枪。威廉斯说，我只感到左臂边有一点风，好像有一颗子弹从这儿擦过去了。然后，丹尼的枪卡壳了。威廉斯于是抓起枪，向他射击。

丹尼倒下后，威廉斯把枪放在桌上，走过去，确信丹尼已死后，又回到桌边，给以前的一名雇工：乔·古德曼打了个电话。威廉斯告诉古德曼，他刚刚开枪打死了汉斯福德，要他马上来梅瑟庄园。之后，威廉斯给自己的律师打了个电话。然后，他拨通了警察的电话。

威廉斯的律师、警察、乔·古德曼和乔·古德曼的朋友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到达梅瑟庄园。威廉斯站立在打开的门边。“我刚打死了他。”他说，“他在隔壁。”

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察迈克尔·安德森下士一眼就认出了丹尼。一个月前，在接到丹尼有狂暴行为的报警后，来梅瑟庄园拘捕丹尼的就是安德森下士。那时，他发现丹尼衣衫齐整躺在楼上的床上。这次，他看到他躺在威廉斯书房的波斯地毯上，脸泡在一汪鲜血里。右臂伸过头顶，手里紧紧抓着一把枪。

将近早晨七点，警察把威廉斯押到总局。按了手印，录了档，并向他提出，如要保释，需交两万五千元保释金。威廉斯走到电话边，给乔·古德曼打了个电话，此时古德曼仍然等在梅瑟庄园里。“乔，你仔细听好了，”他说，“上楼，走到风琴室外高壁橱边。站在壁橱边的椅子上，往上摸，拿下放在上面的一只纸袋。”十五分钟后，古德曼来到警察局，手里拿着一只棕色纸袋，里面装着二百五十张一百元的钞票，威廉斯于是便被保释回家。

几天后，警察宣布，警察局将进行一些实验室测试，以判定丹尼·汉斯福德是否如威廉斯所称的开了枪。其中关键的一项测试是汉斯福德的手中有没有手枪的火药，如果测试表明有手枪的遗留物，则可判定汉斯福德在威廉斯打死他前已开过枪；如果没有遗留物，则可判定他没有开过枪。警察说，测试结果一周左右可公之于众，到时威廉斯案便可有突破性进展。

尽管有重案在身，威廉斯照样有条不紊地处理自己的各种事务。就在他打死汉斯福德四天后的星期三，他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他飞到欧洲作一次购买古董的商务旅行。法官在他交了十万元保金后，就答应放行。在伦敦，威廉斯住进了里兹饭店自己最喜欢的套间，并在克拉克福德俱乐部玩了轮盘赌。然后他又飞往日内瓦，参加了一次法贝热拍卖会。一星期后，他回到了萨凡纳。

不久，警察又宣布，实验室测试将推迟，因为在亚特兰大的佐治亚犯罪实验室积压工作很多，无法安排。一个月后，结果仍然没有出来。

与此同时，萨凡纳人在没有得到实验室测试结果的情况下，开始自行得出结论。有关丹尼·汉斯福德的一些传闻开始悄悄流传，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威廉斯自己关于自卫的说法。汉斯福德曾是少年教养所和精神病院的常客。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并多次进过局子。威廉斯本人在过去十个月中就保释了他十次，一位曾与汉斯福德同屋住过的园艺师斯基普尔·邓恩把他

描绘成一位危险的精神病人。“他是一位狂人，”邓恩说，“我看他发作过两次，不仅乱砸东西，还拿刀乱砍。要两个人才能把他制服。从他的眼睛里你可以看出，那里已没有人性，只有愤怒和暴力。很容易想象他哪天就会杀人的。”汉斯福德曾经还砸碎了门，要进屋打他的姐姐。他的母亲也曾向警察报过警，要求警察保护她，因为她怕有一天汉斯福德会伤害她和她的家人。

在他对《佐治亚报》的专访中，威廉斯把汉斯福德描绘成一位严重心智迷乱的人。他说，汉斯福德曾告诉过他，“在这世上我只是孤身一人。没有人关心我。我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威廉斯以一种奇怪的超然态度表示，他把威廉斯看作是汉斯福德的救世主，而不是复仇者，更不是谋杀者。“我决心挽救他，”他说，“他已对生活绝望了。”尽管威廉斯的观点明明白白是为自己辩护的，但它在细微处还是相当具有说服力，“汉斯福德对死亡产生了一种迷恋。”他说。他经常与朋友一起去博纳文图雷公墓，指着墓碑，对他朋友说，大墓碑是富人的，小墓碑是穷人的。如果他死在梅瑟庄园里，就可得到一块大墓碑。汉斯福德曾两次在梅瑟庄园里试图过量服药自杀。第二次，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如果药起作用，我至少可以得到一块体面的墓碑。”两次自杀都在威廉斯送去医院抢救后脱险了。病历里都有记录。

除了说丹尼·汉斯福德是他的一名雇员外，威廉斯从来没有彻底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但不久人们就知道了，汉斯福德曾在公牛街一带作过男妓。知道了这点，多数人也就不必多说，自然明白威廉斯与汉斯福德的关系了。然而，威廉斯的一些朋友——大部分是上流社会的女士——却发现她们对此事以前全无所知。米丽森特·莫尔兰是阿德斯雷花园的女主人之一，出身贵族，认识威廉斯已有三十多年。但是，当一位朋友打电话告诉她：“吉姆·威廉斯开枪打死了他的情人”时，她一时惊呆了。这句话里包含的两条信息都让她感到震惊。“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完全给懵住了。”莫尔兰太太说，“我与吉姆的友谊完全是建立在古墓、晚会和一些社交的事情上的。我一点也不了解他生活中别的兴趣。”

但社交圈里的多数人都比莫尔兰太太更有说辞。“噢，我们知道，”约翰·迈尔斯说，“我们当然知道。不过我们自然不了解其中的详情，因为吉姆处事谨慎，这是对的。但是，从吉姆在社交界的成功，我们应该向自己祝贺。因为这中间大有说头。我们认为这足以证明萨凡纳是一个大都市，我们非常宽容、开放，接受了一位男同性恋者进入我们的社交圈。”

莫尔兰太太继续信任威廉斯，但除了枪击事件外，还有一些事让她感到困惑。她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一件看来很细小的事大为不解。“乔·古德曼，”她说，“他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他？我从来没在吉姆的家里见过他，而吉姆却第一个叫了他。”

莫尔兰夫人对乔·古德曼疑虑重重自有她的原因，因为她这一辈子都住在被人称作旧萨凡纳的封闭的小世界里。旧萨凡纳区是一个与外界严重隔离、自我满足的世界。长久以来，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已形成了一个互助的网络。遇到困难时，人们就会向社区中相应的人物求助——法律权威、道德家、民间仲裁人、金融巨头和退隐的政界人士。旧萨凡纳区在处理困难之事上颇有自己的一套。作为一位已在这个封闭的圈子里住了大半辈子的老居民，莫尔兰太太感到不解的是，当吉姆·威廉斯在这种需要帮助的危急关头，竟然去找了一位她完全不知道的人——而不是像沃尔特·哈特里奇或迪克·理查森这样的名人。这对于她来说，无异于是一个信号，表明有什么事很不对

劲。

人们在四处谈论吉姆·威廉斯——他的出生、他的职业、他的生计，以及他其它的一切，纳粹旗帜事件也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版本在人们的谈话中出现。而且，现在又竟然出了一个枪击事件。

许多人，甚至包括像鲍勃·米尼斯在内的一些犹太人都认为纳粹旗帜事件不过是一件无关重大的小插曲——“这件事太不明智，”米尼斯说，“吉姆做得很轻率，没有经过什么考虑。”但其他人却没有那么轻易放过威廉斯。“我敢肯定他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名纳粹。”阿姆斯特朗州立大学的英语教授约瑟夫·基洛林说，“但请记住，纳粹标记物并不是没有任何含义的普通东西。它们至今仍然带有一个明确的含义，尽管它们披上了‘历史遗物’的外衣。这个含义就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威廉斯心中其实随时都具有这种优越感。他很机灵，装作好像没有任何这种心态一样。在南方，在那些极端的沙文主义者当中，有时你能发现他们对纳粹标记物具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也许曾经被人另眼相加的东西一旦被当作平等之物对待，人们会对它们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在我们萨凡纳，有这样一位上流社会的绅士，他在化妆晚会上经常穿纳粹制服——我指的是谁大家当然明白；他在这方面很有名——他自己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吓唬吓唬人，但其内在的含义是容不得他掩盖的。对于吉姆这件事，也许只是一种对政治漠视的自大情绪的发泄。如果一个人住在城里最豪华的房子里，又每年举办最为盛大的晚会，他很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还会认为自己应不受对普通人规定的约束，展示纳粹旗帜就是这种情绪的表现途径之一。”

总之，如果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周内举行一次民意测验，大多数人可能希望这一案件不了了之。从各种迹象看，枪击事件是出于自卫，或最多是情绪冲动之下的过失犯罪。像这种案件，一般都会悄悄地了解，特别是涉案者是一位没有犯罪记录、非常受人尊敬的富有的人。萨凡纳人很清楚，过去一些与大人物有关的谋杀案，嫌疑犯从没有被判决过，不管他们的犯罪事实多么明显。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案件与一位上流社会的老处女有关，她声称她的情人坐在她起居室的一把扶手椅上，用步枪自杀了。她“发现”了他的尸体，擦净了步枪，把它放回枪架，又把她情人的尸体涂上了香油。做了这些后，她才报告了警察。

“嗯，吉姆·威廉斯可能可以逃脱，”萨凡纳的一位贵族普伦蒂斯·克罗说，“但他仍然要面对一些问题。杀死了这位男孩——注意，特别是这位男孩，他肯定会引起一些公愤。丹尼·汉斯福德在这方面是一位成功者，从各方面看，他在那一行中都干得很出色，男人和女人都很喜欢他。问题是他还没有完成一个轮回，许多男女还等着轮上呢？当然，现在吉姆把他打死了，他们再也轮不上了。他们自然会记恨吉姆的，这就是我所指的‘公愤’。大家都知道可以与丹尼·汉斯福德销魂一刻……但这销魂一刻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奥格尔索普俱乐部的酒吧里，索尼·克拉克说得更单刀直入：“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吉姆·威廉斯吗？他们说 he 打死了全萨凡纳最可人的宠物！”

全城人都对这桩轰动性的枪杀案表示了关注，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星期，好奇的萨凡纳人不断驾车来到蒙特雷广场，一圈圈绕着广场巡视。登有介绍梅瑟庄园特稿文章的皱巴巴的一九七六年三月号《建筑文摘》杂志也被人从旧杂志堆里翻出来，广为传看。从没进过庄园的人最后也好像在里面住过似

的，能说出个所以然。他们会煞有介事地告诉你，丹尼·汉斯福德就倒在托马斯·盖恩斯伯勒的侄子的肖像画和一张墨西哥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用过的包金桌子之间。他们还会带着不怀好意的兴致，给你背诵一段这篇文章中现在看来颇具讽刺意义的结论：“从威廉斯对梅瑟庄园精心而优美的装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魅力和独特的生活方式。梅瑟庄园一度受战争破坏而长久被人冷落，现在它已成了和谐和幽静的生活中心。”

在吉姆·威廉斯案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未知数：新上任的地区检察官斯宾塞·劳顿。劳顿上任伊始，人们都还摸不准他。而且，他还欠着李·阿德勒的一大笔人情债，因为他是在李·阿德勒的捐款和帮助下竞选上任的——而李·阿德勒与吉姆·威廉斯长期的不和也是公开的事实。李·阿德勒如果愿意，可以对这个案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他可以在私下谈话中鼓励劳顿起诉威廉斯。或者，他可以敦促劳顿采取宽容态度，但这种可能性看来较小。有人曾鼓起胆子问过他，在这件事上他会怎样影响劳顿，阿德勒毫不犹豫地回答，“斯宾塞·劳顿会自己作决定的。”

枪击事件发生后一个多月，劳顿一直保持沉默。报纸有关此事的报道中从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他办公室的所有公开声明都是由他的主要助手发布的。六月十七日将举行预审会，届时，劳顿将决定是否对威廉斯起诉。

预审会前五天，劳顿来到查塔姆县的大陪审团，在秘密会议上向陪审团出示了证据。陪审团立即作出反应，它起诉威廉斯犯了一级谋杀罪——有预谋的、蓄意的谋杀。这使许多人感到很震惊，因为从已有的迹象看，过失杀人比蓄意谋杀应该更有可能。劳顿除了说实验室测试结果只完成了部分以外，拒绝在公开场合讨论有关证据问题。吉姆·威廉斯将接受审判。

起诉后几天，丹尼·汉斯福德的母亲又向威廉斯起诉，要求索赔一千万零三千五百元。她指控威廉斯“像处决犯人一样”地开枪打死了丹尼。三千五百元是葬礼费用。

即使到这时，威廉斯仍然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平静生活。他的审判要等到一月份才举行，还有半个多月。他请求法院允许他再去欧洲作一次购买古董的商务旅行，法院同意了。回来后，他又恢复了原先的生活。在阿伯科恩街上的吉米·塔格利亚里那里剪头，在史密斯市场买东西，在伊利莎白街37号吃晚餐。他甚至没有一点悔恨的表示。他自己认为，他没有理由要悔恨。正像他告诉《佐治亚报》的，“我没有做错什么事。”

第十三章 支票和平衡

“有时候我觉得你们北方佬只会来把事情搅乱。”乔·奥多姆说，“你看看吉姆·威廉斯，多好的一位模范公民。一心只关心自己的生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然后你来了，我们接着知道的事就是他杀了人，是真的杀了人！”

此时是凌晨三点，乔在普拉斯基广场的房子里住了整整六个月后，正在从里面搬出来。那位对他深信不疑的地产经纪人约翰·索尔森第二天就要从英国回来了，乔准备把房子又恢复成索尔森先生离开时的样子，大门紧闭，里面空空荡荡。乔已在拉斐特广场找好了另一所房子。所以，现在在夜深人静之时，他腾空了房子，把最后一堆服装装进了停在房前的小货车里。

“好了，”他说，“现在我们有一桩发生在深宅大院里的谋杀案了，妈的！这倒霉事还会有多少！我们有一位古里古怪的病虫专家，拿着一瓶致命的毒药，整天在城里晃来晃去。我们有一位黑人同性恋歌舞明星，还有一位带着想象中的狗散步的老人，现在又发生了一件同性恋谋杀案。朋友，你把我跟婊子都搅进一部浑蛋电影了。”

乔又转身走回房内，去检查一下这栋他住了半年的房内有没有留下什么他曾经住过的迹象。在过去半年中，这栋名义上空置的房子曾招待了无数批人。有一千多名游客在这里游荡过，几乎看遍了每个角落和隐蔽处，离开前还吃了一顿自助午餐。同时，跟随在乔屁股后面的那批朋友也从来没有断过，在这里进进出出。理发师杰里在厨房里开办一个全天候的美容室。这些人的不同活动互相掺杂和融合，有时也能产生一些特殊的喜剧效果。许多老年妇女吃完饭后回到车上时，头发也被完全重新做过了，而且几乎每位游客出门时手里都会拿一张有关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的小广告。

时不时地，乔屁股后面的那帮人中也会出现新面孔。一些面孔几周或一个月后就不见了，另一些则会更长些。乔虽然有能耐把这些人聚在他身边，但对于要清除什么人，却一点也没有办法。这件任务便落到了他几位铁杆朋友的身上，他们会时不时请走一些令人讨厌的食客，乔有时候知道这些事，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在最近几个月，这些朋友的主要目标是一位衣冠楚楚、自称是来自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百万富翁的男人。实际上，他是一位小商人，在去往泰比岛的路上开了一家妓院。别人还一无所知时，他已在乔的旅行团的男人中悄悄地做成了几笔生意。乔的铁杆朋友们发觉后，找来了一位名叫萨奇·博尔顿的退休警察，来赶走他。这位男人一见到萨奇肩上枪套里的左轮手枪，就乖乖地溜走了。

乔的朋友对妓院并没有什么仇恨，他们只是害怕这个人会把乔的事搞得更乱，因为当局由于乔在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开张前开出的空头支票，正在调查他呢！支票以每周一张的平均速度到达检察官的办公室，木匠的支票、电工的支票、水管工的支票以及购买酒吧上方古董旋转木马的支票。当支票总数达到一万八千元时，两位地区法官来到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给乔下了一张传票。他被勒令要求出席法院听证会。根据听证会的最后结果，他可能不会，也可能被起诉开具空头支票，如果最后罪名成立，他就可能被判一至五年的监禁。

听证会开庭那天，乔迟到二十分钟，姗姗来到法庭，满脸从容。就座前，他慢慢踱到原告席前，一一与他们打了招呼。

“你好，乔治。”他对木匠说。

木匠挤出了一个难堪的笑容。

乔又走到电工前、水管工前、包工头前、布商前……“你好……下午好……嘿，你好……”他非常真诚地打着招呼。他的声音充满愉快。他的双眼炯炯有神。他满面笑容，让人感到亲近。好像正与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的后台老板们见面。乔的和蔼可亲与原告席上原告们的狼狈样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使他们看起来好像是被告，而不是原告。好像坐上了原告席，他们像对自己忠实的“朋友”产生了不忠一样。他们勉强地笑着，咕咕哝哝地打着招呼。在原告席的末尾，乔走到一位满头银发、眉毛浓黑的像麻雀一样的小个子男人前。他是一位来自查尔斯敦的古董商，卖给了乔旋转木马和其它家具。乔满脸笑开了。

“哎呀，拉塞尔先生！”他说，“真想不到！我不知道你会来。”

拉塞尔在座位上不安地扭动着：“相信我，乔，我真不想来。我真的讨厌这个，但是你知道，我……嗯……”

“噢，那好。”乔说，“我不会责怪你。我只是说，如果我知道你要来，就会让你把那对烛台带来，我很喜欢它们。”

“噢，是吗？”那位男人说，“我是说，我……我是说，我们……嗯。”拉塞尔先生眨着眼睛，好像在使劲地想着什么。“噢，我想起来了。”他说，“我们确实谈过那对烛台，是的，你说得对。我差点忘了这码子事了，好了……嗯，现在你提起了，乔，我猜我可以给你带来——”

“好了，不用担心。”乔说，“以后我们再详谈吧！”他走过去，独自坐在了被告席上。

听证法官用小木槌敲敲桌子，要求大家肃静。

“奥多姆先生，你要请律师替你辩护吗？”

“法官大人，”乔说，“作为佐治亚州律师界一位有名望的成员，我将由我自己来为本案辩护。”

法官点点头：“好吧，那就继续吧！”

助理检察官宣读了乔开出的空头支票的清单。然后，原告逐一出列，讲述他为乔做了什么工作或提供了什么商品，但拿到乔的支票后，却无论如何也兑不出现金。当拉塞尔先生站出来讲述时，检察官和法官窃窃私语了好几分钟，并来回翻动卷宗。然后，法官敲了敲小木槌，告诉拉塞尔先生，他在填写投诉表时，没有遵守固定的程序；因此他的投诉将不被受理，至少是现在。如此一来，乔开出的空头支票的数额就会减至四千二百元。满脸通红的拉塞尔先生离开原告台，一言不发地坐到了座位上。

“法官大人，”乔说，“如果您允许，我想与拉塞尔先生说几句话。”

乔挪了挪位置，让古董商过来，坐在他身边。他拿起他的卷宗，铺展在桌子上。然后，在法庭众人的注视下，乔阅读了拉塞尔的卷宗，同时还时不时地与他用一种保密的语气轻声交谈。几分钟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法官。

“法官大人，”他说，“如果您允许，我想我们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补足手续，而且等到我们补足后，您可以重新受理拉塞尔先生对我的指控。”

法官警惕地看着乔，不明白乔究竟只是对法庭收取的费用进行耻笑，还是在耍什么滑头。

“本庭非常欣赏你的建议，”法官说，“但是，好像还没有被告为原告作辩护人的先例。别人会怀疑辩护人会将自己的利益置于他客户的利益之

上，你明白吗？”

“我明白，法官大人。”乔说，“但在本案中，只不过是填填表格的事。这位先生大老远地从查尔斯顿来到此地，来要求得到本应属于他的钱，如果只因为他在文案上的一点小错误就让他无功而返，这不见得公平吧！”

“确实，”法官说，“好吧，就这样，你干吧！”

“顺便说一下，法官大人，”乔说，“我希望在记录里记上，我做此事是出于义务帮忙……”

“做得好。”法官说。

“……我通常要收的四千二百元服务费就免了吧！”在接下来一阵笑声中，乔朝向婊迪和我，作了一个鬼脸。

当乔为拉塞尔先生重新填写的有关起诉他的表格时，法庭暂时休会。他填写完后，拉塞尔先生的四千二百元又加入到他所开空头支票的总数中，乔于是站到了辩护席上。他告诉法庭，他填写支票时以为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所在的城市市场发展商会把他们欠他的几千元钱还给他，可是他们没有。因此，这些支票不是有意空开的。法官和检察官看来都怀疑乔的解释，但是他们同意，如果他在一个月内付清一万八千元，他们就可以撤消指控。如果付不了钱，则他肯定要受到指控。法官、检察官和原告都希望乔在这个时间内解决此事。

最后乔确实做到了。但不是通过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和资金流动实现的。这次乔是被一对年轻夫妇一万八千元的贷款所救的，他们刚搬到萨凡纳，并被乔·奥多姆和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的魅力吸引住了。

乔的运气还不止于此，在约翰·索尔森回来前，他又找到了新的住处。他最后决定占住几个街区以外拉斐特广场上哈密尔顿——特纳庄园宽大、优雅的客厅。房主是乔的一位老朋友，住在纳奇兹，关于乔的旅游团、为游客提供午餐以及跟在乔后面的一帮人和理发师杰里的美容室，他都清楚，这些他都能接受。

乔清扫完普拉斯基广场上的房子，消除了他留下的最后一些迹象。然后他走到屋外，在台阶上坐下来，开始抽烟。他得承认，最近他运气不错。空头支票最后可以兑钱了。他也将搬进一座漂亮的旧大厦里。检察官不再对他虎视眈眈了，现在，他可以一身轻松，抽着烟，等婊迪把最后一批衣服拿出来，然后，他就切断电源和电话，关掉水源，锁上大门，随后便一走了之。

乔在他新居的床上躺下时已是凌晨破晓时分了，他一觉睡到傍晚，然后起床，前往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今天第一位迈进酒吧门的是来自查尔斯敦的古董商拉塞尔先生，他带来了那对烛台——一双精美的铜制烛台，上面罩着防风罩。乔把它们一边一个，放在酒吧内大镜子的两边，并点上了蜡烛。火焰颤动了几下，亮起来了。

“开一张支票行吗？”他问。

“当然可以，”拉塞尔先生说。

“如果你……嗯……一个月后去兑钱，”乔说，“对我可能会方便一些。”

“我很乐意。”拉塞尔先生说。

乔转过身，向钢琴走去，一抬头，看到了地产经纪人约翰·索尔森那张堆满笑容的脸。

“我回来了！”索尔森先生大声说。“如果你还想住普拉斯基广场上的房子，你可以住。我不在这儿时，全部时间都为你保留着呢！”

“我知道你保留了。”乔说，“我非常感谢，全心全意地感谢。”

第十四章 今年的晚会

十一月的第一周，萨凡纳一些有身份的人家已在他们的邮筒中发现了吉姆·威廉斯寄来的请柬，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个必须穿宴会小礼服并戴黑领结的圣诞晚会。这些人收到请柬后大吃一惊，他们一直认为，在目前这种境况下，威廉斯今年不会举办任何社交聚会。面对收到的请柬，这些萨凡纳市社交界的活跃分子禁不住心潮澎湃，因为他们意识到，今年冬季最为盛大的社交活动，将在一起著名的枪杀事件的现场举行，而且一个月之后，该活动的承办者将因为杀人而受到审判。怎么办？萨凡纳人以特别注重礼仪而闻名遐迩。十九世纪后期，那位以美国社会公断人自居的华尔德·麦克里斯特就出生在这里。一八九二年编写纽约“四百名人录”的就是华尔德·麦克里斯特。这位萨凡纳的儿子为女士和男士们制订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在收到请柬之前，人们对威廉斯是否有罪的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现在讨论的话题开始转为：他举办圣诞晚会是否合乎时宜？去参加这样的晚会（他确实要举办）是否恰当？今年人们见面时相互问的不再是“你受到邀请了吗？”而是“你会接受他的邀请吗？”

米丽森特·莫尔兰此前曾建议威廉斯不要举办晚会。“不应该这样做，吉姆。”她劝告他说。她原以为自己蛮可以劝他打消这一主意，直到她本人收到请柬。对莫尔兰夫人而言，这是向她提出了一个难以决断的难题。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三思之后，她决定还是不去为好。

威廉斯拒绝承认，他的晚会有可能办得很不理想。据他说，他和他的律师认为，不举办晚会就相当于承认有罪。因此晚会应如期举行。然而，他将不出席第二天晚上参加者全为男性的晚会。“真心盼望那一晚会的人只有一个，”威廉斯说，“这就是利奥波德·阿德勒。那天晚上，他不会再有机会拿出他的双筒望远镜来监视晚会了。”

威廉斯深信，尽管李·阿德勒表面上装得非常关心他的处境，但实际上，他曾经怂恿那位地区检察官指控他犯有杀人罪而不是相对较轻的罪。枪杀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埃玛·阿德勒给威廉斯写了一封短信，表达了她的惋惜之情，并表示尽全力帮助他。她在信的末尾写道，“喜欢你的埃玛”。

“用‘喜欢’这个词，”威廉斯说，“表明这封信是虚情假义之举。埃玛·阿德勒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这一点我们两人都清楚。”威廉斯没有邀请阿德勒夫妇参加今年的晚会。

如同过去一样，威廉斯开始为晚会做各种细致的准备。他的助手们到外面采购了三卡车新鲜的棕榈叶、雪松树枝和木兰树叶，然后又用了整整一周时间来装饰梅瑟庄园的七个壁炉和六个吊灯。在举行晚会那天，露茜丽·赖特送来了烤牛排、火鸡、牛肉、虾仁、牡蛎和装在盖碗中的调味汁和奶油沙司以及大量蛋糕、胡桃巧克力小方饼和肉饼。她把这些饭菜放到银制大浅盘里，然后将它们放在餐厅饭桌中央一簇粉红色和白色的山茶花周围。在旋转式楼梯上垂挂着一条长六十英尺、用盛开的兰花编成的花环。空气里弥漫着雪松和澳洲松发出的清香。

七点整，威廉斯打开梅瑟庄园的大门，与母亲和妹妹多萝茜·金杰莉站在门口，迎接前来参加晚会的客人们。两位女士都穿着晚礼服。威廉斯扎着小黑领结，上身穿无尾礼服，里面衬衣袖口上佩戴的俄国法贝热链扣闪闪发光。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现在我将会分辨出谁是我真正的朋友了。”一

会儿之后，第一批客人沿着人行道走来了。

客人们陆续到来。他们结伴而来，有时是十多个人，有时是二十多人，有时甚至超过一百人。他们每个人都很热情，和威廉斯打招呼时都说两句支持的话，然后把大衣交给书房的一位仆人代管。如果刚开始时气氛还有些低沉的话，随着大批客人的到来，气氛很快就变得活跃热烈起来。身着白色夹克衫的男仆手托装满酒水和餐前小吃的盘子，在客人中间穿梭（“倒酒时要多一些。”威廉斯晚会前曾这样吩咐主管酒水的仆人。）很快，人们的笑声和欢闹声变得越来越高，以致淹没了那个坐在钢琴旁的鸡尾酒会钢琴演奏师弹奏的乐曲声。威廉斯向二百人发出了邀请，估计一百五十人会前来赴会。显而易见，他达到了目的。至少他认为，他赢得了社交界的支持。一个小时后，他从迎客的地方走开，走到客人们中间。

“都来了些什么人？”我问他，“哪些人没有来？”

“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没有来。”他说道，“那些对我在萨凡纳获得成功怀有嫉妒，想让我知道他们不赞赏我的做法的人。此外，一些真心祝愿我幸福顺利，但不敢在公共场合承认这一点的人也呆在家中没来。今天晚上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些人，他们非常可靠，他们决定来这里，根本不在乎别人怎样说。比如那边的那位女士，爱丽丝·道灵，她已故的丈夫曾是美国驻德国和朝鲜大使。她正在和马尔科姆·麦克莱恩谈话，麦克莱恩是萨凡纳前任市长兼萨凡纳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的所长。站在麦克莱恩右边的那位瘦小的老夫人，是萨凡纳古迹基金会七位女发起人之一，她叫简·赖特。她是佐治亚第三位州长的后代。在她右侧，你看到一位器宇轩昂、留着白胡子的男人没有？他是鲍勃·米尼斯，萨凡纳最杰出也是最有影响的金融家之一。他的曾祖父是第一个在本州出生的白人。他是犹太人，出身贵族之家，奥格索佩俱乐部中惟一的犹太成员。在他的右边，在门口谈话的那两个人，一位是自由国立银行的前任行长乔治·派特森，另一位是亚特兰大一家大型投资银行——罗宾逊汉福雷银行的前任主席亚里山大·叶里。”威廉斯说话时的神态，仿佛是一位玩牌的人亮出了四张A。

“瞧，在钢琴旁边，”他接着说，“那位身着鲜红色套裙、说话像女低音的女士。她叫维拉·杜顿·斯特朗，她还是和往常一样，说起来就没完没了。她是杜顿家族纸浆树林的女继承人，住在阿德斯雷庄园一座大型宫殿中。那座建筑很适于作领事馆。维拉养了许多优质卷毛狗，大约有十二只，其中至少有七只就睡在她和她丈夫卡希尔的卧室中。现在听维拉讲话的人恰好是特尔费尔博物馆的馆长亚里山大·高迪埃尔。这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福分，因为她让他没有机会插嘴，另外，人们谁也不想听他讲话。”

从维拉·斯特朗和那位博物馆馆长身边经过时，我们听到了一点他们的谈话内容。“两家的血统都很高贵，”斯特朗夫人正在说，“你要是看看她那文雅的举止就好了。她性情温和，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又非常聪明。”

“不是在谈论另一只狗吧！”威廉斯插话道。

“谁说狗的事了？”斯特朗夫人回答说。

“别不好意思，维拉，”威廉斯说道，“‘高贵的血统……温和的性情。’你又添了一只狗，谁也不会有意见。得了，坦白交代吧！”

维拉·斯特朗突然喘起了粗气。“我的天呢！太让人感到难堪了！我刚才正在谈论彼德的女朋友。我将要有一位儿媳了！”她把头向后一仰，大笑起来，然后她抓住威廉斯的胳膊说，“你必须发誓不对任何人讲刚才我说的

话！”威廉斯发誓之后，她转身对着旁边的一对夫妇，“你刚才听到了没有？吉姆偷听我谈论彼德女朋友的事，这太让人感到不好意思了，我刚才正谈到……”

威廉斯走到一边：“瞧，那就是维拉·斯特朗。她有许多可取之处，其中之一就是她的幽默感。”

“唉，那两位。”他说着向一个英俊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妇女点了点头，“是罗杰和克莱尔·莫尔特里夫妇。罗杰是萨凡纳煤气公司前任总经理，十五年前因为卷入一件丑闻而被迫辞职。一天晚上，他们开车来到河边一个偏僻的地方，把车停在那儿。一个值夜的人过来，叫他们离开，因为他们擅自闯入了造船场或什么地方。但是他们不想让步。那位值夜人便报了警。来了一位警察，要求检查他们的身份证。罗杰变得很好斗，和警察动起了手脚。这时，克莱尔从汽车仪表盘上面的储物箱中拿出一把手枪，大声喊道，‘闪开，罗杰，我要杀死那个浑蛋。’那个警察把她从车里拖出来，把她痛打了一顿，为此她住了一星期的医院。两人受到了指控，因为他们擅自闯入重地、饮酒、行为不规和拒捕——她威胁一位警察的生命，他动手打警察。罗杰拒不接受法官让他交点罚款然后就了结此事的建议，于是开始接受审判。在审判中，罗杰说他们开车去一个月光能照到的地方检查煤气管道的安装情况，总而言之，他们这是为了公司的事务。萨凡纳最受人尊敬的市民排着队作证，陪审团在二十五分钟之后便做出了裁决：所有指控不成立。他们两人觉得没有必要回答任何人的提问。这也许是他们今天晚上来这儿的原因。”

威廉斯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站在那边、一身猎人装束的男子叫哈里·克雷姆，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威廉斯说这是一名出身高贵的绅士，年方七十岁，身穿一件猩红色燕尾服，其中一个衣袋是用金线绣成的。“哈里·克雷姆一生中一天活也没干过。”威廉斯说道，“他是首批侨居低地地区、靠外地汇款生活的人之一。他的家在费城，家里人认为他永远不会回到那儿去了，所以每个月都要给他寄支票。他过着一种非常奢华的生活——畅游世界各地、打猎、饮酒、打马球。他放荡不羁，颇有魅力。站在他身边的那位妇女是他的第四任妻子露茜。他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布拉夫顿附近一个绿树成荫、名叫‘魔鬼之手’的大岛上。他们家的餐厅里挂着一个名叫约翰·辛格·萨尔金特的人为哈里的祖父作的一幅画像。”现在，哈里·克雷姆身披一件打猎时穿的斗篷，酷似萨尔金特肖像作品中的人物。

“过去，哈里为了寻开心，经常开着自己的飞机从朋友们的房顶上飞过。并用一袋袋面粉对准那些房屋的烟囱进行轰炸。有一次，他骑着马冲进了德索托饭店。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而且枪法特别好。住在福特旁特种植园时，他经常邀请人们星期天去他那儿共进午餐，而且告诉他们说：‘注意，一定要在中午之前来到。’他说话算话。十一点一刻，他喝了一杯酒，然后拿着步枪爬上一棵树，在那儿他可以看到客人们沿公路而来。中午十二点一过，他就通过望远瞄准器瞄准，打掉那些迟到者汽车车篷上的装饰物，警告他们来晚了。”

哈里·克雷姆从对面看到了威廉斯，于是我们向他走过去。“在向哈里问候之前，再讲最后一个故事。”威廉斯说道，“大约五年前，两个来自帕里斯岛的海军士兵穿着潜水衣游到哈里所住的岛上，闯进他家中。他们用刺刀押着哈里十六岁的儿子彼德，向哈里的寝室门口走去。彼德大声叫道：‘爸爸，这里有两个人拿着刺刀。他们说，如果你不给他们钱，就把我杀死。’

哈里从门缝里回答说：‘知道了，我去拿钱。’彼德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于是当哈里一撞开门，他就向旁边一闪身。哈里用他的三八式步枪开了两枪，正好击中两位海军士兵的前额。”

这时，威廉斯和我已经来到了克雷姆夫妇的面前。“我一直没有听到你要喝干姜水，对不对，哈里？”威廉斯故作惊讶地问道。

“恐怕是你要喝了吧，”克雷姆说道，“这也太不象话了！我现在已经戒酒了，信不信由你。大约有一年了。”克雷姆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眼珠在里面转来转去，一缕缕的头发直立着，就像一只雪白的白鹭。“那次我烂醉如泥，露茜把我送到了查尔斯顿的老兵医院，他们好像是问我总统是谁。我一点也不清楚，他们总是问醉鬼那个问题。因此他们把我放到一个叫作‘油筒’的地方，我在那儿呆了一周，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喝酒了。我一直想问一下，他们用的什么方法。”

克雷姆夫人点点头。“又来了，”她说道，“哈里想扮演威廉·蒂尔，把我头上的苹果打掉。”

“但是我必须说，”哈里说，“以前我嗜酒如命，但我的枪法从未出过错，我从十六岁起，就没有清醒过。我一生中多次想戒酒，但是总是成功不了。这件小礼服就是证明。看到这个小洞了没有？”克雷姆指了指胸部口袋下面的一个小洞。“几年前，我戒了一次酒，把所有的酒都锁在壁橱中。第二天，我觉得我清醒的时间够长的了，但是我没有耐心去找钥匙。于是我干脆用枪把壁橱上的锁打掉了。子弹把壁橱中的所有衣服都给打穿了。”哈里转过身。在衣服背面还有一个洞。

一对站在克雷姆夫妇旁边的夫妇也走过来凑热闹，仔细观察哈里礼服上的洞。威廉斯向起居室走去。“那就是哈里·克雷姆。”他说道，“我想，他今天晚上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他从未想过为什么不来。瞧，看到那个站在窗子旁边、正在和一个秃头男人谈话的女士没有？她叫莉拉·梅休。她来自萨凡纳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萨凡纳有两座庄园在历史上很有影响，梅休一家人就住在其中一个庄园中。她有点疯疯癫癫，很可能根本不知道我用枪杀过人。”

威廉斯从我身边走开，回到门厅中，我则走到梅休夫人旁边。她正在和那个秃头的男人说话。

“哎，吉姆是在哪个地方用枪杀死那个年轻人的？”梅休夫人问道，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一个堕落的小女孩。

“我想是击中了胸部。”那个男人说。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指的是在房间里什么地方？”

“噢，在书房中。在门厅那边，就是你放大衣的地方。”

“他们是怎样处理尸体的？”她问道。

“我想他们是把尸体埋掉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指的不是这个。”梅休夫人说道，“他们是首先把尸体火化还是直接把它埋了起来？”

“这我可不能告诉你。”

“因为你知道老奶奶遇到了不测，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那位男子说道。

“老奶奶的尸体被送到杰克逊维尔，然后火化掉了。”

“对，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道，“这个故事很著名——”

“火葬场把她的骨灰装在骨灰盒中，送给了我们。我们把骨灰盒放在客厅中，直到最后埋在了博纳文图雷公墓。但是你知道，父亲是一位化学家。”

“父亲心情非常沮丧，不知道以后怎么办。吃了晚饭之后，他把那个骨灰盒带到位于商业区的实验室，对骨灰进行实验。那时他才发现里面的骨灰根本不是老奶奶的。那些所谓的骨灰不过是些橡树灰。他们在里面装的都是橡树灰。我们从未弄清老奶奶遇到了什么不测。父亲去世后，我们没有再冒那个险。他死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雨衣，我们埋葬他时保留了原来的样子。我刚才问他们有没有把吉姆枪杀的那个年轻人火化，原因就在于此。如果他们把他火化了，他们有没有把他的骨灰弄回来……”

莉拉·梅休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种充满幻想的自言自语，而那位男子则向起居室窗外张望。“我的天呢，”他说道，“那个叫道斯的女人过来了！她从头到脚穿了一身绿！”这时，塞雷娜·道斯在路德·德里格斯的陪同下，从院子中的小路上走过来。她披着一条很长的绿色皮围巾，为了与围巾中的颜色相配，她把手指甲、脚趾甲和眼睑都染成了绿色。

威廉斯在门口和他们打招呼。“我们的翡翠女士终于到来了！”他说道。

“我要喝点东西，然后找个地方歇歇脚。”塞雷娜说着向他作了个飞吻，然后快速地从他身旁走过去，走进起居室。她在一把扶手椅上就座，然后一只手整理着她的鸵鸟毛，另一只手从一位仆人的盘子中拿了一杯人头马。她用双眼迅速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小伙子！”她对着一个拿着照相机的矮个儿男人喊道，“到这儿来，给一个真正的女士来一张！”闪光灯闪过之后，她又把目光转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身上。

“我不相信我有这种福分。”塞雷娜甜甜地说道，“我叫塞雷娜·道斯。”

“我叫安娜，”那位漂亮的妇女说道，“我是从瑞典来美国观光的。”

“太好了，”塞雷娜说道，“你为什么来萨凡纳？”

“啊，这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我喜欢来这儿……看一下。”

“真的吗？只是来看看？就这些吗？”

“我喜欢建筑，你们这儿的庄园样式繁多而且很漂亮。”

“你在萨凡纳有朋友吗？”塞雷娜毫不气地馁地问道。

“噢，有。”安娜回答说。

“告诉我是谁。”

“阿特伍德上校。”

“噢！”塞雷娜说着拍了一下她的羽毛，“你刚才怎么不说你来萨凡纳是为了和别人睡觉的呢？我们已经全明白了！”

一个黑头发的男士弯腰吻了一下塞雷娜的手：“塞雷娜，看到你心情这么好，我很高兴。”

“阿特伍德上校，你太客气了。无论什么时候，为了你我也得装出好心情。”

阿特伍德上校兴趣非常广泛。他在萨凡纳南部的五十公顷稻田上种植了大量的荸荠，这在美国尚属首次。然而那只是他的一项业余爱好。阿特伍德主要是一位企业家和商人，经营包括从储存罐到被损坏的商品在内的各类商品。据说，他曾拿出美国运通信用卡，看都没看就买下了整个货栈和远洋货船上的全部货物。在一次交易中，他买下并卖掉了一百一十九辆被水损害的赛车，还有一次买卖了四百吨被压碎的枣。他在《第三帝国的利器》一书中描述的是他的另一大爱好。这本书出版时，他已经垄断了整个经营德国纳粹

用匕首、剑和刺刀的市场。他买下了德国六十家兵工厂以及这些工厂内堆放的废旧纳粹武器。他还拥有希特勒的私人银器，这些银器很重而且很大，上面印着两个细长而没有衬线的字母：AH。

塞雷娜对着阿特伍德上校眨了眨眼睛：“今天晚上你带克劳特的匕首了吗，上校？”

“没有，只带了随身用的武器。”阿特伍德说着，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很小的左轮手枪，握在手心中，“你知道这是什么？”

“当然知道。”塞雷娜说，“我已故的丈夫就是用这种东西对着自己的脑袋开枪自杀的。”

“噢！”站在塞雷娜旁边的一位瘦得皮包骨的妇女说道，“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将永远忘不了那件事。”这位妇女是艾尔玛·诺克斯·卡特，她是一位杂货店的女继承人，住在蒙特雷广场的对面。“我当时正在厨房里给自己倒一杯饮料，电视上正在放连续剧《硝烟弥漫》，这时我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以为那是电视剧中的情节。但是当我走到门厅中时，却发现里曼手里攥着一枝手枪，横躺在地板上。”

阿特伍德上校的左轮手枪引起了托德·富尔顿医生的注意，“能装二十一颗子弹的麦哥纳姆牌手枪吗？不错，我也带了一支这种小家伙。”富尔顿把手伸进口袋中，拿出一个黑皮钱包，钱包中部有一个洞，沿着洞口可以看到月牙形的扳机。“这是一枝经过伪装的二十二响德林杰牌手枪。”他说道，“如果有强盗拦住我的去路，向我要钱，我能做的只能是拿出这个钱包，然后……给他发工资！”

“我的天呢！”卡特夫人说道。

富尔顿医生把钱包放回口袋中。“我的妻子带着一枝三十响的。”他说道。

“我也带了。”安娜高兴地说。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卡特夫人说，“如果当时我碰一下里曼手上的枪，他们一定会指控我杀人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这里一样。”卡特夫人非常瘦弱，人们不禁怀疑她能不能拿起一枝枪。

“将来有一天我会用枪杀人的！”塞雷娜说，“只有上帝知道我已经试过。”她从钱包里拿出一枝枪柄呈珍珠形的左轮手枪，非常灵巧地摆弄着枪筒。“去问一下我的前任男朋友谢尔比·格雷好了。我以前很想杀死他！我请求他让我把他杀死！我当然不想把他杀死。我只是想打伤他的脚趾，好让他记住我。但是那个懦夫不愿意好好站着！我把空调打了一个洞。”

“你……打中他了？”卡特夫人眼睛瞪得大大地问道。

“我没有打中他。”

“可真幸运。”

塞雷娜叹了口气：“对亲爱的谢尔比来说，并不幸运。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永远想起我。恐怕将来有一天，我会用枪打一个人，不是打脚趾。众所周知，我的丈夫给我留下了许多价值连城的珠宝。有些人很想得到它们，我每天每夜都怕盗贼来抢劫。我身边总带着这个小东西，原因就在于此。我在家时，把它放在枕头旁边。”塞雷娜扫了一眼阿特伍德，“我出门时，把它放在钱包中。每当我感到那些杂种要向我扑来时，就把它放在胸口。”塞雷娜把那枝左轮手枪放进怀中，从一位由此经过的仆人的托盘中拿了一杯人头马。

这时我也觉得要喝点东西，便拦住那位向我这边走来的仆人。另外两个客人，一男一女，也走上前来拿饮料。

“那是一种由情欲引发的犯罪，”那位妇女说，“所以我认为这无关紧要。你知道，这是情人间的小摩擦。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和杀人不一样。”

“我的天！”那个男人说道，“那也许是一种情欲犯罪，但是我认识那个庞大的陪审团中的三名陪审员。他们看过证据，我想吉姆会遇到些麻烦的。”

我转过身，看着另一个方向，但与此同时我又向那一对夫妇走近了一点，以便听得更清楚一些。那个男子压低了声音。

“首先，”他说道，“据说，犯罪实验室得出了一些很棘手的检验结果。丹尼·汉斯福德的手上没有火药痕迹。那意味着，他没有像吉姆所说的那样对吉姆开枪。”

“上帝呀！”由于非常紧张，那位妇女说话时几乎喘不过气来。

“看上去，枪伤的位置也和吉姆设计的自卫一说相矛盾。”那个男人说道，“一颗子弹穿透了胸部，这似乎没有问题，但是另一颗击中了汉斯福德的背部。第三颗击中了他的后脑。所以，由此看来，吉姆对着他的胸部开了一枪，然后绕过桌子，对着脸朝下躺在地板上的汉斯福德又开了两枪，这样做似乎为了减轻后者的痛苦。”

“太可怕了。”那位妇女说道，“你的意思是，他不是为自卫而开枪杀人的喽？”

“看上去恐怕不是那样，指纹分析结果更具诽谤性。在汉斯福德手上发现的那枝手枪上一点指纹都没有，尽管用它开过枪。这意味着，有人把上面的指纹擦光了。因此，事发经过似乎是这样的：吉姆对着丹尼开了一枪，然后拿起另一枝枪，在丹尼先前站的地方开了几枪，从而让人看上去似乎汉斯福德也对他开过枪。然后他一定是把枪上的指纹擦掉了，接着把它放到丹尼的手里。”

“我有点头晕，”那位妇女说道，“你认为吉姆会怎么办？”

“今天晚上我来这儿后，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他将要设法证明自己是清白的。”

“但是那怎么会可能呢？”那位妇女问道。

“一位杰出的律师可以对那些证据提出挑战，甚至还会使那些证据变得对被告方有利。吉姆有几位很不错的律师。所以，我认为他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除此之外，他在本地区显赫的地位也是个有利因素。”

发表完自己对这起官司的看法之后，这个男人便转了话题，我也只好悄悄来到门廊里。威廉斯和母亲正和一小群客人呆在一块。

布兰切·威廉斯是从佐治亚州的戈顿开车来梅瑟庄园的。她一直住在那儿。她年近七旬，个头很高，瘦得像一只鹤。一头银白的鬈发梳理得井井有条，找不出一根乱发。她站在那儿，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看上去有些拘谨。有一位妇女在赞扬她穿的那身晚礼服。

“唉呀，谢谢。”威廉斯夫人很有礼貌地说道，“这是詹姆斯送给我的。他每次举行大的聚会，总喜欢让我穿一套漂亮的新衣服，而且在我来到萨凡纳后，总是送给我一束鲜花。”她看了一眼儿子，仿佛是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相信自己没有说错。

“妈妈总是舞会上打扮得最漂亮的人！”威廉斯热情地说。

威廉斯夫人认为这表明儿子同意她刚才说的话，于是便鼓足勇气继续讲下去。“詹姆斯送给我许多珠宝首饰，直到我有一天对他这样说，‘詹姆斯，那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怎样戴！’他说，‘嗯，妈妈，我举行这么多的聚会，目的是让你经常来萨凡纳，从而有时间戴你那些珠宝首饰。’詹姆斯还经常带着我去许多地方观光。他带我去过欧洲五次，还有，噢！有一次，他打来电话说，‘妈妈，我们三天以后将要乘坐协和式飞机去伦敦，’我说，‘詹姆斯，别胡闹。我们可不坐协和式飞机去任何地方！’他说，‘不，我们得坐，票我已经买好了。’我想，‘我的上帝，那得花多少钱啊！’但是我很快就知道，詹姆斯是认真的，我不应再和他争辩了，而是要做好准备。在随后的三天中，我忙着做准备。当然我们是坐协和式飞机去的伦敦。”

威廉斯夫人说话时语速很快而且声音不高不低，似乎是想赶快说完，不占用过多的谈话时间。她站在那儿，腰板很直，眼睛中露出一种小心谨慎的神情，这表明，虽然她表面上表现得很谦逊，但仍不失为一位意志坚强、很有主见的贵夫人。一会儿之后，威廉斯去和一些刚到的客人打招呼，把我和威廉斯夫人留在—块。我说晚会举办得很成功，威廉斯夫人点头表示认同。

“詹姆斯身边总有一群朋友，”她说道，“他小时候也这样。一次，他弄到了一台幻灯机——那种在墙上放映图画的东西——他举办小幻灯展，孩子们经常来玩个痛快，而且他还向每个小孩收一个硬币。你知道，我得给那些孩子提供一点吃喝的东西，让他们占着嘴。那时他才十一二岁。十三岁时，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乡下去倒卖古董。他就是这样开始创业的。起先，他去有色人的家中，买他们不要的油灯和其它小玩艺儿。他花二十五美分把它们买下来，然后把它们修理一下，再以五十美分卖给别人。后来，他开始买一些贵重一点的东西，比如镜子、家具等等，然后拿到他的木料加工间，把它们修理好。他还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出售古董’，这会让你感到吃惊的。麦肯市的几位女士来到戈顿，把他从学校里叫出来！这给学校校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们都是些很有身份的女士——医生的妻子等等——詹姆斯把她们带到我们家中，她们就从他的寝室中把东西买下来！他的生意逐步兴旺起来。他一步一个脚印，全凭自己的努力。”

“几年前，我想，生活真是太伟大了！我的孩子们都很有出息。女儿在大学里教书，詹姆斯在萨凡纳也干得很出色。我的任务完成了，上帝现在可以把我带走了。但是上帝没有那样做。詹姆斯卷入这场可怕的事件后，我想上帝没有把我带走原来是为了这个。”

客人们的喧哗声越来越大，但是威廉斯夫人却没有抬高声音。她仍然和刚才一样一边声音不高不低地说话，一边直视着我的眼睛。事实上，她似乎看穿了我的意图。

“在某个星期六，詹姆斯给我打电话，我想是在刚刚吃过午饭之后，他告诉我说，‘妈妈，我有个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用枪杀死了丹尼。’当时我吓呆了。我说，‘孩子，你赶快回家。’他听了我的话。回家后，我没有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想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我没有强迫他，因为他非常紧张，心情很沮丧。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他呆在这里，并且打来许多电话。天呢，电话太多了，有时我来不及找纸，只好记在衬裙上。”

这时有两个客人前来和威廉斯夫人告辞，因此她停了下来。“你们明年可一定再来啊。”她对她们说道。然后她转过身来，对着我。

“我从不信任那个男孩。他目光呆滞，他看人时也是这样。我不愿意把

这件事告诉威廉斯，但是对我来说，那个丹尼·汉斯福德不是什么善良之辈。一次詹姆斯带他到家里来。一会儿之后，詹姆斯到后面去洗车，我没有看到那个男孩，于是我问道，‘詹姆斯，我没有看到他。’詹姆斯说，‘噢，没事，妈妈。他告诉我他只是到前面走走。’但是到吃饭的时候，那个男孩还没有回来，詹姆斯说，‘妈妈，我告诉你这是为什么：如果丹尼决心去什么地方，他不会对任何人说的，他会不声不响地去，他以前就这样做过。那时我就明白那个男孩干什么去了。不要问我是怎样弄明白的。我只是凭直觉知道的。我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他到城里吸毒去了。戈顿只是一个小城，但是我想他在来我们家的路上，在加油站南边看到了什么东西，于是他要返回那儿去买些毒品。詹姆斯第二天发现，那个男孩搭车回萨凡纳去了。’

威廉斯夫人重新整理刚才一直用两手拢住的围巾时，低头看了一下。

“现在，我想对你直说，”她说道，“有时，詹姆斯对人太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是从我这里继承去的。我会轻易地同情某人，那样做不好，因为许多人知道怎样利用你，赢得你的同情。我知道有几个人就那样对待詹姆斯，总有一天他们会为他们感到不好意思的。他会全力帮助他们，就像他帮助那个男孩一样。有时我觉得应该和詹姆斯谈谈，但是作为母亲，我想那样做也未免管得太宽了。人不想多管闲事，于是我一直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和他谈一谈。

“詹姆斯会帮助任何人，我不愿意看到他卷入这场官司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嗨，当詹姆斯把卡贝奇岛卖掉之后，他获得了许多钱，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我的房子修好，然后他又给我去礼拜的教堂捐献了一万美元，以便购买一台电风琴。我真弄不清楚。也许这次麻烦将会成为一次教训。我相信这会让詹姆斯意识到，他应该经常为自己着想……”

看到儿子重又来到她身边，威廉斯夫人微微一笑。

“好了，我得闭嘴了。”她说道。

“你们两个一直在说些什么？”他问道。

“我刚才在说一切都会变好的，詹姆斯。”威廉斯夫人的回答被周围的喧哗声淹没了。

“对不起，妈妈，我没有听清。”

威廉斯夫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今天晚上第一次提高嗓门，大声说道：“我刚才说，‘一切都会变……好……的！’”

“当然如此，妈妈，”他说道，“过去如此，将来也不会出错。”

第十五章 公民义务

“天哪，要是我，也会用枪把丹尼·汉斯福德打死的。”查塔姆县的验尸官詹姆斯·C·麦茨医生说，“这个家伙到处惹事生非。他快把威廉斯给吓死了。你知道，真要命，那是凌晨三点钟，他因为威廉斯不和他玩电子游戏大发雷霆。”麦茨医生平时说话很温柔，在枪击事件发生当晚，他到梅瑟庄园，对现场做了几个小时的调查。在死亡证明上签字，并命令对尸体解剖的就是他。在对吉姆·威廉斯进行审判的前一周，威廉斯的律师约翰·赖特·琼斯到麦茨医生的办公室拜访了他，就案情与他进行了讨论。

约翰·赖特·琼斯是萨凡纳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他长得虎背熊腰，现在正在协助威廉斯进行辩护。他已经看过解剖报告和警方在枪击事件发生后在梅瑟庄园拍摄的照片。现在让他担心的是丹尼背部和后脑上的弹孔。他问麦茨医生能否以下面这种方式重新解释这起枪击事件：那两颗子弹击中丹尼·汉斯福德时，他没有脸朝下躺在地板上。

麦茨医生说道：“你可以那样解释，第一颗子弹击中了他胸部左侧。当你胸部挨了一枪时，就像挨了重重的一拳，打得你向后转动身体。所以，第二颗子弹击中你背部右侧后，你会接着转动身体，然后第三颗子弹打中了你的后脑。如果根据弹道学原理这能够成立，可以认为丹尼·汉斯福德当时没有被击倒在地。他当时也许一直站着。”

“我希望的正是这样。”琼斯说道，“所以，关键是，你不知道他躺在地板上时有没有挨枪，对不对？”

“你说的很对。”

“好了，如果叫你出庭作证，你可要这样说呀？”

“我会的。”麦茨医生说道，“但是，约翰，你还有一个问题：压在枪上的那只手血迹斑斑，而枪上却一点血迹也没有。那些血只能从两个地方流出来：他的头部和胸部。那个男孩摔倒时一定是右手在下。我猜，当时威廉斯也许是为了使现场看上去更加合理，便把他的手拖出来，放在枪上。”

“你肯定这一点吗？”

“一点没错。你知道，汉斯福德手上的血迹是被抹上去的，就像有人把它从尸体下面拖出来似的。如果我是你，我会说，威廉斯当时吓坏了，摸了一下丹尼的脉搏——把手伸到他的身体下面，把他的胳膊拖了出来，检查完脉搏之后，他把丹尼的手放在枪上面，以便看上去合理一些。”

麦茨医生的建议不可接受。吉姆·威廉斯在接受《佐治亚新闻报》记者采访时，已经将自己对那一事件的叙述公布于众。在采访中，威廉斯从未说碰过丹尼的尸体。

“真要命，多亏你的提醒。”琼斯说。

“还有另一件事。”麦茨医生说，“这件事表明威廉斯重新布置过现场。我想，他移动家具，是为了使现场看上去对他有利一点，但是他有些粗心大意。”

“在哪个方面？”

“他拿起一把椅子，放到那个家伙的裤腿上。”麦茨医生咯咯地笑着说。

“噢，我敢说，这一点照片上已经显示得很清楚。”

“而且是彩照。”

“嘻嘻。”

“那太好了。”琼斯后悔地摇摇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告诉你，”麦茨医生说道，“我相信我知道那个狗杂种是什么时候挨的枪子。”

“什么时候？”琼斯问道。

“在他掐灭烟头的时候。”

“什么？”

“我在桌子上面发现了一个烟头，当时烟头还竖在那儿。我想，在那个家伙掐灭烟头之时，威廉斯先生一怒之下，用枪把他杀死了。”

“我刚才就说过，你今天让我长了不少见识。”琼斯说道。

“但是坦白地讲，我的同情心还是在威廉斯先生这一边。”麦茨医生说道，“那件事发生在凌晨三点钟左右。威廉斯先生一定是有事必须起床，但是这个狗杂种一肚子坏水，却要玩游戏，而且还摔坏了一些家具。”

“你还有什么忠告吗？”琼斯问道。

“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约翰，”他说道，“你还有你的工作要做。我认为确定陪审团的人选是一个关键。这方面的问题是，这起案子涉及到同性恋。你必须竭尽全力，让陪审团同情威廉斯先生，不要让他们因为威廉斯杀人而对他抱有成见。”

琼斯拿起公文包，“好了，你我都知道，医生，萨凡纳的陪审团似乎对同性恋者被杀并不十分在乎。我是指，在我们这个地方，用脚把一个同性恋者踢死好像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响。”

“对，是这样，我也很清楚。”麦茨医生说道。他把琼斯送到办公室门口，“好了，约翰，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威廉斯先生把那个王八蛋宰了，也许是尽了一份公民的义务。”

约翰·赖特·琼斯上面所说的踢死同性恋者之事，指的是几个月前审判的一起震惊萨凡纳全市的杀人案。

那起案件的受害人是一位来自佐治亚州哥伦布市的三十三岁的男人。这人是来萨凡纳出任一场选美比赛评委的。他已经结婚，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是在一家停车修理场被四个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士兵活活打死的。特别行动部队的士兵在美国军队中以凶狠残暴而著称，他们在萨凡纳南部的亨特军用机场驻扎着一个中队。他们接受过忍受残酷折磨的训练，也接受过怎样残酷折磨别人的训练。在事发的那天傍晚早些时候，一个证人说看到那四位士兵一边在海湾大街上散步，一边徒手将汽车停放收费机折弯在地。后来，那四个士兵走进约翰逊广场附近的一家黄色书店——米茜成人书店。在那儿他们碰上了那个选美比赛评委。那人主动勾引他们。他们把他骗到一个停车修理场，对他拳打脚踢。后来，一位外伤专家作证说，当受害者被送到医院时，他“竟然还活着，因为他伤得特别严重，这是我行医许多年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病例。”他多处骨折——脑壳、颧骨、嘴、眼眶。那位专家说，两个人才把他的眼睛掰开。“他伤的那个样子，简直无法让人相信他是个人。”

在审判时，那些士兵的律师请陪审团“秉公办事”。他说，被告是些年轻、不懂事、五官端正、诚实的小伙子。他们受到了同性恋者性骚扰的侵害。陪审团同情那些士兵，于是推翻了被告犯有杀人罪的指控。然而，每个士兵都承认踢过那个受害人，于是陪审团觉得应该宣判他们犯有某种罪。他们选择了最轻的判罚：殴打他人罪。殴打他人属不正当行为，这可以指一个人简单地碰了一下另一个人。最后法庭判被告有期徒刑一年，在监狱中服役六个

月。

对特别行动部队士兵的判决招致了公众的极端不满。各家报社收到的读者来信纷纷指责陪审团残酷无情，损坏了萨凡纳的名声。一位参与给受害者治疗的护士在信中写到：“如果这也是一种不正当行为的话，但愿我以后永远不再见到重罪受害者。”

这次审判是三十七岁的查塔姆县新任地区检察官小斯宾塞·劳顿第一次上庭。对他来说，判决结果无疑是一场惨败，这使旁观者开始怀疑劳顿能否履行其职责。

劳顿来自萨凡纳一个显赫古老的家族。斯宾塞·劳顿的曾祖父亚里山大·R·劳顿将军在南北战争早期曾经指挥过萨凡纳保卫战，后来被提升为南方联邦政府军的军需司令。战后，劳顿将军与其他九个人联合创建了美国律师协会，并于一八八二年出任该协会主席。后来，克利夫兰总统任命他为驻奥地利大使。劳顿家族在博纳文图雷公墓的墓地是那里最大的墓地之一。墓地是这样构成的：河边的悬崖上耸立着一个雄伟的哥特式拱门，拱门旁边有一尊白大理石耶稣雕像。

劳顿的另一位先人斯宾塞·肖特尔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因为从事海军仓储生意而积蓄了一大笔财富，在博纳文图雷公墓旁边的格林威治种植园修建了美国南方最为壮观的庄园。肖特尔当时雇佣的是著名的“加雷尔和哈斯汀斯建筑公司”，该公司曾经在纽约第五大街设计修建了纽约公共图书馆。这座庄园有四十个房间，庄园周围有两排闪闪发光的白色大理石廊柱。有十二个户主卧室、十个浴室、一个用金叶装饰四壁的舞厅、一个奶牛场、一个封闭式游泳池，而且空地装扮得非常豪华：从圣地耶路撒冷进口的无花果树、一棵来自拿破仑墓地所在地圣海琳娜岛的垂柳、从庞贝城废墟上弄来的几座雕像。这座庄园是举行大型豪华舞会和游艇晚会的绝佳场所。这里也是拍电影的理想外景地，玛丽·皮克福德和弗兰西斯·爱克斯就因这里的外景而出名。电影《布须曼人》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斯宾塞·劳顿去世后，劳顿家族的辉煌已经消失殆尽。肖特尔庄园在一九二一年毁于一场大火，那片土地和博纳文图雷公墓连成一片。被人称作格林威治公墓。显赫一时的劳顿和卡宁汉姆律师事务所被另一家律师事务所兼并，位于公牛大街上的劳顿纪念堂也改为希腊正教教堂。

斯宾塞·劳顿举止文雅，声音柔和，有一双蓝灰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梳成背头式。他有一张圆圆的脸，嘴又细又长，这使他看上去好像一位天使。他自己也承认，他在佐治亚大学法学院是一位冷若冰霜的学生。后来他回到萨凡纳从事律师工作。他主要是为穷人无偿工作。一位曾在他出任萨凡纳住房管理处听证官期间见过他的妇女回忆说，他是一个坚持原则的人。“他为人正派，”她说道，“他不仅干自己份内的工作，他还关心穷人，同情穷人，但是我记得他有些胆小。”

在过去三年中，查塔姆县公诉办公室一直是乔·瑞安的天下。后来瑞安的儿子安德鲁·布勃西·瑞安继承父职。这时，斯宾塞·劳顿决定与他作对。

布勃西·瑞安是一个蛮不错的老玩童。他喜欢钓鱼、打猎、喝酒。他有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脸两边长满了浅红色的长络腮胡子，眼睛下面有块状的浮肿，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总有些邋里邋遢。他和警方关系处的很好。他精于马匹交易。在法庭上他不拘礼节，经常用拖长的声音讲话。凡是重大的案子布勃西都要亲自出马，但是众所周知，他对公诉办公室的管理非常随便，

和他父亲如出一辙。办公室积攒了一千多起没有审理的案子，有些都是二十五年前的案子。布勃西很喜欢任地区检察官一职，但是他也承认当这个官有一些不便之处。“你在某些方面要受到限制，”他说道，“你不能陪妻子出去喝酒，因为第二天你就会在报上读到这方面的消息。”

在选举时，瑞安家的人还没有遭到别人反对的习惯，但是当布勃西参加竞选，试图连选连任时，他的一位助手宣布要在民主党候选人选拔会上和他竞争。两人立即展开了唇枪舌剑，在提交申请的最后一天，斯宾塞·劳顿发现有机可乘，便加入到这场三人之争中。“我参加竞选只是觉得很好玩。”劳顿事后说。在其他两个人激战正酣之际，劳顿选择了一条捷径：谈论案件的管理和其它听上去很合理的东西。布勃西和另外一个人两败俱伤，而他却独享渔翁之利。

在第一次选举中，布勃西和劳顿得票最多。在他们两人之间进行第二次选举时，布勃西把矛头又对准了劳顿。他叫嚣说劳顿是一名不合格的律师，他从未办过一起大案，从未有过上诉的经历，从未在佐治亚最高法院处理过一件官司，他既懒散又无能，这使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蒙受了莫大损失。在选举前两天，布勃西当仁不让，又采取了一个毒招。他拿出半张《萨凡纳晨报》广告版，援引斯宾塞·劳顿前妻发表的离婚声明中的几句话。劳顿夫人说，斯宾塞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她说，“如果他能呆在家中收拾房间，读书看报，比去工作要幸福得多。”这段文字暗含的意思是，斯宾塞·劳顿缺乏男子气概，不适于从事他当时的工作。布勃西的支持者们把劳顿戏称为“那个菲尔斯伯利的油炸面团”。但是在初选之夜，当黑人居住区的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布勃西·瑞安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反对他，支持提名劳顿参加最后的选举。劳顿接着又在 대선中击败了共和党的候选人。

劳顿上任后，人们对他能否胜任的怀疑与日俱增。心怀怨言的办公人员和布勃西·瑞安时期过来的人传言说，劳顿不懂法律。“有些事情他本应知道，但他却要参考备忘录，”一位助理检察官发牢骚说，“比如引渡。有关精神错乱者的辩护，他也要参考备忘录，这种事情你都可以写一本书。”接着劳顿在特别行动部队士兵杀人案的审理中又遭到惨败。说来也巧，对特别行动部队士兵杀人案的判决是在吉姆·威廉斯枪杀丹尼·汉斯福德几天之后做出的。劳顿瞄准了威廉斯这个官司。如果他能打赢这场官司，将能挽回自己的尊严。但是这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为了打好这场官司，吉姆·威廉斯雇佣了来自佐治亚州萨莫维尔的鲍比·李·库克。库克是美国南方一位非常著名的刑事律师。他的专长是处理杀人案。在过去三十年中，库克曾经为二百五十位被指控犯有杀人罪的人辩护，使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得以无罪释放，有些官司是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获得成功的。库克经常接手那些别的律师认为打不赢因而不肯接的官司，而且总能打赢。他以在法庭上入木三分的盘问而著称。“我在午饭之前看到他盘问过一个小伙子，”一个联邦法官说，“他观察了他一会儿，在吃午饭时说，他能随心所欲地摆布那个证人，吃完午饭后，回到法庭上，不一会儿他就把那个家伙解决了。”《人物》杂志在一篇赞扬他高超的辩论技巧和超人的胆量的文章中，曾这样宣称：“哪怕是魔鬼想为自己辩护的官司，鲍比·李·库克也敢接手。”

库克来自佐治亚北部山区，他知道萨凡纳的陪审团会把他看成一个油嘴滑舌的外地律师。因此他需要一名当地律师来协助他工作，在决定这个人选

时，他选择了那个斯宾塞·劳顿最害怕的律师——那位在特别行动部队士兵杀人案件中刚刚挫败过他的律师——这人就是约翰·赖特·琼斯。

第十六章 审判

萨凡纳商业区在历史上颇有影响。查塔姆县法院是该商业区十几座现代建筑之一。这座位于商业区西部的钢筋建筑物看上去平淡无奇。法院旁边是一座与之配套的建筑，两者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那也是一座钢筋建筑物，看上去就像一个立方体状的地窖，地窖外面有不少垂直的裂缝，那是窗户。这是查塔姆县监狱。

在乔治·奥利弗法官主持对吉姆·威廉斯开庭审判的第一天，法庭里面座无虚席。法庭四面墙上一扇窗户也没有，但是明亮的荧光灯将全厅照得通亮，而吸音性能很好的瓷砖则将人们说话时的各种声音和语调全部吸收进去。退休的商人、家庭主妇、威廉斯在上层社会结交的朋友与法庭宣传员、报社电视台的记者肩并肩坐在一起。人群中还有不少当地的审判律师，他们来这儿的目的是目睹鲍比·李·库克与该地区新任检察官对阵的精彩场面。吉姆·威廉斯坐在被告席上，他的母亲和妹妹在他身后第一排座席上就坐。

丹尼·汉斯福德的母亲艾米丽·巴尼斯特也来参加这次审判了，但是工作人员不让她进入法庭。鲍比·李·库克怕她会大吵大闹，从而导致陪审团对威廉斯形成成见。他并没有完全禁止她，而是将她列入公诉方证人名单，但是这样做实际上与完全禁止没有什么两样：证人在作证之前不允许观看审判过程。当然库克根本不想让巴尼斯特夫人出庭作证，他采取的策略是不让陪审团看到她。不过，她还是来参加审判了，就坐在外面的走廊里。

“瞧哇，那不是丹尼·汉斯福德拥有千万元财产的母亲吗？”威廉斯一位上层社会的朋友对一位女士说道。他们这是第一天来参加审判。

艾米丽·巴尼斯特虽然还不满四十岁，但却有一个二十一岁的儿子。就这一点而言，她看上去非常年轻。她有一头淡棕色的头发，尖尖的脸颊使她看上去宛如一个孩童。人们此时会认为她的脸上充满了愤怒与痛恨，但事实上人们看到的却是一脸忧伤。她只是和一位坐在她旁边的妇女说着话，那是区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助手。每当有记者走上前来，她总是默默地转过身去。

几近午饭时刻，法警才大声喊道：“请保持安静！把烟熄灭！请起立！”这时奥利弗法官从座席后面的一扇门中走进来，在一张高背转椅上就坐。他身材魁梧，满头浓密的银头，面容英俊而又富有棱角。他是威斯利纪念教堂的一位管理员，以前曾到过梅瑟庄园多次，但不是作为威廉斯的客人。他是在四五十年代去那儿的，当时庄园名为“圣地兄弟会会员阿里之庙”。奥利弗将小木槌向下一击，接着用拖长的低音让法庭保持安静。“好了，先生们，现在开庭。”

在开场辞中，劳顿语气热烈而又温和。他对陪审团讲，在未来几天中，他将证明：是詹姆斯·A·威廉斯残酷地枪杀了丹尼·刘易斯·汉斯福德，而且是谋杀。做案后，威廉斯不仅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且试图制造自卫杀人的假象。

鲍比·李·库克然后站起身。他留着一头白发，一撮山羊胡修剪得非常整洁，两眼炯炯有神。他长得与詹姆斯·蒙哥马利·弗莱哥斯在《征兵告示》中刻画的那位山姆大叔非常相像。库克习惯于一边讲话一边用食指指着陪审团，这无疑使他们更加相像了。库克说，被告一方不会同意斯宾塞·劳顿刚才所讲的一切。库克说，人们会明白丹尼·汉斯福德是“一个性情暴烈，内心骚动不安的人”，在这个案件中他是攻击者。

开场辞讲完之后，奥利弗法官要求暂且休庭，一会儿以后再让被告和公诉双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在走廊上，一个身着短袖衫、头发梳得油光可鉴的男子走到我面前。“我看到你一直在做记录，”他说，“你这是在为被告卖力，对吗？”

“不对，”我说，“我这是为自己工作。”这个人手里拿着一张卷角的报纸。此前他一直斜着身子坐在我前面的一排座席上，将一只胳膊搭在椅背上。他不时暗自发笑。由于他想极力控制住自己不笑出声来，他的身体不停地摇来摇去。然后他把头转过去，透过他那副脏兮兮的眼镜观看案子的审理过程。我想他可能经常到法庭来看审判。

“在这里，似乎斯宾塞·劳顿和威廉斯都在受审，”他说，“他们对我说，为了准备这场官司，劳顿整整两个月闭门不出。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一个地堡，什么电话也不接，工作人员也无法进去见他。他和首席助手戴普——戴普士·柯克兰要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不让被告得以成功。他们想让人们大吃一惊，偷偷摸摸地将这件事情推向法庭。他们整日心神不宁，恐怕事情暴露出去，这些都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不过他们在这方面也太业余了，结果会把劳顿吓死的。”

“是谁告诉你这些事情的？”我问道。

“我是道听途说来的。人们都这样说。”这人用眼睛扫了一下整个法庭。“我还要对你说一件事。劳顿在这场官司中过高估计了自己，他将最终尝到失败的苦果。你知道，这并不是一起谋杀案。没有人会这样认为。因为证据不足，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起杀人案。威廉斯和汉斯福德两人吵架。一个人抄起一把枪。也许威廉斯事后有些恐慌并想重新布置现场，但这并不是预谋。”

那么为什么劳顿要控告被告犯有谋杀罪呢？

“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他说，“也许因为那场有关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士兵杀人的官司没有打赢，这次他想大获全胜。也许他不想在两性人面前表现得太软弱。”

“在什么面前？”我追问道。

“两性人。”这人说道，“这个案件的前前后后都与此有关。难道你没有听说过？”

“啊，想起来了，”我回答说，“这件事我也听说过。”

审判又开始了。劳顿首先把枪杀事发当晚值班的那位警察调度员叫了上来。这位调度员说，在凌晨二点五十八分她接到吉姆·威廉斯的电话，后者说他在家中卷入了一起枪击事件。她要说的就这些。然后劳顿让乔·古德曼出庭作证。古德曼说威廉斯在凌晨二点二十分至二点二十五分之间给他打过电话，说用枪打死了丹尼。这样一来，从枪击事件发生到威廉斯报警有三十多分钟的间隔。劳顿叫上来的其他证人的证辞无非是关于在这三十分钟之间或期间可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将他们的证辞综合起来就可以就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公诉。

威廉斯隔着书桌向赤手空拳的丹尼·汉斯福德开了一枪。汉斯福德双手捂着胸口，脸向下倒在地板上。威廉斯从桌子那边走过来，近距离对着汉斯福德又开了两枪，击中了汉斯福德的耳部和背部。然后，他把枪放在桌子上，拿起另一枝枪，从汉斯福德原先的位置对着自己原先的地方开了一枪，从而制造汉斯福德也向他开枪的假象。一颗子弹打穿了几张纸，另一颗子弹击中

了放在桌子上面的一个金属扣。威廉斯把自己留在第二枝枪上的指纹擦干净，把汉斯福德的右手从他的身子下面抽出来，把那枝枪放在他的手上。然后，他才给古德曼打电话。当古德曼和女朋友还在路上时，威廉斯在房子里既摔酒瓶又将门厅里的那座落地式大摆钟掀翻在地，从而制造出一种极其混乱的场面。在给乔·古德曼打电话三十分钟之后，威廉斯才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根据起诉内容，各种物证表明威廉斯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威廉斯向自己开枪时站错了地方。他当时站在丹尼脑袋的附近。他本应该站在丹尼两脚所在的地方。第二，从警察对桌面拍摄的照片来看，在威廉斯自称他用来向汉斯福德射击的那枝德制卢格尔半自动手枪上面有一些碎纸屑。这只能说明，汉斯福德还没来得及从桌子那边开枪将那堆纸击碎，威廉斯已经抢先一步对汉斯福德开枪了。第三，在威廉斯自称丹尼向他开枪时他所坐的那把椅子上面发现了一块弹片。第四，丹尼·汉斯福德满手是血，这表明威廉斯曾用力将丹尼·汉斯福德的手从他的身下拖出来，然后将枪放在他的手里。最奇怪的是，那把横在丹尼两腿上面的椅子，其中一根椅子脚压在他的蓝色牛仔褲腿上。这很可能是在丹尼死后放在那儿的。公诉方认为，那是威廉斯在重新安排现场时无意中所为。

来自州犯罪实验室的拉里·霍华德医生在对这一案件进行总结时说，“现场看上去似乎被人伪造过。”

在连续四天的审判过程中，公诉方不断请证人出庭作证。在激烈的盘问中，鲍比·李·库克不断从座席上站起身，向那些公诉方的证人提出质问。公诉书中有一个前后明显不一致的地方，库克抓住了这一点，即汉斯福德被击中时脸向下倒了下去。更具戏剧性的是，他在法庭的地板上躺下，让约瑟夫侦探将自己的脑袋调整到丹尼·汉斯福德当时的那样。

“我现在躺在地板上的样子和你当时看到死者的样子是不是一样呢？”库克一边问一边抬头看着乔丹侦探。

“把头向右边斜一下，”乔丹侦探说道，“再斜一点，差不多了。对，就是这样，阁下。”

“你有没有意识到，”库克问道，“头部枪伤的入口在右耳上方？”

“对，阁下。”那位侦探回答道。

“我脑袋的右侧贴在地板上，非常安全，对不对？”

“没错。”

“那么，当受害者躺在地上时，他头部右侧不可能受枪伤，”库克说，“这根本不可能，除非你跑到地板下面去开枪。”

“这样说基本正确。”

“实际上，原先那种说法完全不合逻辑。”库克得意洋洋地欢呼道。“这和对人说水向高处流一样不可思议，对不对！”

“对，阁下。”那位侦探说道。

至于丹尼的枪上为什么没有指纹，劳顿从乔丹的话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把卢格尔手枪的枪柄表面结构特殊，几乎不会留下指纹。“枪柄表面太粗糙，”那位侦探说道，“不会留下清晰的指纹。”

在这件轰动全州的官司中，最荒谬之事当属对丹尼手上有无开枪痕迹进行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约瑟夫·乔丹侦探证明说，他在保留汉斯福德手上的痕迹方面已经竭尽全力。当时他把几个纸袋裹在丹尼的手上，并用

专门用于保留证物的胶带将纸袋勒紧。在州犯罪实验室从事该项检验工作的兰德尔·里德尔机师证明说，他在丹尼的手上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库克对他发起了猛攻。

“你当然对铈、铅和钡非常熟悉，”库克说，“检验开枪痕迹是你的专业，你在检验这些元素时是一口气做完的，对不对？”

“很对，先生。”里德尔说。

“铈的原子量是多少？”库克问道。

“我记不清了。”里德尔说。

“钡的原子量是多少？”

“我记不清了。”

“铅的原子序数是多少？”

“我不熟悉。”

“钡的原子序数是多少？”

“我记不清楚了。”里德尔说着，脸渐渐变红。

“在检验从汉斯福德先生手上获得的化验标本时你用的是什么分析方法？”库克问道。

“原子吸收法。”里德尔回答说。

“你得出的结果是否定的？”

“对，先生。”

“你有没有注意到，”库克问道，“在亚特兰大地区，如果对据说是用枪自杀者的手部进行原子吸收检验时，大多会得出否定的结论？”

“我很想看一下检验数据。”里德尔回答道。

“你是想看一下有关这方面的数据吗？”库克问道，“你认识约瑟夫·伯顿医生吗？”

“认识，先生。”里德尔说，“我想他是亚特兰大的医学检测专家。”

鲍比·李·库克把约瑟夫·伯顿医生作为第一个被告方的证人叫上庭来。作为一名在迈阿密和亚特兰大行医的医学检验专家，伯顿曾作过大小几千次解剖手术。当吉姆·威廉斯受审之时，他正忙于那件发生在亚特兰大、广为人知的儿童谋杀案，受害者名叫威恩·威廉斯。伯顿已经解剖了九具被害者的尸体。现在库克指望他能对有关威廉斯案件方面那些对威廉斯不利的解释提出挑战。

“伯顿医生，”库克开始问道，“依你之见，用原子吸收法对枪击痕迹进行检验得出否定的结论这件事有什么意义？”

“对我而言，否定结果没有什么意义。”伯顿医生说，“一枝手枪第一次开枪时可能使你得出肯定的结果，第二次开枪时则会带来相反的结论。这种测试并不可靠，几乎所有以法医学为职业的人们都希望放弃这种检验方法。”伯顿先生接着说，他曾经对自杀案件中的枪击痕迹进行过检验，发现能得出肯定测试结果的不足百分之五十。

“那么，依你之见，”库克问，“否定的结果是否表明死者并没有开枪？”

“不，先生，不会表明这点。”

伯顿先生说，为了重新演示那场枪击事件，他曾经去过梅瑟庄园好几次。他相信，所有的子弹都是从桌子后面射出的。“要想绕过桌子，对准对方的脑袋或背部开枪，而且子弹穿透受害者的身体钻入地板，这根本不可能。”在对证据的阐述方面，伯顿与验尸官麦茨医生所见略同：第一颗子弹击中了

汉斯福德的胸部，使他按逆时针方向转动了一下身体，这就是为什么第二颗和第三颗子弹从其背后射入的原因。伯顿提醒大家注意那些在房间西南角、离丹尼头部几英尺处发现的头盖骨和头发残迹。“这些东西是在子弹从身体中穿过时挤压出来的，”他说，“而且它们的方向也和子弹的穿行方向一致。”因此，伯顿认为，威廉斯绝不会为了使重伤者免受痛苦而给予致命一击。他连续开了三枪：“啪，啪，啪——中弹者应声倒地。之所以会出现那些碎骨、头发、地板上面的弹孔、血溅四地及身体蜷缩在一块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此。”

伯顿医生接着又解释了汉斯福德手上的血迹：第一颗子弹击中他后，汉斯福德当时可能把自己的手枪扔掉，用手去捂胸口。“然后当身体摔倒在地板上面时，那只手可能直接从胸口下面挤到身体一侧。接着当他把那只手从身体下面拖出来时，将血溅了一地。”

那么压在裤腿上面的那把椅子又应该怎样解释呢？“那把椅子在本案中与我无关，”伯顿医生说，“它并不表明有人伪造过现场。事实上，这样做会对那位试图伪造现场的人不利，因为把椅子放在他的腿上似乎有点不适宜。”

待到伯顿先生作证完毕之时，辩护方已经就公诉方及其律师的大部分论点给予了回答。此外，辩护方还不顾劳顿的极力反对，让几位证人出庭，证明丹尼·汉斯福德生前是一个性情非常暴烈的年轻人。一位在佐治亚地方医院工作的心理医生说，有一次汉斯福德将他母亲房间里的家具砸了个烂七八糟，并威胁说要杀人。这位医生说必须把汉斯福德治服并予以隔离，因为他“对医院工作人员和他自己来说都很危险。”这时，一位在该医院工作的护士补充说，接收汉斯福德时她在接收表格上将他列入嗜杀成性一栏。事实上，按照规定，在汉斯福德死后一周，他本应因被指控与一位邻居斗殴而出庭受审。那次，又是威廉斯出了六百美元的保释金才使他得以出狱。

在法庭走廊里，人们普遍认为，鲍比·李·库克对该案件提出的各种质疑足以使各位陪审员良心发现，一致投票判被告“无罪”。可以说，被告无罪释放的准备性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现在该是威廉斯自己出庭来赢得陪审团同情的的时候了。陪审团由六男六女组成，他们都是普通的中产阶级成员——一位秘书、一名教师、几个家庭主妇、一位护士和一名水暖工。陪审团中只有一名女士是黑人，其他都是白人。

威廉斯身着一套灰白色的西装走上证人席作证。他一边彬彬有礼地前倾着身体，一边聆听鲍比·李·库克简述他在佐治亚州戈登度过的朴实无华的童年生活。威廉斯向人们讲述了他二十一岁来到萨凡纳，如何重修房屋，如何在生意上取得成功，以及他在萨凡纳社交地位的崛起。他讲话时的口气很自信而且有些傲慢。他解释说，他每年要参加两次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法贝热销售大会。“你们听说过法贝热香水吗？”威廉斯说，“我们现在谈的不是那个。卡尔·法贝热是俄国沙皇也是大多数欧洲宫廷的御用珠宝首饰匠，他设计制造了一些稀世珍宝。我多少也收藏一些法贝热艺术品。”

威廉斯回忆了他和丹尼·汉斯福德相识的经过：“当时我正从停在我家门口的汽车中走出来，这个小伙子骑着自行车来到我面前。他说，有人告诉他我的工厂雇佣没有丝毫工作经验的人。我说，‘对，一点没错，但是我只雇佣那些能学会做事的人。’丹尼开始的工作是除去家具表面的抛光剂。他干的是临时工，断断续续干了两年。他经常离开小镇，然后再回来。”

威廉斯用准确而又冷淡的语言详细叙述了丹尼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即四

月一日那天在他家的狂暴行径。丹尼向卧室的地板上开了一枪，他手里拿着枪，怒目圆睁地瞪着威廉斯。“把你惹疯到什么程度才会使你一怒之下将我杀死？”他问。然后他走到外边，对着广场开了一枪。威廉斯向警察打电话时，丹尼向楼上跑去，假装在床上睡觉。

在这一事件发生后不久，威廉斯邀请汉斯福德和他一起去欧洲做一次购物旅行。威廉斯解释说，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有所下降，而且有好几次因为低血糖而昏迷过去，他需要有人作伴。“我不想一个人在半路上昏过去，原因有二：一是健康方面的原因；二是金钱方面的原因。”威廉斯本打算携带大量现金，“因为现金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兑换率。”他之所以要丹尼与他同行，“因为我想我可以管住他。”

然而在四月中旬，汉斯福德对威廉斯说，他想在路上吸大麻，威廉斯说，如果那样，他就不能去。“丹尼和我商定邀请乔·古德曼代行，”威廉斯说，“我们俩人对那一安排都很满意。丹尼可以在萨凡纳吸毒，也有人陪同我去旅行。”

一周之后，在发生枪击事件的晚上，丹尼突然大发雷霆。威廉斯说，丹尼一直为他母亲对他恨之入骨以及为此将他送入拘留所而耿耿于怀。他母亲之所以恨他是因为他长得很像他父亲，而后者与她早就离婚了。他对来向他借车的好朋友乔治·希尔大发肝火，对他的女朋友邦妮也是如此，邦妮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不愿和他结婚。然后他又把火转到威廉斯身上。“你竟然剥夺了我去欧洲旅行的机会！”汉斯福德一脚把亚塔里牌微机踩到地上。威廉斯站起身，走出房间。汉斯福德一下用手卡住他的喉咙，将他重重地摔在门上。威廉斯挣脱出来，走进书房去报警。丹尼跟着他进了书房。“你给谁打电话？”他逼问道。

“我灵机一动，”威廉斯说，“我说，‘我在给乔·古德曼打电话，告诉他欧洲之行取消了。’”威廉斯拨通了乔·古德曼的电话，他和丹尼都和古德曼通了话。当时是凌晨二点零五分。电话持续了几分钟。

拥挤的法庭里鸦雀无声，人们都在全神贯注地听威廉斯继续讲述他的故事。“丹尼后仰着身子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他捡起一个银制大啤酒杯，拿在手中傻愣愣地看。然后他说，‘你知道，这支大啤酒杯已经决心穿透那幅油画。’那是一幅英国油画，长约十英尺，宽约八点五英尺，画的是十八世纪的德雷克家族。丹尼脸上显出一种疯狂的神色。

“我站起身，摆摆手，说道，‘丹尼·汉斯福德，你可不能再把我的房子弄得乱七八糟了！你给我出去！’丹尼站起身向门厅走去。接着从那里传来了摔东西的声音。他回来时手里拿着枪，说道，‘我明天就走，但是今天晚上你得先行一步。’

“我一看到那枝卢格尔牌手枪，”威廉斯说，“就把手伸进了抽屉洞。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时，一颗子弹向我射来。我感到一阵凉风擦着我的右胳膊飞了过去。”

大约在二点二十分至二点二十五分之间，威廉斯又给乔·古德曼打了一次电话，这次是告诉古德曼他已经枪杀了丹尼。

斯宾塞·劳顿向前走了几步，开始对他进行提问。他首先让威廉斯叙述一下他在梅瑟庄园有多少种手枪，包括放在楼下门厅里的，后面客厅里的，书房里的，起居室的。威廉斯把下颌略向上抬，坐在椅子上。他用一种冷漠而高傲的目光盯着劳顿，回答他的提问时吐字清晰而又干净利索。劳顿又让

威廉斯叙述了一下事发之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直到威廉斯说他感到第一颗子弹像一阵凉风一样从他的右胳膊下面飞逝而过。

“你记不记得，”劳顿问道，“你在事发四天后接受《佐治亚报》记者阿尔伯特·斯加迪诺的采访时曾说过你感到第一颗子弹从你的左胳膊下面飞逝而过的话？”

威廉斯说：“劳顿先生，我当时并没有做记录。”

劳顿问道：“你对子弹从你的哪一侧飞过还存有疑惑，因为你对着那些纸开枪时正站在桌子的另一边，对不对？”

“我从未向什么桌子上的纸开过枪，你这是在说些什么？”

“假设你在这个位置，那么你当时是两手抱臂了？”

威廉斯满脸气愤地从证人席上俯视着下面。他性格倔强而又傲慢，毫无退缩防守之意。不管外界有何变化，只要有可能，他会身着镶有法贝热设计制作的袖口链扣绒装，做起至高无上的沙皇，就像马克西姆大帝坐在包金的御座上。威廉斯收藏了许多帝王和贵族的画像，他和他们一样不可一世。

劳顿转向另一个话题：“你刚才用大量事实证明了与丹尼·汉斯福德两人的关系。除去你所谓的他袭击你的事实之外，你过去有没有出于某种原因而想让他去死呢？”

“我从未这样想过。”

“你以前从未对他有过怨恨或厌烦，没生过他的气吗？”

“如果我这样，他就不会呆在我身边了。我以前一直想帮他一把。我一直这样做，而且他也有进步。”

“根据你刚才所说的话，我要指出的是，你似乎非常渴望帮助他。你对他怀有某种异乎寻常的感情，对不对？因为——”

“什么异乎寻常的感情？”威廉斯插话道。

“我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你似乎把挽救他当成了你自己的一项义务。”

“我无非是想帮助他，使他一生中有所成就。丹尼曾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讲过，‘你是惟一真正想帮助我的人。你是惟一没有试图用我的人。’”

“很好。”劳顿说，“我不想让人觉得我太吹毛求疵，但是我确实想了解这种关系的本质，而且——”

“好吧。”威廉斯说道。

“他到底为你干什么工作？他为你开车吗？”

“对。”

“我想刚才你在证辞中说，你雇佣他从事两种工作：一种工作是在你的商店里干临时工；另一种工作是照顾你，因为你健康状况不好，对不对？”

“对。他经常来我这儿，给我做检查。有时他还在我的家中过夜，并且他和他的女朋友也在我家中过夜。”

“以前如果他干我们刚才叙述的那种工作之外的工作，你有没有付他钱？”

“他过去经常用我的轻型货车为我搬家具。”

“但是他干任何其它工作，你付不付他工钱？”

“你是什么意思？”威廉斯冷酷地问道，“还有什么其它工作？”

“我只是问问你而已，这无非是想确定我的推测是否正确。”

现在，斯宾塞·劳顿倒是变得轻松自如起来了。似乎威廉斯越是固执地

躲躲闪闪，劳顿越想鼓励他讲下去。他的意图不是想引他上钩，而是想取笑他，从而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于是他又问威廉斯关于他本人和丹尼是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们刚才所叙述的情况能充分说明你和丹尼的关系吗？”

“哼哼。”

“你是首肯了？”

“对。”

威廉斯看上去似乎逐渐收敛起笑容，他觉得自己正在逐步赢得这场意志的较量。在劳顿毫不气馁的追问下，他没有垮掉。这次他出庭作证已大功告成，自己的名誉完好无损。从现在开始，一切将变得对他有利了。在他之后将有七名无可挑剔的人出庭作证。这七名证人是佐治亚州最显赫的公民，他们现在正在走廊里等候出庭，无法听清法庭里面都发生了些什么。这七名证人包括前大使道灵先生的遗孀艾丽斯·道灵；满头银发的退休银行行长乔治·帕特逊先生；哈尔·赫纳，一位退休的银行家；托德·富尔顿大夫的漂亮妻子卡罗尔·富尔顿；酒席承办人露茜丽·赖特女士。他们和其他人正等待时机向陪审团表白吉姆·威廉斯性情温和，为人正派。威廉斯从证人席上走下来，等候朋友们证实他的清白以及法庭的最后判决。

然而，等待需要耐心。斯宾塞·劳顿宣布他要传两位证人出庭反驳威廉斯的证辞。“如果法庭同意的话，”他说，“我想让乔治·希尔作为公诉方的下一位证人出庭。”

乔治·希尔，二十二岁，留着一头黑色鬈发，身材魁梧而又健壮。他在证人席上就座，说他在桑德尔伯特的一艘拖船上当水手。他是丹尼·汉斯福德生前最要好的朋友。他也认识吉姆·威廉斯。劳顿问他能否在法庭中认出威廉斯。希尔用手指了一下被告席上的威廉斯。

“你是否知道丹尼·汉斯福德和吉姆·威廉斯两人的关系？”劳顿问道。

“知道。”希尔说道。

“如果那样，你对他们的关系有何了解？”

“嗯，如果丹尼需要钱，威廉斯先生就会给他。他给他买了一辆很不错的汽车并且给他许多漂亮的衣服，目的是让他和他同床。”

“目的是让谁——对不起？”

“让丹尼和他睡觉。”

“我和丹尼曾为此谈过几次。丹尼对我说，他喜欢钱和所有东西。他说，只要付他钱，威廉斯可以随心所欲。”

乔治·希尔说这些话时声音很低，几乎听不到。劳顿止住问话，恐怕自己的声音会压过希尔的话或者削弱这些话的效果。陪审团各位成员都偷偷瞟了一下其他同事。布兰切·威廉斯羞愧难当，只好低头看着双膝。坐在我前面的那位法庭宣传员禁不住低声笑了起来。

鲍比·李·库克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宛如一块石头。今天早些时候在法官会议厅开会时，劳顿宣称让乔治·希尔出庭的目的是重述他说过的话。库克郑重地提出反对意见。他对法官说，任何以丹尼·汉斯福德对希尔所说的话为基础的证辞都无法接受。他敦促奥利弗法官在这方面要谨慎从事。如果允许乔治·希尔这样做，那么再让陪审团不要在乎他们所听到的内容也无济于事了。“你将后悔莫及。”他说，“你不能将一只黄鼬扔到陪审员中间然后让他们说没有闻到发出的臭味。”但是劳顿认为，乔治·希

尔的证辞将使人们弄清杀人的动机，于是奥利弗法官决定让希尔出庭作证。

“丹尼以前有没有告诉你有关他与威廉斯先生关系不和的事？”劳顿接着问道。

“对我讲过，我去他那儿时，就发生过几次。”希尔说，“每当丹尼要钱而威廉斯先生不给时，他们就会发生些小小的摩擦。有一次——他们争吵，当时我不在场——丹尼开始和一个名叫邦妮·华特丝的女孩约会，威廉斯先生为此很不愉快。他花钱给丹尼买了一条价值四百美元的金项链，两人商定丹尼不再和那位女孩来往。丹尼把那条项链送给了邦妮，而且让她戴着项链来威廉斯家。威廉斯为此大发雷霆，要他收拾东西滚蛋。但是丹尼非常担心自己会失去生活的依靠。”

“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大约他去世前两天的一个晚上。”

轮到鲍比·李·库克盘问时，他采用了一种温和的口气。他让希尔对陪审团讲述了他如何非常喜欢枪枝——希尔有两枝手枪，四枝步枪——并让他讲述了他曾袭击父子两人并将他们家的门推倒之事。库克又让希尔讲述了一次他和一个朋友因为打坏了十四盏街灯而被逮捕的事。

库克也想弄清，为什么乔治·希尔在丹尼死后六个多月中没有将有关那条项链以及发生在丹尼·汉斯福德和吉姆·威廉斯之间的那些事情报告官方，而单单在审判就要开始之前才出庭作证。“在此之前，你对谁讲过这件事？从你这里知道这事的最后一个人是谁？”库克问道。

“让我想想。”希尔说道，“丹尼的母亲与我联系过，她要我和她的律师或一名地方检察官谈一谈。”

“啊，丹尼的母亲和你联系过？”库克装出一副惊奇的面孔。

“对，先生。”

“她和你联系，因为她告诉你她在起诉吉姆·威廉斯先生，对不对？而且她想凑齐一千万美元，把其中一部分送给你，对不对？”

“胡编乱造！”希尔说，“我觉得你说这样的话太不礼貌了。”

现在该轮到鲍比·李·库克止住话语，让鸦雀无声的法庭来烘托他所表述的观点了。

斯宾塞·劳顿叫上来的第二位证人也是丹尼·汉斯福德的一位朋友，名叫格里哥·克尔。克尔，二十一岁，长得英俊潇洒，在《萨凡纳晚报》工作。他戴着一副金属丝架眼镜，看上去神情非常紧张。由于知道自己可能迟早被迫讲出自己以前干过的各种坏事。他便不假思索地把自己所能想到的各种坏事和盘托出，以前他曾因窝藏毒品妨碍司法工作而被捕；自从被一位中学教师诱骗之后，他曾多次有过“同性恋的经历。”但是据他说，他最后一次同性恋经历发生在三周之前，现在已经彻底和那种事情拜拜了。

“据你所知，”劳顿问道，“你对丹尼·汉斯福德可能与吉姆·威廉斯发生的关系有无了解？”

“有，我了解一些情况。”克尔说。

“你是怎样了解到的？”劳顿问道。

“我去他们家玩巴加门，丹尼从房间中走出去，去了休息室。我说，‘他是个英俊小伙。’威廉斯先生说，‘对，他很适宜于上床。此外，他收入颇丰。’”

“丹尼吸毒吗？”劳顿问道。

“吸。”克尔回答说，“有一次我去他们那儿，他正在房间里吸大麻。”

“他有没有对你说他是从哪儿弄到那些大麻的？”

“说过。他说，‘我的毒品都是吉姆买的。’”

鲍比·李·库克一下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尊敬的阁下，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奥利弗法官宣判他的反驳无效。

接受盘问时，约翰·赖特·琼斯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们正在玩巴加门，吉姆·威廉斯指责格里哥·克尔作弊，然后用游戏板打了一下克尔的头部。因此克尔的证词可能带有报复的嫌疑。但是克尔矢口否认有这种因素。他说，他是在本周早些时候阅读《晚报》时，才发现有人在法庭上说什么丹尼·汉斯福德性情暴烈的。读完那篇文章后，格里哥·克尔觉得自己有责任出来澄清事实。

“威廉斯先生曾经多次向我表白，他是无辜的。”克尔说，“而且他还向所有人吹嘘说要上诉到底。我那时觉得，尽管汉斯福德先生已经去世，但是当我得知所有人都在诬陷他时，我便决定到这儿来了。我必须指出的是，当天晚上十点半左右我给劳顿先生打过电话。”

“你为什么不尽早来法庭呢？”

“这件事我曾经考虑过许多次，但是我很害怕，因为我当时还搞同性恋，我只是觉得我不能这样做。”

“那么你刚才说是在什么时候才从同性恋中解脱出来的？”

“嗯，三四年来我一直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的确有过的同性恋的经历，最后一次发生在三周之前。这件事我现在已经几乎记不清了。但是在那次经历之前，我已经坚持了一个半月。我现在感觉很好，我绝不会再过那种生活了，因为那种生活方式不对。圣经里说那样做不对。而且我要敦请所有同性恋者应该尽可能摆脱掉这种生活。否则，到头来他们将沦为这群处境可怜的老古板，没有人愿意接纳他们。我很幸运。我年纪还轻，而且我现在已经从那种生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了。”

“现在你已经摆脱那种生活约三周了。”

“我已经彻底从中解脱出来了。”

“没有什么问题了。”琼斯说道。

格里哥·克尔走下证人席，离开审判厅。

鲍比·李·库克从被告席上站起身。“请道灵夫人出庭。”他说。

已故大使先生的遗孀艾丽斯·道灵脸上带着微笑走进审判厅，她对在她和其他人在外面走廊上等候出庭期间法庭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她说，她是在修复她家位于奥格索普大街的房子时与吉姆·威廉斯相识的，当时威廉斯是修复顾问。

“以前威廉斯先生有没有邀请你到他家参加任何社交或庆典活动？”库克问道。

“邀请过。”道灵夫人很有礼貌地回答说，“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参加在他家举行的圣诞聚会。”

“在这些时候或其它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任何表明威廉斯先生使用或怂恿他人使用毒品的迹象？”

“从未发现。”道灵夫人回答说。

斯宾塞·劳顿接着开始盘问道灵夫人。

“道灵夫人，你有没有听说有关吉姆·威廉斯和一位名叫丹尼·汉斯福

德的年轻人有往来的事情？”

“没有，先生。”道灵夫人回答道，“我对威廉斯先生的私生活一无所知。”

“谢谢你，”劳顿说，“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

吉姆·威廉斯那些尊贵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审判厅，在证人席上就座，极力证明他性情温和。他们众口一词：参加过在他家举办的那些精彩的圣诞聚会，从未见到过他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毒品，对丹尼·汉斯福德一无所知。

证人出庭作证结束之后，法官宣布周末已到，暂时休庭，并警告各位陪审员不要向任何人谈论有关该案的情况，不要看报纸和电视对这方面的报道。星期一审判将重新开始，届时将进行最后的辩论，法官向陪审团讲述有关法律要点。

星期天——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无意的——《萨凡纳晨报》刊登了一篇描述查塔姆县监狱生活条件恶劣的报道。一位联邦法官在视察完监狱的各项设施之后，称该监狱“污秽不堪”。他说，监狱很不卫生，对此他深感惊讶。犯人们“拥挤在一块，营养不良，蓬头垢面，而且缺乏必要的医疗保护措施。”这座监狱建成仅三年，是一座现代化的钢筋建筑，周围有一块收拾得整洁美观的草坪。到晚上，在灯光映照下，整个建筑物看上去既整洁又静谧，就像位于棕榈泉的银行大楼。但里面却是另一番样子：杂乱无章。那位联邦法官是这样描述的：“没有人管理，饭菜做得极其糟糕。”

星期一上午，法庭里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起来，似乎那篇揭露监狱黑暗面的文章使这一审判显得愈加重要了。斯宾塞·劳顿起身阐述他最后得出的结论。

“吉姆·威廉斯所患的不止是低血糖病，”他说道，“吉姆·威廉斯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他非常富有而且很有修养，他生活在一个豪华的家中，每隔两年就到国外旅游一次。他有许多有权有势、富有魅力的朋友。威廉斯还有一点独特之处，那就是，在他家中到处都是德国造卢格尔半自动手枪，而且这些枪总是子弹上膛，枪栓打开。在他的书房的桌子上还放着一枚带有头盖骨和交叉股骨图示的纳粹风帽装饰物。”

“威廉斯说，丹尼·汉斯福德是一个性格不成熟、未受过多少教育、胡里糊涂、好义气用事的年轻人。即使在他母亲身边，他也无法摆脱掉被人出卖和抛弃的想法。我要向诸位指出的是，丹尼·汉斯福德是这样一个人，与其说他邪恶，还不如说他极具悲剧色彩。难道你们想象不出像他这样一个生活在豪华的庄园中、与吉姆·威廉斯这样有身份的人为友的年轻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吗？”

“丹尼·汉斯福德绝不是吉姆·威廉斯所关心的人。他是一个小卒子，一个在一场以支配人和利用人为内容的低极小游戏中任人宰割的不折不扣的小卒子。也许丹尼认为自己是个有进取心的人。他太好高骛远了。可以说他这是班门弄斧，最终落得一个失败者的下场。我认为，他不是有进取心的人。我想他是被人利用和操纵的对象。我认为，他和一位被关在生活舒适的集中营里的囚犯毫无二致。在那儿，他所受的折磨不是肉体上的，而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

“我们有充分理由去查清吉姆·威廉斯到底为什么把一个他明明知道无一技之长、生活不能自立、喜怒无常、情绪低落的精神病患者留在自己的身

边，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在他身心交瘁、自暴自弃之时给予他保护和帮助。我们有充分理由对吉姆·威廉斯心甘情愿带一个他自认为恶毒、性情暴烈而且患有神经病的人去欧洲旅行之事提出质疑。”

劳顿侃侃而谈，每句话都充满了恶意。他语调非常柔和，开庭六天来他一直这样讲话，但是他那充满义愤的声音在整个法庭中回荡着，仿佛他不是讲话而是在大声呐喊。

“这是一起谋杀案，”劳顿说道，“所谓的自卫都是为了掩饰案情，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人们经常引用托马斯·霍布斯这样的话，即人生无奈、残忍而又短暂，丹尼·汉斯福德在其生命的最后的十五至二十分钟中一定有这种体验。那时，吉姆·威廉斯策划的阴谋正在一点点地夺走他的生命。”

劳顿在他的结论中，也就是在审判即将结束的最后时刻，向公诉方关于案件真象的叙述补充了一项新鲜而恶毒的内容。劳顿提示说，梅瑟庄园枪杀案之前出现的那一幕——丹尼在四月三日晚上大闹一场，在院子里横冲直撞，并在卧室中对着地板开了一枪——都是捏造。威廉斯上演的这出戏是一个月后谋杀汉斯福德的前奏。“这难道是诬陷？”他问道，“难道当时吉姆·威廉斯就已经预测到现在要在法庭上证明自己是为了自卫而被迫杀死丹尼·汉斯福德了吗？难道当时威廉斯就想趁丹尼在楼上休息之时杜撰一些有关他性情暴烈的证据，并使之写入警方的档案材料中，从而达到诬陷的目的了吗？”

劳顿认为，丹尼·汉斯福德被枪杀既非威廉斯自卫又非感情用事的后果，而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谋杀案。劳顿提示说，在四月三日那天，趁丹尼·汉斯福德在楼上休息，威廉斯在楼下用脚猛踹一张桌面为大理石的桌子，用力把一只玻璃雕刻水罐摔在地板上，并打碎了一些十八世纪的瓷器——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会儿之后把警察叫来并栽赃给汉斯福德。为什么朝地板开枪没有把丹尼吵醒呢？根据劳顿的说法，那天晚上没有人向卧室的地板开枪；卧室地板上的弹孔是以前留下来的。劳顿提供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那天晚上来过庄园的警官米歇尔·安德森下士在此之前已经就先前发生的事件作过证。“我们把地毯扯起来，确实在地板上看到一个弹孔，但是我们找不到子弹。我无法断定那是一个新弹孔还是以前留下来的旧弹孔。”劳顿对陪审团说，“显而易见，安德森下士并不相信那个弹孔是丹尼·汉斯福德开枪造成的。”由于鲍比·李·库克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结论，因此不能再就劳顿出人意料结论做出相应的答复了。

劳顿讲完后，法官宣布当日的审判到此结束。第二天上午，法庭里又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奥利弗法官读完一长段法律要点说明之后，敦请陪审团认真考虑这一案件的裁决。

三个小时之后，呆在法庭里的人们开始嚷着陪审团该返回法庭了。法警要求法庭保持安静，之后陪审团成员鱼贯而入。

“陪审团团长先生，你们做出裁决了吗？”奥利弗法官问道。

“已经做出裁决，阁下。”陪审团团长回答道。

“请把裁决结果送给书记员来公布于众，好吗？”

陪审团团长把一张纸条递给书记员，后者站起身照本宣科地读起来：

“‘我们陪审团各位成员认为被告犯有谋杀罪。’”

托玛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学家、机械唯物主义者，主要著作有《利维坦》、《论物体》等。

法庭上所有人都发出了一声惊叹。

“判处被告终生监禁。”法官宣布。

两名法警走到威廉斯身边，带着他向陪审团席尽头的一扇小门走去。在出门之前，威廉斯止住脚步，回头看了一下，他脸上毫无表情，那双黑眼睛和往常一样深不可测。

旁听者从法庭里涌到外面的走廊中，把鲍比·李·库克团团围住。后者在耀眼的电视转播灯照射下，表示几天之内要提起上诉。在他讲话之时，一个孤单的身影从人群旁边滑过，走进了电梯。记者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人。那是丹尼·汉斯福德的母亲艾米丽·巴尼斯特。电梯门行将关闭之际，她转过身来。她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微笑，倒不如说是在暗自得意。

第十七章 地板上的弹孔

这一天开始时，吉姆·威廉斯还在宽敞气派的梅瑟庄园，最后却被关进了阴森恐怖的查塔姆县监狱。他那辉煌的社交生活也就此结束了。萨凡纳市各界的精英再也不会以被邀请到梅瑟庄园参加奢华的社交聚会为荣了。他的余生将在监狱中与窃贼、抢劫犯、强奸犯和其他杀人犯们共同度过。正如李·阿德勒所说的那样，上述这些人恰好代表了威廉斯以前在公众场合不屑一顾的“犯罪因素”。

威廉斯沦落得如此凄惨、如此突然，不禁震撼了整个萨凡纳市。然而让威廉斯感到欣慰的是，公众难以置信他竟然会沦落到如此下场。他被法警从法庭带走还不到十二个小时，就有人传言他正在根据个人的情趣来安排狱中生活。

“有人专门给他向狱中送饭。”普林蒂斯·克罗说，“我听说，这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他的午饭将由韦尔克斯夫人经营的饭店供应，至于晚饭，则由约翰尼·哈里斯和伊丽莎白两家餐馆轮流供应。他甚至还打算把一些家具运往他的牢房，为此他列了一张清单——有人告诉我，其中包括一个很结实的床垫和一张英国摄政时期的写字台。”

监狱官员否认他们对威廉斯实行优待。他们坚持说，在查塔姆县立监狱，对所有囚犯一视同仁。众所周知，这对威廉斯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更为不妙的是，他有可能被遣送到雷德斯维尔州立监狱服刑。雷德斯维尔位于萨凡纳市西七十英里处，那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监狱。当奥利弗法官宣布对威廉斯的判决时，雷德斯维尔监狱里的囚犯正在发动暴动，他们在监狱里放了一把火。威廉斯进入萨凡纳监狱的第一天上午，就有幸读到了一篇关于那场暴动的报道。他决不会漏过这篇文章，原因很简单：该文章与有关给他判刑的报道都是当天的头版新闻。第二天，第一版仍有关于雷德斯维尔的消息。三位黑人囚犯用刀猛砍三十下，杀死了一个白人囚犯。这起持刀杀人案发生后，监狱官员对监狱进行了彻底搜查，没收了一批武器，其中包括一颗自制炸弹。在这种情况下，对吉姆·威廉斯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谁为他提供一日三餐，而是他的律师能否成功地让他远离雷德斯维尔监狱。

两天之后，收到二十万美元保释金后，奥利弗法官把威廉斯从监狱中放了出来，以备上诉。于是关于威廉斯及其命运的各种猜测马上消声匿迹了。当威廉斯走出监狱大门，迈步向他那辆蓝色的艾尔德拉多牌轿车走去时，一大群记者和电视摄像机像苍蝇一样在后面紧追不舍。“一切正常吗，威廉斯先生？”一个记者大声问道。

“没有发生意外，绝对没错！”他答道。几分钟后，他便回到了梅瑟庄园。

至少从表面上看，威廉斯的生活几乎又恢复了正常。他重操旧业，开始购买各种古董，而且在获得法庭允许后，到纽约参加库柏——休特博物馆为伊丽莎白女王收藏的法贝热金饰品展而举行的晚会，该晚会要求出席者穿宴会小礼服并佩戴黑领结。威廉斯举止文雅，讲话时仍不失原先那种尖刻的语调。但是现在他是一位被判刑的杀人犯，尽管他谈话时不乏机智与淡淡的幽默，其中却隐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如今，他那双黑眼睛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暗淡。仍然有人邀请他去用餐，但这样的机会日渐稀少。老朋友们仍打来电话向他表示问候，但没有以前那样经常了。

私下里，他也很难过。最让他揪心的既非自己被判刑，亦非名誉受损，更非他为自己辩护所做的各种牺牲，而是他被人指控犯罪这一事实。从一开始，他就认为自己作为一名正人君子所说的话一定会被人接受，而且整个事件将得以顺利解决，不致引起大众的关注，就像以前处理涉及到社会名流的案件的方式一样。譬如不久前一位社会名流在海滩上被人莫名其妙地痛打了一顿啦，一位行将与妻子离婚的有钱人被塌陷的楼梯砸死啦，一位老处女把被枪打得像筛子一样的情人的尸体涂满香水之后才报警啦，等等。

“至少我报过警。”刚刚出狱的威廉斯对我说，“事发的那天晚上，你如果是在现场就好了。警方的无线寻呼系统报出案件性质及案发地点后，警察们蜂拥而至。他们在我家中四处查看，就像一群到凡尔塞旅游的小孩。他们搜查完各个角落之后，又相互耳语。他们呆了四个小时。这种事真是闻所未闻。如果一个黑人在萨凡纳星期五的晚上杀死了另一名黑人，两名警察很可能只会到现场呆三十分钟，事情也就了结了，然而这些警察们在我家却玩了个痛快。那位警方女摄影师拍照后，走进厨房既沏茶又煮咖啡，然后把茶水和咖啡端给其他同事，还随手抄了些小甜饼。我当时想，唉呀，这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但是现在想起来，我那是罪有应得。我只想让他们尽情地玩儿，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但是他们非常有礼貌。他们一会儿威廉斯先生长，一会儿威廉斯先生短，一会儿又问能为我干些什么。一位特别会奉承拍马的警察来到我跟前，说他用苏打水把地毯浸湿了，以免丹尼的血迹以后洗不掉。我感谢他想得这样周到。后来，在警察局，我们在许多材料上签了名，这些在我看来无非是例行公事罢了。警方对我的态度非常温和，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们会指控我犯了谋杀罪，直到第二天我在报上读到有关这方面的消息。”

威廉斯最仇恨的不是警方，而是萨凡纳社会及其控制下的权力机构。

“萨凡纳各大家族的成员生来就受一种社会等级制度的束缚，他们永远也无法从中挣脱出来，”他说，“除非他们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他们必须到一个正派的初级学校接受教育——萨凡纳地区日间学校或伍德伯里森林学校——然后上一所蛮不错的大学，毕业后回家加入到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中去。他们必须为某家公司或个人效力，然后一步步向上爬。他们必须和一位背景没问题的女孩结婚，必须营造一个合乎习俗的小家庭，必须是耶稣教派或圣约翰教派的成员，必须加入奥格索佩俱乐部、游艇俱乐部和高尔夫球俱乐部。大约在六十岁左右，他们将最终获得成功。然而到那时，他们已经被熬得筋疲力尽，因为人生理想未能实现而变得郁郁寡欢。他们欺骗自己的妻子，痛恨自己的工作，过着一种既让人肃然起敬又令人感到凄惨的失败者的生活。他们妻子中的大多数与长期向人提供性服务的妓女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主要的区别在于：如果把房宅、汽车、衣服和俱乐部计算在内，萨凡纳地区的贵夫人卖淫一次的收入要比妓女高得多。这些人不会喜欢像我这样不介入滑稽可笑的等级结构、靠冒大险成功的人，这种情况我已经感觉到好多次了。然而他们不能左右我的生活，而且他们也不喜欢那样做。”

尽管威廉斯内心非常痛苦，但仍然相信他的上诉会获得成功。如果事与愿违，他将向萨凡纳寻求报复。为此，他已经做好了一两种准备。他将把梅瑟庄园作为他报复的工具。“我可以把这座房宅转让给一个慈善机构，”他沉思道，“用作吸毒者康复中心。中心一天可以接纳几百名吸毒成瘾者，你说对不对？那些吸毒成瘾的人可以把蒙特雷广场作为户外候诊室，这会把附近的住户气疯的，尤其是对世态变化特别敏感的阿德勒家族。但是他们拿这

种公益举措也毫无办法。”

如果丹尼·汉斯福德的母亲耗资一千万美元赢得了对他的起诉，该怎么办呢？这座庄园会不会落入她的手中？“丹尼的母亲永远也不会住进梅瑟庄园，”威廉斯郑重其事地回答说，“因为我会首先将它毁掉。要想把它毁掉，很不容易，因为这座庄园非常坚固；墙壁里侧是用砖砌好的。我的办法是：在位于主层四角的房间的天花板上开个大洞，一直通到二层。然后我在每个洞中放一些丙酮，把整个房宅烧为灰烬。我深信，用这种方法可以把整个庄园毁掉。在佐治亚州，只有涉及到保险的放火行为才能构成犯罪。梅瑟庄园没有入保。丹尼的母亲可以获得一份丰厚的财产，但不会得到这份房产。”

在吉姆·威廉斯盘算着如何在梅瑟庄园的地板上凿洞之时，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正集中精力，调查梅瑟庄园地板上原已存在的那个洞孔——一个弹孔。人们宣称，那个弹孔是丹尼·汉斯福德被杀前一个月在梅瑟庄园大吵大闹时留下来的。关于这个弹孔，负责逮捕罪犯的警官安德森下士曾这样作证，“我无法判定那是一个新弹孔还是以前遗留下来的旧弹孔。”斯宾塞·劳顿抓住这句话，提示说那个弹孔是以前留下来的，威廉斯伪造这一事件的目的，是为一个月后宣称他杀死汉斯福德是出于自卫作准备。

在威廉斯被判有罪几周之后，鲍比·李·库克收到了一封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匿名信。里面有一份安德森下士在案发当晚起草的警方调查报告。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地板上确实发现了一个新弹孔。”这就和上次审判时他的证词相互矛盾了。

根据法庭的指令，被告方在审判之前也必须获得一份由安德森起草但经过修饰的调查报告，但是劳顿预先把上面这句话删掉了。鲍比·李·库克看到报告全文后立即意识到，劳顿的这种作法属起诉不正当行为。在向佐治亚州最高法院上诉时，他将这一点作为中心论点。州法院反应异常激烈，认为安德森下士就那个弹孔所作的两种说法“前后明显不一致”，这就推翻了劳顿掩盖事实的企图。法院的法官们一致作出下列裁决：“我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会赞同违背审理过程必须追求真理的原则。原判无效，必须重新审理。”

第十八章 午夜伊甸园

尽管撤销了对吉姆·威廉斯的判决，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似乎与缓期执行没有什么两样。地板上的那个洞孔在整个审理过程中一直被忽略了。斯宾塞·劳顿指控威廉斯的主要证据依然非常充足。显而易见，在第二次审理时，威廉斯的辩护必须更加有力，否则结果将可能是第一次审判的重演。

然而，威廉斯却信心十足，满心欢喜。他吹嘘说，州最高法院撤销原判这一点表明他完全是无辜的。他得意洋洋地认为，最高法院的裁决书表明，斯宾塞·劳顿和警方都没有说实话。威廉斯向别人暗示，他在第二次审理时的辩护将会更具说服力。“从现在开始，事情将按照我的意愿发展。”他眨了眨眼睛，面露狡黠地说道，“某种‘力量’正在发挥作用。”他故意不告诉听者，以便让他们自己去琢磨到底是公众的同情心已经转向他这一方，还是事情早已有了定论。

一天晚上，威廉斯邀我到梅瑟庄园小聚。到那儿后，我发现他正坐在书房的桌子旁喝掺有滋补品的伏特加酒。他向我讲述了“贪赃舞弊的”斯宾塞·劳顿和“带有成见而又愚蠢透顶的”奥利弗法官——他最近特别喜欢谈论的两个话题——的故事，然后又转到有关那些为他服务的神秘力量的话题上。

“你知道，我对最高法院会撤销对我的判决一事从未怀疑过，”他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这样做，我对此深信不疑。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未想到他们会驳回我的上诉。如果我为此变得瞻前顾后，变得一蹶不振，总往坏处想，那么最糟糕的事情将会发生。”我能感觉到威廉斯在密切观察着我，一心想知道我会有何反应。

“全力以赴，”他接着说下去，“就是这样。这就像我以前对你讲的，在杜克大学有人用掷骰子来作一个小小的实验。为了改善我在这场官司中的处境，我采用的方法和杜克大学那些人用的方法一样。他们的做法和我现在玩心理骰子游戏——通过精神动力学——一样。

“你也许会认为所有这些都毫无价值，”他接着说道，“为我的官司全力以赴的不止我一个人，我已经获得一个极为擅长这种工作的人的帮助。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对我的案子开庭重审时，法官、地区检察官以及所有陪审团成员都会感受到这种巨大的震撼力。”

威廉斯从口袋里拿出一把硬币，捡出九个放进桌子上面一个整洁的储存筒中。储存筒下面有一层吸墨纸。

“我用‘震撼’这个词，是因为找不到一个更恰当的词。”他说，“这种震撼，这些思想上的波澜——无论你用什么词来表达——将由我和一个名叫米纳娃的女人共同引发。她住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波夫特——从这儿乘车到那儿大约需要四十五分钟。我今天晚上就去拜访她。”

威廉斯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瓶水。“这是雨水，”他说道，“米纳娃告诉我今天晚上要带上它。她还让我带上这些硬币。今天晚上晚些时候，这些东西将会产生效力。”威廉斯抬头看了我一眼。“如果你愿意，欢迎你一同前往，最多用两三个小时。有兴趣吗？”

“当然有，为什么不呢？”我回答道。话刚一出口，我就想到了许多不应该去的理由，但是为时已晚。半小时之后，我们走出梅瑟庄园后门，向车库走去。在车库的东方式地毯上，停放着一辆绿色的美洲豹牌小轿车。威廉斯把伏特加补酒放到驾驶台上，然后把车慢慢地驶进韦恩大街。一会儿，我

们便穿行在萨凡纳市寂静的街道上，越过塔尔马奇大桥，在浓浓夜色中，行驶在南卡罗来纳低缓的田野上。

仪表盘射出的灯光使威廉斯的面部看上去有一种淡淡的红润。“如果我刚才告诉你米纳娃是一个巫医或一名伏都教牧师，那还差不多，”他说，“但又不完全是。她是波夫特县最后一位了不起的伏都教巫医布撒德医生的同居妻子。不管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已来到伏都教领地的中心地区。自从黑人奴隶把伏都教从非洲带到美国以来，沿海这一整片地区一直是该教派的根据地。

“布撒德医生是几年前去世的，之后，米纳娃便继承了夫业。许多年来，布撒德医生一直是该地区的医圣。他身材高大、瘦长，腰板很直，极富感召力。他留着一捋山羊胡，戴一副紫色眼镜。无论谁看到紫色眼镜后面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都将难以忘怀。他最善于为患者在刑事案件中‘辩护’。届时，他会坐在法庭中，一边咀嚼草根一边怒目而视那些心怀叵测的证人。有时，当证人们走上证人席，布撒德医生灼灼的目光会使他们改变各自的证词。要么这样，要么落荒而逃。布撒德医生也会将其法力作用于陪审团和法官。我听说，萨凡纳的一位法官曾说，他能判断出是否有根巫参与某一官司，因为如果有，他的座椅将被点缀一新，他将发现椅子周围摆满了草根、药草和骨头。

“布撒德医生生活非常舒适。人们请他向他们的敌人施加咒语，或请他解除别人加在他们身上的魔法时都付给他报酬。有时，当事双方都付他钱，他的积蓄越来越多。布撒德医生在圣海琳娜岛修建了两座大教堂，动辄乘坐豪华轿车。他也是个喜欢与女人厮混的人，在他晚年时，米纳娃成了他的情人。”威廉斯呷了一小口酒，然后把酒瓶放到驾驶台上的挡板后面。

“布撒德医生死后，米纳娃戴上他的紫色眼镜，自己开始干起巫医这一行。她行医中用的技术既有其丈夫的也有自己独创的。由于随时都能与布撒德医生进行直接交流，她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获得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法力。她经常去丈夫的墓地，召唤他的灵魂。”

威廉斯说他不相信伏都教。“我并不怎么看重伏都教中那些故弄玄虚的东西，什么草根啦、涂抹过的骨头啦、青蛙舌头啦等等。这些无非是些道具。但是我对其背后隐藏的精神力量充满敬意。米纳娃吩咐我带九枚明亮的硬币和一些‘未曾在水管中流淌过的新鲜水’。硬币好办，但是根据她对水的要求，我要么从河流中提取，要么想法弄些雨水。幸好我院子里的脸盆里存有一些雨水，现在就装在这个瓶子中。”

“如果你装在里面的是自来水，她能分辨出来吗？”我问道。

“从外表和气味上分辨不出来，”他说，“但是她看一下我的脸立刻就能分辨出来。”

夜幕下的波夫特镇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威廉斯驱车沿大街行驶。汽车驶过一片古老而宏伟的建筑群，这些建筑隔着港口与远处的海岛遥相对应。那是一套建于十八世纪的豪华住房，建筑材料为砖、沙土碎石混合材料和木头。波夫特位于萨凡纳和查尔斯顿中间，以前曾是一个重要的运输中心，现在却变成一个已被人遗忘，但是保存完好、宝石般美丽的小镇。我们沿着狭窄的街道行驶，一排排在夜空中熠熠发光、非常标致的白房子映入眼帘。一

会儿之后，整洁有序的市区变成了未铺石子的街道和破旧不堪的小农舍。我们把车停在一座简陋的小木屋前面。木屋前面是一个沙土铺地的院子。整个房子除了门和窗户之外都没有上漆。门和窗户用的是淡蓝色的漆。“蓝漆，”威廉斯说道，“可以避邪。”木屋里面很暗。威廉斯轻轻扣了一下门，然后把门推开。拥挤杂乱的屋子中只有电视机发出的一点儿亮光。房间里有一种用猪肉炒菜后留下的刺鼻的气味。在一张长沙发上躺着一个男人。我们进来时，他动了一下身子。一位年轻的黑人妇女掀开布帘，从里屋走进来。她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对着房子的背面点了点头。我们继续向里面走去。

米纳娃坐在一间小屋中，小屋里点着一盏光线很暗的灯泡。她很胖，看上去就像一袋面粉。她在圆滚的身子外面穿了一套紧身棉布衣服。她的皮肤呈淡棕色，圆圆的脸宛如一轮安详的明月，除两条小辫子以外，她将其它灰白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圆髻。她戴着一副紫色金属丝框眼镜。她面前的桌子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瓶子、树枝、盒子和碎布料。地板上乱七八糟地摆满了各种购物袋，其中有些鼓鼓囊囊地装满了东西，有些则是空的，什么也没有。看到威廉斯进来，她无所顾忌地张开嘴，笑了笑，然后示意让我们在两把折叠椅上就座。

“我一直在等你来，孩子。”她用一种半似耳语般的声音说道。

“啊，你近来好吗，米纳娃？”威廉斯问道。

米纳娃脸上掠过一片阴云：“我一直在忙着处理大量的坟土。”

“现在忙完了？”威廉斯说。

米纳娃点点头。“嗯，吝啬和欺骗大行其道。”米纳娃用一种悠远的声音说道。这声音发自她内心深处，听起来就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人在一颗遥远的星球上所说的话，现在才通过她传到地球上来。“我儿子的前任妻子，她和他生了三个孩子，她开车打这里经过时往我的门廊上扔了些坟土。我收拾了整整一桶。我出出进进不方便，就是因为这个。最近生意也不是很好。接着我的儿子又惹恼了警察。我夜不成寐。此外，我还和我那已经去世的丈夫大吵了一架。”

“是和布撒德医生吗？”

“对，就是他。”米纳娃说道，“我需要给自己弄点儿钱，我最近在搞彩票，为的是给自己弄些钱。我经常去找他。每次我都给他一个硬币，让他给我出一个数字。但是他什么也不说，我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想让我赢钱。”

米纳娃把刚才一直忙着加工的一个小蜡像玩偶放到一边，“好了，似乎我们应该谈些正经事了，对不对？”

“对。”威廉斯回答说，“现在我们要着手策划第二次审理的事情。”

“啊，我知道这事。”米纳娃向前倾了一下身子，把脸贴近威廉斯，“他目前正在极力与你作对，孩子！”

“他是谁？”威廉斯吃了一惊，“不会是布撒德医生吧？”“不是，不是。”米纳娃说道，“是那个男孩，那个死去的男孩。”“丹尼吗？啊，这并不让我感到意外，是他一手策划了整个计划。他知道我当时已经开始厌烦了他玩的各种游戏。那天晚上，他知道我在庄园里存有两万五千美元现金，因为我当时正打算去欧洲旅行购物。那是他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他可以杀死我，然后把钱抢走。”米纳娃摇了摇头：“那个男孩正在极力与你作对。”

“嗯，那么你能找到对策吗？”

“我可以试一下。”她说道。

“很好，我还有其它的事情要做。”威廉斯说道。

“什么事，孩子？”

“我想请你代我诅咒那个地区检察官。”

“那是当然。再对我说一下他的名字。”

“斯宾塞·劳顿。劳动的劳，停顿的顿。”

“对，我以前曾对他的名字施过法力。告诉我，自从我们把你解救出来以后，他近况如何？”

“他非常绝望。他出任地区检察官已有两年，但是从未在法庭上打赢过什么官司。他丢尽了脸面，人们都在嘲笑他。”

“人们应该继续嘲笑他。你有没有把我要的东西带来？”米纳娃问道。

“带来了。”威廉斯回答道。

“是没有在水管中流淌过的水吗？”

“嗯。”

“你把水盛在一个酒瓶里了，是吗？上面没有任何标签？也没有任何金属盖？”

“是。”

“那九枚硬币呢？”

“放在我的衣袋中。”

“很好，孩子。现在我要你坐下为我做点事情。”米纳娃递给威廉斯一枝羽毛笔和一瓶商标为“鸽子血”的红墨水。“在这张纸上写七遍斯宾塞·劳顿的名字。要把名和姓连在一块写，不要出现‘某某的’或‘某某是’之类的字眼。好了，你现在就开始写，我在这儿做些其它的事。”

米纳娃开始向一个塑料购物袋中装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两把泥刀、一些碎布料、几个瓶子。桌子上的电话响了起来，米纳娃把话机从那堆东西下面拖了出来。

“喂！嗯。好，听我说，”她用一种半似耳语的声音说道，“她想让你回去，但是她要让你跟在她屁股后面向她祈求。不要忘记我对你说的话。和她再次睡觉之前，请把一勺蜂蜜放到浴室中，然后假装洗澡。之后，要用我给你的那种麦斯林纱布把自己擦干，然后把它晾干，不要洗。然后，把它裹在一个紫色洋葱头外面，并在四个角上打上结。什么？我说打个结，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种结。每个角打两个结，对。然后你再把那块纱布埋在她要经过的地方。对，对。好了，亲爱的，你可不要指望她能给你多少钱。因为她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她和她丈夫和不来，原因就在于此。对。她不会给别人钱的。听着，要当心你自己的财产——你的脏袜子、短裤、你的头像。她也许会把这些东西送给我这样的人。把她的一张照片放到你钱包中隐蔽的地方，或者把它夹在什么东西中间，要头朝下放。请按我的吩咐去做。就这样，没错。及时和我联系，再见。”

米纳娃隔着桌子看了一下威廉斯，“干完了吗，孩子？”

“完了。”他说道。

“很好。嗯，你知道死寂时间是怎么回事。死寂时间持续一个小时——从子夜前的半个小时到子夜后半个小时。子夜前的半个小时用于行善，后半个小时用于做恶。”

“对。”威廉斯说道。

“看起来人们今天晚上善恶都要来点儿。”米纳娃说道，“我们最好现在就动身。把那张纸放到你装硬币的口袋里，把那瓶水也带上。我们现在去花园。”

米纳娃拿起购物袋，走出后门，迈着缓慢而又笨重的步子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去。我们紧随其后。她走近下一座房子时，一个老头从门廊上的椅子上站起身，走进房子里去。另一座房子的一扇窗户也被关上了，从某个地方也传来一声关门声。站在一簇欧洲夹竹桃旁边的两位男子看到米纳娃后，也各自退隐到黑暗中去。一会儿，我们来到了小路尽头。小摇篮般的新月悬在一小片高高的黑树林上空，我们走到一座坟场的旁边。在树林那边一百米处有一个灯光篮球场，从那儿的泛光灯射来的光亮给这片坟场罩上了一层淡淡的白光。一个男孩正在球场上运球、投篮。嘣、嘣、嘣……咣当。除此之外，整个坟场上一片冷清寂静。

“许多人干这样的工作，”米纳娃说道，“但现在看来，似乎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可以独享这座花园了。”

我们一个跟一个地走进墓地，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走了一会儿，最后来到一座位于一棵大雪松下面的坟墓旁边。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一座新坟，因为与其它坟不同的是，坟头上铺了一层新土。米纳娃在墓碑旁边双膝跪倒，然后把手伸进购物袋，拿出一把泥刀递给威廉斯。

“到那边去，用这个泥刀挖一个四英寸深的坑，”她说道，“把一枚硬币扔到里面，然后埋上土。”威廉斯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土很容易就能挖起。显而易见，这座坟经常有人挖动，因而土很松软，就像沙箱里的沙子。

我站在离他们几码远的地方观看。米纳娃和威廉斯隔着布撒德医生的尸骨对面跪在那儿，就像坐在一块野餐用毯子的两端。

“现在该行善了。”米纳娃说道，“首先，我们让那个男孩轻松一下。对我讲些他的情况。”

“他曾经试图杀死我。”威廉斯说道。

“这我知道。对我讲些在那以前的情况。”

“好吧。”威廉斯清了清嗓子，“丹尼总是和人打架，有一次他对他的佃主非常不满，向那人家的窗户扔了一把椅子，然后又到外面用砖头把那人的汽车砸了个稀巴烂。还有一次，一个被雇佣来他家灭鼠的人惹恼了他，他对着那人的眼睛猛击一拳，抓住那人的脑袋往路面上猛撞。后来丹尼听说那人发誓要报警，将他绳之以法，他便抄起一根棒球杆，一边追得那人在麦迪逊广场上四处逃窜，一边破口大骂，扬言要把他杀死。有一次，他向我吹嘘说，他曾经用手枪对着一个骑摩托车的家伙开了五枪，一发子弹打中了那家伙的脚。他这样做是因为那个家伙想和丹尼看上的一个酒吧女郎约会。丹尼的母亲不得不向警方寻求保护。为了对付他，她弄到了一份逮捕令。根据逮捕令，一旦他与她之间的距离小于五十英尺，警方就会逮捕他。”

米纳娃抱拢双臂，全身开始发抖。“那样做没用。”她说，“那个男孩仍在极力与你作对。”她思考了一会儿，“对我讲一些他干过的善事。”

“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威廉斯说道。

“难道他干的全是坏事？什么东西让他感到高兴？”

“他的卡马罗牌轿车。”威廉斯说，“他非常喜欢那部车。他经常开着车四处飞奔，为的是试一下他一次能让几个车轮离开地面。他高速拐弯时通常可以让两个轮子腾空。他驾车去泰比时，喜欢飞车越过那条通往拉扎莱托

河大桥公路上的陡坡。因为如果顺利的话，他可以让四个车轮同时腾空。他非常喜欢那样干，他绝不让任何人碰他的车，那是他的骄傲和欢乐。他用喷雾器把车漆成他喜欢的浅黑色。他会花上几个小时去修车、擦车，在车上漆一些赛车上常有的条纹，而且他也善于在车上漆赛车条纹和小花饰。他极富创造力。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不理解丹尼。他很擅长画画儿。他上学时许多课都不及格，惟有美术课例外，而且总是得优。当然他的才气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因为他缺乏耐心。我那儿有他的几幅画，这些画狂放不羁，充满了想象，但你会发现他很有才华。我过去常常对他说，‘丹尼，好好学这种东西。你善于干这一行。’但是他从来不能专心致志地干任何事。无论学什么，他都半途而废。但是他非常聪明，而且富于机智。有一次我雇他将梅瑟庄园的两个水晶吊灯拆洗一遍，当他快要拆洗完毕时，我发现他把所有的小灯架都装反了。那些灯架有好几百个。我解释说，每个灯架就像一个个钻石戒指，平面必须朝外，尖细的一端必须朝里，否则灯就不会亮。我告诉他必须把它们拆下来重新安装，并且重装所需时间我也付钱。嗯，他盯着那盏吊灯看了好长时间，仿佛那是一条响尾蛇。然后他从梯子上爬了下来，说，‘见鬼去吧，我可不呆在这儿了。我来这儿，可不是为灯架服役的！’他的这句双关语惹得我捧腹大笑。我当时想这太有趣了。他转过身一阵风似的离开了庄园，但是我看到他嘴角上挂着一丝得意的微笑。看到我被他的双关语惹得大笑，他非常高兴。”

米纳娃笑了笑。“我感到他后退了一点儿。”她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威廉斯问道。

“我的感觉和你刚才说的有关他的事情一样。我感到那个男孩开始有些放松了。”

“为什么你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威廉斯问道。

“他刚才听到你说喜欢他的话了。”米纳娃说。

“什么？但是那时……他想杀死我！”

“我知道他与你作对，孩子，而且我现在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让你痛恨他。他想向世界表明你痛恨他。那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你将他残杀死是因为你对他怀有刻骨铭心的仇恨。如果那样的话，你一定会坐牢，而且他对此也很清楚。”

“我有充分的理由恨他，”威廉斯说道，“他曾经想杀死我。”

“但是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今他也想让你付出巨大的代价！”

米纳娃把她的购物袋翻过来，将里面的东西摆放在她的面前。“我们没有时间与你争论！我正在他身上寻找突破口。现在我可以开始工作了。快点，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现在一定快到午夜时分了。再挖一个坑，把另一个硬币放进去，这次心里要想着那个男孩的卡马罗牌轿车！来！开始干起来！心里想着那个男孩在车上漆的那些漂亮的条纹，想他干得非常出色。”

威廉斯默不作声地又挖了一个坑，把另一枚硬币投进去。米纳娃也在她那边挖了一个坑，往里面扔了一条草根，然后把它埋好，在上面撒了一层白粉。

“现在再挖一个坑，这次要想你收藏的那个男孩的两幅画。心里想着它们有多么漂亮。我们正在努力使他不再插手你的官司。他正在后退。啊，他正在后退。我能感觉到这一点。”

米纳娃捡起一条树枝，向地上捅了几次。她一边捅一边念念有词。她又

撒了一些白粉，然后在那些土上画了一个圆圈。“你干完了吗，孩子？现在再做一次，心里想着那句‘为灯架服役’的双关语。心里要想它当时是怎样让你大笑的，而且要想当时你的大笑是怎样使那个男孩高兴得微笑起来的。照我说的去做。”

米纳娃继续在布撒德医生的坟头上举行法事，而威廉斯则在那位老人的脚下默默地又挖了一个坑。

“现在再做一次。”米纳娃说道，“这次要把剩下的全部硬币扔进坑中，并且同时想刚才那些所有的事情。要想那个男孩干过但你刚才没有对我讲过的善事。”米纳娃在一旁注视着威廉斯照她的吩咐去做。“现在拿出那个瓶子，向每个埋好的坑上浇一点水，让你对那个男孩友好的想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将反过来保佑你。”

米纳娃闭上眼睛，在黑暗中静坐了几分钟。这时从一座教堂传来午夜钟声。她睁开眼，非常敏捷地捡起一个粉红色的塑料钱包，用泥刀向里面装了一些泥土。“在午夜时刻从一座坟墓上取来的泥土的效力最大。”她说道，“这不是为了你，孩子。我这是取来私用的。”她叹了一口气。“黑色的魔法永远不会停止，有所失必有所得。一旦你开了头，就必须持之以恒。就像公用事业公司发行的单据。就像杂货店。否则他们会杀死你。你必须持之以恒。两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现在那个钱包鼓鼓囊囊地装满了泥土。她把它放回自己的购物袋中。

“现在午夜已过，”她说道，“该做恶了。我将要对那位地区检察官施法。他是一个男人，他曾经有九个女人，我要去拜访九位已经死去的女人，九位。我要召唤她们的灵魂三次。但是我不能保证她们都为你出力。不过只要努力，就会有希望，而且那些死者将会和他算帐，算帐的方法与以前一样。请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拿出来，就是上面写着他名字的那张，然后把它平放在地面上，让有字的一面朝上。”威廉斯一一按照她的吩咐做了。“现在把纸折叠一次，然后再折一次。再把它放回到你的口袋里去。好了，现在你给我好好坐着不动，我要召魂了。”

米纳娃嘴里开始发出一些难以听清的声音，那声音既像梦呓，又像耳语。我听清的只有那几个已经死去的女人的名字：维奥拉、卡山德拉、塞琳尼蒂、拉茜尼娅、黛丽娅。米纳娃启用了她带来的各种道具——草根啦、小饰物啦、粉末啦、方块布料等等。她将它们放在前面的地面上，用两根本棍搅来搅去，仿佛在做一种伏都教色拉。然后她又将那些东西一一放回自己的购物袋中。做完这些事后，她看了一眼威廉斯。

“去坟场边等我，”她说道，“不要往回看。我在这儿还有些事要做。”

于是，威廉斯和我从她身边走开。刚走了几步，我就躲到了一个橡树后面，在那儿我仍可以看到米纳娃。她开始咕啾起来。咕啾声一会儿变成了呻吟，呻吟又变为啼哭，啼哭声变得越来越大。米纳娃挥舞着双臂，就像两个旋转的驱动轮。最后，她累得气喘吁吁，两手垂在两腿之上。她低头呆了一会儿。此时，坟场上一片安静，只有从远处传来的喵喵的运球声了。最后，米纳娃又开始用一种急促的声音讲起话来。

“你听我说，老头子！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你说这是为什么！我付给你硬币，让你给我出个数字，但是你死活也不肯帮我个忙！你每天晚上躺在那儿嘲笑我。是我待你不周？还是你年老体衰、牙齿掉光后我没有在床上好好侍候你？去你的吧，你听我说！”米纳娃用泥刀使劲捅着地。“给我出一个

数字！你说话呀！”她又捅了一下地，“你不给我出数字，我也绝不会让你获得安宁。你瞧我穿得破衣褴衫，我得买套新衣服。我们家的房顶都破了，我们的儿子惹恼了警察，有人在我们家的门廊上撒了些坟土。我出入受阻，生意也不景气。”米纳娃每说一句埋怨的话，就用泥刀猛扎一下离布撒德医生尸骨很近的泥土。最后她把泥刀扔进购物袋中，叹了口气，站起身来。

我悄悄走开，来到坟场边和威廉斯会合。一会儿，米纳娃嘴里咕嘟着来到我们跟前。“这个倔老头，”她说道，“我骂了他个狗血喷头，但他还是不肯给我出个数字。”

“到现在为止，你还没在那场彩票赌博中获胜吗？”威廉斯问道。

“不，我获胜过。”她回答道，“有一次我把三十六美元押在三个三上。那个数字很正确。”

“你赢了多少钱？”

“我本应赢一万美元，但是我分文未得。”

“为什么？”

“赌注登记经纪人把数字改了！”

“你怎么能让他随便就得逞呢？”

“他根本没有得逞，孩子。我已经做好准备，不让他再捣鬼了。我在花园中回敬了他，现在他已病入膏肓。然后我们请了一个新经纪人。”

我们走在离开坟场的那条小路上。米纳娃一边走一边向威廉斯作临别前的指示，他必须把写有斯宾塞·劳顿名字的那张纸放进那个盛满雨水的瓶子里，然后把水瓶放在壁橱暗处，不能让阳光或月光照射到它，直到审理结束。他必须从报纸上剪下一张劳顿的脸部照片，用钢笔将他的眼睛划掉，首先是右眼，然后是左眼，在他的嘴唇上画九条线，仿佛把它缝起来，然后把他的照片放到上衣口袋中，并一定要让一位牧师摸一下他的口袋。然后，他必须在丹尼·汉斯福德死去的地方将那张照片烧掉。

“这样一来，”米纳娃说道，“斯宾塞·劳顿就会在你这场官司中失败。但是你还必须做另一件事，即每天都要闭一次眼睛，对那个男孩说你原谅他的过错。而且你必须在内心深处真的原谅他，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威廉斯说道。

米纳娃在两条路的交叉处停住脚步。“好了，你们现在回萨凡纳去吧，要按照我所说的去办。”她说道。

“你现在不回家吗？”威廉斯问道。

米纳娃拍了一下她的购物袋：“孩子，我从不把坟土带回自己的家。我得先把它扔掉，而且必须是我一个人去扔。”

在我们开车往回赶的路上，威廉斯默不作声。

“你会按照米纳娃说的去对付斯宾塞·劳顿的照片吗？”我问道。

“也许会。”威廉斯回答道，“这有点俗套，但也许最终证明是良方——把他的嘴缝起来，将他的眼睛划掉。对，我也许能够坚持下去。”

“每天都要说原谅丹尼这件事呢？你会那样做吗？”

“绝对不会。”他说，“丹尼除了是一个杀人未遂者以外什么也不是。”威廉斯从驾驶台挡板后面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剩下的伏特加补酒。

“我的官司归结为一件事，也只能归结为一件事，”他说，“那就是钱。丹尼知道我在家里有两万五千美元现金。我的律师鲍勃·杜弗那天晚上来我家后四处转了转，看看我家里都有些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不时捡起一些小东

西，将它们翻过来观看。我问他付他多少钱他才肯代表我打官司，他说‘五万美元’。后来我觉得需要一名优秀刑事律师，便雇佣了鲍比·李·库克。鲍比·李·库克把他的妻子带到我家，她拿走了价值五万美元的古董。那是雇佣他的费用，这还不算他的其它开销。他的助手约翰·赖特·琼斯的费用是两万美元。而现在我又得为另一次审理花钱。

“但是丹尼的母亲向法院起诉，要我向她赔偿一千万美元，却获得了胜利。尽管丹尼以前给她带来了不少痛苦和伤悲，尽管她当年曾亲手将他赶出家门，并向警方寻求庇护，以免受他的骚扰，但是待到丹尼归天之后，却突然变成了她的宝贝儿子，并奇迹般地从一个人担惊受怕的累赘变成了一份价值一千万美元的资产。只有天知道，要反驳她的起诉，为我辩护，需要花多少钱。

“所以，你瞧，这都和钱有关。我喜欢米纳娃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如果你乐意，可以嘲笑伏都教中那些滑稽可笑的东西，但是今天晚上她只收了我二十五美元。我不知道你能否弄清她的意思，但是不管你怎样看待这种事，她至少是个可以讨价还价的人。”

我未置可否，但是我突然顿悟了，对，我确实弄清了米纳娃的意思。对她的意思我明白如镜。我想知道的是，威廉斯弄懂了没有？

第十九章 拉斐特广场，我们在这儿

乔·奥多姆手拿玻璃杯，站在他的新房顶上俯瞰着从拉斐特广场上涌过的彩车和乐队。那是观看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的最佳地点。在那里，乔可以看到绿色的水泡从广场中央喷水池中汨汨而出，人们头戴绿帽、手擎盛满绿色啤酒的杯子，站在街道两旁。圣帕特里克节在萨凡纳犹如新奥尔良的狂欢节。这是法定节日。萨凡纳人倾城出动欢度这一盛事。今天游行团体达二百多个，这还不算四十个乐队和三十辆彩车。当由八匹蹄子上长满了粗毛的克雷德斯德尔马组成的马队绕广场快速前进，从乔·奥多姆家的房子前经过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如同大多数地区一样，萨凡纳的圣帕特里克节也是所有基督徒的盛事。黑人、苏格兰人、日耳曼人与爱尔兰人一同游行，但是这里的游行带有明显的南方特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种特色让人感到有些不愉快。一队游行着身着南部联邦军队灰色制服走进广场，在他们后面跟着一辆马车。马车的两个木轅很低，从街道两旁看去，好像里面是空的。但是从房顶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身着蓝色军服的北方联邦政府军队的士兵一动不动地卧在车里。这一场面让人不寒而栗，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这样做是出于迷信的目的。

“可怜而又要命的北方人，”乔说道，“瞧，躺在车上的那个人，他血肉模糊，显然已经命归西天。”

“南北战争早就结束了，”我说道，“难道人们还不应该忘掉那场噩梦吗？”

“只要你是南方人就不会忘记。”乔说道，“但是你知道，那个死去的北方人与南北战争无关。他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任何来这儿把人们激怒的北方人可能遇到的命运，哪怕是现在的北方人。”乔看了我一眼，举杯以示哀悼。“他可能是一位来自纽约的小伙子。他决定写一本有关我们的书，在书中写许多同性恋者、杀人犯、尸体和毒药——你刚才对我说些什么来着？啊，对，伏都教！伏都教！坟场巫术！真要命！”

“那些东西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乔。”我说道。

“我也没有说是你编造的。”

“所以我想你并非真的不相信。”

“是这样。事实上，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合我的口味。你瞧，你书中写的全是这种怪人怪事。我想应该有个正面人物，现在看来，这个正面人物就是我。”

我认识乔·奥多姆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拥有了四所宅院，而现在的新宅院是其中最壮观的一所。这座华丽的四层大楼是萨凡纳一位前任市长于一八七三年兴建的“第二帝国大厦”。就其风格而言，它在萨凡纳独一无二，超凡脱俗。人们经常称之为“查尔斯·亚当斯庄园”，因为大楼顶上树立着一个网状的铁制房脊饰物。它的真名为汉密尔顿特纳庄园。这座大楼在该类建筑物中独树一帜，《美国房屋建筑专业指南》一书专门对它做了介绍。高大对称的窗户外面是雅致考究的阳台，大楼周围是一道铸铁尖桩篱笆。总而言之，汉密尔顿特纳庄园如此壮观美丽，以致每位由此

圣帕特里克节：三月十七日，爱尔兰节日。

南北战争：（1861—1865），又称美国内战。

经过的行人都会为其壮美而倾倒，禁不住驻足欣赏一番。乔绝不是那种让这种大好机会从手指缝中轻易溜走的人。他搬进来不几天就在大门口贴了一张告示：私人住所，开放时间为上午十点至下午六点。

这则告示让了解内情的萨凡纳人吃了一惊，因为他们知道有观赏价值的只有庄园外景。很久以前，庄园内部就被洗劫一空，被分割成许多寓所。乔把用作客厅的那一层据为己有，而整个大楼中对外开放的也只有这一部分。透过庄园高大的窗户，的确可以观赏到广场上的各种景色，然而不无遗憾的是，以往那些壮观华丽的房间现在都被改装成了浴室、寝室、壁橱和厨房。里墙被拆掉，换上了拱门。然而，无论怎样，这一层非常宽敞，仍不失主楼层的风采与气势。里面有古老的吊灯、壁炉架和带有基墩的镜子（尽管这些不是大楼原有的东西），乔用自己的家具和从朋友们那里借来或当地古董商店交由他代售的古董，把这个地方装扮得的确颇富吸引力。

乔确实在萨凡纳创造了某种新东西，即惟一作为正式旅游景点的私人住所。萨凡纳还有几处景点对游人开放，但那都是由专职馆员根据其原有样子修复的非赢利性、重要建筑标本式博物馆。经过翻新之后，庄园中对外开放的楼层对那些博物馆确实形成了竞争。而且乔也的确争取到了一部分游客。他至少每天能接纳五十位游客，而且还经常有十多辆旅游车要在这儿驻留。通常有一车人在这儿用午餐，到晚上乔才有时间在烛光下的餐厅里独自享用晚餐。

为了更好地向接踵而至的游客提供服务，乔雇佣了一个个头不高、性格异常开朗的黑人女管家，让她一身黑白相间、色彩明快的女仆装束，坐在台阶上面迎客。她名叫格劳丽娅，眼睛很大，螺旋形髻发垂在额头上。由于格劳丽娅明白她在门口所收的钱中有一半归自己，所以只要有人随意走近庄园，她就会制止他们。在游客稀少的日子里，她会实行优惠——通常每位游客收三美元，这时就会降为一美元。（“也许仅有一个美元，”事后她会说，“但是有人来总比没人来强。”）格劳丽娅给每位游客提供一杯柠檬汁，然后带他们到开放楼层游览。她一边眨着眼睛，一边讲述庄园辉煌的历史。她解释说，这是萨凡纳市第一个通上电的地方（因为修建这座楼房的那位市长也是电力公司的总裁），十九世纪晚期，这里曾是该市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这座庄园现在仍是许多活动的中心。”如果“乔先生”碰巧在家，他会为游客们演奏几首古老的流行乐曲，而且格劳丽娅随后也会一边跳一种类似草裙舞的舞蹈，一边唱几句选自《恶劣天气》中的歌词。

乔每周从这座庄园上获得的纯收入达五百美元，其中大部分为现金。这正合乎他的需要，因为现在萨凡纳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愿意为他开立活期存款帐户。甚至在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的帐户上也没有他的名字。现在帐户落到了婊迪的名下。现在开给酒吧雇员和供应商的支票上面用的都是她的签名。

乔和婊迪两人根本算不上夫妻。事实上，他现在已经把精力更多而且更加公开地用在其他女人身上。有几次格劳丽娅领着游客们在庄园里游览时发现乔寝室的门反锁着。她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妙语连珠。“这儿是庄园主人的寝室。”她会说道，“今天《南方论坛》的编辑们正在里面拍照片，准备下期发表，我们不能打扰他们。很抱歉，我们今天不能参观这个房间。”但是，从门缝里传出来的阵阵大笑、咯咯的傻笑声有时不禁让人对她的这种解释发生怀疑。

婊迪觉察到了乔的不检点行为。“我发誓，乔·奥多姆快把我逼成一名女权主义者了。”她说道，“两年前，如果有人告诉我那种事，我会去死的。”但是婊迪开始表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在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她拿起支票簿，来到现金出纳机旁，割断了乔的财路。因此，通过旅游业流入乔腰包的现金成了他的救生索。但是有一个问题：这种收入不合法。

汉密尔顿特纳庄园被规划在住宅建筑区内，不允许个人出于私人目的而对外开放庄园。

拉斐特广场是萨凡纳市一个安静保守的角落。广场周围矗立着一些壮观的城市住宅和大厦。作家弗莱纳里·奥康纳小时候住过的房子就位于查尔顿大街，斜对着乔的住所。广场对面，巍然耸立着安德鲁·罗大厦。那是一座雍容典雅的粉红色意大利式别墅。它有一个希腊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门廊。朱丽艾特·戈顿·罗于一九一二年建立了美国童子军。现在大厦是“殖民女士组织”在佐治亚州的总部所在地。在乔的邻居中，最让他气愤的是拉斐特公寓大楼，因为它总让他记起几年前他在财政方面遭受的大挫败。这座公寓大楼矗立在广场远角，仿佛在默默地指责他。住在公寓围墙里面的十几个人还没有从无法赎回其公寓所有权（随后不得不向法院上诉，要求赎回他们的公寓所有权）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而引发这场风波的原因在于乔当年没有履行他的建筑贷款计划。

汽车发出的噪声、吐出的浓烟本已令拉斐特广场上的居民深感不快，婚礼晚会更把他们搞得几乎忍无可忍。为了举办这些活动，乔差不多是把广场变成了自己家的前院。他让一个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在他家的门廊里演奏乐曲，而且没有获得允许就擅自在广场上搭起帐篷。广场中回荡着刺耳的音乐声和一百名参加婚礼的客人们的大声喧哗。乔认为“每个人都喜欢婚礼”。他错估了邻居们的忍受能力。在举行了三个类似这样的婚礼之后，忍无可忍的邻居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派了一名密探去汉密尔顿特纳庄园探听情况。

那名密探是一位邈邈的中年妇女，家住广场南侧。下午三点她装作游客走进了汉密尔顿特纳庄园，准备做二十分钟的游览。两个小时之后，她才从里面出来，她的头发由于喷了闪色剂而结满了五彩晶亮的小珠和玉米穗状的发结，脸上抹得就像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她宣称乔·奥多姆是个让人着迷的人，他的女仆格劳丽娅非常聪明，非常让人佩服。她说现在没有时间继续讨论，因为她必须赶回家，换一下衣服，然后去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玩个痛快。

一怒之下，委员会又选派了一个密探。这人也是一名中年妇女，但是她要比上一位精明老道得多。她以前曾经在一个博物馆中当过导游员。这位密探回来说，在汉密尔顿特纳庄园中，除游览之外还有其它许多花样。“乔·奥多姆虽然很有魅力，但是他似乎分不清自己的私生活和工作有什么区别。他的许多朋友经常出入汉密尔顿特纳庄园，他们和花钱去那儿的游客混在一起。他们闲谈、喝酒、疯抢冰箱里的东西、打电话。我去的时候，有四个男人在打扑克，我发誓其中有一个曾在不久前的晚报上出现过——他长得很胖，正是这一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因为贪污或者走私毒品被

弗莱纳里·奥康纳：(1925—1964)，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出生于佐治亚州，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慧血》、《暴力得逞》，短篇小说主要有《好人难求》、《为了你和他人的安全》。

逮捕入狱。一个妇女蜷缩在一张沙发上，睡得正香，奥多姆先生开玩笑说她在进行‘没头没尾的狂欢’。在厨房中，我碰上了一个特别爱说话的年轻人，他正在和一个老妇人道别，但是他粘粘乎乎地总是说个没完。看他的样子，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我心想我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除去这些活动之外，住在楼上公寓里的住户还要出出进进——而且他们也必须经过奥多姆先生的门厅才能到达楼梯口。如果再把这些人算在内，你就可以想象出那儿会乱成个什么样子。

“奥多姆先生所谓的旅游完全是骗人的把戏。”这位密探接着说道，“看一眼随便拼凑在一起、毫无历史价值的公寓就要花三美元，也太过分了。奥多姆的大多数艺术品是伪造的——奥格尔索普将军的鼻烟盒及其它诸如此类的东西。奥多姆先生所做的无非是对真正具有旅游价值的庄园进行拙劣的模仿。他把两幅油画说成是他‘先人置备’的。据他说，那是他在一个跳蚤市场发现的，它们似乎和他有缘分。在房子里，各种风格的家具胡乱地堆放在一起，简直难看死了——有仿制品，有过去遗留下来的——几乎所有家具都破旧不堪。有一张双人座椅掉了一根腿，只好把一个尿桶翻过来放在那儿暂且支撑着。听说奥多姆先生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包括地毯、油画、家具和小古玩，都供出售，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知道他目前财政紧张。他唱了几首歌，非常优美动听，但是他接着又大声为甜蜜的乔治亚·布朗作宣传，每个餐桌上都放着一厚沓广告小传单。显而易见，整个低俗的计划无非是为了扩大奥多姆先生经营的夜总会的知名度。相形之下，那些博物馆的教育价值要高得多，而且其门票收入大多用于维修萨凡纳重要的文化遗迹等有价值的事业。奥多姆先生所谓的旅游简直是对这种思想的亵渎。”

在这次暗访后不久，检察部向乔发出了一封经过公证的信，通知他说，在汉密尔顿特纳庄园开展旅游业违反了分区法，应立即停止。

乔对此置若罔闻。“最好的答复是不予理睬，”他说，“这样你可以获得两三个月的缓冲时间，如果幸运的话，可以获得六个月。”与此同时，他悄悄游说他在城市计划委员会工作的朋友们提议制订允许私人开展旅游业的分区法修正案。市区街道协会听说之后，投票反对这一提议，因此修正案一事就流产了。几周之后，在圣帕特里克节前一天，检察部又命令乔立即停止营业，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这次《萨凡纳晨报》还对此事作了报道。这样一来，乔所谓的缓冲时间似乎应该到头了。

那辆载着北方联邦士兵尸体的马车转过墙角，沿着阿伯科恩大街前进。

“我不知道，乔，”我说，“我有一种感觉，你也许会在我之前首先沦落到躺在那辆马车上的地步。”

“现在，请不要对你的朋友乔表示不满。”他说道。

“你会遵守法庭的命令，对不对？”

“我？萨凡纳的主人？让我关门停业？损害大众利益并非我的秉性。这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此外，还是靠提供优质服务发家致富的。要我突然变得不讲人情，我会发疯的。”乔放眼向广场远处望去，扫了一眼广场四周的建筑物，仿佛那是一些敌人的城堡，“我有一个计划。”

“什么计划？”

“刚才我想请你的几个朋友帮助，比如那个米纳娃。我想我们可以大约在半夜时分驱车去波夫特和她谈一下，看看她能否向那些企图让我关门停业的家伙们施加法力。要不，我们也许可以请你的好朋友路德·德里格斯把他

们一个个毒死。要不请吉姆·威廉斯用枪把它们打死……当然是出于自卫目的。”

“这办法不好。”我说道。

“不好吗？嗯，我还有一个主意。我确实有一个主意，而且这次当真。到楼下去，我要告诉你我的意思。”

乔一边与人们握手打招呼一边奋力向楼下挤去。每个楼层上的游行观赏晚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朋友们大声支持乔，“坚持和他们干下去，乔！”“千万不要让他们得逞。”“让它们见鬼去吧，乔，他们根本没有权力这样做。”乔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请不要担心。我们会继续开放汉密尔顿特纳庄园的，我们会继续开放的。”

用作客厅的楼层上拥挤不堪，要从这儿过去非常困难。游行路线正好从乔的庄园旁边经过，这在他看来是第一次。因此他举办的圣帕特里克节庆祝晚会比通常的晚会更加吸引人。在人群中，他的管家格劳丽娅愉快地带着每位付三美元的游客在庄园各处游览。这也许是她最后一次给游客们当导游了。三对中年夫妇站在她周围，用手遮着耳朵以便在拥挤嘈杂的人群中听清她说的话。“过去，”格劳丽娅说道，“夫人们经常坐在这个壁炉旁，把脸藏在这些装饰着小珠的防热板后面。你知道，那时候，夫人们的化妆品都是用蜂蜡制成的，温度一高，那些化妆品就会融化，从她们的脸上流淌下来……”

乔领着我走进庄园后面一个狭小而又拥挤杂乱的房间，他从一张桌子的抽屉中拿出一叠材料。“瞧，这就是我的计划。”他说，“为了起草这份材料，我不得不戴上律师帽，躲到这个隐蔽的地方。不管怎样，明天上午我就要去法庭，把这份法律材料扔给他们。”他把材料递给我。那是一份有关汉密尔顿特纳博物馆基金会的注册材料。材料将这一基金会说成是“一个非赢利性公司，其经营宗旨是利用经营私人非赢利性旅游业所得收入修复汉密尔顿特纳庄园。前提是由约瑟夫·A·奥多姆任公司总裁。”

“就这些，非常简单明了，”他说道，“除去工资和经费以外，可以说剩不下什么收入。但是至少我们不会违反分区法。明天早晨，汉密尔顿特纳庄园将不再是私有房产，而是一个博物馆。因此，如果他们还想让我关门停业，其它博物馆也得关门。”

“你认为这种方法管用吗？”我问道。

“在他们找到对策之前，这种方法会有用的。但是等他们找到对策时，我想有没有用也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那时我将名利双收，成为你书中的英雄。”

这时，一支游行队伍正好从这儿经过，嘹亮的号声和激越的钹声随风而来，飘入人们的耳鼓。

第二十章 索尼

在对吉姆·威廉斯进行第二次审判前两周，他站在他经营的古董店外面的大街上，指挥三个人从一辆大型货车上卸一件笨重的家具。

“小心点儿。”他说道。他们现在正在卸一个雕刻餐具柜。“右边抬高一点儿。”

“现在进展如何？”我问道。

“生意和往常一样。”他回答道。

“我指的是另外一件事。”

“对我的审判？我一点儿也不清楚。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律师办理了。对我来说，这件事太无聊了。现在我感兴趣的是那件东西。”威廉斯对着那个餐具柜点了点头。“那是佐治亚家具中非常少见的一种，是十九世纪用黑胡桃木做成的。英国摄政时期的情况极为特殊，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从他说话时的样子来看，仿佛他只关心从卡车上向下卸的那件家具。事实上，几周前，辩护方为即将到来的审判所作的安排就乱了套，最后不得不更换律师。在开庭审判日期的安排上，被告方与公诉方产生了分歧。虽然鲍比·李·库克足智多谋，但仍未能处理好这件事。此外，他还负责另一位客户在联邦法院的一起官司，而联邦法院的官司总是优先于州级官司。所以威廉斯一下子失去了一个律师。情急之中，他便转向了弗兰克·索尼·塞勒——萨凡纳一位著名的律师同时也是博汉—威廉斯和列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塞勒实际上早就从外围接触这件官司了，即威廉斯让他负责汉斯福德母亲要求赔偿一千万美元这一诉讼案件的辩护工作。刑事官司结束之后，这件诉讼案就该推上审判台了。现在由于库克的离去，威廉斯只好请塞勒接手刑事官司。

索尼·塞勒今年五十岁，在佐治亚法律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出任佐治亚州律师协会的主席。《美国最佳律师》一书称他是美国最出色的民事律师之一。他也是萨凡纳人，这对威廉斯来说非常有利。陪审团，尤其是萨凡纳的陪审团对外地的律师本能地存有疑心。鲍比·李·库克来自佐治亚州的萨莫维尔，该市位于亚特兰大以北一百英里处，这足以确立他在萨凡纳人眼中是外地人的观念。塞勒不仅是土生土长，而且是萨凡纳的风云人物。三十年前，年方二十二岁的他在东大街潜入萨凡纳河，在湍急的河流中冒着飓风的危险用六个小时游到了十八英里以外的泰比岛。

“索尼·塞勒一直忙于我的官司。”威廉斯说道，“他打电话告诉我有关情况，但我只是似听非听。他给我寄来了一些信，我只是随意浏览一下。如果你觉得有趣，不妨亲自去见见他，让他向你介绍一下案情的进展情况，然后你再向我简单叙述一下。这样就省了我的麻烦。他的办公室就在阿姆斯特朗大厦一角，就是我以前在公牛大街和格斯頓大街交汇处拥有的那座灰色大楼。我要通知他和你谈话，保证你在五点钟以后见到他。再往前还是办公时间，他会按小时向我收费的。我对律师们的那一套把戏也渐渐了解了。”威廉斯咧嘴一笑又继续说道：“请向他转告我对乌嘎的问候。”

“乌嘎？”

“乌鸦的乌，嘎嘎笑的嘎。乌嘎是一条白毛大叭喇狗。它是佐治亚大学的吉祥物。作为狗的主人，索尼·塞勒非常自豪。”威廉斯说这句话时脸上露出了一种鄙夷的神情。“索尼是个热心人，他是佐治亚大学橄榄球队的铁杆儿球迷。自从五十年代在该大学法学院学习以来，他一直是该院吉祥物的主人。现在的乌嘎是乌嘎王朝中的第四代。乌嘎和橄榄球密不可分，已经二十五年了。索尼开着一辆红色的佐治亚大旅行车，带着乌嘎去俄亥俄州的阿森斯市观看本州运动员参加的比赛，车牌照上写着这样几个字：‘乌嘎四世’。”

阿姆斯特朗大厦的门厅非常宽敞，地板上铺的全是大理石，而且还有一个豪华壁炉。一张大型肖像油画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画上是一位身披红斗篷的英国绅士。画下面，格拉夫老先生正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睡觉。一位站在旋转楼梯下面的接待员低声告诉我应该从右边上去。

索尼·塞勒的办公室宽敞而优雅，以前曾用作大厦主人的卧室。从高大的法国式窗户放眼望去，可以一直看到公牛大街尽头的奥格索佩俱乐部。在四周墙壁上挂的不是人们想象中公司开创者们的肖像，而是乌嘎一世、二世、三世的画像。每条叭喇狗肩膀上都披着一条鲜红的橄榄球衫，在狗的胸部中间印有佐治亚州一词的第一个大写黑体字母：G。塞勒上身穿一件短袖白衬衫，他身体健壮，两肩宽厚有力。我进去时，他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就像一名后卫从对方队员的围堵中挣脱出来一样。我们握了握手。他手上戴了一枚很大的戒指，当指节套都没有问题。戒指上面镶着两颗闪闪发光的钻石，上面有几个印刷体字：佐治亚——国家冠军——一九八 。我在桌子对面坐下，时间是差一刻钟六点。我开门见山，心想塞勒也许正在记时间呢。

“你处理这次审判的方法和第一位律师的方法有什么不同？”我问道。

“当然不同，”他说道，“我们将实施一项全新计划。被告方在第一次审判中犯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大胆面对同性恋这一事件。鲍比·李·库克原以为，通过周密安排，在审判中完全可以回避这件事，为此他选定了由谨小慎微的中学教师组成的陪审团，结果遭到了惨败。当法官让汉斯福德的两名黑道上的朋友出庭，证明吉姆和丹尼两人有同性恋关系时，他就不知所措了。所以我让吉姆不要担心，对他说，‘瞧，我们可不能再犯那样的错误了。如若再犯，劳顿将会把那些家伙叫回来，让陪审团重新进入上一次的轨道。这次你必须亲自直截了当地把这件事情讲出来。用词要温和，从而结束该事件造成的恶劣影响。’但是吉姆坚决反对这样做。他拒绝这样做，说绝对不能这样做。他说他永远不想让他母亲知道此事。我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吉姆，上次审判时她也在场！她已经听到了！’‘不是听我说的，她没有听我说过。’他说道。于是我想了一会儿，然后说，‘如果你出庭作证时你母亲不在场呢？那么她就不会听到你这样说了。’吉姆最后终于想通了。他同意这样做。我劝他不要担心，我们会选定一个对同性恋者没有偏见的陪审团来支持他。”

“你是怎样挑选陪审团成员的呢？”我问道。

塞勒向前倾了一下身子，把胳膊肘放在桌面上：“好了，先生，这正是我要考虑的。我们在面试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员时，要问他们这样一些问题，‘如果你得知被告是同性恋你会有问题吗？’他们会说，‘啊，没有！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然后我们会问，‘你会让一个同性恋者在学校里教你的孩子吗？’这个问题可以淘汰许多人：‘嗯……不会，’他们会这样说，

‘但愿不会出现那种情况。’我们会把这样的人除名。如果他们逃过上述问题，我们就会用下面的问题向他们发难，‘在你常去的教堂里有同性恋者吗？’然后是，‘如果你的牧师是一位同性恋者，你会在意吗？’那些对同性恋者持有偏见的人，我们早晚会发现的。”

塞勒对争取更换审判地点不感兴趣。“如果地点变了，我们也许会感到遗憾的。”他说道，“很难说我们在这场官司中最终能取得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能控制它的进展。弄不好，审判地点会改到瓦尔县。”他转了转眼珠，“那儿的人都是些没有教养、观念狭隘的红脖子。我的意思是，那儿的人们认为亮着灯性交是一种罪孽。在给吉姆判刑之前，这些人会以私刑把他处死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萨凡纳要好得多。那位地区检察官的官司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严重，而是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这是为什么？”我大胆地问道。

“好吧，我告诉你。劳顿喜欢说有‘充分的’物证表明吉姆有罪。”

这是胡说八道。他所谓的依据有两条：枪击痕迹和不忍看到受伤人难受而给予致命一击。他宣称，丹尼手上没有开枪的痕迹，这证明他没有开枪，并认为吉姆向他背后开枪时，丹尼正躺在地板上。然而我们已经获得一些新的证据，将彻底推翻这种观点。把我们所获得的证据告诉你，我并不在意，因为我们必须与那位地区检察官共享。

“上个月，法庭允许我们自己启用专家，把那两只德国卢格尔半自动手枪——一只属于吉姆的，另一只是丹尼的——以及丹尼当时穿的那件衬衫拿到实验室，进行检验。我们邀请了国内最知名的法医专家欧文·斯通医生负责这次检验。欧文医生来自达拉斯法医研究所。美国国会肯尼迪遇刺案重新调查委员会曾委任他负责检验肯尼迪总统和康纳利州长所穿的衣服。换句话说，他决非无能之辈。”

“现在，我们要出麻烦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斯通的检验结果是否对我方有利，根据法庭命令，我们必须把结果通知劳顿。事实上，那位地区检察官已经派人和我们一起去达拉斯——这个人是在佐治亚州犯罪实验室的拉里·霍华德医生。那些枪支和衬衫是由老霍华德拿到那儿去的。”

“好吧，当斯通医生试着用丹尼的手枪开枪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枪就是不响。起先，斯通认为是保险没有打开。但是最终检验结果是，那枝枪的扳机出人意料地笨重，没有二十磅的力量根本扳不动，而扳动一般的扳机只需四至六磅的力量。斯通不得不用力去扳，这时那枪突然歪到了一边。这样一来，我们就在无意之中找到了为什么丹尼没有打中吉姆而是击中桌子的答案。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得来全不费功夫。”

“斯通医生接着检验那枝枪是否总是这样。结果发现，当他向下握着丹尼的手枪时，开枪留下的痕迹减少了一半以上。不仅如此，那枝枪产生的残留物数量多少不定！老霍华德医生这时紧张得直喘粗气。”

“然后斯通医生对丹尼的衬衫做了检验。见鬼，上面什么火药都没有！据斯通说，那证明吉姆一定站在离丹尼至少四英尺的地方，因为那是从吉姆的手枪枪管里溅出的残迹所能及的范围。斯通说，那意味着吉姆不可能从桌子那边转过来，然后连开两枪，因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丹尼的衬衫上将会留下火药。这样一来，劳顿所谓为了让受害者减轻痛苦而给予致命一击的说法就被推翻了。我当时想，老霍华德医生会气昏过去的。”

塞勒从他的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现在，我要让你大吃一

惊，这是我们早就为劳顿准备好的。警方去吉姆家后，对发生枪击事件的那个房间拍了照。那些照片表明了警方认为可能出现的全部犯罪细节。对不对？丹尼·汉斯福德的裤子上面放着一把椅子，放在桌子上的那枝枪上面压着一些纸，丹尼的手腕上沾满了血。这些东西真要命。劳顿在第一次审判时介绍了大约二十张照片，但是警方的摄像师说她拍了五个胶卷。这说明，有一百多张照片我们还没有看到。几周前，我们要求看一下剩下的照片。我们不知道在寻找什么，说真的，我们甚至不知道能否有新发现。

“我们几天前弄到了整套照片。好，现在，先看这张。”

塞勒递给我一张威廉斯桌子后面那把椅子的照片，靠着椅子腿有一个皮制小袋。

“现在把它……和这张比较一下。”在第二张中，那个小袋不再靠着椅子腿了，而是跑到了几英寸之外的地方。“根据地毯的花纹判断，椅子和袋子都被人动过。我不知道是谁动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按照常理，在拍照、测量结束之前，不应该动所谓的犯罪现场。如果警方要动什么东西，必须拍摄下移动的过程，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仔细观察剩下的照片后，发现还有类似情况。”

塞勒又拿出几张拍摄有当时威廉斯在桌面摆放的物品的照片：“请注意这个粉红色盒子的位置，在这儿……和这儿。”那个粉红色的盒子也被人动过。同样被人动过的还有电视报、一叠信封、一卷纸和一本电话簿。

“看了所有这些照片——而不是那位地方检察官第一次审判时出示的那二十张——你就会发现，现场的所有东西都被搞乱了。这意味着，枪击现场根本没有保存好。当警方摄影师拍照时，房间中不应有人，但是瞧这些照片：你可以看到脚、胳膊、腿、普通人穿的鞋子、警方统一发的鞋子、黑鞋、皮鞋。那天晚上，警察们都拥挤在那座房子里。这是一种常规做法，但现在我们发现他们移动了证据。这样做太不正常了，违背了最基本的办案程序。此外，他们还毁坏了房间里的所有证据！”

塞勒得意地微笑起来：“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惟一无法控制的是，吉姆在证人席上表现得太傲慢。糟糕的是，我们永远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只好忍受了。”

塞勒在椅子上向后靠了靠，把双手交叉着放到脑后，“劳顿现在陷入困境了，但那不是他的错。在第一次审判中，他竟想避开这些证据，真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劳顿善于雄辩，也很聪明，这毫无疑问。但是他缺乏一位地区检察官应该具备的经验。请相信我，我知道我现在谈论的是什么。我从事律师工作已有二十五年，出庭许多次。斯宾塞·劳顿一生中只经手过两起官司——美国特别行动部队士兵杀人案和对吉姆的第一次审判——他还没有打赢过一场官司，因为对吉姆的判决被撤销了。他非常焦急而又缺乏经验，我们正好利用这一点。我们一直在向他施加压力，我们要在审判前组织各种行动，将他彻底击垮，用各种案情细节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对可怕的公众舆论，我们无能为力，但是这次我们将努力使陪审团免受其影响。我不愿意这样对待那些陪审员，我们可以通过在星期六开庭来努力加快审判进程。”塞勒摇了摇头继续说：“正好在橄榄球赛季期间，那只会说明，我不会轻易得出结论。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我看过在佐治亚地区举行的所有比赛。我想，今年这场审判将使我至少错过一两场比赛。但是本周六我们要去观看和加州大学队进行的首场比赛。”

“你和乌嘎？”

“对。”塞勒说，“你见过乌嘎？”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人们特别喜欢乌嘎！”他说道，“他是佐治亚最有名的动物！”塞勒指了一下桌子旁边的一个文件柜，“里面的东西都和乌嘎有关。”他开始在抽屉里面翻来翻去，抽屉里装满了剪报、照片、海报和信件。

“去年，乌嘎曾去纽约参加海斯曼奖颁奖宴会。”他说，“你听说过没有？瞧，这儿。”塞勒抽出一张美联社编发的有线传真照片：上面是他、乌嘎和获得该年度海斯曼奖的佐治亚橄榄球队的后卫赫舍尔·沃尔克。他们三个，其中包括那只狗，都扎着小黑领带。“乌嘎是惟一被邀请参加海斯曼奖颁奖宴会的狗。”他兴奋地说道。

他继续翻找那些文件，“给乌嘎的来信多得惊人。它做膝盖手术时，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祝愿它早日康复的卡片。那些卡片就放在某个地方，有一大堆呢。它甚至还收到了一张麦克老虎寄来的卡片。”

“谁是麦克老虎？”我问道。

塞勒从文件柜那儿抬起头，对我的无知感到惊奇。“就是洛杉矶大学队。”他说。他按了一下对讲机，“贝蒂，你拿过那些祝愿乌嘎早日康复的卡片吗？我找不到了。”

塞勒的秘书一脸焦急地走进房间里来。“应该在那儿，索尼。”她说着，打开另一个抽屉，在里面查找。然后她离开了房间。塞勒接着又津津有味地四处翻找。这时，我趁机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在壁炉前面的砖地上，放着一个和真叭喇狗一般大小的叭喇狗瓷雕像。在雕像上面是一排刻在壁炉架上的叭喇狗浮雕。房间各处放的全是与叭喇狗有关的东西——镶好的快照、黄铜镇纸、小雕像、刺绣花边枕头。贝蒂回到房间里来。

“我想这是你要的东西，索尼。”她说着，递给他一捆东西，上面标着“膝盖受伤”的字样。许多卡片和信件散落到桌面上，塞勒开始在里面寻找。

“就是这张，”他说道，“麦克老虎队。这张是波士顿大学鹰之队寄来的……这是肯塔基野猫队的……麦肯市惠灵汉姆小学四年级全体学生的……”有些信有好几页长。塞勒拿起一把，“我对你说，乌嘎是一种现象。乌嘎三世已经成功地打入《著名动物传记》一书，它是几年前我们获得全国冠军时的吉祥物。”

塞勒走到书架旁边，从上面拿下那本书。的确，乌嘎三世和战争人、白鲸、白兔等著名动物一起被收入其中，得以名留史册。我把书放在塞勒的桌子上，那儿现在已经堆满了乌嘎的纪念物。

“你知道，”塞勒边说边从那堆东西上抬起头，“本周你应该好好感谢阿森纳。我们要和加州大学队比赛。你应该趁着在这儿，至少看上一场比赛。如果你想看，请在中午前后到这个宾馆套间来一下。我们总是在比赛之前举行一次小聚会。届时将把乌嘎梳妆打扮起来。”

周六上午，在通向俄亥俄州阿森斯市的道路上，各种汽车竞相向前奔驰，那样子就像古代的骑士们发起了冲锋。红黑相间的旗帜在车顶上随风飘舞。人们自制的各种标志上写着：叭喇狗，向前冲！打败加州大学队！那些家伙有什么了不起！

中午时分，十几个人聚集在索尼·塞勒的宾馆套间中，放在梳妆台上的一台收音机被调到一个赛前热线问答节目，塞勒正坐在床边打电话。他穿一

件红毛衣，黑色宽松裤和一顶上面写着字母“G”的白色棒球帽。他正在对着电话筒大声喊叫。

“是你吗，雷默？你能听清我的话吗？我们都在这儿收听那个要命的问答节目，你还没有打进电话去！……打进电话的都是一些无知的马车夫。什么？啊，真要命，他们正在问一些愚蠢的问题，如‘我们队什么时候穿白色裤子什么时候穿红色的？’以及‘穿红裤子的佐治亚队在体育联合会举办的比赛中输过多少次？’你快打进去了吗？……我给你的是八百这个数字，你记住了吗？……好，我们会听你的表演的。”

索尼从床上站起来，“打电话的是雷默，他回到了萨凡纳。他想打电话问一下有关乌嘎的情况。”这时，乌嘎自己正懒洋洋地躺在淋浴分割间里的地毯上。一大堆羡慕者站在一身白毛的乌嘎周围，其中也包括塞勒的女儿斯万。“嘿，宝贝儿，嘿，小心肝。”一位妇女柔声细语他说道，“今天你可要帮助我们度过难关，争取胜利，对不对，心肝？”

索尼走到在梳妆台上面临时搭成的酒柜旁边，倒了几杯饮料。“我告诉你，”他说道，“我对这支队充满了信心。我们将要赢得另一个赛季，遗憾的是，我无法目睹赫舍尔的风采了。”

“阿门。”一个身着红色运动上衣的人说道。赫舍尔·沃克尔前年参加完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加盟了新泽西将军队，成为一名职业联赛选手。

“我们会成功的。”另一个人说道，“但是我已经为在佛罗里达举行的那场比赛担忧了。请注意，我不是为比赛结果而担忧，而是为门票。每个人都要票。我通常很擅于搞到票，这一点似乎所有人都知道。我的意思是，天呢，虽然现在才九月份，但比赛似乎已经开始。”

“九月！”一个身着红黑相间风衣的高个子男人说道，“我的电话通常从七月中旬就开始响个不停，这不是吹牛。到了八月，电话多得会吵翻天。我接到许多电话、电报和来信，我到其它办公室翻阅各种备忘录。在佐治亚对佛罗里达州那场比赛方面，我是佐治亚州最受欢迎的人。”

房间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神通广大的橄榄球迷。现在他们正在讲为朋友们弄票的故事。“嘿，索尼！”其中一个人大声叫道，“威廉斯杀人案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你认为你能赢得这场官司吗？”

塞勒看了一眼那个人。“佐治亚队能打败加州大学队吗？”人们特别看中佐治亚队。“我告诉你，教练，”塞勒说道，“请不要和我们打什么赌。我们已经做好了几种准备，一定会让人们大吃一惊。新的证据，几个新的证人，这将要……啊，且慢！开始了！”塞勒伸手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大。

“……当然，乌嘎饭量很大，”播音员说道，“我们这位来自萨凡纳的听众想知道：‘乌嘎吃的是什麼品牌的狗食？’”

“真棒，雷默！”塞勒说道。房间里所有人都知道问题的答案：吉姆·丹蒂牌狗食。乌嘎不仅吃吉姆·丹蒂牌狗食，而且还正式同意食用该种食物。人们举起塑料杯向乌嘎四世和吉姆·丹蒂表示祝贺。斯万·塞勒把头伸进门来，“爸爸，该给乌嘎上装了。”

“啊，给那只狗上装！”一个站在窗边、矮敦敦的男人用拖长的声音吟诵道。

塞勒拿起一件红色运动衫，叫道，“嘿哟哟……”乌嘎一边摇摆着它那六十五磅重的身体，一边迈着碎步跑进房间。塞勒把那件运动衫套在它的头上，在脖子上系了一个穗状的领口。“如果我们失败了，”斯万说道，“我

们将不再让它穿这件运动衫了。有时，如果情况不妙，我们会在比赛进行中间给它更换运动衫。”

“我们今天带了五六件，”索尼说道，“如有必要，可以随时更换。我希望我们还是不换的好。”

“妈妈过去经常给乌嘎做衣服，”斯万说道，“有几件运动衫颇具历史意义，因为当年我们赢得某些保龄球比赛时乌嘎就穿着它们。乌嘎的衣柜比我的衣柜还大。”

客人们开始披上外套，塞勒则在用刷子给那只狗梳理毛发，并向它的头上喷了一些滑石粉，为的是遮盖住上面的一个浅灰斑。“这是为了拍照。”他说道，“他在照片上应该非常完美，一身洁白。好了，我们出发。”他推开门，乌嘎向门厅冲去，将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扯得紧紧的，领着人们走进电梯，然后穿过底层的休息厅。

在圣福特体育场外的停车场上，塞勒用手把乌嘎抱到他那辆牌照上印有“乌嘎四世”字样的红色旅游车顶上。乌嘎坐在上面，开始接受崇拜者的欢呼和颂扬。在进入体育场的路上，数以千计的观众挥舞着手臂，呼喊乌嘎的名字，用手轻轻拍拍它的头或拍几张快照。乌嘎摇着身体，直喘粗气，尽其所能，用嘴多舔几个人的手。

在比赛行将开球之际，塞勒把乌嘎从车顶上抱下来，带着它绕到U型体育场中视野非常开阔的地方。他和乌嘎在球门区外边的三块大理石墓碑前面停了一会儿。那三块墓碑镶嵌在一堵用来美化体育场环境的石墙上，这就是乌嘎纪念地，每块墓碑下面都摆满了鲜花，每块墓碑上面都刻着一小段介绍已故乌嘎的文字：

“乌嘎。战无不胜，举世无双。赢得六次保龄球比赛冠军。‘一条非常出色的狗’（1956—1967）。”

“乌嘎二世。获得五次保龄球比赛冠军。‘一只蛮不错的狗’（1968—1972）。”

“乌嘎三世。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无可争议，毋庸置疑。获得一九八一年全国大学生橄榄球冠军。‘非常出色，难以用语言形容。’”

一只乐队来到球门区。佐治亚球队的球迷带头人过来从塞勒手中领走了乌嘎，将它放入一个装在车上、外形如同红色大消防栓似的狗窝中。狗窝里面装了空调，因为佐治亚州的温度与英国饲养叭喇狗的温度相比不很理想。狗窝被运到球场中央，为开幕式做准备。在比赛即将开始之际，乌嘎从狗窝里面跳了出来，迈着碎步快速向边线跑去。观众席上发出了一阵欢呼声。“这狗太乖了！这狗太乖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那天晚上，我和威廉斯通了电话，向他讲述了我与塞勒的谈话。

“好像他为你准备了杀伤力极大的新式武器。”我说道。“但愿如此，”威廉斯说道，“你想他出价有多高啊。你对他有何评价？”

“聪明，能干，对你的官司非常投入。”

“嗯嗯，”威廉斯说道，“他得到多少钱，就出多少力。”我可以听到电话那边方冰碰击时发出的声音。

“你想让我解释一下他的新式武器吗？”

“不想，不太想知道，但是告诉我——并非我真的关心这件事——今天的比赛谁获得了胜利？”

“佐治亚队。比分为 19 : 8。”

“很好，”威廉斯说，“那意味着，索尼会非常兴奋。他可真有些孩子气。如果佐治亚队输了球，一定会搞得他一蹶不振。他会一下休克过去，好几天不省人事。”

“如果是那样，我想他会为你做出极富说服力的辩护。可以说，我们将获得彻底胜利。”

“我希望，没有那么辉煌。在欣赏了激动人心的比赛之后，他也许会觉得为我辩护的工作极其乏味，不能激发起他的激情。”

“我认为这场比赛没有那么重要，”我说道，“那并不是一场东南地区联合会杯的比赛。”

“妙极了，”威廉斯说道，“我是不想让他受到其它事情的干扰而产生任何幻想。我只想让他活跃起来。对，那样一来就好了。”威廉斯顿了一会儿，方冰的碰击声又传了过来，“对，那样一来就会好多了。”

第二十一章 重申笔记

这并非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陪审团。陪审团由六男六女组成，其中有七个黑人和五个白人。奥利弗法官让他们回家，第二天上午回来时要带足两周用的衣服。四位妇女听了这话吓得流出了眼泪。一个男人跳起来喊道，“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会把工作丢掉的。这会使我案件的审理产生敌意！”另一个男人则拔腿向门口跑去，结果被法警拦了下来。“你可以把我投入监狱！”他大声叫道，“我不会听从你们摆布的！”法官把六个不听指挥的陪审员叫到他的办公室，让他们发了一顿牢骚，然后告诉他们回家收拾铺盖。

斯宾塞·劳顿首先让警方摄影师唐娜·斯蒂文森中士出庭作证。这位中士指着镜框里的放大照片，介绍了一下梅瑟庄园。“这是庄园的外景，”她说，“这是起居室……这是门厅，这是一座被掀倒的落地式大摆钟……这是书房门，从这里可以看到受害者躺在地板上……这张照片照的是地毯上的血迹……”

她讲完之后，塞勒迈步向前，向她提问。

“你记不记得拍过一个靠在椅子腿上的小袋子？”他问道。

“记得。”

“你是刚到那儿时拍的吗？”

“是的，先生，我是那时拍摄的。”

“你是不是在侦探和其他人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拍了一张？”

“是的。”

塞勒举起两张表明那个小袋子和椅子腿被移动过的照片。“我对那个小袋子很感兴趣。”他边说边耸了一下双眉。斯蒂文森中士承认那把椅子被人动过，但她否认那个小袋子被人动过。塞勒问，如果观察一下地毯上的花纹，她能否发现小袋子确实被人动过。不能，她看不出任何移动的痕迹。塞勒毫不气馁。“好吧，让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数一下地毯上有多少斑点。”他说道，“一……二……三……四……五……六！而在第二张照片中只有两个，对不对？”

斯蒂文森中士很不情愿地承认那个小袋子也被人动过。

塞勒在法庭上表现得非常自信，这使陪审团感到非常愉快。他穿一身洁白无瑕、带法国式袖口的西服，脚穿一双擦得很亮的皮鞋，大踏步在法庭中

走来走去。他声如洪钟，语调时而充满了好奇，时而变为讽刺，时而愤愤不平，时而充满惊奇。相形之下，劳顿显得非常单调乏味，他身着一套起了褶的西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从态度上看，他既拘谨又华而不实。每当塞勒大声说：“我有不同意见！劳顿先生又在对证人进行诱供。”这时他总是吓得向后退缩。塞勒这样喊了好几次，目的是使劳顿丧失信心，并向陪审团表明，这位地区检察官对法庭审理工作程序缺乏基本的常识。

在克拉利杂货店，露丝在想这次审判会不会和第一次那样“生动有趣”。路德·德里格斯认为威廉斯在枪杀汉斯福德之后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把丹尼的尸体拖出去，拔掉他的牙齿，将它们放到硝酸中融化掉，扒了他的皮，然后将他喂螃蟹。”

“为什么要搞得这样复杂？”露丝问道。

路德耸了耸肩，“他竟然把尸体留在梅瑟庄园的地板上，真是让人大惑不解。”

“好了，不管吉姆·威廉斯当时应该怎样处理那具尸体，他现在为自己辩护方面走错了路。”昆丁·拉弗乔埃一边说，一边把咖啡杯轻轻放下。拉弗乔埃先生是一个六十五岁左右、说话柔声柔气的古典文学专家，他和他的老处女姨妈住在城内一座维多利亚时代修建的高大宽敞的房子中。“他总是说丹尼·汉斯福德是一个性情暴烈、凶残的罪犯！吉姆·威廉斯那样骂那个男孩，不会为自己增光添彩。”

“但是昆丁，”露丝反驳说，“丹尼·汉斯福德曾经痛打过他的妹妹！为了对付他，他的母亲曾经拿出警方开具的逮捕令。他曾被警方逮捕过无数次，他坐过牢，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

“根本不是这样，”拉弗乔埃用一种比耳语略高一点的声音说道，“那个男孩的惟一罪过是他长到二十岁。”

塞勒反对公诉方频繁使用“犯罪现场”一词。“还没有确定是否真地发生过犯罪案件。”他说道。

奥利弗法官显然对塞勒的要求置之不理。事实上，这位法官看上去似乎正在打瞌睡。他闭着双眼，下颌靠在胸脯上。他大声打哈欠，变得越来越不自在，这显然表明这位法官已经厌烦了这次重审。他在毫无顾忌地打瞌睡，引得法庭里的人们议论纷纷。无论如何，他对塞勒的反驳未置可否。一分钟之后，公诉方的一名证人又说了一次“犯罪现场”，塞勒没有予以理会。

在中间休息时，走廊上一个戴紫色眼镜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米纳娃正坐在一把凳子上，把一个塑料购物袋放在腿上。我在她旁边坐下，她告诉我，她是应邀前来为威廉斯的品德信誉作证的。被告方希望她能引起陪审团中七位黑人的注意。出庭时，她会说自己是一个洗衣临时工。当她在证人席上与那位地区检察官、法官及陪审团各位成员目光相对时，她将要向他们施加法力。

在等候出庭之前，她坐在法庭外面，时而轻声哼着曲子，时而暗自发笑。她偶尔也会推开门，向法庭里面窥视。

丹尼·汉斯福德的母亲艾米丽·巴尼斯特也坐在走廊里。和鲍比·李·库克一样，索尼·塞勒也把她列入被告证人名单之中，为的是不让她进入法庭。她一声不吭，镇定自若。我突然想到，塞勒担心的不是她会在陪审团面前捣乱，而是她那副无家可归的样子会赢得陪审团各位成员的同情。不管怎样，她仍然拒绝接受报纸杂志记者（也包括我在内）的采访。在审判进行期间，

巴尼斯特夫人坐在走廊紧挨着审判厅的一侧，一边绣花、读东西，一边在一个本子上面记东西。

开庭后第一个周六，索尼·塞勒和奥利弗法官两人似乎都有些坐立不安。他们都在为佐治亚和密西西比两队之间的比赛而担心。这场比赛正在阿森纳市举行。塞勒安排一名助手在走廊中用一个手提式收音机收听比赛的现场评述。奥利弗以前曾任佐治亚大学俱乐部主席，他不断请塞勒告诉他比赛的进展情况。塞勒一般是在趁法庭下面的人们耳语时，把战况告诉奥利弗。佐治亚队获胜，比分为20：7。

周一上午，威廉斯出庭作证。出庭前，他站在法庭外面，看上去非常放松。“索尼昨天晚上打电话嘱咐我要表现得恭顺一点儿，而且要装出后悔不已的样子。”他说道，“我不知道我能否做到，但是我会尽力表现得穷困不堪，可怜巴巴。我穿的还是周五穿的那件与裤子不配套的蓝色便装。这将给陪审团留下一个我没有其它衣服可穿的印象。他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是一件专门定做的登喜禄牌夹克衫，上面的扣子是用佐治亚产的十八克拉黄金做成的。”

塞勒开始实施他的新计划了。在威廉斯走上证人席之前，他的妹妹陪着他的母亲走出了法庭。在直接提问时，塞勒让威廉斯解释一下他和丹尼·汉斯福德的关系。

“他是一个蛮不错的小伙子，”威廉斯说道，“他很有魅力。他有女朋友，我也有我的。但是对我来说，性是一种自然的东西。我们曾经发生过几次性交。那不得我的事，也不得他的事。我有我的女朋友，他也有他的。这一切既很偶然又很自然。”

陪审团各位成员脸上的表情表明，他们认为两人之间的这种协议根本不自然。

劳顿迈步向前，开始提问。威廉斯打量着他，禁不住流露出蔑视的目光。

“你刚才说，你和汉斯福德经常发生性关系。”劳顿说道，“对不对？”

“嗯哼。”

“而且你觉得性完全是一种自然的东西。”

“唉，你知道，它不仅是自然的。当时，丹尼是一个在公牛大街流浪的男妓，谁愿意付他钱，他就向谁出卖自己的身体。”

“你说的，”劳顿说道，“非常正确。因此他是一个在街头流浪的孩子，而且从十四岁以来一直如此。我想你刚才才是这个意思？”

“对，是这样。”

“他初中没毕业就退学，年龄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对不对？”

“他当时二十一岁。他根本不是什么孩子。”

“我当然不会争辩你是否有权与别人发生性关系，但是你已经五十五岁，而他仅有二十一岁，那是一种自然而又正常的关系吗？”

“嗯哼。我当时五十二岁，而且他能得到接待五十二岁的人所应得的好处费。”

“我要问的就这些。”劳顿说道，“多谢。”

威廉斯说话时的措辞也许没有像塞勒所希望的那样好，但是他的坦率直爽使得劳顿没有必要再请汉斯福德的两位证人出庭作证。塞勒相信，这使威廉斯免受了不少损失。

中间休息时，塞勒告诉我，奥利弗法官年事已高，很容易疲劳。他怕州

最高法院再次驳回他做出的判决，所以与第一次审判相比，他允许被告方带更多有关丹尼·汉斯福德性情残暴、以前干过许多坏事的证据。“如果我们碰到的是一位年轻法官，我们手头上的这些证据他一半也不会让带进来。”塞勒说道。

威廉斯家商店的主管巴里·托马斯是奥利弗法官允许出庭证明汉斯福德性情暴烈的证人之一。托马斯是一个身体单薄的苏格兰人。他回忆说，在汉斯福德死前两个月，汉斯福德事先没有警告，就不分青红皂白在梅瑟庄园把他打了一顿。

“那件事发生在一天工作快要结束时，”托马斯说道，“我正准备从梅瑟庄园的前门出去，突然我听到背后有脚步声。我转过身，发现汉斯福德先生正向我冲来。他直接来到我面前，用脚猛踢我的腹部。吉姆抓住他，把他拖到一边，说道，‘你最好离开这儿，丹尼发疯了。’

“嗯，几天之后，汉斯福德先生为此向我道了歉。他说，自己不知道为何要那样做。他让我踢他的肚子，但是我不。我当时想，他有病，那是他的本性，除此以外，我无法弄清他打我的原因。”

托马斯作证后从证人席上退了下来，来到外边的门厅，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了他的耳朵。他疼得嗷嗷直叫。这时，门在他身后关上了。我偷偷溜到走廊里来，发现伸手揪他耳朵的是米纳娃。

“你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她用尖声问道。

“说什么了？”托马斯一边问，一边抓住了她的胳膊。

“关于那个死去的男孩，”她说着力扯了一下他的耳朵，“你为什么那样说？”

“因为那是真的，”托马斯说道，“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踢我的肚子。”

“那有什么要紧的，”她边说边松开了他的耳朵，“你又把那男孩惹恼了。现在我们必须让他息熄火。”

“你要我干些什么？”

“给我弄些羊皮纸来，我还需要一枝钢笔、一枝带红墨水的钢笔。让我想想……还有剪刀。必须弄一把剪刀，一枝蜡烛和一本圣经。我急需这些东西。”

“羊皮纸？”托马斯问道，“我到哪儿去找——”米纳娃又抓住了他的耳朵。

“我知道从哪儿可以找到一本圣经，”我边说边走上前来，“在街对面的汽车旅馆中。”

托马斯用五美元就从那个汽车旅馆的服务人员那儿弄到了一本圣经和一枝蜡烛。在弗雷德曼艺术品供应店，托马斯买了一枝红毡头钢笔和一厚沓绘图用的精制犊皮纸——那是他能找到的最接近羊皮纸的一种。他付钱时，米纳娃用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拦住了他。“先把钱放在桌面上，”她说道，“这样一来，那位女售货员就不会做什么手脚了。放下之前，先把钱吻一下，该找你多少钱你就会得到多少钱。”托马斯很听话地吻了一下钱，然后将它放到柜台上。

回到托马斯的汽车上后，米纳娃将她的家什在后座上摆开，并吩咐说，“开车时要尽可能靠着海边。”托马斯开车走在坡度很大的鹅卵石大街上，这条大街从法克特路通到里弗大街。我们沿着位于海滨空地上的里弗大街慢慢行驶——街道一边是码头，另一边是古老的货舱。米纳娃用手指了指一只

古老的三桅纵帆船。“就到那儿。”

托马斯把车停在船头，米纳娃点起蜡烛，开始吟唱。她用那枝红墨水钢笔在那些精制犊皮纸上写了一些圣经中的字词。写完后，她把纸割成许多小方片，然后一张张地将它们烧掉。闪着火星的灰烬四处飘舞就像驾驶室中下起了黑雪。

“把没烧掉的这三张拿走，”她对托马斯说道，“告诉吉姆先生将它们放到他的鞋子中。”

我突然发现，在场的有四个人，而非三个。那第四个人是一名警察，他正站在离我的脸约一英尺处，透过车窗向里面观看。

“夫人？”他说道。

米纳娃把那枝燃烧的蜡烛放到前面，眼睛从那副紫色眼镜后面瞪着那位警察。她把嘴张得很大。“啊啊啊啊！”她说着将那枝蜡烛放进嘴中，然后闭上双唇。烛光使她的两腮变得通红，就像在闹鬼火。那亮光随着滋滋的一声响便消失了。她把熄灭的蜡烛递给那位警察。“我们不再烧东西了。”她轻声说道。她拍了一下托马斯的肩膀。我们开车离去，转弯之前，我从反光镜里面看到，那位警察还拿着那枝蜡烛，呆呆地望着我们离开的方向。

回到法庭后，一位心理医生作证说，丹尼·汉斯福德小时候是一个喜欢憋气的孩子。他的意思是，丹尼过去经常憋气，以此来折磨他的母亲，直到他脸色变青，昏过去。

米纳娃不愿意出庭作证，因为她突然注意到，有一位陪审员有些面熟，而且他也认识她。

“我向他施加了某种法力，”她说道，“现在他还疯得很厉害。”她不想说她施加了何种法力或者为什么这样做。

那位来自达拉斯的法医学家欧文·斯通医生走上证人席，从枪击痕迹和有关那次枪击事件的其它方面为被告方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他的证词完全在塞勒的预料之中。他的观点得到了来自亚特兰大的医疗检验专家约瑟夫·伯顿的支持，后者在第一次审判时曾到场作证，这次又来参加本次审判。比他们的证词更具吸引力的是他们在走廊里等候出庭时的一席职业性谈话。

“前几天，在达拉斯市德尔塔地区发生了一起飞机坠毁事件。我辨认出了三百五十七具尸体，”斯通说道，“平均每天找到三十具。总共用了十二天时间。”

“天呢，”伯顿说道，“干得太好了。你通过指纹找出了多少？”

“百分之七十四。”

“通过牙齿档案呢？”

“记不清了，大概是百分之十。我最满意的是通过起搏器找出的那位。我发现了他的系列编号，他是一名制造商。他的名字就是通过那种方法找到的。”

塞勒将两位出乎人们意料的证人保留到本次审判的最后。

万尼沙·布兰顿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皮肤呈浅黑色的白种妇女。她现在是一七九 餐馆酒吧的女招待。她说，她过去住在蒙特雷广场旁边的一座住房中。她记得，大约在丹尼·汉斯福德被杀前一个月，她看到过一个年轻人对着树林开枪。直到不久前她才知道这件事与对威廉斯的审判有关。当时她在餐馆中向另一个女招待提及此事，索尼·塞勒的一位助手碰巧听到了，于是塞勒将她传唤去。她现在走上证人席。

“酒吧两点三十分关门，我坐进车中，直接回家。我正想上楼，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我转过身，朝威廉斯先生的庄园望去，似乎枪声是从那儿传来的。一个身穿蓝色牛仔裤和T恤衫的年轻人正拿着枪对着那片树林。他又开了一枪。”

“此后你干了些什么？”塞勒问道。

“我打开前门，走进我的公寓中。我再向头看时，发现那个年轻人正走上台阶，向威廉斯的庄园走去。镇静下来后，我想报警，但是当我再次向窗外望去时，发现一辆警车在庄园前面停下来。”

斯宾塞·劳顿认为布兰顿小姐对他四月三日的方案形成了严重威胁。他对她在深度中从那么远的地方能看清梅瑟庄园门前的身影表示怀疑。但是她坚持她的观点。

塞勒的第二个让人感到惊奇的证人是迪娜·史密斯。她年方三十四五岁左右，长得非常漂亮。在丹尼·汉斯福德遭枪杀的那天晚上，她正好从亚特兰大来萨凡纳旅游。当时她和她表妹就住在蒙特雷广场附近。大约在两点钟之后，她离开住处来到蒙特雷广场，坐在一把座椅上，欣赏夜色。“我在广场上呆了几分钟，突然听到几声刺耳的枪声。我当时似乎被吓呆了，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我向周围看了一下，又在广场上呆了二十到三十分钟，然后才走向公寓。”

“那时在威廉斯先生家门前有没有警车？”塞勒问道。

“没有，先生。前门开着，里面灯火通明。”

“好了，”塞勒说道，“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没有，先生。”

“你有没有报警？”

“没有，我没有报警。”

“为什么不报警？”

“我那时不知道对警察说些什么好。我也弄不清自己听到了些什么。”

第二天上午，史密斯夫人离开表妹家，在去海滩的路上，看到一辆电视新闻转播车停在梅瑟庄园的前面。后来她读到了有关那次枪击事件的报道，这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史密斯夫人说她第二次去萨凡纳时，表妹把她引见给威廉斯。当时威廉斯正忙于上诉，他请她和他的律师谈谈话。

迪娜·史密斯的证词如下：根据她当时听到的情况，所有那些枪声都是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出的。这和威廉斯所说的完全一致。没有停顿——如果她的话可信，威廉斯没有时间去拿另一枝枪，并从当时汉斯福德所在的地方开一枪来伪造现场。

开庭审判最后一天是星期六。要做的事情如下：公诉方和被告方做结论，法官在陪审团做出判决之前对主要法律条文进行扼要说明以及佐治亚队与密西西比队之间的比赛。

在总结中，索尼·塞勒把重点放在警方在梅瑟庄园调查时不负责任的行为上，将之与肯斯顿的警察做了比较。“在对现场进行调查时，进入威廉斯书房的人太多，连他们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他说道，“先是安德森下士，他带着一个刚入伍的警察。我记得，然后是特罗布警官，接着他们开始从那座结构建筑中走出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去——我不知道有多少，大概有十四人——他们不仅仅是进去的问题。他们是‘来，咱们一起参观！’因为在佐治亚能到这样一个藏有许多古董和好玩的东西、富有神秘色彩的地

方的机会不多。他们先后都进过书房。安德森、怀特、切斯勒、彭斯、特罗布、基朋斯、唐娜·斯蒂文森，他们这些人走前走后，进进出出，在房间各处转来转去。他们每个人都很好奇，时而捡起某件东西，时而又放下某件东西。每位出庭的专家，也包括警方的专家都认为，这种调查程序非常糟糕。然而他们想通过对现场拍照来使你相信，他们在所有这些事情上面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告诉你们保护了现场，这是胡说八道！因为你们已经看过那些照片。”

在结论词中，劳顿并没有因为万尼沙·布兰顿的证词而放弃吉姆·威廉斯上演四月三日那一事件的观点。他对陪审团说道：“如果各位相信万尼沙·布兰顿真地在蒙特雷广场上看到丹尼·汉斯福德开枪，那很好。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在黑暗中，很难辨清看到的是丹尼·汉斯福德……还是吉姆·威廉斯。我们必须考虑如下这种可能，即在丹尼·汉斯福德被杀之后一个月中，有人试图让丹尼·汉斯福德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性情暴烈的形象。”

关于迪娜·史密斯夫人和她在公园座椅上听到的枪声，劳顿明确指出他不相信她的话。“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她是一个在紧要关头竭尽全力帮助朋友度过难关的人。”

在他的总结行将结束时，就扳动丹尼手枪扳机需要二十磅力量一事，劳顿做了现场演示：“被告方告诉我们，丹尼·汉斯福德对着威廉斯射击时，没有击中目标，那是因为扳机太紧。扳机很紧，连显然不很瘦弱的前联邦调查局侦探斯通先生也不得不用两只手才能勉强扳动。我想就这一点向各位说明一下。”劳顿把丹尼的那枝手枪递给娇小玲珑的女助手，让她对着墙扳一下扳机。她毫不费力地就做到了，而且枪筒一点儿也没有晃动。塞勒反对这种演示，但是奥利弗法官阻止了他。

被告与公诉双方对各自的观点进行总结之后，奥利弗法官向陪审团宣读了有关的法律条文要点。他提出了三种选择：判被告犯有谋杀罪、故意杀人罪或无罪。陪审团退席讨论判决结果时，已经是下午五点三十分。威廉斯及其家人返回了梅瑟庄园。塞勒去了位于阿姆斯特朗大厦的办公室。在走出法庭时，他从自己安排在走廊里收听现场报道评论的助手那儿获得了好消息：佐治亚队以 36：11 战胜了老牌劲旅密西西比队。

我请米纳娃在结果出来之前出去吃点儿饭。她摇摇头，然后开始在她的购物袋中翻找东西，“我在这儿还有事要做。”

三个小时之后，陪审团传出话说，他们已经做出决定。塞勒忧心忡忡地返回法庭。“太快了，”她说道，“这个官司涉及到许多事情。他们不可能得出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也许他们是想草草了事，以便早回家休息。”布兰切·威廉斯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回家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吃晚饭，他们就打来电话。”她说道，“我做了一块焦糖蛋糕，威廉斯特别喜欢吃这种蛋糕，我还差一会儿就做完。我们从家里动身时，我看到詹姆斯向袜子里面塞了一点东西。可能是烟，我想，詹姆斯一定是觉得自己回不了家了。”

我在米纳娃旁边坐下，几乎同时发现，在陪审席前面的地板上有一层薄薄的白粉。法官座椅的前面也有一些树枝和草根。米纳娃嘴中正在嚼着什么东西。陪审团鱼贯走进陪审席。她透过那副紫色眼镜盯视着他们。

在法官的要求下，威廉斯站起身来。陪审团团长将一张纸条递给了书记员，后者开始大声宣读判决结果：

“我们认为被告犯有杀人罪。”

奥利弗法官用他的小木槌敲了敲桌面：“判被告终生监禁，强制执行。”

法庭里寂静无声。威廉斯从一个纸杯中轻轻喝了一口饮料，然后走到地板那边，被几名法警押着走向那个将法庭与监狱联在一起的通道门口。

我感到米纳娃把手放到了我的胳膊上，她正微笑着盯视着前面围着斯宾塞·劳顿的那群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道，我不知道她在笑什么。

她用食指指了一下那位背对着我们的地区检察官。他正在一边整理材料，一边接受同事们的祝贺，根本没有觉察到，在他的西服上衣的燕尾处和裤子臀部各有一块脚印大小的白色斑点。

“是你将那些白东西放到那位检察官座位上的吗，米纳娃？”我问道。

“你知道是我干的。”她说道。

“那是什么意思？”

“至高无上的征服者约翰。一块法力很大的草根。”

“但现在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通过去它应该去的地方，那种白粉意味着，黛丽娅将会缠上那位地区检察官。”她说道。她曾在坟场上呼唤过黛丽娅这个名字。“她也会抓住裤子臀部！她还没有和他算帐呢。”

“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我问道。

“你是指如果黛丽娅不走开的话吗？”

“对。如果她不走开的话。”

“嗨，那位地方检察官将不得不把吉姆先生释放。就这么简单。如果我是那位地区检察官，我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名声。只要黛丽娅挂在他的裤子上面，他就不会那样做。生前她就不好，死后会变得更坏！现在她将给他带来各种麻烦！”

“你在坟场上呼唤的其他八位女人呢？”

“前三位没有应答我的召唤，黛丽娅是第四个。”

“布撒德医生呢？他与此事有关吗？”

“他认可了黛丽娅。”

“他给你出数字了吗？”

米纳娃大笑一声。“他妈的，没有。他喜欢让我受穷。那样一来，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去花园找他，他就可以始终控制住我了。”米纳娃捡起她的购物袋，准备离开。被风一吹，购物袋口张开了一点，我瞥见里面装着一种形似鸡腿的东西。米纳娃挥手告别，接着溜进走廊里拥挤的入群中。

我从法庭中挤了出去。从索尼·塞勒旁边经过时，听到他正站在电视摄像机前面谈论上诉的事情。法庭宣传员侧着身子走上前来，看上去和往常一样狡黠而又得意。“如果表现好，”他说道，“威廉斯可以在服刑七年后提前释放。”

“我听说，如果一位名叫黛丽娅的夫人对这件事情发表一下意见的话，”我回答道，“他也许会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就能出来。”

“谁？”那位宣传员用手遮住耳朵问道。

“黛丽娅。”

“黛丽娅是谁？”

“这个黛丽娅已经死了，”我答道，“关于她我知道的就这些。”

第二十二章 吊舱

黛丽娅死后所具有的法力，如果有的话，显然不是立竿见影的那种。在吉姆·威廉斯被定罪的第二天，他的律师向奥利弗法官要求保释而遭到粗暴拒绝之后，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但是，那位法官在下面这件事上动了恻隐之心：威廉斯不会被立刻转到那个位于雷德斯维尔、令人毛骨耸然的州立监狱。他可以留在萨凡纳的查塔姆县立监狱，这样他的律师在策划他的上诉——要用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时可以征询他的建议。法庭做出的这一点让步让几位县政府专员深感不满，因为此前他们曾投票要求法庭为威廉斯在县监狱服役期间提供专门房间和饮食——每月花费九百美元——（县检察官奉劝那些专员说，这种上诉在法庭上无法成立，他们也就放弃了）。

失去了主人的梅瑟庄园罩在鬼一般可怕的气氛中。那些高大的百叶窗仍然紧闭着，将世界关在外面。这里不再有欢乐的庆典晚会。如今，身着晚礼服的贵客们蜂拥而至的热闹场面已经化为淡淡的记忆。但是篱笆修剪得依然非常齐整，门前的草坪仍有人定时修剪，而且到了晚上，透过百叶窗，人们仍然可以看到灯光在闪烁。事实上，布兰切·威廉斯已经从戈顿搬到梅瑟庄园居住。她一个人住在这座房子中，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她把那些银制器皿擦洗干净，除去家具上的灰尘，而且每周都要做一块焦糖面包，盼着儿子回来吃上一口。

车库里面的那个商店还在营业，由威廉斯雇佣的主管巴里·托马斯操持。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托马斯拿着一台宝丽来照相机站在商店外面的大街上，给刚从一辆卡车上卸下来的美国早期种植园主使用过的桌子或抽屉柜拍照。然后，托马斯会把那些照片以及将要出售和拍卖的货单送到位于几条街以外的监狱。这样一来，威廉斯就可以看到他新买的物品，并且可以敲定买哪些物品或下次出多少价码投标。人们都知道，威廉斯在监狱中遥控他的古董生意。

在这方面，他很幸运，因为牢房中有一部电话。通常情况下，一个被终生监禁的犯人不会弄到电话。但是，威廉斯所在的牢房中关的不仅是已被判刑的犯人，而且还有一些候审犯，他们有必要也有权力与律师和家人通话。这部电话只能打外线，而且所有电话都是由受话人交费。当然，对威廉斯来说，如果他在用电话联系业务时，对方先在话筒中听到接线员粗鲁地说，“吉姆·威廉斯从查塔姆监狱打来一个受话人交费的电话”，这简直不可思议。然而，他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给梅瑟庄园打一个电话，然后他的母亲或巴里·托马斯就会支付电话费，并将他的电话转给第三者。借助梅瑟庄园打电话，威廉斯既可以隐藏自己在监狱中打电话这一事实，又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主要古董经营商保持联系，真可谓两全齐美。他在和日内瓦克里斯蒂拍卖行的盖扎·凡·哈布斯堡的闲聊中，决定买一副法贝热为俄国大公制作的袖扣。他和《古董》杂志的编辑讨论自己答应写的一篇有关十八世纪肖像画家亨里艾塔·约翰逊的文章。威廉斯每打完一个电话都要写一封短信，再通过电话传到梅瑟庄园，让人打在印有他姓名的信笺上面——“今天和你通话非常高兴。希望不久之后与你相见……”

假装是在优雅的梅瑟庄园和别人通话，这一计策对威廉斯来说难以接受。我在他入狱后第一次和他通话时就觉察到了这一点。除了背景中刺耳的电视机声之外，我还能听到粗野的叫喊声，偶尔也有人在大声尖叫。威廉斯被关在一个为同性恋者和精神不稳定者专设的牢房中。为安全起见，监狱方

面把他和难友们与牢房里关押的一般犯人隔离开来。这个牢房被称为“吊舱”，长宽都是二十英尺，关押着十八名犯人。关押在里面的人的性格各不相同，因而总有一种无法预测的气氛。

“这取决于在特定时间内关押在这里的是什么样的人。”威廉斯解释说，“目前，这儿还有一个白人和五名未婚黑人男孩，其中三个全天都在打牌，但是每当电视上有音乐节目，他们就会站起来，既跳舞又放声歌唱。这种事一天要发生好多次，因为电视机从上午八点钟打开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才关上，而且音量调得很高，吵得让人上火。我戴着耳塞，用手捂着耳朵才能听到磁带的声音。但是电视机发生的噪音不时挤到我的耳朵中。此外，他们开始唱歌跳舞时，我根本听不清音乐声。他们唱《心灵快车》时，我怕极了。

“另外两个黑人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恋人，他们上周在这儿相聚了。他们相互认出对方后，又哭又闹——指责对方背信弃义，接着又相互原谅对方并表达爱意，然后又是大声哭笑或尖叫，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现在他们正在相互把对方的头发编成玉米穗。一会儿之后，他们又要打对方的耳光，然后也许会发生性关系。那位白人难友头脑有点痴呆，他是今天上午被带到这儿来的。他一直在用力挠墙，同时大声宣讲道义。我们无法阻止他这样做。这简直是个动物园。

“一般到吃饭时才会安静一会儿。饭菜通常有发酶的三明治面包，里面夹的是花生、黄油和果冻，还有小块发臭的肉片。当然这些东西根本不能吃，然而就是这些东西也能让我那些糊里糊涂的难友们安静一会儿。我一般利用这段时间打电话。在其它时间，如果想打电话，我得用从监狱杂货店卖货车买来的香烟和糖块贿赂他们，好让他们把嘴闭上。”

威廉斯不愿意让他的朋友们到监狱里探望他。“会客室是一条又长又窄的门厅，里面放着一排对着厚玻璃窗的板凳。”他说道，“有时，有的罪犯的全家人都来探监。孩子们哭个不停，为了让犯人们听清，来探监的人都大声叫喊，结果是谁也听不清楚。这简直是一座疯人院。”显然威廉斯不愿意让别人在这种寒碜的环境中与他相见。相形之下，打电话更合他的口味。他一般是在傍晚给朋友打电话。他的玻璃杯中不再有方冰的碰击声，但是狱卒允许他抽小雪茄。我可以听到他说话之余从嘴中向外吐烟气时发出的噗噗声。

“我们这儿发生了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他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告诉我，“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伙伴，他整日用双手和两膝在地上爬，像狗一样狂吠。有一次，他抬起腿在墙上撒尿，我们抱怨他，可是没人理会，今天下午，那个男人睡着了。把电视的声音调小一点，不要吵闹，我好赶快打几个业务电话。我正在与伦敦一位重要的艺术品经营商商谈出卖一幅油画的事情，那位新伙伴突然醒了，又开始像狗那样叫唤起来。我还坚持打电话。‘啊，那是我养的一只俄国狼狗在叫。’我说道。但是那叫声接着又升高了八度，变成了狂吠。‘那是什么？’那位经营商问道，‘一条夏皮狗？’‘不，不，’‘是一条约克郡小狗。’然后我用手遮住话筒，大声喊道，‘难道没有人把那条狗赶到花园外面去吗？’这时我对着其他几位难友点了点头。于是他们开始收拾那个疯子，用手扇他的嘴巴子。我和那位经营商继续彬彬有礼地讨论英国传统山水画有哪些优点，而我的难友们则在我的脚边扭打起来。既有不满的咕哝声也有喘不过气来时发出的呼噜声。我不知道那位经营

商是怎么想的，但他最后买下了那幅画。”

虽然威廉斯说话时还像往常那样充满自信，但是他在与我的谈话中，没有努力回避监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他无法与外界进行视觉联系。牢房有六个窗户，但上面安的全是半透明的土棕色玻璃，而且牢房里的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亮着。威廉斯说，那儿的饭菜简直没法吃，他主要靠从监狱杂货商店买来的糖和花生填饱肚子。他的前额上出现了一个肿块。他经常耳鸣，而且胳膊和背上生了皮疹。当皮疹恶化他去看医生时，发现候诊室里已经有五个难友在等着治同样的皮疹病。“换犯人时，毯子和枕头都不换洗，”他说道，“而且我对这儿的医生也没有信心。”威廉斯几颗臼齿上的齿冠已经脱落，但是监狱里没有牙医。他本可以安排去见自己的牙医，但是他不愿意戴着手铐脚镣出去，于是他就把这件事搁到了一边。

威廉斯依然保持着他的天真。他深信，第二次审判时的陪审团是没经审查就匆忙做出了和第一次相同的判决。他们事先对这个案子非常熟悉，因为这案子闹得满城风雨，众人皆知。因而他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第一次判决之所以被否决，只是因为某些技术性问题。威廉斯对那个陪审团、证人、那位地区检察官、奥利弗法官和当地的报纸不屑一顾。但是他最看不起的是自己请的那些律师。

“我恨他们，”他说，“他们开大会小会，似乎是在讨论我的上诉，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干成，而且要求我根据他们花费的时间支付报酬。他们每人都向我要五千或一万美元，都快把我给折腾死了。他们才不会想方设法打好我的官司呢，因为那会切断他们的财源。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浪费了我四十万美元。为了支付他们的报酬，我不得不把家中许多珍贵的古董成车成车地拉出去卖掉。艾里斯塔尔·斯代尔从纽约赶来，买走了一张安妮女王用过的真漆桌子和查尔斯顿出产的一件稀世珍宝——查尔斯二世贮藏柜。他还买走了丹尼·汉斯福德在门厅里撞翻的那个落地式大摆钟。我还卖了一些很精制的东西：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银制咖啡罐、一对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从北京紫禁城弄来的象征着幸福的狮雕。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我还把卧室里那张美国早期制作的带有四根帐杆的床卖掉了，那是我见过的各种床中最精制的一种。我卖掉了爱尔兰式大衣橱，德斯蒙德·基尼斯先生在一本论述爱尔兰家具的书中曾经专门描述过这个衣柜。还卖掉了地毯、肖像画。我卖了一对爱尔兰奇普戴尔椅子——有人推测我将其中一把放到丹尼·汉斯福德的裤腿上。变卖这些东西的收入都一分不少地存进了银行，然后从那里直接付给了那些律师、调查者和专家级证人。我别无选择，不得不这样做。钱就像火药，只要有，我就会利用它。可供斯宾塞·劳顿使用的财政拨款和专职调查员不计其数，而且他可以随时免费使用公家的实验室。而我却要为了律师们的各项活动支付报酬。

“人们认为我很有钱，认为我过着奢侈的生活，有许多仆人为我服务，而且我早饭总是在床上吃。但这些都是捏造出来的。我一周只雇佣一名女仆，而且没有厨师，我自己做早饭。中午吃三明治，晚饭到外面去吃，一般是去白天营业的咖啡馆。但是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一点。在萨凡纳，只要你付帐，别人就会说你很富有。”

那么，现在他的律师们在上诉方面进展如何呢？

“嗯，”他说道，“每当我给索尼·塞勒打电话，他要么是在阿森纳观看橄榄球比赛，要么是在度假，要么根本找不到人。前几天我终于在电话上

抓到了他。我说，‘嘿，索尼。进展如何？’索尼说，‘不很顺利，吉姆。一点儿也不顺利。’听起来，他很沮丧，因此我做了最不好的打算。我问，‘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索尼说，‘我的天，吉姆，难道你没有读报纸吗？佐治亚队上周六输球了！’

“我告诉他，‘索尼，有一件事情我们得讲清楚，我现在只对我参加的比赛感兴趣。’”

事实上，在法庭速记员打印出审判记录之前，威廉斯的上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场审判漫长而复杂，记录也有一千五百页。要打印完需要用几个月时间。然而，威廉斯依然持乐观态度。“我会从这儿出去的，”他说道，“佐治亚最高法院会否决对我的判决。我出狱后，会看到斯宾塞·劳顿会因为我在起诉中采取不正当行为、纵容伪证和剥夺我的民事权力而被起诉。”

“那么你打算怎样做呢？”我问。

“用我修复房宅的方法，”威廉斯说道，“一步一步，一英寸一英寸的，循序渐进。我从我的老师 L·C·林塞博士那儿学到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经验。我以前有没有告诉你？林塞博士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居住在佐治亚一所名叫韦斯特福的大房子中，那所房子是他自己修复的。这座雄伟的房子建于一八二二年。房子的楼梯呈螺旋形，在前门两边各耸立着一根廊柱，这两根廊柱比一般的立柱要高一倍。

“林塞博士告诉我，如果你想一下子，从房顶到窗户——给房顶装封檐板，安装房中央的取暖设备以及线路——把一座房子修好，那你将遭到失败。你必须做好一次只做一件事的准备。首先你對自己说：今天我要把窗台平整一下。那么你将能把所有的窗台平整好。然后你再集中精力装封檐板，慢慢地你就会把所有的封檐板都装好了。此后你再考虑装窗户。每次只装一扇窗户。窗户装好了，你再自问，‘窗户的哪个地方没有装好？’你必须一点点的来，因为装窗户就得那样做。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发现全部工作都已经做完了。否则，你将遭到失败。

“我要从这儿出来，也得这样干，一步步地循序渐进。首先我要拿索尼·塞勒做文章，让他继续上诉。然后我将集中精力对付州最高法院的七个法官。向他们发出信息，就像在第一次审判之后我所做的那样。让他们从我的角度去处理这件事。”

我听到威廉斯在话筒那边吸了一口小雪茄。我想，这时他把头向后一靠，对着天花板吐了一口烟。

“无论如何，”他说道，“我将出去。你尽管放心，我说的不是自杀，尽管我也曾考虑过这种选择。对我的判决将会被否决。你等着瞧吧。对你来说，这也许没有可能，但是让我举出其它几件事——我从林塞博士那儿学来的。一天他说，‘你知道，旅鸫可以搬动房屋。肚皮呈橘黄色的小鸟可以搬动一座房子。事实上，它们以前曾试图搬走韦斯特福。’我说，‘好了，我让步。它们是如何做这件事的呢？’他说道，‘它们啄食橡树，然后它们将橡树种子扔到房基附近。一棵棵橡树将在那儿长出，这些树将会把整个房子掀翻在地。’他说得很对。我目睹过这种事。橡树生长得非常迅速，而且它们会把一所房子的房基捣毁。要让斯宾塞·劳顿把我弄到这里来所做的一切努力落空，我就得这样做。我将会掀翻他的根基。也许这需要一段时间。”

第二十三章 午餐会

梅丽森特·莫尔兰没有急着去参加布兰切·威廉斯举行的午餐会，而是开车在蒙特雷广场兜了几圈，然后又向北行驶了两条街的距离，来到了麦迪逊广场，在那儿又转了几圈。她把车开得很慢，非常悠闲地在两个广场上转来转去。

莫尔兰夫人几乎不认识布兰切·威廉斯，只是在吉姆·威廉斯举办的圣诞晚会上见过她一面。吉姆·威廉斯被关进监狱八个月来，她总是隔三差五给威廉斯夫人打电话，向她表示问候。毕竟，威廉斯夫人已年近八旬，而且一个人住在梅瑟庄园，身边既无亲人，也无朋友照料。

威廉斯夫人为此深受感动，打电话告诉儿子说，她希望能向莫尔兰夫人以及其他许多考虑得非常周到的朋友表示谢意。“为什么不邀请他们来吃午饭？”他建议说。这个主意把威廉斯夫人吓了一跳，但是她的儿子向她保证：“你什么也不必操心，”他说道，“什么事情都由我操办。”

威廉斯的母亲要举办的这次午餐会的筹备工作，事无巨细，都由吉姆·威廉斯从牢房里一手策划。他开列出客人名单；他定做了请柬用纸，并写了一份请柬供他母亲抄写；他给厨师露茜丽·赖特打电话，让她准备一套以低地国家食品为主的自助餐；他自己选好了菜单——虾仁、烤牛排、烤羔羊、秋葵荚、南瓜、红薯、米饭、玉米饼、小甜饼和蛋糕——并告诉赖特夫人准备二十个人的饭（后来他又将名单增加到四十五人），送饭时要用亚力山德拉女王银器和里士满公爵夫人瓷器，这些器皿可以在餐厅的断层式餐具橱中找到。威廉斯雇佣了他以前经常雇佣的服务人员，并叮嘱不喝酒的母亲，至少应该给客人们留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喝鸡尾酒，然后再上饭菜。“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个放松的机会。”他说道，“我们不想让他们一脸忧伤、严肃。”最后，他告诉巴里·托马斯，在举行午餐会的那天早晨，在房间各处摆满鲜花，一定要在客人们到来之前把花园里的喷泉打开。

莫尔兰夫人开车在两个广场上转来转去不止是在消磨时间，她在悄悄观察坐在广场座椅上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她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为此她自己也感到非常惊讶，但她还是不由自主地这样做了。今天，各种复杂而矛盾的感情在她的心中翻腾不已。她这种心境源于晨报上的一则新闻标题：威廉斯案件出现了新证人。两位证人将出庭作证，而且这两人的证词都对威廉斯有利。这消息太好了！而且恰好在威廉斯夫人举行午餐会的当天！这是近乎一年来威廉斯迎来的第一线希望之光。她甚至还没有阅读新闻内容，就跑到楼梯口，大声给他丈夫打电话，把这件事告诉他，然后才回到厨房，坐下来读那篇新闻。

两位新证人都是年轻人，一个十八岁，另一个二十七岁。他们互不认识。他们是自愿前来证明下面这样一件事的：丹尼·汉斯福德曾经在死前几周找过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几项杀害或伤害吉姆·威廉斯，然后从他家中偷取现金的计划。两位年轻人说，遇到丹尼·汉斯福德时他们正在公牛大街广场上闲逛，为同性恋者拉客。

读到这里，莫尔兰夫人由于不好意思而脸上泛起一阵红晕，但她还是坚持读了下去。

其中一个年轻证人曾经参加一项吸毒者康复计划。另一位以前曾因犯罪被多次判刑，目前由于被指控偷盗汽车而被关押在查塔姆县监狱。两人都说，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汉斯福德曾要他们引诱威廉斯制造一起桃色事件，他们拒绝这样做。后来，汉斯福德被杀后，其中一位年轻人曾想，这个傻瓜蠢驴在努力拖延他的计划。那家报纸援引索尼·塞勒的话说，他将两位年轻人的证词为据，为威廉斯上诉。

莫尔兰夫人陷入矛盾之中。尽管她为朋友吉姆·威廉斯感到庆幸，但还是吃了一惊。她以前从未注意威廉斯的私生活细节，直到前两次审判之后她才幡然醒悟。然后她最后还是接受了所有那些现实，所谓的接受无非将它们抛到脑后，不再理睬。但是，现在围绕这两个广场又出现了这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而且又来了两个新证人！他们是谁？男妓！夜盗！小偷！莫尔兰夫人在吃早饭时向丈夫诉说了这些让她担忧的事情。他试图从她的角度来讲述事态的发展动向，“你不会期望这位丹尼·汉斯福德，这个令人讨厌的废物，会像麦克·贝尔或鲁恩·克拉克那样与别人讨论自己的杀人计划，对不对？”她丈夫提到的这两个人都是萨凡纳最受人们尊敬的绅士，而且两人都是银行总裁。

莫尔兰夫人不得不承认这种解释不无道理，但她还是对自己了解到的发生在两个广场上的不法事件迷惑不解。于是，她在五月里这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开车在这两个广场旁边转来转去，偷偷地做了一次侦察。她把目光投向一个随意躺在麦迪逊广场座椅上、蓬头散发的男孩身上，心想，也许那就是一个坏蛋。但是，另一种想法接着掠过她的脑海：他也许是萨凡纳艺术与科学学院一名学艺术的学生。人怎样才能分清是非呢？想到这里，莫尔兰夫人不禁打了个寒颤。她看了一下表，该去参加午餐会了。但她还是没有解开心中那个疑团：她应该怎样对威廉斯夫人讲这则消息？她可不能大声喊道，“太妙了！”因为绝对不能说一个涉及到同性恋、凶杀和偷盗的计划非常精彩。在要求参加者言谈举止优雅得体的午餐会上，绝不能讲那种骇人听闻的事。她对丈夫说，她打算在午餐会上从始至终假装自己没有读过那篇新闻报道。但是他指出，这样的策略会产生反作用。“也许那样做会迫使威廉斯夫人自己把那些事情全部讲给你听。”他说道，“最好说一些诸如‘我们一直在为威廉斯祈祷’之类模糊的话。”她最终就是这样做的。

事实上，在这件事上，虽然客人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目的却都相同。威廉斯夫人身着一套淡蓝色的雪纺绸服装，站在梅瑟庄园门口恭候客人们的到来，并接受他们措辞婉转的祝贺。

“我觉得形势在发生逆转。”哥拉德·海因斯夫人边说边吻了一下威廉斯夫人的脸颊。

“今天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布·里查森说道。

亚力山大·叶利则采用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我希望威廉斯不久之后就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来。”

威廉斯夫人高兴得满脸堆笑：“詹姆斯就是这样说的，一切都会变好的。”

中心大厅后面的双层门对着后院，人们从那儿可以一览整个庄园的景色和绿意葱葱的后花园。从后面看，梅瑟庄园的建筑风格与前面的意大利式风格迥然不同，它看上去就像是南北战争前的一座大厦。高大的廊柱上面是为繁茂的紫藤覆盖着的宽大门廊。威廉斯夫人请来的几个客人来到大厅后面，在柳条椅上就座，一边用餐，一边欣赏衰败的花园、高达十英尺的香蕉树林和养有水仙的池塘。

贝蒂·库勒·亚史克拉夫特坐在莉拉·梅休旁边。梅休夫人心不在焉地

在夹土豆和秋葵。 “我想，我们将迎来又一个没有吉姆举行的精彩晚会之前的圣诞节。” 她没精打采地说道。

“天呢，莉拉，” 亚史克拉夫特说道，“现在才五月份，在圣诞节到来之前，会发生许多事情。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言，似乎吉姆还有机会。”

“在为初涉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举办舞会的前天晚上，吉姆总要举办自己的晚会。” 梅休夫人接着说道，“那天晚上属于他。周五。我现在记不清，在吉姆开始举办晚会的那些日子，我们到底都干些什么。我努力想过，但就是想不起来了。你知道，我的记忆力越来越不好了。”

“唉，不要在乎那些，莉拉。” 亚史克拉夫特夫人说，“不知不觉中，吉姆又会回到这儿，举办他的晚会。他们必须把他放出来。我从没有怀疑过这点，因为那些流氓终将暴跳如雷，叫嚷着要把他杀死。我真想不通，吉姆怎么当时没有把他们全部杀光。你知道，那时他完全有这样的权力。”

梅休夫人把叉子放下：“每年，我去参加吉姆的晚会，伯特纳都要为我做一身新衣服。伯特纳是我的黑人裁缝。我有时想，她只是把一件旧衣服重新装饰了一下，而我穿起来却觉得像新的一样，因为我没有留意新旧的差别。去年圣诞节，吉姆进监狱之后，我说，‘伯特纳，今天就不要再忙活了。在可替利翁舞会的前一天晚上，萨凡纳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唉呀，莉拉，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亚史克拉夫特夫人口气温和地说道。

“你知道伯特纳对我说些什么？她说，‘莉拉小姐，那天晚上——可替利翁舞会前的晚上，你们也许无事可做，但是我们将为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举办舞会。’”

“老天！” 亚史克拉夫特夫人问道，“你说的不是真的吧？”

“是真的，是为那些黑人女孩举办的。他们在可替利翁舞会前一天晚上，为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举办舞会。伯特纳告诉我这事时，我想，他们有多么高兴啊！那时我就知道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怀念吉姆·威廉斯举办的圣诞晚会。”

梅休夫人轻轻呷了一口冰镇茶水，然后两眼注视着花园。

两位女士陷入沉思之后，我听到坐在我对面无靠背长沙发椅上的一男两女正在低声交谈。为了怕别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他们把声音压得很低，似乎只有双唇在颤动，那样子就像是几位口技演员在表演节目。我侧耳细听，这才弄清了其中的缘由。

“那样不起作用吗？” 其中一位妇女问那个男人，“为什么不行？”

“原因有好几个，其中之一是，那些证词听起来让人感到像是吉姆花钱买通了证人。”

“吉姆会那样做吗？”

“当然会。” 那位男士说道，“如果我处于他那种境地，我也会那样做的。索尼·塞勒是通过一名私人侦探——山姆·惠特利，以前干过警察，是一个好人——将那两名男孩查出来的。山姆说其中一个男孩也许会讲真话，另一个则非常令人讨厌，他以前曾做过谁出价高就为谁作证的事。”

“为什么索尼不能只让那个讲实话的男孩出庭作证呢？”

“因为任何陪审团都不会相信一个街头男妓的话，而且他所说的与本案根本不相关。丹尼·汉斯福德的动机并不重要。他也许曾想杀死吉姆，但是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也没有证据表明那天晚上他拿过枪。枪上没留下任何指

纹和火药痕迹。重要的是物证。现在，如果吉姆能出钱让人推翻那些物证，那才叫花钱花在刀刃上呢。”

威廉斯夫人手里拿着一台宝丽来相机来到门廊中。“注意了。”她说道，“请各位做好准备，笑一笑！”客人们从盘子上面抬起头，威廉斯夫人给他们拍了一张快照。那架相机发出一阵“嗡嗡”的响声，然后从里面吐出一块长方形黑色胶卷。威廉斯夫人回到房间里面，把那段胶卷和另外几段放到餐具架上。“午餐会结束后，”她说道，“我要把全部照片送给詹姆斯。我想，他看到这些照片时，会觉得自己也参加过这次午餐会。我一定把照片送去。每当发生了重要的事情，我总是拍一张照片让他看看。当紫藤花在门前盛开时，我拍了一张照片给他，他打电话来说，‘谢谢您，妈妈，现在我知道春天来了。’”

放在餐具架上的相纸开始显像。客厅后面，在乔·奥多姆和婊迪前面坐着埃玛·凯利。埃玛一来，就对威廉斯夫人说，在过去八个月中，她每天都要在钢琴上练习《轻轻低诉》一曲，因为她知道吉姆最喜欢那支曲子。乔·奥多姆苦笑着说，根据最近事态的发展，他和吉姆的位置也许在不久之后要对换一下，吉姆出狱，他被关进去。

这时，餐具架上的相纸上显出了两个人的脸形，他们是阿德勒夫妇。在午餐会上看到他们也在场，客人们都面面相觑，大惑不解。

“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凯瑟琳·格尔看到阿德勒夫妇出现在门厅中时曾这样说过。

李·阿德勒和吉姆·威廉斯两人之间的矛盾，因为阿德勒与斯宾塞·劳顿过往甚密而变得更加尖锐了。劳顿最近宣布，他正在竞选连任地区检察官一职，而阿德勒和其他人共同签署了一项协议，提供一万美元的银行贷款，作为他竞选的开支。阿德勒为劳顿提供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竞选经费。阿德勒不仅没有掩饰他与劳顿之间的密切关系，相反，他在自己的房宅前面的篱笆上张贴了一张大海报：祝斯宾塞连任成功。人们从梅瑟庄园的窗户中可以看到劳顿得意洋洋的面孔。如果说阿德勒对威廉斯有所关注的话，那就是他对威廉斯目前的困境兴灾乐祸。他曾主持过一次为劳顿集资的聚会。他在会上宣读了一位无法前来参加聚会的“劳顿支持者”发来的电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读到最后他才发现那份电报上的署名为“查塔姆县立监狱，吉姆·威廉斯”。电报诅咒劳顿的运气将非常糟糕。阿德勒的听众很不满意。“这太让人难堪了。”一位客人说道，“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在场的斯宾塞·劳顿。”

与此同时，身在牢房中的威廉斯在暗地里悄悄地向劳顿的对手提供资助，从而达到反对劳顿连任的目的。在萨凡纳报纸上，以《地区检察官劳顿被指控犯有受贿罪和在审理案件中采取不正当手段》为题，刊登了一系列反对劳顿的宣传性文章。这组文章提醒选民，在撤销对威廉斯的第一次判决时，佐治亚最高法院指控劳顿“违背了案件审理寻求真理的原则”。这些文章的撰写和登载都是由吉姆·威廉斯一手出资组织的。

和所有其他人一样，阿德勒夫妇对他们为什么被邀请来参加午餐会感到疑惑不解。在客人登记簿上签名之后，埃玛·阿德勒又填写了“邻居”二字，仿佛在表明他们参加这一聚会纯粹是出于地理方面的原因。

威廉斯夫人迅速把阿德勒夫妇的那张快照塞到一堆照片中间。“我相信，詹姆斯邀请他们，事出有因。”她安静地说，“但是，啊，那位李·阿德勒

有一天可把我给气坏了。我绝不会把这件事情告诉詹姆斯。我想，大概是三个月前发生的事。一天下午，他来作礼节性拜访。对，那个男人知道詹姆斯现在被关在监狱中，他是来打探情况的。他认为房子里会变得四壁皆空，所有的家具已被卖光。于是他走了进来，他很有礼貌，但是我看穿了他的真正目的。我知道他绝不会对詹姆斯怀有好意。他告诉我说，‘威廉斯夫人，我见到了从纽约州索特比拍卖行来的某某先生，如果我能为詹姆斯做点什么事情，或者如果他想卖什么东西，告诉我一声就是了。’真好听！我告诉你，那时我憋了满肚子的火差一点儿就爆发出来，但我当时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尽可能表现得不动声色。我说，‘谢谢你的好意，阿德勒先生，尽管詹姆斯当前身处逆境，但他仍旧可以和外界保持联系。可以和纽约、伦敦通话，还可以和日内瓦通话。’我对他一点也没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亲爱的，内心里，我早就气炸了，因为我知道他是来打探情况的。”

吉姆·威廉斯之所以嘱咐母亲邀请阿德勒夫妇参加午餐会，原因正在于阿德勒和斯宾塞·劳顿关系密切这一点上。在威廉斯看来，李·阿德勒控制着斯宾塞·劳顿。“利奥波德·阿德勒是幕后真正的操纵者。”他说道，“他就如同土耳其宫廷里的维齐尔，站在一条丝织幕帘后面，低声向苏丹面授机宜。没有阿德勒的幕后指示，劳顿不敢轻举妄动。因此阿德勒是个很危险的人物，尤其是就我而言。我曾经在许多事情上得罪过他。在我任特尔费尔博物馆馆长期间，曾策划将他从管委会中清除出去。我相信，是他敦促那位地区检察官指控我犯有头等谋杀罪而非无意杀人罪的，尽管他本人否认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是个危险人物。然而我了解他。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向他靠拢。你知道，这叫作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向他伸出橄榄枝表示友好，为时并不算晚。找到新证人后，我的官司将会闹个水落石出。我能感觉到这一点。到时候，我可不想让阿德勒躺到丝织幕帘后面指手画脚，从中捣乱。”

威廉斯显然忙得不可开交——进行上诉、寻找新证人，并协助一位候选人击败斯宾塞·劳顿。这些事情没有一件看上去非常乐观，但是只要威廉斯能够从中获取一丝安慰，何乐而不为？想通过邀请李·阿德勒参加一次气氛和谐的午餐会就使他回心转意，这根本不可能。尽管如此，威廉斯还是用尽了全身解数——让他的母亲显得既毫无敌意又极富有魅力，让露茜丽·赖特把饭菜做得香甜可口，让所有朋友都来出席，而更为重要的是，还求助于米纳娃的法力。米纳娃是从伯夫特赶来的，在这次聚会中她装扮成一名女仆。在最初一个小时中，她静静地站在餐厅里，而客人们则忙着用自助餐。后来，她提着一罐冰镇茶水给客人们送茶。在给阿德勒夫妇倒茶时，她一边嚼着草根，一边从那副金属架眼镜的紫色镜片后面用犀利的目光盯视着他们。

在午餐会进行期间，威廉斯不时打来电话，了解午餐会的进展情况。他提醒巴里·托马斯把喷泉打开（托马斯忘记了），并不时向他的母亲和露茜丽作出指示。当最后一批客人离开之后，威廉斯夫人和巴里·托马斯向威廉斯汇报说，这次午餐会获得了成功。威廉斯夫人说，她一会儿之后就把那些快照送到狱中，让他自己看看。

挂上电话后，她在桌子旁边停了一会儿。一张晨报就放在她面前的桌子上面。

“巴里？”她喊道。

维齐尔：指伊斯兰国家，尤其指奥斯曼帝国的高官或大臣。

巴里·托马斯在门口转过身来，“什么事，威廉斯夫人？”

由于不敢确定报纸上的内容，威廉斯夫人顿了一下儿，接着又快速扫了一眼那张报纸及上面刊登的那则有关新证人的报道。

“我……我一直在纳闷儿，”她说道，“他们刚才所说的那些有关詹姆斯的话……以及那位叫作汉斯福德的男孩……还有另外这几个孩子。”威廉斯夫人用手指了一下报纸，“我根本没有把那些话放在心上。但是我不知道。似乎我记得听到某人说过关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之类的事情。你知道，詹姆斯一世曾命人翻译了钦定《圣经》，你说那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以前有没有听别人谈到过这件事？”

“听说过，我确实听说过。”托马斯回答说，“詹姆斯一世在朝廷中确实有许多宠臣，如果你指的是这一点的话。他有一些特别要好的朋友，我认为他有好几个。”

威廉斯夫人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很好，”她和声细语地说道，“再见。”

第二十四章 黑人小步舞

八月中旬，尽管吉姆·威廉斯的新证人作了各种声明，奥利弗法官还是拒绝了威廉斯要求重新审理的动议。索尼·塞勒立即宣布他将上诉到上一级法院，即佐治亚州最高法院。几周之后，斯宾塞·劳顿在竞选活动中获得胜利，得以连任地区检察官，这样他就可以按部就班地来对付塞勒的上诉了。

听到这一坏消息后，威廉斯立即拨通了日内瓦克里斯蒂拍卖行的电话，决定向一件以前曾是爱德华二世私人财产的法贝热牌烟盒投标。“这将花掉我一万五千美元，这笔钱我几乎承担不起，”他说道，“但是这会让我感到好受一些。我是世界上惟一个从牢房中购买法贝热精品的人。”

威廉斯越来越喜欢用耍小花招来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实际上不在监狱中。他继续通过梅瑟庄园和外面的人通话，仍然让家人将他口授的信打印到印有他名字的信笺上。他用这种方法给几家报社和杂志社去过几封信，其中一封短信还被《建筑文摘》采用了。那封信赞扬了该杂志的一篇由纽约社会名流布鲁克·艾斯特撰写的文章。“太精彩了！”威廉斯在信中这样写道，“通过回忆年少时参加一次正式晚宴的经历，布鲁克·艾斯特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无上的享受。她的回忆将在人们追求生活艺术方面永远具有指导意义。——詹姆斯·A·威廉斯，佐治亚州萨凡纳市。”

威廉斯不愿意接受他身处牢笼这一事实。“这是一种生存方式，”他说道，“通过欺骗自己，至少在思想上讲，我不在这儿。”

不管威廉斯的思想把他带到哪里去，到初秋季节，他将在监狱中度过圣诞节已成定局。这样一来，在可替利翁舞会前夜，萨凡纳社交日程表上以前专为他的圣诞晚会设定的一栏又将出现空缺。我记起了莉拉·梅休五月份发的那番感慨：那天晚上，她将无事可做。我还记起了她的黑人裁缝对她说的话——在吉姆·威廉斯举行晚会的同一天晚上，黑人也将为首次进入社交界的年轻女子举行舞会。作为一名当地风情的观察者，我越想越觉得应该了解更多关于这种舞会的情况，如果有可能，最好是应邀前去。

将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人推向正式舞会，这一习俗在萨凡纳黑人中已延续了近四十年。该舞会由萨凡纳州立大学黑人学生联谊会——阿尔法·费·阿尔法——的研究生分会承办。在全国范围内，阿尔法·费·阿尔法是历史最长的黑人大学生联谊会组织，它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成立于康耐尔大学。正如该联谊会的口号所讲的那样——“从事伟大而美好的黑人事业”，其成立宗旨不仅限于一个大学生社交俱乐部的功能。事实上，该组织在萨凡纳的研究生分会（有六十名成员），要比其本科生分会（仅有十五名成员）活跃得多。

研究生分会代表了萨凡纳上层黑人社会，成员包括教师、中学校长、医生、牧师、小业主和律师。值得注意的是，该分会成员中没有银行业者、该市最有影响的几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大公司的董事和拥有遗产的人。与可替利翁不同的是，该联谊会既不属于奥格索佩俱乐部，也不属于高尔夫俱乐部和游艇俱乐部。萨凡纳市议会会有三名黑人议员，其中之一便是该联谊会的成员，但不能因此就可以说，该联谊会——或整个黑人社会——是萨凡纳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部分。联谊会研究生分会每年举办的活动包括选举者注册运动、一次旨在筹资创办奖学金的舞会以及一系列作为年轻女子初涉社交舞会前奏的社交活动。

为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子举办舞会，这一主意是由亨利·库里尔医生想出来的。他是一名妇科医生，也是第一位在坎德勒医院负责外科手术的黑人医生。库里尔医生是在本世纪四十年代萌生这种想法的。当时，他听说德克萨斯州的一伙黑人商人发起并创办了一个可替利翁舞会。他向联谊会的同伴们提议，在萨凡纳也创办一个类似的舞会，他们都同意了。

库里尔医生住在商业区以西几十英里处的米尔斯·B·莱恩大街。他的住房建于五十年代，因为当时谁也不肯把阿德斯雷庄园白人居住区的地产卖给他。那是一座砖砌建筑，由于多年来无数次毫无计划的扩建而显得杂乱无章。打开一扇并不起眼的前门之后，是一个高大的门厅，它有普通门厅的两倍高，门厅里面是一个环形楼梯，中间有一个双头喷泉正在喷水。库里尔医生是一位六十八九岁、但精力旺盛的老人。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然后把我让进厨房旁边的家庭娱乐室。在那儿我一边喝咖啡，一边听他热情洋溢地向我讲述他是怎样想出举办年轻女子初涉社交界舞会这一主意的。

“我们第一次举行舞会是在一九四五年。”他说，“那年我们推出了五个姑娘，然后我们制定了一套至今仍被延用的制度。联谊会成员提名几个女孩子，然后我们再对她们进行考察，以保证她们能达到我们要求的标准。这些女孩必须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这最为重要。她们必须已经高中毕业，而且通过某一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为此，我们要采访她们的邻居、中学教师以及和她们到同一个教堂做礼拜的人们。要取消某一个女孩的资格，必须能够确准她有不规行为——如她曾经离家出走，或者经常出入酒吧或夜总会，或者和警察发生过冲突。如果有的女孩流过产，那将使她失去资格。

“一旦这些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子通过了考察，我们会要求她们参加所谓的‘魅力一周’活动，目的是让她们学会优雅的举止等等。这一活动由联谊会成员的夫人们负责。”

库里尔医生打开一本有关这一舞会的纪念像册。“这是我们举办的第一次舞会。”他说道，“我们是在黑人舞厅‘椰林’举行的。当然，那时候，在公共设施使用方面，对黑人实行隔离政策，所以任何旅馆都不想把舞厅租给我们，而且从各种报纸上看，仿佛我们根本不存在似的。只有黑人办的报纸杂志对我们的活动做了报道。消除种族隔离之后，这一切都变了。一九六五年，我们第一次将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子展现在古老的德索托饭店的舞厅之中。可替利翁舞会将在第二天晚上同一舞厅举行。大约也是在那时，《萨凡纳晨报》最终决定用“先生、夫人和小姐”之类礼貌用语来称呼黑人。而且各家报纸杂志也开始刊登我们推出的年轻女子的姓名。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已经和可替利翁取得了绝对平等的地位。社交版面总是报道可替利翁舞会之前为初涉社交界者举办的各类聚会——母女午餐会、碰头会、草地聚会、烤牡蛎会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但是，当我们将黑人举行初涉社交界聚会的照片提供给他们时，他们却一概不予采用。然而……”库里尔医生挥了挥手，“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库里尔医生快速翻动着那本像册，每年推出的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子的照片依次展现在我的眼前。在像册中间部分，大约在一九七一年左右，我发现那些女孩的肤色有所变化。几乎所有早期入选女孩的皮肤都呈浅黑，而现在入选者的面孔都变得非常黑。这一变化与“黑色让人骄傲”的思潮步调一致。似乎该联谊会对这一思潮做出的相应反应是，放宽了入选女子在肤色方面的标准。

库里尔医生继续翻动像册，“你知道，有人说我们为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子举办的舞会不过是对可替利翁舞会的模仿，当然如此。但是你知道，我们的舞会在某一方面要比可替利翁舞会出色得多。想起这一点，我就会激动不已。看到这张照片了吗？”库里尔医生用手指了指一张照片：照片上，十五个女孩站成一排，将左手非常优雅地搭在男舞伴抬起的右手上。“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问道，“他们这是在跳小步舞！他们在可替利翁舞会上可没有这种节目。”说到这里，库里尔医生禁不住开心大笑起来。“确实如此。我们让他们跳小步舞！”

“你们为什么单单选择了小步舞？”我问道。

库里尔医生把双臂一扬，大笑起来。“我不知道！我想，我一定是在电影中看到过这种舞蹈。我们把这种舞蹈组织得非常成功。我们专门雇了一个四人弦乐队演奏莫扎特在《唐璜序曲》中谱写的小步舞曲。我对你说，那简直好看极了。我希望你能作为我的客人去看看。那时你就会知道有多么精彩了。”

“噢，噢，宝贝儿！”莎布莉丝听说我要去参加黑人年轻女子初涉社交界舞会，就像鸽子一样柔声细语地恳求道，“把我作为你的女朋友一起带去，亲爱的！”

我宁愿让她呆在家里胡作非为，也不愿意带着她这样一个喜欢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去参加舞会。我希望尽可能不惹人注目，而且已经决定一个人单独去。“很抱歉，莎布莉丝，”我说道，“恐怕不行。”

莎布莉丝丝毫没有觉察到，她要陪我参加舞会，这对我来说有多么别扭。“我发誓不让你难堪，宝贝儿，”她恳求道，“我不说脏话，也不跳黄色舞蹈，也不卖弄风骚。我什么坏事都不干。我发誓。整个晚上我会老老实实地做一个贵妇人。完全为了你。噢，我从未参加过真正的舞会。带我去吧，带我去吧。”

“绝对不行。”我说道。

莎布莉丝撇了一下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我没有资格和那些喜欢幻想的黑人呆在一起。”

“我根本没有这样想，”我说，“但是既然你提到了这点，那么我要告诉你的是，据我所知，那些入选的女孩都是些知书达礼的良家女子。”

“什么？”莎布莉丝狡猾地看着我，“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一方面，”我说道，“她们当中没有人装扮成顾客到商店行窃并被当场抓获。”

“那么，她们在这方面一定是老手，亲爱的。要不，她们对购物一无所知。我是当真的。我不相信你所说的这种事，即这二十五个脏娘们儿中没有一个人偷过一件胸罩或一副连裤袜，我不会上当受骗的。好了，现在告诉我她们还有哪些优点？”

“她们都已经被大学录取。”我说道。

“嗯哼。”莎布莉丝两眼盯着自己的指甲说道。

“她们为社区义务劳动。”

“嗯哼。”

“她们经常去教堂，而且以性情温和、举止优雅而为人称道。”

“嗯哼。”

“没有人看到她们中任何人到过酒吧或夜总会。”

“宝贝儿，你快把我给惹烦了！你会接着告诉我她们都是处女。”

“莎布莉丝，我只知道她们有一种纯洁无瑕的好名声，这一点已经被考察过。而且她们中未曾有人有过‘不正当的行为’。”

莎布莉丝斜着眼看了我一下，“你能确认这些女孩都是黑人吗？”

“当然能。”

“那么，我要说的是，她们一定非常丑陋。”

“不，莎布莉丝，她们确实长得非常漂亮。”

“好了，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想看看那些自命不凡的尼姑身着素装游行，我可以去教堂，不必为此去参加什么舞会。所以请你忘掉邀请我作为你的女朋友去参加舞会的事吧，亲爱的，因为我不去。”

“好，”我说道，“我想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那二十五名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子是从五十名被提名者中挑选出来的。其中有些被提名者因为缺乏兴趣，或者没有能力承担八百美元的入选费而拒绝接受入选资格。这八百美元包括参选费、舞裙费、主持一次社交活动所需的费用以及其它各种杂费。那些即将进入社交界的年轻女子被邀请去参加一次在夸里提酒馆召开的会议。在那儿，她们受到了联谊会初涉社交界年轻女子委员会成员的欢迎。会上，委员会向她们讲述了在舞会开始前的几个月中她们有哪些任务要完成。

她们必须向社区提供十个小时的服务或者写一篇命题论文，篇幅为三页。她们应该参加四次小步舞培训，而且必须和其他几位入选者共同主持一次社交活动。这次活动必须邀请所有入选者及她们的父母、男舞伴、联谊会初涉社交界年轻女子委员会成员及他们的妻子参加。“魅力一周”活动将是向入选者灌输各种优秀品质系列活动的中心环节。联谊会成员及他们的妻子将开设有关美与社交礼仪的课程——如何策划一次晚会，如何发请柬，如何摆放桌椅，如何介绍客人以及如何写感谢信。专门用一节课来讲解餐桌礼仪（“只能向马上吃的面包上涂黄油……如果食物落到地上，不要去捡；把侍者叫过来……如果你碰巧把一块软骨放进嘴中，要用餐具——叉子、勺子——将之取出来，不能用手”）。人们还教这些入选者怎样纠正她们的发音（“绝不要说‘唉’，而要说‘请问’。要把‘唉’从你的词典中清除掉……不要用‘哼’、‘哈’这样的词”）。人们还教她们怎样施屈膝礼（“不要突然站起身——要缓缓地站起”），优雅的坐姿（“要保持两腿并齐，而且要坐直，或者让两腿在脚腕处交叉，绝不要在两膝处交叉”）以及贵夫人走路的姿势（腰部挺直，两肩抬起，两手放于身体两侧，不要走得太快”）。

关于这些初涉社交界的女孩的男舞伴也有一套标准，归结起来共有两点：他们必须是现在正在上大学或服军役的高中毕业生，他们以前必须没有受过重大刑事处罚。组织男舞伴并非一件容易事。男孩们趋向于把陪别人参加舞会当做一种苦差事而非一种光荣。他们对参加舞蹈学习班、租借燕尾服和参加在场的监护人比年轻人还要多出好多的聚会总是犹豫不决，缺乏热情。因此，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子的男朋友请求告退，于是不得不赶鸭子上架，临时找一个人来凑数。这些被迫上阵的人通常是这些女孩的哥哥、联谊会成员的儿子或本科生分会中的成员。

在举行舞会的那天中午，二十五位初涉社交界的少女拿着舞裙袋，到凯悦王朝大酒店进行着装排练。她们来到楼上一个专门用作化妆间的套间中，

换好衣服之后，才下楼来到舞厅。在那儿她们的父亲和男舞伴正等着和她们排练华尔兹和小步舞。

联谊会举办的这种舞会要比第二天晚上的可替利翁舞会简朴得多：设两个收费酒吧而不是五个免费酒吧；只在凌晨一点钟提供一次早餐而不是提供一次晚餐和一次早餐。而且装饰也尽量从简。然而，将要开始的这次活动还是引起了宾馆里人们的注意。在进行着装排练时，一群好奇的旁观者透过门缝向里面窥探，被这么多身着白色舞衣的年轻黑人女孩子吸引住了。其中一位身着一套灰色西装，脚穿一双红褐色皮鞋的旁观者提醒其他人注意，在舞厅的深处有人正在卸葡萄酒和白酒。“不要欺骗你们自己了，”他说话时流露出一种对此非常谙熟的神态，“黑人喝的威士忌比白人喝的还要高级。德华尔牌，约翰尼·沃尔克牌，西格来姆牌和轩尼诗牌，都是些价值昂贵的品牌。关于这种情况，我是这样看的。”这人将拿烟袋的那支胳膊抬起来，接着把身体向后一仰，同时用两眼环顾左右，得意洋洋地认为站在他身边的人们正在专心致志地听他发表高见呢。他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各位没有忘记黑人运动员在墨西哥奥运会上夺得许多奖牌之后，举起拳头来表明黑人的力量时的情景吧？对，就是从那时起，萨凡纳的黑人开始喝德华尔牌威士忌、西格来姆杜松子酒和斯米尔诺夫牌伏特加酒的。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酒的标签上面都印有各种奖牌。一时间，黑人们因为奥运会而开始与奖牌认同了，他们买那些牌子的酒也正是因为标签上的奖牌。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们也开始喝轩尼诗牌白兰地。轩尼诗的标签上的图案是一枝手擎着一根狼牙棒——有点像表示黑人力量的姿势。约翰尼·沃尔克牌白兰地的标签上则是一个身着骑裤、头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男子，那象征着‘美好生活’，这些都与标签上的图案有关。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学校教育逐步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之时。黑人就是从那时开始喝教师牌白兰地的，因为酒瓶标签上有一位头戴学位帽的教授画像。他们喜欢某种酒是因为上面的图案，你们明白了吗？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快九点钟的时候，参加舞会的客人们陆续到来，凯悦王朝大酒店宽敞的中厅里开始变得拥挤起来。一队衣着整齐的黑人夫妇扶着一条很长而且坡度很陡的电梯，庄严地越过那些盆栽植物，来到二层的舞厅。舞厅中，一支由四人组成的弦乐乐队在演奏室内乐，四百名客人混乱地拥在一块，一会儿之后分别在舞池周围的桌子旁边就座。有一张桌子上的客人由于知道不供应晚餐，便带来了一盒点心。光线一暗，他们就开始吃起来。

联谊会研究生分会主席身穿一套联谊会传统颜色的服装——黑色和金黄色相间的小礼服，金黄色套衫佩一条金黄色蝶形领结——走上讲台。他表示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聚会，然后宣布舞会开始。在那支弦乐乐队演奏的背景音乐声中，一个联谊会成员拿起麦克风宣布了第一位女孩的名字。这位女孩在父亲的陪伴下，向一个小平台走去，她走上台阶，转身向观众施了一个屈膝礼。主持人宣布了她父母的名字，她上过的中学及大学的名字以及她所学的专业。然后她的男舞伴从另一边走过来，牵起她的手，领着她从平台上走下来。这时主持人报了他及其父母的姓名，以及他在哪所中学上过学，现在所学的专业是什么。就这样，主持人逐一介绍了各位女孩及其男伴。这些女孩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束黄花，花上点缀着一些闪烁的别针式小灯泡。这些灯泡的电池放在持花的地方。那些男伴服装都一致：黑领带、鸟翼式衣领、燕尾式上衣和白手套。他们把左手放在背后，手心向上。

仪式结束之后，那些女孩和陪同她们的男孩面对面，站成两排。他们占去了舞池的大部分。舞厅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那支弦乐乐队又开始演奏起来。那些男伴同时向观众鞠躬，女孩们则行屈膝礼。女孩们施礼时，洁白的舞裙在地板上起伏，就像一朵朵翻卷的浪花。然后男女搭配，手牵着手，仪态优雅地缓步向前走去，然后在《唐璜序曲》的伴奏下跳起欢快的小步舞。他们每做一次滑步，整个舞厅似乎都随之起伏，仿佛他们是在滑冰而不是跳舞。一阵兴奋的气流在整个舞厅里扩散开来。女人们屏住气息，男人们瞪着两只惊奇的大眼盯着面前的情景。在贵宾席上，库里尔医生满脸堆笑，他的笑直接感染了周围所有人。

小步舞结束后，那些女孩又跳了两支华尔兹，第一次和她们的父亲，第二次和陪同她们的男孩。此后，那支弦乐乐队便收拾起器具离开了舞厅。然后鲍比·刘易斯乐队开始准备为交易舞伴奏。

库里尔医生把我和几个联谊会成员安排在一张桌子旁边。这几位联谊会成员还沉浸在刚才的小步舞中，他们面露笑容，感到非常自豪。其中一位妇女说，美国黑人妇女民事与社会组织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曾经表示希望接管萨凡纳市年轻女子初涉社交界时的各种活动。亚特兰大和其它城市的此类活动就由该组织负责。但是联谊会不愿意放弃这一权力。

“阿尔法·凯帕·阿尔法女生联谊会也想主持这一活动。”另一位妇女说道。这位妇女既是一位男生联谊会成员，又是一名阿尔法·凯帕·阿尔法女生联谊会成员。因此，在这件事情上她显然很矛盾。“这种争夺由来已久，”她说道，“我们女人觉得，女孩进入社交界的事情应该是我们独有的权力，不应该让给一个男生联谊会。”

坐在桌子旁的三位男生联谊会成员高兴地大笑起来。“如果我们放弃这一权力，”其中一位说道，“我们将会失去我们的地位。我们不会那样做的。”

几位女士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位突然改变了话题。“天呢，那件舞裙真漂亮。”她眼睛盯着舞厅那边说道。

我转身顺着她面对的方向看去。一位服式非常优雅漂亮的黑人女士正站在舞厅门口，一边徘徊，一边向里面张望，仿佛在找什么人。她身穿一套深蓝色的紧身晚礼服，礼服上挂着一串莱茵石。我又转回身来，把目光对着桌面，但是门口那个人礼服上的莱茵石和傲慢的神态使我禁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没错，是莎布莉丝。

在我看到她的一瞬间，她也看到了我。她深深吸了一口气，把下颌又向上抬高了一点，然后迈着极为夸张的庄严步伐向我走来。她的双眼紧紧盯着我的双眼，双唇向上撅着，就像服装店里的模特。她是在扮演萨凡纳伟大的女皇莎布莉丝女士。当她向这边走来时，人群向两边分开，为她让路。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她。我突然感到脑袋砰砰跳个不停，两耳嗡嗡直响。离我还不到五步远的时候，她伸出一只纤细的带着手套的胳膊。在我眼中，这只胳膊就像是面目狰狞的死神向我挥来的镰刀。结果在最后一刻，她转身向右边走去，抓住了一个站在我椅子旁边、身体非常健壮的男孩的小臂。

“小伙子，”她说道，“你能帮助我吗？”她面带忧伤地看着他的眼睛。“我是一个忧伤的姑娘。的确如此。”

那位小伙子非常优雅地微微一笑。“我可以试一下，夫人。”他说道，“是怎么回事？”

莎布莉丝将两肩稍稍转动了一下，以便在讲话时能看到我。“我一个人

来到这里。”她说道，“我根本不知道是谁邀请我来的。我是当真的。主管我社交事务的秘书在一张纸上记下了这次舞会的消息，但是我把那张纸条给忘在汽车里了，而且我还让我的司机把车开走了。他直到半夜才回来。”

莎布莉丝把两手交叉在一起，放在那个小伙子的二头肌上。“你知道这对我们女士们来说是个什么滋味。”她喃喃地说，“我们永远不能一个人在一起。在文明社会中，这无法让人接受。我们身边必须总得有一个男人陪伴。”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夫人。”他说道。

“所以我刚才就希望你能呆在我身旁，直到我找到邀请我的人。”她说，“你不必称呼我‘夫人’。我的名字叫莎布莉丝。你呢？”

“菲力普。我是一名男舞伴。”

“噢噢，宝贝儿！一个男舞伴！你是指为那些女士中的一个效劳了？”

“不，不。”他说，“瞧，这里所有女孩都有男舞伴，我也是陪一个参加初涉社交界的女孩来这儿的。”

“噢，我明白了，你是陪伴哪一个女孩来这儿的？”

“她正站在那边人群中，她是我的妹妹。”

莎布莉丝惊讶地向后缩了一下身子，“宝贝儿，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你说你是和你妹妹来这儿的，这话可当真？”

“我没有开玩笑。”菲力普说，“你全都弄错了。格里高里——我妹妹的男朋友——坚决不同意来参加这种活动。他说，‘说什么也不行。我就是不去。’所以我赶鸭子上架，临时来这儿凑个数儿。有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

“噢，我现在明白了，”莎布莉丝说，“你只是来凑数的，对吗？你今天晚上并没有真正的约会，是不是？”莎布莉丝向他靠得更近了，并用两手轻轻抚弄着他的胳膊。

“对，是这样。”他说道。

“告诉我，宝贝儿。你带枪了没有？”

“枪？没有，我从不玩那种东西。”

“那很好。我想你也不会带枪的，亲爱的。但是你知道，有一次，我和一位来自上层社会的男士出去，他用枪顶住我的头。因此我总喜欢问别人这个问题。”

“我想你在这个舞厅中不会碰到什么枪支的。”菲里普说，“这里所有人都很守法。”

“你以前没有被警方逮捕过吧？一次也没有吗？”

“嗯……”菲里普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只有一次。”

“噢噢！对我说说，对我说说！那是怎么回事？吸毒？吸大麻？因为我太想吸一口——”

“不，不，没有那么严重！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伙伴儿多喝了几杯，我们，你知道，有点扰乱社会治安。”

“噢，我相信你干过这种事！我也相信，如果你当时想闹得更厉害，完全可以做到。我能看出这一点。就是这样。”莎布莉丝得意得全身抖动起来。她现在正在按摩菲里普的胳膊。“啊，瞧，”她说，“那位高贵的母亲向这边走来了！”

“那是我的妹妹。”菲里普说。

莎布莉丝松开那位小伙子的胳膊。这时一个身着网眼舞裙的高个子女孩走了过来。“莎布莉丝，这是我的妹妹拉维拉，”他介绍说，“拉维拉，这

是莎布莉丝。”拉维拉剪的是发梢向内卷曲的刘海式齐肩发。

莎布莉丝首先把手伸出去。“我们刚才正在谈论你，”她说“我知道你将要上大学了。”

“对，我是萨凡纳州立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拉维拉说着非常自满地笑了一下，“我学的专业是电力工程。”

“真了不起，宝贝！电力工程！现在我明白了，我过去一直希望自己能学一点这东西。上周，我的电视正在放电视剧《焦躁不安的年轻人》，突然坏了，我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用脚踢它，那一点也不顶用。我从未上过大学，我从幼儿园一直到最后都是由私人家庭教师上课。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无所谓了。我现在从事娱乐业，大部分时间都四处旅游。”

“噢！”拉维拉说道，“你的工作太好了！人应该去许多地方旅游。”

“旅游确实有许多好处。”莎布莉丝说，“看到这个小手提包了吗？”莎布莉丝举起一个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饰有小珠儿、没有提带的钱包。

“这是我在伦敦买的。”

“噢！太漂亮了！”拉维拉说。

“我这双鞋是从罗马买的。还有，你看……这双手套是从巴黎买的，这套舞裙是从纽约买的。”

“天呢！”拉维拉说道，“我们刚才都在羡慕你的舞裙呢，太漂亮了。”

“好了，亲爱的，只要出对牌，你也可以拥有像这样的衣服。”

“我想我最好从现在开始就攒钱！”拉维拉说。

“噢，不对！嗯哼！”莎布莉丝把一根手指挥了一下。“不能用这种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绝不要用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去买衣服和小装饰品。你必须有一个男人，让他为你买这些东西。”莎布莉丝又把双手放到菲里普的胳膊上，“你必须和你的那位男朋友谈一下——他叫什么名字，格里高里？就是那个拒绝今天晚上陪你前来的男人。你必须告诉格里高里做好花钱为你买衣裙和各种华丽饰物的准备。”

“我可以试一下，”拉维拉有点后悔地笑着说道，“但是我想不会起作用的。”

“那么，我想你只得像我一样去获得这些东西了，”莎布莉丝说，“那就是冒充顾客到商店行窃。”

还没等拉维拉回答，布莉丝就拉着菲里普的胳膊，向舞池中走去。“对不起了，大小姐，”她说道，“我和菲里普要去扰乱一下社会治安。”

这时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趁莎布莉丝还没有机会让别人知道她的到来多多少少与我有关，赶快溜之大吉。她脸上挂着恶毒的微笑。她现在心满意足了。她和菲里普在地板上面旋转时，紧紧贴着菲里普的身体。他们在跳舞时由于身体贴得很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人，与其说他们在跳舞，还不如说他们是随着节奏在扭动。莎布莉丝衣服上的莱茵石在灯光映照下闪闪发光，把她的脸照得通红。我认出来了，那件衣服就是我在勾引家酒吧后台让她穿的那件，背部有一条裂缝。那条裂缝经常分开，把小腿、大腿和屁股暴露在外。

迄今为止，莎布莉丝的恶作剧还没有被人发现，但是我想人们一会儿之后就会发现，因为她把身子向后仰得很厉害，更不用提她竭尽全力和别人乱撞，用脚踹地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但被兴致勃勃的库里尔医生拦住了去路。

“原来你在这儿呀！”他说道，“我一直在找你呢！你觉得刚才的小步

舞怎么样？”

“妙极了。”我说，“对你的邀请，深表谢意。谢谢你，我玩得很高兴……”

库里尔医生紧紧抓住我的胳膊不放，他环视了一下舞厅，“我想向你介绍一下那个教她们跳小步舞的人，他是萨凡纳州立大学的田径教练约翰·米尔斯。他也教她们华尔兹。我现在找不到他，那也好……我们一会儿之后就会找到他。”

我现在有两种选择：一是悄悄溜走，得罪我的主人；二是呆在这儿最后势必和莎布莉丝搅在一块。我退到离门口最近的那个酒吧里面，思考下一步怎么办。从那儿我可以看清整个舞池，而且和出口仅有一步之遥。我要了两杯白兰地。

“我要一杯苹果荷兰烈酒！”莎布莉丝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她喘着粗气，用一张面巾纸胡乱擦着脸。

“你的朋友菲里普呢？”

“他的妹妹把我们分开了。”她非常厌烦地说道，“但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亲爱的。我会和她算帐的。再说，我也不在乎这些。现在那个洋娃娃已把目标放在其他几个男舞伴身上了。她肚子里仿佛装了一点液体燃料，动不动就去打扰别人。玩得真高兴。”酒吧服务员把一杯苹果荷兰烈酒放在了莎布莉丝面前。她一饮而尽，接着咳嗽起来。她双眼中冒着火。她向舞池里望去，嘴角上挂着一丝淫秽的笑。“伊妮、米妮，迈妮，噢……踩上了一个男舞伴的脚。那首歌谣中是不是这样唱的，亲爱的？我唱的对不对？对不对？嘿，司机先生，你有没有听我说？”

“原谅我，莎布莉丝，”我说，“你竟然这个样子闯到这里来，胆量可真不小。”

“噢，我让你生气了，宝贝儿。你结婚以后，就会变聪明的，宝贝儿。但是你知道，宝贝儿，那个洋娃娃今天晚上似乎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而这个舞厅碰巧也是萨凡纳目前最自以为是的地方。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个。”

“好了，我们不要争论了。”我说，“我不想侮辱这些人，如果你还想搞恶作剧，请你离我远远的。你为什么现在不离开这儿呢？那该有多好。趁现在形势还没有变得不可收拾。你已经玩够了，为什么要破坏这场舞会呢？”

“噢，但是我刚开始有点兴致，亲爱的。”

“好吧，我是全无兴致了，”我说，“我要走了。”

“唉，你不能走，宝贝儿。如果你想走，我会当众让你出丑的。我向你发誓，我会大吵大闹。我会走到那个刚才和你谈话、身穿蓝色衬衫的老人面前说是你把我带来的，而且我还怀上了你的孩子，而你撇下我一个人走了。”

我头上的每个汗毛孔开始觉得刺疼。我非常佩服莎布莉丝逢场作戏的能力，因此不能不在乎她的威吓。她笑了笑，向我身边靠了靠说，“你不把我当做你的女朋友带来，这是你罪有应得。”她说，“但是如果你好好听话，我发誓什么也不说。”

“要自己注意一点，莎布莉丝。”我说道。

“我会努力的，亲爱的，”她说道，“但是这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每当我周围站满了皮肤浅褐色的黑人，我就感到害怕。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这地方这种黑人太多了。你四处看看。”莎布莉丝用放在柜台上的胳膊支撑着头部，注视着整个人群，不慌不忙地从舞厅这一端观察到另一端。

“你所看到的是一个‘黑人社会’。”她说道，“黑人社会有一个大秘密，

即你的皮肤越白，你在其中的地位将越高。”

“但是那些初涉社交界的女孩皮肤都不是很浅。”我说，“我要对你说的是，她们来自肤色各不相同的许多种族。”

“她们可以让任何肤色的人进入社交界，”莎布莉丝说，“但是这无关紧要。那些皮肤较浅的女孩才是成功的黑人男子所要结婚的对象，这会给他们带来地位。如果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黑色也许是美的，亲爱的，但是就在这个世界上干事业而言，白色仍然是合适的肤色。我对那些皮肤浅褐色的黑人没有什么偏见。他们的肤色不是他们自己的错，但是他们的确善于拉帮结派。你应该在西大街信奉圣马修的圣公会教堂见到过这种情况。那是属于萨凡纳黑人阶层的教堂。人们说，他们在前门放着一把梳子，他们不允许你进去，除非你能用那把梳子梳头，而又不将它折断。在教堂里面，那些皮肤很浅的人们坐在长椅前面，而那些皮肤比较黑的人们则坐在后面。这很正确，亲爱的，就像以前在公共汽车上一样。你知道，谈到种族偏见，黑人和白人都有这个问题。请相信我。这并非一场大的交易，但是当我看到黑人开始装白人时，亲爱的，我可就感到不高兴了。”莎布莉丝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她转身用挑逗的眼神看着我。

“放尊重点。”我说道。

“莎布莉丝又要了一杯苹果荷兰烈酒，接着把它喝光。“我们应该停止谈话了，宝贝儿。洋娃娃该去和那些男孩们玩了。”

“莎布莉丝故作庄重地走进舞池，用手拍了一下那个第一个出场而且已经通过测试的女孩。她和这位女孩很有礼貌地相互笑了笑，然后交换了一下地方。一会儿之后，莎布莉丝又开始偎依在新舞伴的胸前。我从酒吧那儿观察到了这一切，刚才焦急的心情因为两杯白兰地而有些减轻了。五分钟后，莎布莉丝从新舞伴那里挣脱出来，又插足到另一对男女之中。在随后半个小时中，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几次。她操纵着整个舞厅，缠住了每个漂亮的小伙子。每次发起进攻时，她都注意不要忽视那些初涉社交界的女孩子的情感。插进来时，她总是说，“你的舞裙真迷人！”莎布莉丝的嘴和身体一样快捷。她和她的舞伴低声耳语，也和那些女孩海阔天空。

一点钟，舞蹈结束了。作为早饭，摆出了自助快餐。莎布莉丝在盘子里填满了鸡蛋和香肠，看到人们开始在指定的桌子旁边就座，她开始在舞厅中走来走去，找一个落脚之处。一会儿之后我发现她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她从邻桌那儿抄起一张椅子，将它拖到我们的桌子旁边。她把椅子塞到坐在我对面的两个已婚妇女中间。她们不得不给她腾个地方。

“噢，请原谅。”莎布莉丝问道，“我和你们坐在一块儿，可以吗？”

“当然可以。”其中一位妇女说道，“我必须告诉你的是，整个晚上我的两只眼睛一直没有离开你那漂亮的舞裙，你穿着它就像一位电影明星。”

“谢谢。”莎布莉丝说着坐到座位上，“事实上，我经常在舞台上穿这身服装。”

“噢，你是演戏的吗？”那位妇女问道。

“我是一名女演员。”莎布莉丝说。

“太有意思了，你都演些什么戏？”

“莎士比亚，百老汇，李普剧团。我在亚特兰大工作。今天晚上来萨凡纳是为了参加我表妹首次进入社交界的仪式。”

“噢，太好了，”那个妇女说，“你表妹是哪一位？”

“拉维拉。”

“噢，拉维拉是个可爱的姑娘！你不这样认为吗，夏洛蒂？”

“我当然这样认为。”另一位妇女微笑着说。

“我也这样认为，”莎布莉丝说，她的声音中增添了一种甜得让人生腻的东西，“而且她一直想进入社交界。从我记事时起，她就这样想。”吃饭时，莎布莉丝为了表现得很文雅而将两个小指抬得很高，很有些夸张之嫌。

“太可爱了，”那个妇女说，“拉维拉既漂亮又苗条，而且还很聪明。”

“她非常想进入社交界。我们小时候经常谈到进入社交界的事。”莎布莉丝说，“她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我很为她感到高兴。以前她担心自己成功不了。”

“嗯，”那位妇女说道，“我可以告诉你，关于拉维拉你什么也不用担心，她是一个顶呱呱的年轻女士。”

“以前她却总是忧心忡忡。她经常对我说，‘噢，莎布莉丝表姐，我永远都不会成功的。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成功的。’而我则会说，‘听着，姑娘。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万妮沙·威廉斯可以通过各种考察成为美国小姐，那么你应该可以顺利通过小小的萨凡纳市那个微不足道的评选委员会的考察。’”

两位已婚妇女隔着莎布莉丝相互看了一眼对方。

“‘此外，拉维拉，亲爱的，’我说，‘你总是小心翼翼地将风流韵事留到来亚特兰大时干。这样萨凡纳的任何人就抓不到线索了。’”

两位妇女一声不吭地盯着莎布莉丝。后者继续边说边很讲究地吃饭。

“我那时也想进入社交界。”她接着说道，“噢，对了，我当时确实想这样做。但是如同我以前对拉维拉所说的那样，‘如果我要进入社交界，就让我真正地进入社交界。让我通过可替利翁舞会进入社交界。我是当真的。’”

其中一位妇女咳嗽了一声，另一位也不知所措地将视线从桌子上移开，仿佛在地平线上寻找一艘救命船。

“‘噢，当然，拉维拉，’我说，‘联谊会举办的舞会非常漂亮而且很有吸引力。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啊。但是，拉维拉，’我说道，‘你打算今天夏天放假以后做些什么，嗯？你打算在西大街的伯格王大街工作，对吗？唉，亲爱的，通过可替利翁舞会进入社交界的女孩可不在那儿工作。绝对不会，宝贝儿。她们骑自行车到法国和英格兰旅行。我是当真的。她们去华盛顿，为和她们父母有朋友关系的美国众议员工作。她们乘坐游艇到海上游玩。她们乘飞机去附近有矿泉的游览胜地，整个夏天都很悠闲自在。她们要干的就是这些。我进入社交界之后，想做的也是这些。’”

莎布莉丝的这些话让那两位妇女感到很不自在，但她故意假装自己没有注意到。她瞥了我一眼，撇了撇嘴，接着讲下去。

“所以我说道，‘你尽管大笑吧，姑娘。但是你知道，只要我想，我确实能够通过可替利翁舞会进入社交界，因为我非常善于通过各种考察。我可以成为我想成为的任何角色。而且，如果我想成为一名富有的白人女孩，亲爱的，我就一定能成功。上帝作证，我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我有许多漂亮健美的男朋友，亲爱的，而且我正在努力让自己生一个白人小孩。’”

那两位妇女看了我几眼，她们显然受到了伤害，而且觉得很尴尬，因为我——舞厅中惟一的一个白人——竟然被迫来听这些不堪入耳的话。舞厅里的温度似乎骤然升高了六十度。我相信我的脸一定涨得很红。突然莎布莉丝

放下刀叉。

“噢，我的上帝呀！”她喊道，“现在几点了？”她抓起坐在她旁边的那位妇女的手，看了看她的手表。“一点半了！”我的司机从半夜一直在等我。”她环视了一下整个舞厅，然后把椅子向旁边一推，站起身。“好了，认识你们很高兴。”她说，“临走之前我得和一些人告个别。如果你们两位夫人碰巧见到我的司机，请告诉他我还在这儿，不要把我撇下一个人走了，好吗？告诉他我们要带上我的表弟——我的另一个表弟，就是菲里普。告诉他我和菲里普还没有闹够呢。他会知道那是是什么意思的。”

“好吧，当然可以。”其中一位妇女咕哝道。

“你们找到我的司机并不很难。”莎布莉丝边说边向我这边瞥了一眼，“他是个白人。”

接着她开始围着舞厅转来转去，逐桌找熟人说话，并把自己的电话号码递给几个男孩。我想，现在我该离开了。赶快。我向同桌的两位妇女点了点头，表示再见，然后直奔门口，以便远远避开莎布莉丝。我知道，让她看到我，会把我牵扯进她要耍的花招中。我走到库里尔医生身边，匆匆对他的邀请表示了谢意。库里尔医生并没有觉察到我想急着离开，于是把我介绍给一个站在他旁边的男人。这就是那个教那些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子跳小步舞的人。我笑了笑，说了几句客套话，但是几乎没有听清他们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我扫视了一下舞厅，寻找着莎布莉丝的影子。最后告辞时，我退到一边，偷偷绕过酒吧，悄悄穿过舞厅的几扇门，从电梯上一次两阶地蹦了下来。我平安无事地走过门厅，然后快速跑出前门，来到夜幕下的海湾大街上。这儿一片静谧，我顿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第二十五章 城里人的话题

到吉姆·威廉斯入狱第二年，萨凡纳几乎把他忘记了。整个城市将注意力转向了其它一些话题。比如，人们谈论比较多的是有关上帝干涉过乔治·梅瑟三世生活的话题。

乔治·梅瑟三世是一位著名商人，是已故约翰尼·梅瑟的外甥。一天晚上，梅瑟先生正要离开他位于阿德斯雷庄园的住宅，去参加一个晚餐聚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忘记带汽车钥匙了，他返回去拿钥匙。在前厅里，他听到一个洪亮而清晰的声音说道，“乔治，你喝酒喝得太多了！”

梅瑟先生向周围看了一下，只见前厅里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你是谁？”他问道，“你在哪里？”

“我是上帝。”那个声音说道，“我无处不在。”

“好了，我知道我酒喝得太多了，”梅瑟先生说道，“但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上帝呢？如果你真是，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是上帝，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突然梅瑟先生感到自己被什么东西提到了空中，越升越高，高过了他的房子，高过了阿德斯雷庄园。他被提到了非常高的地方，他低头向下看时，可以俯瞰整个萨凡纳市——商业区的广场、河流、泰比岛和希尔顿·黑德岛。这时那个声音说道，“我证明了我是真的上帝没有？”梅瑟当即宣称他相信了。然后上帝把他放回到前厅中。乔治·梅瑟三世从那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即使那些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至少在宗教的层面上，萨凡纳上层社会正在发生某种非常奇怪的事情。那么人们又怎样来解释星期四晚上在耶稣圣公会教堂出现的那些神授超凡能力的法事呢？耶稣教堂是萨凡纳最古老和最具传统特色的礼拜场所。它是佐治亚的教堂之母，约翰·威斯利于一七三六年出任该教堂的首席神父。但是现在那些神授超凡能力的人们却站在门里面，而且在星期四晚上聚集在地下室中，按圣灵所赐的口才说着别国的话，演奏吉他。敲铃鼓，每当圣灵让他们感动时，他们就会张牙舞爪地挥动手臂。思想比较保守的教区成员非常惊慌。一些人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事。

然而宗教并非萨凡纳人惟一关心的事情。人们也关注该市的经济发展状况。萨凡纳经济复兴业已达到颠峰，现在开始出现滑坡现象。该市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远离外面的世界。北方企业正在向南方迁移，但是它们在亚特兰大、杰克逊维尔和查尔斯顿扎根，却不到萨凡纳。商业区房地产价格在急剧上扬二十年之后，如今开始下跌。零售商店开始从布罗顿大街搬走，迁往商业街及该市南部其它地方。更为不妙的是，似乎萨凡纳最有利可图的财源——运输业——也快要被破旧不堪的塔尔马奇大桥割断了。尽管桥已经很高，但还是不足以让大型超级货船从下面通过，去上游各个码头。桥底已经碰掉过几艘中型集装箱轮船上的天线和雷达船桅。港口运输官员们担心，将来有一天大桥会把整个舰楼甲板掀到水里去。在发生这种事情之前，萨凡纳运输贸易中的相当一部分将会转到其它港口去。萨凡纳和佐治亚经常所面临的威胁非常严重，在形势的压力下，该州议会代表团不得不积极向联邦政府争取修建一座新桥的资金。经过一段时间紧张激烈的谈判之后，款终于调拨下来，避免了一场潜在的灾难。在那座旧桥带来的恐慌烟消云散之后，人们又开始对即将修建的新桥充满了好奇。

由于人们忙于谈论上述这类事情，因而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吉姆·威廉斯的事情。“毕竟，”梅丽森特·莫尔兰叹息道，“人们除了说一句‘可怜的吉姆’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事实上，人们更为直接关心的一件事，是在商业街的墙壁上、人行道上和垃圾箱上都出现了粗糙的宣传画，上面写着“一个受到惊扰的詹妮芙”。这种画暗含的那种绝望的特点表明，一个疯女人正在大街小巷中漫游，她既想伤害自己也想伤害别人。人们在高度紧张，紧闭房门一个月之后，那个“受到惊扰的女人”却以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十四名绿发学生组成的摇滚乐队的面目出现了。迷被解开之后，萨凡纳高度紧张的神经虽然放松下来，但这丝毫不能平息他们心头的怒气，他们越来越讨厌那座新兴艺术学院了。

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创建于一九七九年，当时受到了全萨凡纳市的欢迎。该学院接管了麦迪逊大街上用木板封起来的“装甲兵大楼”，并将它重新装修成可供七十二名学生使用的教室和画室。两年之中，学院招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三百人，为此校方又接管并修复了另外几座没人居住的旧建筑物——货舱、公立学校，甚至还有一所监狱。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年轻院长里查德·罗曼对外宣称，该院招生总数将最终增加到两千人。

商业区居民对罗曼的这一宣称反应并不热烈。学生们确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特定的贡献，而且给原本空荡荡的街道带来了一股生机。但是，在某些市民的眼中，由于他们把头发染成绿色，身穿奇装异服，在街上溜滑板，而且经常在立体声录音机里大声放音乐直到深夜，因而越发变成了一种煞风景的东西。为此，一部分商业区居民组成了一个生活质量委员会来监督这种情况。乔·韦伯斯特是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每天中午人们都可以看到他手拄一根拐杖，步履僵硬地离开他在芝加哥——南方航空公司银行大厦的办公室，去奥格索佩俱乐部吃午饭。在这条路上，他要经过位于公牛大街上的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的主大门。在那儿，他说会走到一小群学生中，默不作声地用拐杖指着某件不雅观的东西——一片揉得不像样的糖纸，或者一个丢放在路边的自行车。有一次，韦伯斯特先生和各位委员来里查德·罗曼的办公室，对他说，萨凡纳商业区脆弱的生活环境也许无法容纳两千名学生。这个历史名区的总人口毕竟仅有一万。罗曼对委员会说，他会尽力想办法来处理大声放音乐的事情，而且他最近又重新修订了学院发展目标，学生人数从原来的两千增加到了四千。

不论该学院如何扰乱萨凡纳人生活的安宁与平静，她从未做过有损该市市容的事。学院对其购买的每一座建筑都要按照原先的样子进行翻修。萨凡纳仍然不断得到羡慕者们的溢美之辞。《社会》杂志将萨凡纳称为“北美风光最美丽的城市”。全国古迹修复信托基金会在发放其最高荣誉——路易斯·克伦尼西尔德奖时，对该市予以特别照顾，把这一奖项授给了李·阿德勒，以表彰他在修复萨凡纳历史遗迹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阿德勒去华盛顿领奖回来，市民们立刻像往常一样将他包围起来——为他又赢得一项重要的荣誉表示祝贺。然而他转身离开之后，他们马上痛骂他又将许多人的功劳厚颜无耻地揽在自己一人身上。

尽管萨凡纳已经习惯于接受人们对其秀丽风光的赞美，然而对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发布的一则坏消息却没有任何心理准备。这消息震惊了该市全体市民，而且不径而走，传遍了全世界：萨凡纳是美国去年人均犯罪率最高的城市——平均每十万人中就会发生二十二点六至五十四起杀人案。萨凡纳成了

美国的犯罪中心！这下可把该市市长约翰·罗萨基斯给吓坏了。他看了一下那些统计数字，然后抱怨说，萨凡纳成了一项统计事故的牺牲品，这些数字只反映大城市的犯罪率。与大多数城市不同的是，萨凡纳没有大片郊区，因而没有数以千计遵纪守法的良民来削减其犯罪率。如果单独计算市区犯罪率，萨凡纳在全国排在第十五位。由于该市还没有进入全国一百个大城市之列，因而这一数字仍然非常引人注目。

为了澄清事实，萨凡纳市市政执行官唐·门多萨宣称，对警方公布的数字进行细致分析的结果表明，萨凡纳市的犯罪问题“是一个黑人问题”。他说，萨凡纳几乎有一半人口为黑人，但是百分之九十一的杀人案却是黑人所为，而且百分之八十五的受害者也是黑人。强奸案也是如此（89%的案犯和87%的受害者为黑人）。百分之九十四的侵犯他人人身案和百分之九十五的抢劫案都与黑人案犯有关。该执行官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强调，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与白人百分之四点七的失业率相比，黑人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一，在失学率、少女早孕、未婚母亲及家庭收入等方面也存在上述差别。

虽然萨凡纳的种族不平等现象要比南方其它城市严重得多，但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萨凡纳的黑人对白人却几乎没有任何敌意。至少从表面看，萨凡纳的黑人非常文明。一个黑人在大街上碰到一个白人，会点点头说，“早上好！”“你好吗？”或者简单地说“嘿”。从表面上看，自从英国小说家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于一八四八年访问萨凡纳以来，该市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萨克雷当时将萨凡纳描述

为一座安静的古城，街道宽阔，道路两旁绿树成荫，“几个无忧无虑的黑人在悠闲地走来走去”。奴隶们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注意到这点的不止萨克雷一人。W·H·比尔森一八六三年在《水巫》中写到：“（奴隶们）无疑是南部联邦地区最幸福的人，他们唱歌，而白人们则咒骂祈祷。”在奴隶制时期，有些观察者认为，奴隶们之所以表面上无忧无虑，是因为他们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的地位将和奴隶主颠倒过来：他们成为主人，而白人则变成奴隶。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使白人和黑人的关系紧张了一段时间，但是消除种族隔离的进程却非常平静。从那以后，尽管萨凡纳的白人大多持温和态度。他们努力和黑人社会处理好关系。因此，那里的种族关系非常和谐，而且黑人在政治上持保守态度，换句话说，是持消极态度。在萨凡纳，人们看不到黑人激进主义者采取的暴力活动。但是显而易见，萨凡纳黑人尽管表面上心满意足，但内心却为一种痛苦和失望所困扰。萨凡纳之所以变为犯罪中心，原因正在于这种痛苦和失望。

如果萨凡纳在宗教、经济、艺术、建筑和治安方面发生的各类事件还不足以使人们忘记吉姆·威廉斯，那是因为社交界也有许多让人分心的事情。例如，人们议论的“已婚妇女扑克牌俱乐部”出现的僵持局面。俱乐部各职位实行公开招聘，但是竞争非常激烈，以至于所有候选人都被禁止在今后两年内加入该俱乐部。这段时间内，没有人加入该俱乐部，以致俱乐部自创建以来首次出现成员人数不足规定的十六人的情况。这种僵持局面接着又被一起食物投毒案所引起的恐慌取代了。该案发生在俱乐部一次聚会活动期间。

威廉·麦克皮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有长篇小说《名利场》和《彭登尼斯》、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势利者集》等。

当时各位夫人正准备回家，突然发现女主人家的猫死在前门的台阶上。有人回忆说，几分钟之前，看到那只猫吃过剩下的焙盘螃蟹。那些妇女立即乘车一窝蜂似地奔往坎德勒医院洗肠。第二天早晨，女主人的邻居来道歉，说那只猫是他压死的。

报纸的社交版面对“已婚妇女扑克牌俱乐部”的会员危机和食品投毒案所引起的恐慌只字未提。事实上，恰在这时，该报宣布要完全取消社交栏目。该栏目无非是对哪些人参加了哪项活动作简单乏味的罗列。但是要取消这一栏目的决定却遭到了萨凡纳社会精英之一维拉·杜顿·斯特朗夫人言辞激烈的反驳。她给报社编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该报刊登的读者来信中最长的一封。在信中，她表示对取消该栏目的举动“深感震惊，完全出乎她的意料”，称这是该报社交版面的“一大耻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恰好是斯特朗夫人和她不服管教的女儿杜顿关系紧张之事。

维拉·杜顿·斯特朗是杜顿家族一大宗财产——纸浆树林的女继承人。作为独生女，她是萨凡纳富有阶层家庭中的一员。她的父母吃晚饭时都要穿戴整齐——扎小黑领结，穿晚礼服。少年时期，她被人称作“公主”，似乎这一绰号对她来说非常合适。她是某一年度初涉社交界的年轻女孩。在结婚仪式上，她穿着伊丽莎白女王结婚礼服的复制品。许多年来，斯特朗夫人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性情温和、热心肠而且意志坚强。她是萨凡纳芭蕾舞团的创建者，也是该团体的赞助人，尽管在这一点上她有些犹豫。每年在可替利翁舞会之前，社交界的各位母亲都会将她们首次进入社交界的女儿送到维拉·斯特朗那儿，请她向她们传授如何正确行屈膝礼。斯特朗夫人在萨凡纳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人，她从未去过欧洲，她第一次去查尔斯顿时已经年过半百。

斯特朗夫人的女儿杜顿是一个留着长长的红发、脸蛋像天使的美人。但是她一点也不想像她母亲设想的那样，成为一名公主或芭蕾舞演员。杜顿五岁开始学芭蕾舞时很乖，不久之后她就开始到她母亲的芭蕾舞团跳舞。为杜顿首次进入社交界举办的晚会是在特尔费尔博物馆举办的，这种活动那儿只举行过一次。为此，维拉·斯特朗聘请了彼得·杜琴及其管弦乐队，并托人制作了一个十二英尺高的埃菲尔铁塔的塑像，来烘托晚会“巴黎四月”的主题。上学之后，杜顿开始有独立的倾向。她逃课，不再去跳舞，最后竟然辍学，回到萨凡纳的家中。在随后一年中，她整日呆在家中无所事事，只好和她的母亲斗嘴吵架。“我绝不会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杜顿大声吼道，“是你想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但是斯特朗夫人一点也不甘示弱：“故说八道！你过去非常喜欢跳舞，否则你将永远跳不好！”大吵一顿之后，杜顿像一阵风一样从家里跑了出去，和以前给她母亲喂鬃毛狗的老妇人搬进了一所公寓中住。杜顿将自己的长发剪短，不再穿裙子而是改穿牛仔服，体重也开始增加，再也不涂口红。后来，一天下午，她回来看望母亲时宣布，她终于选好了一种职业。她要上警察学院，成为萨凡纳的一名警察。

维拉·斯特朗对待这一消息表现得异常镇静。“如果你真想那样做，”她说道，“我也真心希望这是你希望干的职业。”斯特朗夫人到警察学院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时也是强打笑脸。在圣诞聚餐会上，当她的女儿身着藏青色涤纶裤、腰间一边挎一支三八式左轮手枪，另一边带着梅斯催泪毒气罐和手铐到来时，她脸上挂的仍然是这种微笑。从不言败的维拉·斯特朗决定把她女儿对职业的选择看作是一种为公众无私奉献的行为，而非背叛家庭传统。春天，她给奥格索佩俱乐部打电话，预定一桌复活节晚餐，并特意告诉

俱乐部经理：杜顿饭后将立即去值勤，因此她会身着警服来用餐。那位经理感到很为难，便犹豫起来，说他必须和董事会商量一下。十分钟之后，他回电话说深表歉意：俱乐部禁止前来就餐的妇女穿裤子，以前还从未打破这一规定，董事会不敢开这个头。斯特朗夫人立即大骂那位经理、董事会和奥格索佩俱乐部，因为她也只能这样做。然后她把电话一摔，在态度比较随和但不是很高级的查塔姆俱乐部预定了饭菜。

事实证明，《萨凡纳晨报》比奥格索佩俱乐部温顺得多。收到斯特朗夫人那封言辞辛辣的来信之后，该报重新恢复了社交版面。在人们预料之中的是，该栏目从未提及那位红头发的芭蕾舞演员，以及她从芭蕾舞剧《考蓓莉娅》女主人公的扮演者一下变成了一名警察这一令人惊奇的事件，也没有提及那些让她母亲痛苦的事情。

与此同时，关于乔·奥多姆及其汉密尔顿待纳庄园的争论仍在继续。乔为掩饰其非法经营的旅游业务成立了非盈利性“汉密尔顿待纳博物馆基金会”。此后不久，他的邻居们到检察部告状说，不论是否为盈利机构，汉密尔顿待纳庄园距离一所中学不到一百码。这意味着，乔在其举办的午餐和晚餐会上买酒是违法行为。但是乔对此不予理睬。“法律规定我不能买酒，”他说，“但是没有规定我不能向顾客提供酒。”在“买酒”与“提供酒”之间的区别尚未弄清之际，乔知道如何通过向顾客提供酒水赚钱，而且他也是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

喝酒这种事也引发了一段有关塞雷娜·道斯的小插曲。塞雷娜和路德·德里格斯分手之后，喜欢在深夜驾车到码头边游荡，一心想碰到一位希腊船员。一天晚上，警察发现她驾车在里弗尔大街上毫无目的地游荡，便拦住了她。塞雷娜试图装出大家闺秀的样子。她这样做非常可笑，因为当时她穿着一身很短的晚礼服，脚穿一双毛绒绒的白色兔头拖鞋。她扑闪着眼睫毛，甜甜地说她出来试车，但是迷了路。当警察把她带到县监狱、并以酒后开车为名将她拘留时，她想大声叫喊并和他们厮打，但是她控制住了自己，并羞羞答答地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是他们救了她。为了让他们知道她塞雷娜是一位有身份的女人，她说她的“曾外祖父”是驻圣詹姆斯法庭的大使。一小时之后，路德·德里格斯把她赎了出来，在此之前，可以说塞雷娜已经极尽欺骗虚伪之能事。一个胖乎乎的黑人女看守员检查完塞雷娜的手提包之后，把包递给她。

“你可以拿走了，”那位女看守员说，“里面很干净，什么也没有。”

“现在不再干净了。”塞雷娜边说边把提包从那个妇女的手中一把抢了过来，“如果我发现你再用那双脏手碰我任何东西，我诅咒你和一头乌龟做爱！”

上述这些就是被《社会》杂志称为北美“风光最秀丽的城市”的萨凡纳人最感兴趣的事情。尽管这座城市风景秀丽，但是仍很闭塞，而也正因为闭塞使这里的人变得异常轻信。前不久，警方曾发布了一项警告：两个骗子用一个并不存在的公司的支票兑现现金。那些骗子把那家根本不存在的公司谎称为“夜行公司”，那些受害者应该从中悟出些门道来，但是萨凡纳几十位商人还是将那些假支票兑现了。大约在同一时间，遗嘱检验法庭的一位法官，利用负责管理法庭钱物的工作人员不懂加减乘除之便，贪污公款，最后被曝了光。换言之，生活仍在继续之中。萨凡纳碰到了一些社区问题需要解决，诸如：是否应该另建一座商业中心？查尔斯先生把他的姜饼店漆成粉红和紫

色，这会不会有损于惠特菲尔德广场的形象？如果是这样的话，市政府有无权力迫使他改漆成人们可以接受的颜色？

随后，在六月份的一天，所有这些问题都在下面这样一则消息的对比之下显得暗淡无光了：佐治亚最高法院驳回了有关吉姆·威廉斯犯有杀人罪的判决。

该法院否决这一判决时陈述了两条理由。其一，法院认为奥利弗法官不应该允许萨凡纳警方的侦探作为“专家”出庭作证。因为他所证实的问题，如丹尼·汉斯福德手上的血迹，放在他裤腿上的椅子，枪上面的碎纸片，陪审团有能力独立评判；其二，该法院指责斯宾塞·劳顿不应该在辩护进行到最后，才证明汉斯福德的手枪扳机很容易扳动，而非像被告方所说的很难。该法院宣称，事实上，劳顿的这种作法引进了新的证据，而这些证据在审判过程中就应该提出，以便被告方可以及时予以答复。

威廉斯很幸运。驳回原判的决定是在四人支持、三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的。那三个持反对意见的法官认为，上述失误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无论如何，它们都没有影响审判结果。但是现在说这些话为时已晚。既然州最高法院尚未发现威廉斯无罪——他们只是推翻了原判——说他杀人的指控依然有效。他只好在奥利弗法官主持的法庭接受第三次审判，第三个陪审团将做出另一次判决。

威廉斯从查塔姆监狱中出来时，比以前消瘦了许多，而且额头苍白得有些可怕，这是关在室内近两年的结果。现在，看太阳时他得眯起眼睛。当他和索尼·塞勒向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走去时，一些记者和摄影记者紧随其后，大声问着各种问题。

在第三次审判中，威廉斯会被无罪释放吗？

“会，当然会。”他说。

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什么？

“钱。”他说，“我的官司从一开始就与钱有关。那位地区检察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而我花的则是自己的——迄今为止已经花了五十万美元。刑事审判制度在某些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就是这样设定的。如果我没有能力承担付给律师和专家的报酬以及他们各种永无尽头的花销，我仍将呆在监狱中。到目前为止，我与原告方打了个平手。这是以钱还钱，以牙还牙。”

威廉斯走近汽车时，他向孟特雷广场对面望去，看到一位黑人妇女站在公共汽车候车亭旁边，她正透过那副紫色眼镜向他这个方向眺望。威廉斯和她的目光短暂地接触了一下，他笑了笑，接着转身对着记者。

“唉……也许我刚才不应该说‘以牙还牙’。如同我以前所说的那样，有一些力量在为我服务——关于这些力量，那位地区检察官一无所知。”

是些什么力量？

“你们可以在它们前面加一个形容词：‘各种各样的’。”他说。

几分钟之后，吉姆·威廉斯又回到了梅瑟庄园。无论人们喜欢与否，他重又成为新闻关注的焦点，重新成为人们思考的内容。

第二十六章 另一个故事

随着第三次审判的临近，吉姆·威廉斯的官司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萨凡纳市的范围。威廉斯的冷漠超然、愤世嫉俗更引起了新闻界的兴趣。《美国》杂志（在一篇题为“震惊萨凡纳的丑闻”中）称威廉斯具有“类似德意志帝国首相和普鲁士总理比洛亲王（1849—1929）的举止。”图片纪实杂志《美国生活一日观》还专门派一名摄影师去萨凡纳，任务是拍摄一张威廉斯的照片，该照片必须能够表现他作为南方没落阶层代表的神态。该摄影师格尔德·路德维希在梅瑟庄园架起灯光设备和摄像机。

“他整天都呆在这儿，”威廉斯后来说，“努力在胶片上扑捉我的‘没落气息’。我本可以自告奋勇，建议用我新近获得的历史文物——约瑟波夫王子用来杀死拉斯普丁的那把短剑——作道具设计一种姿势，从而简化他的工作，但是我没有那样做。如果我那样做，你认为效果好不好？”

针对即将到来的审判，应该从法律角度做好各种准备，但是威廉斯对此几乎一点也不感兴趣。相反，他整日为那些“各种各样的”琐碎小事奔忙，也就是说，他在不停地玩精神骰子，并允许米纳娃经常光临梅瑟庄园。她举行各种仪式，来驱散可能加在庄园上的灾难，并向那些威廉斯怀疑对他不怀好意的人施加法力。有一次，我碰巧看到她从事这种活动。那是三月里的一个下午，当时萨凡纳正在举行故居旅游活动和往常一样，威廉斯没有向游客开放梅瑟庄园，但是阿德勒夫妇却兴高采烈地打开家门，迎接游客的到来。威廉斯嘴中叼着一支小雪茄，站在起居室的窗户旁边，一边看着游客们鱼贯走过大街，登上阿德勒家前门的台阶，一边说些讽刺挖苦的话。米纳娃手中提着那个印有商标的购物袋，跟在那些人的后面。走上前门台阶后，她停下来，让其他人先走进来。然后她环视了一下四周，把手伸进那个袋子，将一把看上去像土的东西扔到下面的小花园中，接着又向台阶上扔了一把。威廉斯看到这里不禁大笑起来。

“那是坟土吗？”我问道。

“还能是什么？”他说道。

“是半夜时分从那个坟场弄来的？”

“还能在什么时候？”

米纳娃走进阿德勒家的院子。“她到底要在那儿干什么？”我问道。

“我想她在干平常所干的那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威廉斯说道，“什么树枝啦，树叶啦，羽毛啦，各种奇怪的粉末啦，鸡骨头啦等等。我告诉过她，李·阿德勒控制着那个地区检察官，她知道的就这些。米纳娃最近非常忙碌。她去过韦尔农堡好几次，把斯宾塞的房子诅咒了一顿。昨天她又拜访了奥利弗法官在泰比岛的乡间别墅。她向萨凡纳一些最漂亮的房子扔了许多坟土，愿上帝保佑她。”

当威廉斯陶醉于这些迷信活动中时，索尼·塞勒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旨在增强被告方的力量。他以警方没有搜查证为由，提议取消枪击事发当晚在梅瑟庄园获得的大部分证据。这一提议遭到了佐治亚州最高法院的拒绝。他要求更换审判地点的请求也同样被驳了回来。随着审判日期的临近，塞勒发现自己将要使用的辩护策略与第二次审判时基本相同。尽管通过将陪审团隔离开来可以使情况有所改观，但这次他不会再那样做了，因为他既没有获得新的证据，更没有找到新证人。他决定不让汉斯福德那两个拉

皮条的年轻朋友出庭，就汉斯福德计划杀害或伤害威廉斯作证，因为他担心那样做不仅无益，反而会起到反作用。此外，汉斯福德嗜好暴力的性格特点通过其他证人也可以得到证实。然而，无论如何，最麻烦的仍然是丹尼·汉斯福德的手枪上毫无枪击痕迹这件事。尽管被告方竭尽全力去解释，这一证据在前两次审判中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塞勒请来的专家证人欧文·斯通医生曾出庭作证说，汉斯福德枪口向下、他手下的血迹以及警方取证耽搁了十二小时，这三点会使汉斯福德手上的痕迹减少百分之七十，但不会超过这个百分比。余下的百分之三十不可能在去医院的路上碰巧被抹掉，因为在移动死者尸体之前，警方已经按照常规的方法，用透明胶纸袋小心翼翼地将其双手包了起来。塞勒又给斯通医生打电话，问他能否解释清楚没有枪击痕迹的原因。“不能，”斯通医生告诉他说，“根据我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我无能为力。”

除去枪击痕迹的问题之外，塞勒也开始为威廉斯的证词担心起来。威廉斯几乎有四年没有出庭作证了，因此，塞勒担心他也许在某些细节问题上昏了头，前后所说的话相互矛盾起来。在审判开始前两周，他坚持让威廉斯坐下来，好好熟悉一下提前准备好的证词。如果威廉斯在证词中出现任何离题现象，哪怕是在最细小的情节上，也会使劳顿觅到机会，对其证词的可靠性进行猛烈抨击。塞勒告诉威廉斯，星期六下午他会把证词的复印件带到梅瑟庄园来。届时，他们将一起温习。星期六的上午，威廉斯打电话邀请我去旁听。

“提前半个小时来，”威廉斯说道，“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我一见到威廉斯，就觉察到他已知道目前的形势对他不利。他刮过胡子。第二次审判时，塞勒曾竭力劝他刮胡子，说那样会使他看上去很容易接近，但是遭到了威廉斯的拒绝。很明显，威廉斯现在正努力尽可能地讨得陪审团的好感。

他开门见山地说：“索尼还不知道，但是我打算改一下我的证词。我要如实讲述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要打赢这场官司，这是惟一的机会。”

对此，我没有做任何评论。威廉斯深深吸了一口气，接着说道：

“那天傍晚刚开始发生的一切和我以前说的一样。丹尼和我去一家“免下车”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回到庄园后，他开始和我吵起来，他用脚踢我那台亚特利牌微机，用手一下卡住我的脖子，把我推到门框上。这些都是真的。然后他又跟着我走进书房，我以前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给乔·古德曼打了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把那个大啤酒杯拿在手中说，‘这个啤酒杯已经决心从那幅油画中间穿过去。’我告诉他离开那儿。他走进门厅中，我听到摔东西的声音，他回来时手里握着那枝德国造卢格尔牌手枪，对我说，‘我明天就走，但是今天晚上你得先行一步。’然后他抬起胳膊，抠动扳机。这些都是真的。我一直这么说。但是区别在这儿：那枝枪上了保险！当丹尼抠动扳机时，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射出任何子弹。也没有子弹擦着我的胳膊呼啸而过。丹尼放下枪把保险去掉，把没响的那颗子弹退出来。这使我赢得了时间，我拉开抽屉，取出自己的手枪。我开了三枪。嘭——嘭——嘭——他应声倒地身亡。但是他一枪未发。随后我想：真要命，我都干了些什么！我转到桌子前面，捡起他的枪，回身对着桌子开了两枪，然后把枪扔到地板上。当时我非常恐慌，不知道应该再做什么。”

奇怪的是，威廉斯说完这些之后似乎显得很兴奋。“你知道，这样就解

释清了丹尼手上没有火药痕迹的原因！”他仔细地观察着我，看我对他的新证词有何反应。

威廉斯的这席话使我内心震动很大，不知道他是否从我的表情中看出了这一点。

“警察和我的律师鲍勃·杜弗同时来到我家。”他接着说道，“我把他们带到书房，告诉他们丹尼对我开过枪，但是没有打中，然后我就把他打死了。我当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坚持这种说法会把事情弄糟的。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你知道，迄今为止我已经被判过两次刑，因此我最终决定把事情的经过如实讲出来。如果我这样做，斯宾塞·劳顿就会一败涂地。我就会被无罪释放。”

“我不清楚你是怎样想到这一点的。”我说。

“因为这将把一切解释清楚！丹尼手上没有火药，地板上的那个新弹孔，枪上的碎纸片，这些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我猜，威廉斯是在利用我来试一下他的新证词的威力。他的新证词和证据非常吻合，而且还能使其自卫的说法成立。但是这证词过于直接、简洁而且为时已晚，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那样说，”我说，努力不显出争辩的口气，“你就是承认这些年来一直犯有伪证罪。”

“对，是这样，”他说，“但那又有什么呢？”

显然，威廉斯不想听从劝告，因此我没有告诉他。我认为斯宾塞·劳顿巴不得能听到他这些新证词，或者如果他承认那些枪都是他开的，任何陪审团——即使是一个态度很友好的陪审团——都会得出以下结论：那天晚上，汉斯福德根本没有拿枪。

“你还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索尼·塞勒吧？”我问道。

“我打算，等他一来就告诉他。”

好吧，让索尼·塞勒来处理这件事情吧，我没有权力向威廉斯提任何建议。在塞勒到来之前，我把话题转移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我告诉威廉斯，刮完胡子之后，他显得非常善良。陪审团也许会喜欢这一点的。我向窗外扫了一眼，看看塞勒是否来了，却恰好看到米纳娃坐在广场上的一把座椅上。

“她是不是又在向某人施法？”

“也许吧，”威廉斯说，“我每天付给她二十五美元，而且我现在已经学会对她的事情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

塞勒一会儿之后就到了。和他一同来的还有他的秘书和两名协助他处理这起官司的律师——唐·塞缪尔和戴维·博茨。塞勒气喘嘘嘘地说，“我们今天下午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来到书房。威廉斯坐在桌子旁边，塞勒站在房间中央。他穿一件与裤子不配套的上装，扎一条红白黑三色相间的佐治亚叭喇狗牌领带。我内心突然对他涌起一股同情。他的官司就要失败了，而他却精力充沛，急不可耐地开始温习证词。

“好了，吉姆，”他说，“我们将在这次审判中遇到许多问题。而不想让劳顿在盘问时获得任何刁难你的机会。如果你在法庭上说你在对汉斯福德开枪之前眨了两次眼，他会说，‘但是，威廉斯先生，你上一次出庭作证时不是说眨了三次眼吗？’”

“索尼，”威廉斯说，“在演练这些东西之前，关于我的证词我有件事要对你说。”

“好吧，”塞勒说，“但是请稍等一会儿。我想重申一下我们当前的处境。第一，我们没能更换审判地点；第二，我们请求废除那些证据的提议也遭到了拒绝；第三，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对付那个要命的枪击痕迹检验。”

“这些情况我都清楚。”威廉斯说，“我要说的与这些有直接的联系。”

“先听我讲完，你再说你的。”

威廉斯非常恼火，双手抱腕，坐回到椅子上。塞勒则继续讲下去。

“几周前斯通医生告诉我，他无法就丹尼开过枪但手上没有留下任何火药痕迹一事作出解释。但是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坎德勒医院，看看他们在对汉斯福德双手进行取证之前是怎样处理他的尸体的。也许你会有新发现。’他说一具尸体被移动和碰触的次数越多，上面的火药痕迹被拭掉的可能性越大。”

“我昨天去了一趟医院，要求看一下有关汉斯福德的记录材料。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份解剖报告。这方面的情况没有任何新的发现。但是这份报告前面还有一份东西我以前从未看过。那是一张医院接收病人时由急诊室值班护士填写的绿色表格，这位护士名叫玛丽莲·凯丝。她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在急诊室，将死者的双手横向纵向包扎了两次。’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打电话找到了她，请她对此作出解释。她说，那句话的意思是，她将丹尼的双手包起来，以免上面的火药痕迹被拭掉。是验尸官要她那样做的。我说，‘请稍候！警方说他们在梅瑟庄园时就把丹尼的双手包了起来！你是说，当汉斯福德的尸体被运到急诊室时，他的手上没有包裹袋吗？’‘没有，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她说，‘是我亲自把他的双手包起来的。’”

塞勒满脸红光，非常兴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道，“这意味着警方根本没有包汉斯福德的双手！他们一直在说谎。他们当时忘了那样做！他们把汉斯福德的尸体卷在一条毯子里，将他抬到轮床上，然后把毯子从他身上揭下来。在这段时间内，他那双没有任何遮盖的手四处摇摆，碰到了他的衬衫、牛仔裤和毯子——从而把所有的枪击痕迹都给擦掉了！我打电话把我的发现告诉了斯通医生。他说，‘索尼，这下你可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了！’”

塞勒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病人受理单的复印件。“就是这东西，教练！”他说道，“斯宾塞·劳顿所依赖的那次枪击痕迹检验完蛋了。他们起诉的全部观点都以此为基础，真妙，我们将要大获全胜了。更为糟糕的是，劳顿先前应该向我们提供解剖报告和这份东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所以，我们又抓住了他隐藏证据这一要害。我们以此对他发起反击会把他吓个半死。”

塞勒把那张纸放回到公文包中，然后赶快将包关上。“好了，吉姆，”他说，“该你的了。”

威廉斯坐在那儿，用手托着下颌。他扫了我一眼，双眼一亮。接着回头对着塞勒说：

“没什么，索尼，”他说，“我的话一点也不重要。”

那天下午离开梅瑟庄园时，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因为我知道了本不想知道的东西。大约在半夜时分，我来到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乔正在弹钢琴，我便挨着他坐。

“我想向你请教法律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说。

“我知道你在写那本书方面又遇到了麻烦，”乔说，“但是像我以前对你所说的那样，对你的所有问题我都可以提供满意的解答。”

“这完全是假设的一个问题，”我说，“假使一个无名氏——一个从不多管闲事的良民——碰巧对某一刑事案件的内情有所了解。这种事非常保密，而且与证人宣誓属实的证词相抵触。如果这个人对此闭口不言，那么他会不会成为一名帮凶？”

乔看了看我，笑着继续弹他的钢琴。“关于威廉斯是如何用枪打死丹尼·汉斯福德的，他本人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您现在是不是在告诉我其中之一？”

“我哪里说有关吉姆·威廉斯的事情了？”

“噢，那很好，”乔说，“我们刚才是在谈论一件假设的事情，对不对？好了，根据法律规定，这个‘无名氏’没有任何义务公布他所知道的秘密。如果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也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嘻嘻。事实上，我刚才想，一位来自纽约的作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弄清一半萨凡纳人早已知晓的事情。”

就在乔说这些话时，一个男警察和一位女警察走过来，很不自然地站到钢琴旁边。

“是乔·奥多姆先生吗？”那位男警察说。

“是我。”乔说。

“我们受命来逮捕你。”

“你们要逮捕我？我犯了什么罪？”乔继续弹他的钢琴。

“蔑视法律罪。”那个女警察说道，“我们是从桑德尔博特来的。你有六张违章超速驾驶传票还没有付款，而且还违反了禁止在公路上拐急弯的交通规则。”

“有没有指控我开空头支票？”乔问道。

“没有，只有违章超速驾驶传票和急拐弯两项指控。”那个女警察说。

“好，我这就放心了。”

“我们必须用警车把你带到桑德尔博特，”那个男警察说道，“在你对我们审查结束之后，一旦你交足二百美元保释费，你就没事了。”

“这太好了。”乔说，“如果你们能再委屈一下自己，等我把几件事情干完了再走，我将感激不尽。我刚才正在向这位朋友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而且……”他走近那两位警察，压低声音说道，“看到坐在冰淇淋机旁那对老年夫妇了没有？他们开车从斯温斯伯勒来这儿，庆贺他们结婚六十周年。他们要我弹几支他们喜欢的歌曲。我差不多已经弹了一半了。再用四至五分钟，这两件工作就会完成了，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那位女警察咕哝道可以，于是两个人在门口坐下来。乔让侍者送过去几瓶可乐，然后转身对着我。

“好了，现在回到这件算不上很保密的事情上来。”他说，“如果这位‘无名氏’感兴趣的话，我想告诉他的是，在吉姆·威廉斯关于他是如何枪杀丹尼·汉斯福德的的所有说法中，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枪击事件是在吵架过程中发生的，而且是一时心血来潮造成的。这并非一起有预谋的杀人案。受害者是一个没有自控能力、经常喝酒、吸毒而且以前也干过暴力事件的孩子。而被告人则是一位受到惊吓、非常愤怒、没有犯罪前科、性情温和的老人。那是一起杀人案，但不是一级谋杀案。在佐治亚州，如果犯有杀人罪将被判处五至十年有期徒刑，两年服刑期。而吉姆已经服刑两年。”

“只要你愿意，我想你可以这样看这一案件。”我说道。

“不管怎样，我对那个‘法律上的问题’的答复就是这样。”

“多谢。”我说道。

“现在该谈一下向我支付一定咨询费的问题了——嘻嘻。我想就免收了，但是得请你帮个忙。我要你做的是几分钟后跟着一辆警车去一趟桑德尔博特，然后掉转车头，把一个蔑视法律的律师带回城里。”

“这是一项交易。”我说道。

乔用一套装饰性颤音结束了演奏。他走到酒吧那边，趁婊迪没转过身，从现金出纳机中取出了二百美元。出门时，他停下来和那一对来自斯温斯伯勒的老年夫妇告别。那个妇女胸部佩戴着一大朵粉红色的饰花。

“噢，乔，”她说道，“你弹得太好了。多谢。”

她的丈夫站起身，和乔握了握手。“快半夜了，乔。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

“乔将他那身小礼服的领子和彩格呢蝶形领结整理了一下。“有人通知我说，一个官方车队要去桑德尔博特，车队特意邀请我坐在前面的领路车上带路。”

“噯呀！”那位妇女说，“你太荣幸了。”

“对，夫人，”乔说，“你们那样认为也未尝不可。”

第二十七章 幸运的数字

布兰切·威廉斯走进餐厅，在餐桌旁就座，准备吃午饭。

“那只猫不愿吃饭。”她说道。

吉姆·威廉斯从拍卖目录单上抬起头来，那本目录单是他刚才带到餐桌旁的。他看了看那只一动不动地蹲在门口的猫，然后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目录上。

威廉斯夫人伸开餐巾，铺到两腿之上。“和上次或大上次一样，”她说道，“猫就是不吃。每次我们从法庭赶回家等待陪审团作判决时，总是发生这种事。它就是不想吃饭。”

威廉斯的妹妹多萝茜·金杰莉看了看手表。“一点半了，”她说道，“他们研究了快三个小时了。我猜他们现在正在吃午饭。不知道他们吃饭时会不会休息一会儿，或者干脆边吃边讨论。”

威廉斯从拍卖目录单上抬起头。“你们听，”他说道，“‘当葡萄牙公主凯瑟琳一六六二年来英格兰和查尔斯二世结婚时，所带的嫁妆丰富至极，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其中一部分嫁妆是印度的港口城市孟买……’”他大笑起来，“现在，我的处境就像那位王子！”

“这是它第三次不吃饭了，”威廉斯夫人说道，“——什么东西也不吃。”

多萝茜·金杰莉盯着盘里的三明治。“索尼说他一有消息就会从法庭打电话来。我希望我们能在这儿接到他的电话。”

“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知道的，”威廉斯夫人沉思着，“但是它总是知道。”

吉姆·威廉斯突然合上那本拍卖目录，站起身说，“我有一个主意！”他说道，“我们可以用那批从南京货船上得到的餐具吃午饭，图个吉利。”

他从那个断层式餐具柜中拿出几个兰黑相间的瓷盘子，把它们摆在桌子上。他的母亲和妹妹将三明治从原先用的普通白盘子里移到这些兰黑相间的瓷盘里。一七五二年，中国曾经向国外出口了一大批瓷器，但是货船不幸在南海失踪了。直到一九八三年，这批瓷器才被人们从海底打捞出来。威廉斯从很有名望的克里斯蒂拍卖行买了几十个盘子、杯子和碗，他们是几周前才被运到梅瑟庄园的。

“这些盘子在海底沉睡了二百三十年，”他说，“但看上去仍然像新的一样。当人们发现这些瓷器时，它们还放在包装用的板条箱中。样子和刚刚制造出来时没有什么差别。此前，它们还没有被人用过。我们是第一次使用它们的人。用它们来盛饭菜很有意思，对不对？”

威廉斯夫人拿起三明治，然后看着那盘子。

“可是你骗不了那只猫。”她说道。

两周之前，也就是对威廉斯进行第三次审判的第一天，审判结果似乎早已有了定论——这种迹象非常明显，以致于《萨凡纳晨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威廉斯又将因杀人而被判刑”，内容及其乏味的文章。那个由九位妇女和三位男子组成的陪审团似乎很早就有作出第三次判决的意向。陪审团的所有成员对过去六年中有关威廉斯的传闻早已有所了解，对此他们供认不讳，而且他们也知道前两次审判时陪审团都判威廉斯有罪。前两次审判所造成的紧张气氛和悬念变成了一种残酷的无法逆转的预感。在法庭外面又安装起电视摄影机，但是这次法庭里的观众席却只坐满了一半。普林蒂斯·克罗宣称他都懒得阅读报纸上的那些报道，因为这一切都已变得让人生厌。“每次都是

重复以前的故事，”他说道，“就如同《我爱露茜》中的复歌部分那样重来重去。”

法庭宣传员是必须参加审判的人员之一。他躺在座椅上，一只胳膊搭在靠背上，以避免滑到地板上去。如同往常一样，他依然是法庭内幕和各种传言的散布者。“现在已不再是吉姆·威廉斯有罪无罪的问题了，”他说道，“问题在于斯宾塞·劳顿的无能。人们所关心的是，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振作起来？我的意思是，这件案子变得越来越像一场糟糕透顶的斗牛。劳顿就是那位无法将牛杀死的斗牛士。到目前为止，他已经两次把剑捅到牛身上，但是那头牛还没有倒地毙命，观众们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劳顿看上去很滑稽。”

公诉方首先让那群迄今为止旁听者已经非常熟悉的证人出场——这些人包括那位警方摄影师、枪击事发当晚到过梅瑟庄园的警察以及几位实验师。每个人都回答了斯宾塞·劳顿的提问，然后接受索尼·塞勒的盘问，然后离开证人席。奥利弗法官在法官席上直打瞌睡。法庭宣传员也直打哈欠。

“在将丹尼的尸体从梅瑟庄园搬走的过程中，你干了些什么？”像前两次审判时一样，劳顿问约瑟夫·乔丹侦探。

“我把他的双手包了起来。”乔丹回答道。

“你能否向陪审团解释一下你所谓的包起来指的是什么？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无论什么时候发生了枪击事件，”乔丹侦探说，“都有理由相信死者使用过某种武器，在他的手上包一层纸袋是为了防止别的物体碰到手上，将其弄脏，或者避免手上的火药痕迹——如果有的话——被人不小心擦掉。”

索尼·塞勒在盘问那个毫无提防的乔丹侦探时不动声色。

“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包装袋？”

“纸袋。”

“你捆纸袋时用的什么？”

“我想，用的是专门用于保护证据的带子。”

“你能完全肯定在离开庄园之前，把死者的两手都被包上了吗？”

“我把它们包上了。”乔丹说。

公诉方自动停止提供证据之后，索尼·塞勒站起身，叫他的证人出庭。

“请玛丽莲·凯丝出庭。”他说道。

一张陌生的面孔！一名新证人！剧本又有所变化！法庭宣传员在椅子上向前倾了一下身子。奥利弗法官睁开双眼。劳顿及其助手悄悄地相互交换一下眼色。

她有一头金黄色的鬃发，四十岁左右，身穿一套灰色西装，里面罩一件白色丝织女衬衣。她说她在坎德勒医院当护士已经有十五年了。在此之前，她曾做过查塔姆县的助理验尸官。对，在丹尼·汉斯福德的尸体被运来的那天，她正在急诊室值班。塞勒递给她一份医院病人受理登记表，然后表情冷峻地大步走到斯宾塞·劳顿前面的桌子旁，把另一份放在上面。劳顿和他的助手低头看那材料时，塞勒又把一张放大件放到陪审席前面的材料架上，然后接着问他的问题。“请问，凯丝女士，你认识这份材料吗？”

“认识，先生。”

“上面是你的笔迹吗？”

“对，先生，是我的。”

“凯丝女士，请你告诉陪审团，丹尼·汉斯福德的尸体被运到医院时，他的手上有没有包什么东西。”

“没有，先生，没有包什么东西。”

法庭里立即充满了一片惊讶的耳语声。奥利弗法官用小木槌敲了几下，让法庭安静下来。

“很好，凯丝女士，”塞勒接着说道，“那么，是你把他的双手包起来的了？”

“对，是我。”

“你是怎样做的？”

“我找来两个装垃圾的塑料袋，将它们裹在死者的双手上，并在手腕上缠了些胶带。”

受到打击的斯宾塞·劳顿支支吾吾地盘问了一下玛丽莲，然后玛丽莲便离开证人席。塞勒接着又让法医专家斯通医生出庭。斯通医生说，因为汉斯福德的双手在去医院之前没有裹上包纸袋，上面所有的枪击痕迹很容易被擦掉。然后，他语气温和地补充说，那个用意很好的玛丽莲·凯丝包裹死者的双手时用的是塑料袋而非纸袋，这实际上把问题弄得更糟了。“绝对禁止用塑料袋，”他说，“它们会产生静电，把手上的小颗粒吸走。而且，如果接着把汉斯福德的尸体放进冷冻陈尸箱中达五个小时之久，塑料袋中会发生冷凝，这样产生的水珠会沿着双手流下去。”

“根据上述内容，”塞勒问道，“汉斯福德的手上没有枪击痕迹你会感到奇怪吗？”

“如果还有，我才感到奇怪呢。”斯通医生说。

电视台在下午的节目中插播了一条简明新闻：“在对吉姆·威廉斯杀人案的审判过程中出现了新证据……这给地区检察官一个措手不及……法庭里的人们都传说，威廉斯将要离……”那天晚上，索尼·塞勒到1790餐馆就餐时，在场人员全部起立向他表示欢迎。

劳顿失去了最重要的证据之后，调整了最后立论的方法。“我们不必用枪击痕迹实验来证明吉姆·威廉斯有罪，”他说道，“那只是众多证据中的一条。”他逐一叙述了仍对吉姆·威廉斯有效的各条证据：子弹残片的位置、枪上的碎纸片、射击抛物线、压在汉斯福德裤子上的椅子、汉斯福德手上有血迹但枪上没有等等。他将精力集中在汉斯福德被枪杀到威廉斯打电话报警之间的那三十六分钟的间隔上面。“吉姆·威廉斯在那三十六分钟里干了些什么呢？”劳顿问道，“我告诉大家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拿起另一支枪，走到丹尼尸体旁边，对着桌上开了一枪。然后他把丹尼的手从身体下面拖出来，把枪放到他的手上。为了使时间安排上更趋合理，他又干了些什么呢？各位，请听我说：他到庄园各处，有选择地破坏了一些家具！”

劳顿拿起警方拍的几张有关梅瑟庄园内部情况的照片。“这就是被认为是丹尼·汉斯福德撞倒的那座落地式大摆钟。它正面朝下躺在门厅中。请注意，钟座离墙的距离很近。我认为，如果让一个像丹尼·汉斯福德那样二十一岁的年轻棒小伙儿一怒之下去推那个大摆钟的话，它就不会呆在那儿了。它会撞到瓷砖地板上，然后滑出去一段距离。但是它只是刚刚离开墙一点距离。那是因为这这是吉姆·威廉斯干的。他小心谨慎地把那座摆钟翻过来，让它在离地板几英寸的地方落下去，这足以把钟的外壳摔坏，将玻璃砸碎，但不足以将其毁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威廉斯曾说过，

他可以将它修好并把它卖掉。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被损坏了。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被掀翻在地。一个银制烟灰缸被人从一张桌子上碰了下来。一台亚塔利牌微机被人踹了几脚，盛有半瓶波旁酒的酒瓶被打碎了。所有这些被毁坏的东西加起来能值一百二十美元吗？我不清楚。但是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没有被损坏，什么箱子啦、桌子啦、油画啦——价值五万美元，十万美元。请大家扪心自问：如果一个想杀人的年轻人在一个酷爱收集古董的人家里乱砸一通时，破坏了那么一点东西会善罢甘休吗？当然不会。那些家具是由一个喜欢它的人毁坏了，这个人就是吉姆·威廉斯。”

陪审席上，各位陪审员的脸色变得非常严肃，这充分表明，劳顿至少已经收复了部分刚刚失去的实地。劳顿的话语中充满了讥讽：“在那三十六分钟里，吉姆·威廉斯没有做的是叫救护车。以前人们说他是很有同情心的人，为慈善机构捐过许多款，而他却甚至没有给慈善机构打电话，让他们来给丹尼·汉斯福德做一下检查。”一位年轻的女陪审员用手绢擦了擦眼。“我们可以在枪击实验一事上让他们一步，”劳顿说，“我们指控吉姆·威廉斯可以不依赖检验结果。”

在这一天的审判结束时，陪审团在情绪上发生的明显转变让索尼·塞勒大吃一惊。劳顿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令人感到难堪的死者双手未被包裹一事上转移开，利用剩下的实物证据重新组织了她的立论。现在塞勒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他已经自动停止了向陪审团提供证据，而且也已经发表了她的结论。法官让陪审团各位成员回家休息。第二天上午他向陪审团宣读了有关的法律条款，然后陪审团退下去研究判决结果。

回到梅瑟庄园后，威廉斯一家人默默地吃了一顿三明治。威廉斯夫人把餐巾叠起来，然后向窗外望去。多萝茜在不安地摆弄着一把勺子。威廉斯心不在焉地浏览索特比拍卖行的拍卖目录。

电话铃响了起来。索尼·塞勒在电话中说，陪审团正在吃午饭，吃的是汉堡包。四点半，塞勒又打来电话说，陪审团要求向他们提供一本词典，因为其中一位陪审员不知道“恶意”一词是什么意思。

五点半，奥利弗把陪审团成员打发回家度周末，判决结果仍然没有出来。塞勒从几个以打听和散布各种传言而著称的法警那儿听说，陪审团中正反两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星期一上午十点，讨论重新开始。大约中午的时候，塞勒发现那几个法警突然不再和他讲话了。当他从走廊中经过时，他们总是躲躲闪闪，不敢看他。这是不祥的征兆。“那意味着，决定正变得对公诉方有利。”

下午三点，原先那种分歧已经变为十一比一，对公诉方有利。陪审团团长给法官写了一个纸条。“有一个人，我们费尽了口舌，她就是不肯改变主意。”几分钟之后，那几个法警说，那惟一坚持不肯让步的陪审员是一位名叫塞西莉娅·蒂奥的妇女。她是一个脾气暴躁、已经离婚、今年五十多岁的妇女。蒂奥夫人对其他陪审员说，几年前她有过一次生与死的经历，与吉姆·威廉斯所说的情况差不多。和她同居了好长时间的男朋友喝醉后借着酒劲闯进厨房，想趁她做饭时将她扼死。就在她眼前发黑、即将失去知觉时，她抓起一把切肉用的刀向他的腰部砍了下去，只是把他砍伤了，并没有将他杀死。蒂奥夫人说她比陪审团中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充分地理解“自卫”一词的含义。她决不会改变她的表决意见。“我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她说道，“我

没有必要回家做饭，我没有任何牵挂。你们能在这儿呆多长时间，我也没问题。”

五点钟，法官把所有当事人召集到审判室。威廉斯离开梅瑟庄园赶到法庭。塞勒也从办公室赶来了，陪审团在陪审席上就座。把满头白发梳成，一个鬃儿的蒂奥夫人紧咬双唇坐下来，两眼忧郁地看着地板。她既不抬头看其他的陪审员，也不和他们说话。

“陪审团团长，你们做出判决了吗？”

“很抱歉，尊敬的阁下，”那个女陪审团团长说道，“我们还没有做出决定。”

“你认为，如果继续讨论下去，你们能作出决定吗？”

“我开始相信，尊敬的阁下，我们即使讨论到冬天也无法做出决定。”

索尼·塞勒提议判该次审判无效，但是奥利弗法官非常粗暴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与此相反，他不顾塞勒的反对，向陪审团发出了“艾伦指示”，实际上相当于直接告诉他们不要再耽误时间，应尽快达成共识。然后他宣布休庭，明天上午十点钟重新开始审判，而且与以前一样，警告各位陪审员不要阅读、收听或收看有关该审判的报道，不要和任何人讨论该案件。

吉姆·威廉斯开车从法庭回家，但是他没有进家门，而是走到街对面的蒙特雷广场，挨着米纳娃坐到一张座椅上。

“我的律师们又把事情弄糟了，”他说道，“现在只有一名陪审员还站在我一边。那是一名妇女。”

“她态度有多坚决？”米纳娃问道。

“我不清楚。我想她很执拗，但是今天晚上她会受到很大的压力。那个地区检察官知道她是谁，他恨不得把她打死才解恨。我们必须制止他。”

“你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我可以想法查清楚。你能保护她吗？”

米纳娃两眼凝视着天空：“我当然有办法。”

“好吧，这次我要你拿出最拿手的好戏来。”

米纳娃点点头：“我把工作做完之后，她会安然无恙的。”

“请你帮个忙，”威廉斯说，“当你耍干什么时，请使用布撒德医生的东西。比如他的旧袜子啦、衬衫啦、木梳啦，什么都行。”

米纳娃生气地看了威廉斯一眼，“我没有保存他的袜子，即使保存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把它放在我那个乱糟糟的家中什么地方。”

“好吧，但是你还有他的其它东西。”

“我不清楚，我没有保留他的任何东西，我对那个男人确实不很了解。”

“好了，米纳娃，我们认识已有很长时间了，你应该帮这个忙。”威廉斯的口气仿佛是在和一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说话，“你戴的那副紫色眼镜就是他留下来的，对不对？”

米纳娃叹了口气，“让我们想想。我想我前几天我见到过他的一双鞋。噢，上帝，我不知道又把那双鞋扔到哪儿去了。”

“并非一定得用那只鞋，你还有没有其它东西？”

米纳娃抬头看着一棵树。“嗯，如果我想找的话，我也许会在某个地方找到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她笑了笑，“我想在什么地方见到他的假牙。”

“唉，现在是用那些假牙的时候了，”威廉斯说道，声音中带有一种迫

切。“今天晚上，我不想让任何人去骚扰那位妇女。”

“他们也许会试一试，”米纳娃说，“但是如果他们胆敢那样做，不久之后就会患重病，也许会一命呜呼。”

“那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威廉斯说，“我不想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接近她。为此你能做些什么？”

“今天晚上夜深人静时，我要去那个花园，”她说道，“在死寂时间去。我要和那个老头子好好谈谈。”

“很好。”

米纳娃那张月亮般的圆脸上掠过一丝微笑，“在我忙完你的事后，我要让他给我出个数字。”

“唉呀，不要那样做，米纳娃！你知道他不会给你出的。你只会把他惹得不高兴。不，不。今天晚上不适宜干那种事。”

米纳娃刚才还满脸笑容，现在却撅起了嘴，“但是我需要赌个数字，好给我自己挣些钱。”

“唉呀，真要命，我现在就给你出个数字！”

米纳娃目光炯炯地看着威廉斯。

“你以前总是说我很‘明智’。”他说道。

“对，我知道。你生来脸上就带着面纱，孩子。你的确很有天赋。”

“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数字。”

“我需要一个三位数——比如一，二，三。三个数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很好，”威廉斯说道，“让我想一下，然后我会给你出个可以让你赢一大把钱的数字。”威廉斯闭上双眼，“这些数字是……六……八……和一。”

“六，八，一。”米纳娃重复道。

“说的很对。现在，赌这些数得用多少钱？一美元、五美元还是十美元？”

米纳娃的脸上掠过一丝怀疑的神色，“你这是在拿我开心。”

“我是当真的，”威廉斯说，“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下这个赌注得用多少钱？”

“六美元。”

“如果你赢了能获得多少？”

“三百美元。但是，这种游戏有两种玩法，”她说道，“用哪种方法呢？纽约式还是布鲁克林式？我采用纽约式。我不想在玩纽约式时用六八一这个数字，那就玩布鲁克林式吧。你认为该玩哪一种呢？”

“难道两种不能同时玩吗？”

“天呢，不能。那还得需要六美元。你听着，那个为另一种游戏方式，即布鲁克林式，写数字的人住在离我七十英里的地方。所以我只要有一个玩纽约式的数字就可以了。”

威廉斯又闭上了双眼，“好吧。我明白了，是纽约式。玩纽约式时要用六八一这个数字，你定会赢得三百美元。我会给你压注用的那六美元。”

米纳娃接过钱。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威廉斯说道，“只要你今天晚上不去打扰布撒德医生，不逼他给你出个数，那么六八一将会发挥作用。如果你去找他的麻烦，六八一将自动变得毫无价值。”

“我不会去打扰他的，孩子。”

“好，”威廉斯说道，“我想让你们两个人今天晚上集中精力干一件事，那就是，保证蒂奥夫人站在我一边。我不想让你或者那个老头子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前再为数字的事浪费精力。”

米纳娃很严肃地点了点头。

“你不必为那三百美元担心。这些钱实际上已经装到你的口袋里面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米纳娃把那六美元装到口袋里。“懂，孩子，我懂你的意思。”

第二天上午十点，查塔姆县法院里面充满了混乱与疑惑。奥利弗法官审判室的门还上着锁。走廊各处都挤满了观众，而米切尔警官和五六个副手的到来使这里变得更加拥挤了。这位警官及其副手到法院来，是因为他们认为法院会作出被告有罪的判决，然后他们押着威廉斯穿过那条地下通道，把他送进监狱。但是审判室依然上着锁，这真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意味着，审判将被延期。很可能发生了意外。

原来，早晨七点，斯宾塞·劳顿接到了一位在“生命之星”急救中心工作的护理人员打来的电话。那人说，凌晨两点半，一位不知姓名的妇女给值班室打电话，问一个与“发生在一个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枪击事件”有关的医疗问题：人手上的血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凝固？如果一个人的主动脉挨了一枪，需要多长时间他才死去？尽管这位妇女拒绝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最后她承认她是吉姆·威廉斯一案陪审团中的一员，她就是陪审团中惟一相信威廉斯是清白无辜的那个人。她补充说，其他的陪审员认为这个官司牵涉到的是三两个男同性恋者，他们应该直截了当地宣判威廉斯有罪，以便早一点儿回家。

劳顿立即给奥利弗法官打电话，要求将蒂奥夫人从陪审团中除名，让一个候选陪审员来顶替她，因为她在审判厅以外的地方与人讨论案情。这样会保证做出被告有罪的判决。塞勒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坚持认为法官应该宣布审判无效。

十点钟，外面的人群还在大门紧闭的审判室外面嗡嗡地议论。这时，奥利弗法官正在他的办公室中召开一次态度专断的讨论会，来对付当前这种僵局。他当着劳顿、塞勒和一位法庭速记员的面，分别召见各位陪审员，让他们宣誓之后，回答昨天晚上半夜有没有和别人讨论案情这样一个问题。所有成员都说没有，其中也包括蒂奥夫人。蒂奥夫人离开审判室时，那位护理人员告诉法官，“我觉得那个人的声音很耳熟。”

对此，走廊里的人们认为有三种可能：蒂奥夫人打过电话；那位护理人员被某个和公诉方有联系的人利用了；那位护理人员和公诉方过往甚密。由于所有陪审员都否认干过那种事，奥利弗法官只好打开审判室门，开庭审判。他又问陪审员，他们当中有没有人和一个护理人员议论过案情，没有人说话。蒂奥夫人用手帕捂着嘴，看上去显得非常痛苦。她曾悄悄告诉那个女陪审团长，她最近患过心脏病，恐怕旧病会复发。塞勒提议宣布该次审判无效。法官拒绝了他的要求，然后命令陪审团，其中包括蒂奥夫人，下去继续讨论。

威廉斯预感到可能会出什么事，便走到外面的走廊里等候消息。米纳娃正一个人坐在走廊尽头。他走过去，站在她面前。她和他讲话时的神态就像在昏睡。

“昨天晚上，我确实找到了那个老头子的假牙，把它们埋到了那个夫人

的院子里，完全按照你的吩咐做的。”

“他们又在作祟，”威廉斯说，“他们杜撰了一个故事，现在正在千方百计把她从陪审团中除名。”

“而希望正在于此，”米纳娃说，“因为她没有改变立场。这毫无疑问，我不是在说谎。老头子这次要亲自出马来对付这件案子。嘻嘻。半夜以后，我和黛丽娅对那位地区检察官和法官施加了魔法。”

威廉斯笑了笑，“你用我给你出的那个数字去赌了吗？”

“没有时间去赌。我太忙了。”

大约在中午的时候，法官命令陪审团回到审判室，问有没有做出决定的意向。没有。他很不情愿地宣布本次审判无效，敲了敲小木槌宣布审判结束。在随后的嘈杂声中，人们听到斯宾塞·劳顿大声对着法官说：“尊敬的阁下，我请求让法院管理人将这次审判记录备案，为尽快进行下一次审判做好准备！”

要进行第四次审判，这可创下了记录。吉姆·威廉斯将会成为佐治亚州历史上第一个因杀人罪被审判四次的人。那位法庭宣传员一边大笑一边用手拍了拍大腿，颇具讽刺意义地喊叫道：那位斗牛士比牛流的血还要多。在楼下，电视台的记者们在对劳顿进行集中采访。虽然劳顿受到的打击很大，但是依然没有屈服言败。“经过三次审判之后，”他说，“在宣判被告有罪的问题上，陪审团中三十五人同意，一人反对。我深信，如果我们找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做出决定的陪审团，我们将会得到正确的判决结果。”他在接受采访之时，周围围了一小群人。米纳娃站在人群外面，一脸得意的神态，手里攥着三张一百美元、起了皱的钞票。

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威廉斯一边细细呷着马德拉白葡萄酒，一边不停地玩精神骰子。他那只灰色的虎猫吃了两天来第一口饭后，现在正趴在他双膝之上睡觉呢。威廉斯估计，第三次审判花了他大约二十五万美元。

“依我看，”他说，“只有三百美元花得有点值。”

第二十八章 荣耀

莉莲·麦克里罗来到前门台阶上，一边给花木浇水，一边仔细观察孟特雷广场上的情况。在上午明亮的阳光下，穿着带裙环裙子的女士和身着礼服大衣的男士们在那儿走来走去。此外，还有一些身穿蓝色军装、肩上挎着滑膛枪的士兵混杂在人群中。威廉斯家前面的街道上尘土飞扬。工人们正在把整车整车的土倒在公牛大街上，以便使它看上去像十九世纪不铺石子儿的道路。整个景象让人大吃一惊。虽然以前曾见过这种恐怖的场面，但是麦克里罗夫人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寒颤。今天上午，孟特雷广场看上去和十年前在这儿拍摄那部有关亚伯拉罕·林肯遇刺的电影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拍电影的人们又回来了。他们带着灯光设备、摄像机，大型摄影车就停在广场对面。这次他们要拍的电影叫作《荣耀》，讲的是关于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第一支黑人兵团的故事。麦克里罗夫人朝着梅瑟庄园的方向看了看，模糊地希望能看到吉姆·威廉斯又会在阳台上挂出一面德国纳粹的旗帜。

但是吉姆·威廉斯这次不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反对拍摄，而且让那些拍电影的人使用他的庄园。他让他们把设备带进来，并且在起居室门口挂了一条布帘，以便使梅瑟庄园增添一种十九世纪中期波士顿大厦的气氛。在此之前，威廉斯和制作人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他们一边吸烟、喝马德拉白葡萄酒，一边就拍摄费的问题进行商讨。那位制作人出价一万美元。威廉斯躺在椅子上，笑了笑。“八年前，我就在你那个位置用枪杀了一个人。几周之后，我就要因为杀人接受审判。这是第四次。我的律师是一个花钱很大方的人。给两万五千美元，我们就可以成交。”

从法律角度对是否进行第四次审判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两年。索尼·塞勒首先请求法院不要再进行审判，因为那将会把威廉斯置于双重危险之中。该提议遭到了拒绝，塞勒的上诉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塞勒和劳顿接着分别提议要求法院取消对方参与该案下一步审判的资格。塞勒就劳顿掩盖证据一事大做文章，说劳顿构成了“最严重的起诉不正当行为罪”。劳顿则反戈相击，称塞勒在替威廉斯辩护时“采用了一种无视有关法律、违背道德伦理的方式。”（这一指控主要基于下列观点：劳顿认为威廉斯和塞勒贿赂了汉斯福德那两位拉皮条的朋友，让他们作证。然而他缺乏这方面的证据，而且那两位证人也从未出庭。）两项提议都被否决了。第四次审判仍将如期进行。

在一件事上，当事双方已取得共识：要在萨凡纳找到一位对该案及其花费了纳税人许多钱两件事没有任何看法的陪审员，这根本不可能。所以，在梅瑟庄园开始拍摄电影《荣耀》的那天上午，索尼·塞勒去最高法院请求改变审判地点。他知道，这次会得到批准，并祈祷这次审判可不要刚跳出萨凡纳这个油锅又掉入另一个火坑。

最后，承办该次审判的殊荣落到了奥古斯塔市。斯宾塞·劳顿认为这是一种胜利，他兴奋地对朋友们说，奥古斯塔是一个“养牛区的小镇”，威廉斯一定会得到判决。索尼·塞勒对此不以为然。

作为佐治亚州第二座最古老的城镇，奥古斯塔位于萨凡纳河上游、阿巴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共和党人，当过律师、众议员（1847—1849），就任总统后，爆发南北战争，采取革命性措施，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取得战争的胜利，战后被暴徒刺杀。

拉契亚山麓瀑布线一带，距离萨凡纳市一百三十英里。该市有五万人口，居民按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分布，其分布形式与当地的地势恰好吻合。在北面的山丘和高地上，那些非常漂亮的房子中居住的是富裕的人家，他们在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该俱乐部每年都要承办高尔夫球锦标赛。山脚下是该市古老的林荫大道，那儿是商业中心和中产阶级居住区。再往南，地势下倾，那儿是大片沼泽地，分布着工人阶层的住房、移动房屋、简陋小屋、戈顿堡军队驻地和一条掩映在树林中的大街。这条大街曾名噪一时，因为小说家厄斯金·考德威尔在其名著《烟草路》中将它描写为乡下邋遢肮脏的象征。

因此，奥古斯塔既有高尚的一面也有粗劣的一面。但是在开始选陪审员时，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他们住在山丘上还是沼泽地，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从未听说过吉姆·威廉斯这个名字。

萨凡纳的记者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赶到这里来采访这次审判，但是当地的传媒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在奥古斯塔的各类报纸上没有刊登醒目的头条新闻，电视节目中也并没有插播相关的简明新闻，在法院的走廊上更见不到拥挤的人群。连续两个周末，一个由六男六女组成的陪审团来到里士满县法院，不动声色地观察并听人解说案情。他们被案情深深吸引住了，而且也很兴奋，但是依然保持超然冷漠的态度。他们对待吉姆·威廉斯一案的态度和萨凡纳人的态度完全不同。梅瑟庄园尽管非常壮观而且意义重大，但是对他们来说，它无非是照片上的一座宅院而已，并没有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吉姆·威廉斯并没有进入他们的社交界，因而他不会像在萨凡纳那样，在过去三十年中招致许多人的羡慕、嫉妒和痛恨。一位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人对索尼·塞勒说，同性恋在奥古斯塔并不像在萨凡纳那样引起人们的反感。“我不需要同性恋，”那个人在挑选陪审员时承认道，“但是我不像其它地方的人们那样非常在乎这种事情。”

在第四次审判开始之前，索尼·塞勒已经结束了对他的辩护词精雕细琢，力图尽善尽美，就像节目主持人的表演那样出色。在辩护中，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最具杀伤力的一点上——警方的无能。当乔丹侦探出庭，宣称他用纸袋包过丹尼·汉斯福德的双手时，塞勒递给他一个棕色纸袋和一卷保护证据专用胶带，并伸出右手，让他用胶带把纸袋包到他的手上。然后，塞勒一边在陪审团面前走来走去，一边挥舞着那只被包上纸袋的手，使人们对下列事实深信不疑：如果乔丹包过汉斯福德的双手，医院里的任何人都不会视而不见的。塞勒嘲笑公诉方邀请的专家在证词上前后不一致——最明显的是州犯罪实验室主任拉里·霍华德医生。霍华德医生在一次审判中声称，威廉斯所开的那几枪不可能都是从桌子后面完成的；但是在另一次审判中，他却说威廉斯可能是那样做的。霍华德医生曾前后在不同场合说过，丹尼·汉斯福德的椅子向后歪倒，向一侧歪，向前歪。塞勒得意地挥动着一本备忘录。那本备忘录表明了州犯罪实验室的官员原先的计划：如果他们无法帮助公诉方时，将掩盖枪击痕迹检验结果。“如果你想报告检验结果，”一个官员在给另一位同事的信中写到，“请让我们知道。那个伟大的陪审团的听证会将在六月十二日开始。”

厄斯金·考德威尔：（1903—），美国小说家，出生于佐治亚州莫利兰，其作品多以佐治亚州为背景，揭示社会的残酷，经济贫困及生活的黑暗面，主要作品有《烟草路》、《小墓地》、《佐治亚小伙子》等。

“他们进行了一场秘密交易，”塞勒吸了口烟，“这太令人气愤了！他们迫不急待地给被告判刑。他们私下里说，‘让我们看看痕迹检验结果是否对我们有利。有利，就用，没有利，就把它忘掉。’”

塞勒非常讨陪审团的喜欢，到审判第一周中期，他们把安递·格里菲斯在那部广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中扮演的律师的名字“麦特劳克”当作绰号送给了他。这是一种好迹象。塞勒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在总结自己的观点时，他有好几次把陪审员们逗得捧腹大笑。那是另一个好兆头。“如果陪审员想把一个人送进监狱，他们绝不会大笑的。”他说道。

在审判期间，米纳娃只露过一次面。她来的时候对威廉斯说，她觉得形势对他很有利。“但是听着，”她说道，“一旦出现差错，一定要把你的抽屉倒置，那样将缩短你的判刑期。”

陪审团坐下来讨论了十五分钟就作出了判决。但是他们没有立即将判决结果送给法官，而是在审判室中又呆了四十五分钟。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落下草草了事的嫌疑。他们认为威廉斯无罪。

法庭终于宣布吉姆·威廉斯无罪了，他再也不会因为枪杀丹尼·汉斯福德一事而受到审判了。一切都结束了，不用再担惊受怕、花费钱财了。因为法庭判威廉斯在任何与丹尼·汉斯福德之死有关的犯罪活动中无罪，他的保险公司将会和汉斯福德的母亲算帐，要求对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所以他也不必为此担心了。

回到梅瑟庄园之后，威廉斯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开始思考下一步自己该干些什么。八年来他第一次变成了自由人。梅瑟庄园又属于他了，不再是他的保释担保了。他可以把庄园卖掉，只要他想这样做。这座庄园价值一百多万美元，比他当年购买时的价格高出了十多倍。他可以不再为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所困扰，在纽约买一所楼顶住房，在伦敦买一套住房，或者在里维拉买一座别墅。他可以生活在这样的人群中：这些人看到他时不会下意识地联想到枪支、杀人以及那些骇人听闻的审判。威廉斯想着这些可能时，他那双深邃的黑眼睛里闪现出欣慰的光芒，一丝笑容从他的脸上掠过。

“不，我想我就呆在这儿，”他自言自语道，“我只要生活在梅瑟庄园，就会把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气坏的。”

第二十九章 天使在歌唱

吉姆·威廉斯被宣布无罪六个月之后，他坐在桌子旁计划八年来的第一次圣诞晚会。他给露茜丽·赖特打电话，让她准备一个二百人参加的宴会。他还雇佣了一名酒吧服务员、四名侍者和两名乐师。然后他拿出一沓索引卡片，开始最为麻烦也是最有趣的工作：开列客人名单。

在把卡片分为被邀请者和不被邀请者两类之前，威廉斯都要再三斟酌。他把大多数经常有来往的人的卡片放到被邀请者一类之中：叶里一家、里查森一家、斯特朗一家、克雷姆一家、麦克莱恩一家、米尼斯一家、哈特里奇一家、布兰一家和海因斯一家。但是在拿到老朋友米丽森特·莫尔兰的卡片时，他犹豫起来。尽管她一直坚信威廉斯是清白无辜的，但是她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以丹尼·汉斯福德死去时间太短为由，没有参加他上次举办的晚会。就因为这一点过失，威廉斯把她放到了不被邀请者之列。今年她会后悔很长时间的。她会受到惩罚，但是只要在下一次圣诞晚会举行之前不干让威廉斯感到不愉快的事，她就会重新得到这一殊荣。

至于阿德勒夫妇，威廉斯毫不犹豫地要把他们的卡片扔进了废纸篓。威廉斯再也没有必要去讨好阿德勒一家了。李·阿德勒此前一直在耍他的老把戏。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在那儿他获得了一枚国家艺术勋章，而且还和布什总统夫妇合过影。对威廉斯一家和前来参加晚会的人们来说，这只会使他变得更加可憎。此外，阿德勒陷入一场激烈的争论之中，该争论源于他提出的一项关于在萨凡纳商业区为黑人修建维多利亚式新住房的计划。按照阿德勒的计划，要修建一排排外表雷同的住房，房子外面是乙烯基墙板，而且要拥挤在一块，前后排之间不设草坪或绿地。萨凡纳历史文化基金会愤然反对这一计划，对阿德勒修建低劣住房的建议大加诋毁。阿德勒不得不修改该计划，加进了绿地，将乙烯基外包装换成木头。吉姆·威廉斯知道来参加圣诞晚会的客人们会就阿德勒最近的活动相互交流一下看法，不愿让阿德勒本人或爱玛偷听到。没有问题。他们不会在场的。

威廉斯神情忧伤地把塞雷娜·道斯的卡片也扔进了废纸篓，这另有原因。几个月之前，塞雷娜宣称，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那些辉煌的岁月里，她在《生活》杂志上经常刊登全版广告——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从此以后将逐渐走下坡路。她宣称，她将在自己的生日那天死去，之后她拒不离开家门，也不接待来客，更不想吃饭。几周之后，她被送到医院。一天晚上，她把医生和护士叫到身边，非常热情地感谢他们对她的照料。第二天早晨她就去世了。她没有死于饥饿，也没有以任何传统的方式自杀身亡。她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死去的。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她的一生非常成功。她去世那天离自己的生日还差两天。

塞雷娜的死与她 and 路德·德里格斯感情的破裂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当威廉斯拿到德里格斯的卡片时，还是犹豫了一下。近几个月来，路德·德里格斯一直是人们注意的焦点。他遭到了雷击。事件发生在夏季一个暴雨肆虐的下午，这种天气在萨凡纳非常典型。当时，德里格斯正在和他的新女友巴巴拉躺在床上睡觉，突然从暗灰色的天空中垂下来一条游龙般的火舌，把他的房子包围在里面。

巴巴拉的头发突然直立起来。德里格斯头脑中首先闪过的想法是，他以前从未对任何女人产生那样的影响。但是，他接着在空气中嗅到一股臭氧味

儿，知道那表明一股强大的电流已经把他们包围了。“趴下！”他喊道。然后雷电一下打了下来。路德被抛到了地板上，巴巴拉则被电打得失去知觉好几分钟。后来，雷电消隐之后，他们发现雷电把电视机里面的零件都给熔化了。

起先，德里格斯并没有将随后产生的头晕目眩、经常在楼梯上摔跤、洗淋浴时失去平衡等现象和这次电击联系起来。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经常喝得醉熏熏的，那些现象似乎是喝酒引起的。但是在他戒酒之后，头晕并没有消失。医生们从他的脑袋中取出一团高尔夫球大小的半流体状的东西，其浓度和机油相仿。

在随后几个月中，巴巴拉的腹部开始鼓胀起来，看起来的确与那个暴风骤雨的下午所发生的事情有直接关系。他们约定，如果孩子是个男孩，就给他起名为托尔（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电之神）。如果是女孩，就给她起名为雅典娜（希腊神话中为宙斯掌管雷电的女神）。但是巴巴拉根本没有怀孕。和那台电视机一样，那场雷电把她身体内部的器官都给破坏了。几个月之后，她便得病死了。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德里格斯身体会很健康的。这样一来，他又开始不吃早饭就走出克拉利杂货店。人们又开始像以前那样担心他会不干好事。人们又开始谈论他有可能把一瓶毒药投进萨凡纳的水源中。

“持这种想法的人都是傻瓜。”一天早晨，德里格斯在克拉利杂货店对我说。

“因为你根本没想那样做。”我说。

“噢，如果可能，”他说，“我会那样做的。但不幸的是，这根本不可能。你还记得那天我们第一次相见时我对你说过的话吗？萨凡纳的饮用水来自地下的石灰石含水层。人们的马桶上总有一层结晶的脏物，原因就在于此。好了，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萨凡纳的水来自地下很深处的沙石含水层——即使我想往水中下毒也办不到。我无法深入地下。好了，如果有一个地上水库，向里面投毒轻而易举，但是没有。”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到轻松多了。”我说。

“不要太轻松了，”德里格斯回答说，“随着工业提取地下水的增加，盐水已经开始渗透进那个沙石含水层，用不了多长时间，那儿的水就会变得不能饮用了。然后我们将不得不饮用脏兮兮的萨凡纳河水。即使投毒，我也不会使那儿的水变得比现在糟糕多少。”

吉姆·威廉斯将德里格斯的卡片放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非常着急地斟酌着利弊得失。他和路德·德里格斯是老朋友，但是威廉斯想起德里格斯曾经嘲笑他很愚蠢，没能在警察到来之前把丹尼·汉斯福德的尸体处理掉，话中的意思是威廉斯犯有杀人罪，因此早就应该把证据消掉。德里格斯的卡片也被放在了不被邀请者之列。

威廉斯拿到乔·奥多姆的卡片时又犹豫起来。乔和他的第三位妻子玛丽·亚当斯结婚后被列进了威廉斯的客人名单，因为乔的岳父碰巧是芝加哥——南方航空公司银行董事会主席。那次婚姻使乔进入了萨凡纳最上层社会。到他离婚时，他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名人。尽管奥多姆在财务方面的困境日趋严峻，但威廉斯继续邀请他来参加他举办的各种社交活动。然而，后来乔·奥多姆的命运一落千丈。

七月份，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的老板关闭了酒吧，以未付房租为由

将乔驱逐出去，并因为欠款对他起诉。乔申请了破产。婊迪在酒吧停业之后损失了五千多美元。但是，对待这一损失，她表现得从容不迫，直到她在偶然一次机会中听到乔把另外一个女人说成是“我未来的第四任妻子”。为此她跺着脚从汉密尔特纳大厦跑走了，发誓要寻求报复。十一月份的一天早晨，乔在浏览报纸时，看到一篇头条新闻：有人告发律师乔犯有伪证罪。这时他才知道她采取了一种极具毁灭性的报复形式。

依据这篇文章，乔被指控曾经七次伪造其在“现已不复存在的甜蜜的佐治亚·布朗爵士酒吧”的合作伙伴婊迪·尼科尔斯的签名。这七次签名所涉及的支票价值总计 1193.42 美元。伪证罪是一种可以判十年徒刑的重罪。

乔一下明白了婊迪都干了些什么。她从甜蜜的乔治亚·布朗酒吧支票活期存款帐户——他们以婊迪的名义开立的帐户，因为萨凡纳的每家银行都对乔这个名字非常反感——已注消的旧支票中找出七张乔在她不在时代她签的支票。

乔站在前门厅中，手中拿着报纸，认真思考他面临的这场严峻的危机。他想，警察很快就会拿着逮捕证来了，因此他迅速穿上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从后窗户爬了出去，跳进敞篷汽车，沿着 95 号州际公路向南飞奔而去。他不想和警察、保释保证人及律师一起度过这个周末。至少是这个周末。佐治亚队和佛罗里达队之间的比赛将在本周六举行，乔一定会到现场观战。什么也比不上这场比赛重要，永远不会。哪怕是指控他犯有重罪。

“警察可以等一下，”乔从杰克逊维尔给他朋友们打电话时说，“我星期一回去。”

乔一回来就到联邦法院对法官说，那七张支票不是真正的伪证，而是一种做生意的非常规方法。他指出，一张支票是开给亚麻供应商的，一张是开给电话公司的，一张是给水暖工的——所有支票都是用来为他和婊迪的共同业务支付各种合法费用的。他拿出几张存款收据，证明自己存进帐户的钱要比他用那七张支票提出来的钱多。他最后说，如果他真想伪证，他提出的钱要比 1193.42 美元多得多。

但是不论数目大小，伪证终究还是伪证。而且乔无法解释那两张数额最大而且是用来兑换现金的支票。最后，他别无选择，只好低头认罪。那位法官判他两年缓刑，并说因为他是初犯，如果在一年之内还清欠款，可以洗清自己的犯罪记录。如果做不到，剩下的时间他将进监狱服刑。

吉姆·威廉斯把乔的卡片郑重地放进被邀请者之列。对，确实应该把他请来。乔·奥多姆正值遭人唾弃、处境艰难之时。乔会从容自如地应付一切。威廉斯钦佩的正是他这种能屈能伸的精神。虽然乔遇到的问题非常严峻，但是他仍不失为一名喜欢热闹场合、善与人接交、性情温和的人。事实上，我去参加晚会时看到的第一张笑脸就是乔·奥多姆。

“嗨，看上去你的那本书将要有一个喜剧性结尾了，”他说，“我的意思是，向周围瞧瞧。吉姆·威廉斯不再是一名被指控犯有杀人罪的罪犯了，只要我付清欠婊迪的 1193.42 美元，我也不再是一个被判有伪证罪的人了。事实上，我并不欠婊迪什么钱。我们都将自由了，又该举办晚会了。这不算幸福又算什么呢？”

我正在思考乔·奥多姆关于幸福的看法，突然一身女仆装束的米纳娃出现在我的面前。她手中端着一个装满香槟酒杯的托盘。客人们围拢过来，自己动手把酒拿走。托盘空了以后，米纳娃走到我身边。

“我想要些魔鬼鞋带。”她压低声音说。

“你说什么东西？”我问道。

“一种草根。有人把它称为‘魔鬼根’。我把它们称作孩子。因为它给我带来好运。但是今天我没有带来。我想在半夜之前用。又出麻烦了。还是那个男孩在捣乱。”

“是丹尼·汉斯福德吗？”

“嘻嘻。他还在和吉姆先生作对。”

“但是他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呢？”我问道，“吉姆·威廉斯已被无罪释放。他再也不会因为杀害丹尼而受到审判了。”

“那个男孩能做的可多呢！”米纳娃说道，“他才不需要通过审判杀人犯来惹麻烦呢。这个男孩死前还对吉姆先生怀恨在心。这种灾难最可怕，也最难排除。”

米纳娃眯起双眼。“你听着，”她说道，“我想弄些那种草根。我知道哪儿有这种东西。离这儿不过两三英里。晚会还没有结束，吉姆先生不能带我前去。不知道你是否能用车带我去？”我点头同意。米纳娃告诉我十一点钟在广场等她。

即使丹尼·汉斯福德愤怒的阴魂笼罩着吉姆·威廉斯举办的这个晚会，这也丝毫没有影响晚会的热闹气氛。索尼·塞勒也在场。他红光满面，笑容可掬，不断有人为威廉斯获释而向他表示祝贺，为乌嘎四世的死向他表示慰问。乌嘎四世是前段时间在家中观看电视上一场佐治亚州的篮球比赛时肾病突发死去的。那只叭喇狗吉祥物被埋在圣福特体育场 10 号门附近的私人墓地，旁边就是乌嘎一世、二世和三世的墓地。塞勒选了一位继承者，两周之后，佐治亚州给他的红色客货两用车签发了一块新牌照，上面写着“乌嘎五世”四个字。

在儿子蒙难的过程中一直表现得非常镇静的布兰切·威廉斯今天穿了一套晚礼服，而且还佩上了一朵胸花。她说自己非常高兴。她说她今年已八十三岁了，既然儿子已经安然无恙，仁慈的上帝可以随时将她带走。

吉姆·威廉斯扎着小黑领结，佩着法贝热袖口链扣，看上去非常英俊。他信步走到客人中间，不时发出开心的大笑声，显得非常轻松和满足。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像今天这样了。后来，当我告诉他我已同意送米纳娃去执行一项任务时，他微微皱了皱眉。

“我想她这次有点太过分了，”他说，“我以前也这样告诉过她。恐怕她是太喜欢得到每次用草根为我做法时付给她的那二十五美元了。但是这无关紧要。她的费用不高，只相当于我支付律师报酬和费用的一小部分。”

十一点钟，米纳娃和我坐进车中。几分钟之后，我们便飞驰在那条通向西面机场的道路上。

“那东西就生长在上跨桥的这边，”她说道，“但是我记不清是哪一座上跨桥了。”

我们将车停在林斯帕克韦上跨桥旁边的路上。米纳娃从她的背包中拿出一个手电筒，然后开始在灌木丛中找来找去。她回来时两手空空，她在第二座上跨桥旁的运气也不好。在第三座桥那儿，她走了很远，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把带根的草。

我找到那种草根了，”她说道，“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我们去见见头人。”

“是布撒德医生吗？”我问道。我开始怀疑自己已经被她利用，陪她去进行一次情况很复杂的远征。布撒德医生的坟墓远在波夫特，开车去要用一个小时。

“不，不是他，”她说道，“他有自己的事情。我们现在是去见真正的头人，他可以制止这种事情。”她没有细说，一会儿之后，我们便又开车向东面的海滩驶去，周围开阔的田野和长满野草的沼泽地逐渐隐没在黑暗之中。

“吉姆·威廉斯看上去不像你那样为丹尼·汉斯福德的事担心。”我说道。

迎面射来的车灯照在米纳娃的紫色眼镜上。“他很担心，”她轻声说道，“他一定很担心。因为我知道……他也知道……那个男孩也知道……是非曲直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判。”

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仿佛是在梦中讲话。“吉姆先生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她说，“他不必这样做。我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从他说话的声音中能听得出。当人们和我讲话时，我听不到声音，而是看到一张图像。当吉姆先生讲话时，我都看出来了：那天晚上那个男孩骚扰他了。吉姆先生一怒之下用枪把他杀死了。他对我说谎，对法院也说谎。但是我还是帮助他，因为他并非是故意杀死那个男孩的。我的确为那个男孩感到难过，但是我总是站在生者一边，无论他们以前的行为如何。”

我们驶过内河航道上一座很矮的桥之后，来到了奥特兰岛。转了几个弯之后，我们来到一个伸向广阔海湾的拖船用斜坡上面。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儿等你？”我问道。

“不，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她说道，“但是你必须绝对保持安静。”

我们从车上下来，走下斜坡。四下里一片寂静，只有航行在海湾某处的一艘摩托艇发出的轰鸣声。米纳娃一边向黑暗中眺望，一边耐心地等待。她说，这是一个有新月的夜晚，所以天空非常黑暗。她说有新月的夜晚是她做法事的绝好时机。“今天晚上在我离开家之前，”她说道，“我犒劳了一下那些巫婆。当鬼怪作祟时，你必须这样做。你必须首先犒劳一下那些巫婆，才能干别的事情。”

“你是怎样做的？”我问道，“巫婆们都吃些什么东西？”

“巫婆喜欢吃猪肉，”她说，“她们也很喜欢吃米饭和土豆。她们喜欢黑豆和玉米饼，也喜欢利马豆、绿甘蓝和白菜，这些菜必须和猪肉一起炒。大多数巫婆都是些老乡亲。她们不在乎当地的饭菜。你把那些饭菜堆到一个纸盘上，向里面插一根塑料叉子，然后放到一颗树的旁边。那样就可以让那些巫婆享用了。”

摩托艇的发动机声停了下来，接着传来船桨划水的声音。

“是你吗，贾斯波？”米纳娃喊道。

“嗯，”一个低低的声音回答道。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在离岸边二十码的地方。那是一个戴一顶阔边软呢帽的老黑人。他划着一艘小木船向岸边靠过来。米纳娃用手推了我一下。“他不是头人，”她低声说，“他只是来接我们的。”我们上船时贾斯波用手扶了一下头上的帽子，然后用桨触着水底向力一推，船便离开了岸边，接着他又把发动机开动起来。当我们向黑暗中驶去时，米纳娃将一把草根浸入水中，洗净上面的泥土。她折断了其中一根，放进自己的嘴里。小船吃水很深。我坐在上面一动不动，生怕一动就会翻船。

对岸上出现了一片宛如一堵厚墙的树林，看上去黑漆漆的一团，寂静无声，让人难以接近。贾斯波把发动机关掉，用桨把船划到岸边。我们三人都从船上下来。贾斯波把船拖到岸边，坐下来等着我们。

米纳娃和我爬到一个低缓的小山丘上面。我的眼睛逐渐适应了黑暗之后，发现周围是一片浓密的灌木丛和鬼一般可怕的西班牙苔藓丛。我们向树林深处走去，逐渐辨认出树立在地上的一些东西——方尖碑、纪念柱和拱型建筑。我们原来来到了博纳文图雷公墓。自从玛丽·哈蒂在我到萨凡纳的第一天带我到过这儿，我又来过许多次，但是从未在黑夜来过。我想起哈蒂小姐曾经对我说的话——在深夜，如果你侧耳细听，可以听到很久以前在炉火很旺的庄园中举办晚会时的各种声音：客人相互劝酒，把酒杯扔到树干上发出的破碎声。今天晚上我只听到风在树林中呻吟。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在这么晚的时候来这儿：一到黄昏，公墓就会关闭。我们现在是擅自进入公墓。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现在来这儿，米纳娃，”我说道，“公墓已经关闭了。”

“对此我无能为力，”她说道，“死寂时间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更改。”

“但是如果他们安排人巡夜该怎么办？”我问道。

“我到这个花园做法事已经许多次了，从未遇到过麻烦，”米纳娃坚定地说，“那些神灵都站在我们一边。他们会替我们放哨的。”她打开手电筒，照了一下一张手工绘制的地图。

“如果他们有一只看家狗该怎么办？”我问道。

米纳娃从地图上抬起头。“你听着，”她说，“如果你怕和我在一起，你可以回到贾斯波那儿等我。不要怕，再差二十分钟就到半夜十二点了。”

我开始渐渐地感到米纳娃及神灵在保护我们。她在前面拿着地图和手电筒，边走边咕哝个不停，我则紧随其后。夜幕笼罩下的博纳文图雷公墓显得异常宽阔，庄严肃穆，根本不像波夫特那一小块让人感到很亲切的墓地。布撒德医生就埋在那儿，而且在百码之外的灯光球场上还有男孩子在打篮球。一会儿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更显开阔的平台上，那儿零星地长着几棵树，不很起眼的墓碑排列得非常整齐。米纳娃走过几排之后，向右一拐。她在这一排中间停住脚步，又看了看那张地图。然后她转身用手电筒照了照。

“就是这儿。”她说。

起先，我什么也没看清。既没有墓碑也没有坟墓。但是向前走了几步之后，我发现沙土地上插着一小块瓦片。米纳娃的手电筒光照亮了上面的字迹：丹尼·汉斯福德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至一九八一年五月二日。

“就是他，”她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头人。所有的麻烦都是由他引起的。”

丹尼·汉斯福德的墓碑两边是两道深深的车印。显而易见，通用卡车曾在他的坟墓上面来回压过。在墓碑上甚至还留下了一块曲轴箱油迹。丹尼生前曾吹嘘说，如果他死在梅瑟庄园，他会得到一块很大的墓碑。而我眼前所见对他的那一说法构成了莫大的讽刺。米纳娃跪在墓碑前面，轻轻把那些松软的沙土挖掉。

“太可怜了，对不对？”她说，“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安心休息的原因了。他呆在这儿不高兴。他头顶上有一棵枝叶茂盛的橡树和山茱萸，但他还是不高兴。”她挨着坟墓挖了一个小坑，把一块草根扔了进去，然后从

那个购物袋中拿出半瓶野鸡牌酒。她向坑中倒了几滴。然后把酒瓶放到唇边，把里面的酒一饮而光。

“在一个嗜酒如命的人的坟前，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她说，“你永远都不会喝醉，因为死者会把酒气从你身上吸走。你一打开瓶盖，他们就会让你上钩。你可以喝上几个小时。吉姆先生告诉我那个男孩喜欢喝野鸡牌酒，所以我刚才给他喝了一小口，好让他情绪变好一些。我喜欢吸鼻烟，我死的时候，你可要给我拿些我最喜欢的鼻烟来啊。蜜桃牌和蜜蜂牌都可以。坐在我的坟旁，将烟放在你的下唇上。”

米纳娃的情绪似乎很好。她把购物袋里的东西倒在地上，然后示意我向后退一下，给她让个地方。随后她开始用那个非常悠远的声音讲起话来。

“他们把你弄到哪儿了，孩子？他们把你带到天堂了吗？如果你还没有到达天堂，你想去那儿，对不对？因为，请你面对这个现实吧，你死后必须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行。所以，听着。你进入天堂的惟一办法，是不要再和吉姆先生玩游戏了！”

米纳娃弯腰向前靠了一下，离墓碑仅有几英寸，仿佛在对着丹尼的耳朵讲话。“我可以帮助你，孩子。我有关系！我有号召力！我对死者非常了解。我可以让他们把你带到天堂。还有谁能帮你做这些呢？没有人能帮你这个忙！你听到我的话了吗，孩子？”

她侧耳对着坟墓细听。“我想我听到什么声音了，”她说，“但是我无法确定是些什么。”米纳娃满怀希望的表情慢慢地变成了一脸怒容。“好像是在大笑。真要命，是在大笑。他在大声嘲笑我，他正在嘲笑我。”

米纳娃收拾起家什，很不高兴地将它们塞进袋子中。“该死的孩子，你比我的老头子强不了多少。我发誓你甭想得到我的帮助了。”

她站起身，一边步履蹒跚地沿着那排墓碑走着，一边嘟嘟囔囔地说着：“你以为你一生很艰难，孩子。去你的吧，你懂个屁。你从来不用付帐单、喂养孩子、整理房子。你活得够轻松的了。好了，你现在就躺在那儿吧。你这是罪有应得。”

米纳娃在黑暗中走得很快，手电筒光柱在她前面晃动着。我们从博纳文图雷公墓两个最著名的坟墓面前经过，一个是约翰尼·梅瑟，另一个是康拉德·艾肯。从梅瑟的墓志铭上看，他认为在来世中天使会歌唱；艾肯的墓志铭则带有一种怀疑的色彩，对来世持一种迷惘的态度。丹尼·汉斯福德现在必须找出自己的道路。米纳娃不想再管他的事了。至少目前如此。

我们一回到船上，她就变得快活起来。“我要让他自己在那儿躺一会儿，”她说，“让他为自己可能会失去升入天堂的机会而担心吧。下次我来时，他会很高兴地接待我。我也会给他带些野鸡牌酒以及一些魔鬼鞋带。我还会给他一次机会。噢，他会逐渐不再去打扰吉姆先生。嘻嘻。然后我就会让他升天，他也就不再嘲笑我了。你等着瞧吧。他和我将要变成好朋友，不久之后，他就会给我出个数字，以便让我赢些钱！”

二十多天之后，也就是在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四日，吉姆·威廉斯下楼喂猫，并给自己沏了一杯茶。做完这些之后，他刚想去前门廊上拿报纸，突然摔倒在地，绝气身亡。

威廉斯五十九岁溘然谢世的消息立刻引来人们各种猜测：有人认为他是被人杀害的，也有人认为他是服了大量毒品之后死去的。但是验尸官宣布，没有任何暴力和滥用药物的迹象，看上去威廉斯死因很正常，最有可能是死

于心脏病。解剖之后，这位验尸官提供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威廉斯死于肺结核。这又引起另一种传言——他也许是死于爱滋病。但是威廉斯没有表现出任何患病的迹象。事实上，去世前几个小时，他还参加了一个聚会。会上他心情很好，显得很健康。

关于这件事，米纳娃当然有自己的看法。“是那个男孩干的。”她说。威廉斯去世时的情况鲜为人知，这无疑使她的说法罩上了一层既古怪而又似乎很有道理的光环。威廉斯死在书房中，就是在他枪杀丹尼·汉斯福德的那个房间中。人们发现他躺在桌子后面的地毯上。如果八年前丹尼·汉斯福德真地开枪击中了目标，威廉斯躺下的地方恰好是他最后去世时的地点。

第三十章 后记

威廉斯的丧事结束两天之后，我到梅瑟庄园慰问他的母亲和妹妹。我正要离开，突然一辆马车从广场那边驶过来，停在庄园前面。我从人行道上可以听到导游对三位游客说，这座房宅是休·梅瑟将军在南北战争时期修建的，歌词作家约翰尼·梅瑟就是在这儿长大成人的，杰奎林·奥纳西斯曾出价二百万美元想把它买下来。除去上面这些广为人知的事情之外，那位导游还说，去年春天电影《荣耀》拍摄组曾在庄园外拍摄外景。但是她只字未提吉姆·威廉斯、丹尼·汉斯福德及那件吸引全市市民许多年的凶杀案。游客们几个小时之后就会离开萨凡纳。他们被这座花园式城市的浪漫气息所陶醉，但是对隐藏在林间空地最深处的各种秘密却一无所知。

我也被萨凡纳所陶醉。但是在那儿断断续续生活了八年之后，我逐渐了解到它有点作茧自缚，与外隔绝。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自负，还有冷漠和傲慢。但是在所有这些态度下面，萨凡纳只有一个动机：保存一种自认为可以免受外界侵扰的生活方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五十年代，远谋保险公司放弃了在那里建立其地区总部的计划（改到杰克逊维尔）。这也是萨凡纳在七十年代对盖恩·卡罗·梅诺蒂组织的斯波雷托美国艺术节采取冷淡态度的原因所在（最后该艺术节改在查尔斯顿举办）。萨凡纳人对萨凡纳以外地区发生的情况也不很感兴趣。对通俗文化几乎没有什么热情。娱乐界的大牌明星艾里克·克拉普顿、斯汀、乔治·克林林和格莱兹·耐特以及波普斯合唱小组到萨凡纳演出时，发现诺大的体育场中连一半座席也没有坐满。

萨凡纳对所有前来寻求投资发展机会的人都不屑一顾：那些心怀宏图大志的城市发展商和迁移到萨凡纳之后立即就如何改善本地区面貌提出若干建议的个人（玛丽·哈蒂将他们称作“拎毯制手提包的投机家”）。萨凡纳对所有这些人都采取排斥态度，仿佛他们是在重复威廉斯·特库塞·谢尔曼的那一套。有时那意味着官方会设置各种障碍。有时则指只对游客们讲述好的一面。对陌生者而言，萨凡纳总是非常优雅。萨凡纳对上述那些人的优点视而不见，只想不要受到外界的干扰。

在萨凡纳的所见所闻，使我不止一次想到玛丽·哈蒂在我到那儿的第二天所说的话：“我们这些人所遵循的是原有的生活方式！”我当时不知道那种情感在萨凡纳人的心中有多大的分量，直到我在那儿居住的后期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茅塞顿开。商会从外地聘请了一批城市建设发展顾问，来研究萨凡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顾问提交最后的报告时，加上了一条附加说明：在调查过程中，他们问过二十名萨凡纳知名人士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萨凡纳在未来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中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些人说他们从未考虑这个问题。

依我看，萨凡纳拒绝变化的特性也正是它的可取之处。该市看上去很内向保守，外面喧嚣的世界对它没有任何影响。它也向着内向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当地居民就像由一个自我陶醉的管理员照料的温室植物一样繁衍生长。正常人变得不正常。性格古怪的人大行其道。与世界其它任何地方相比，那个繁茂的小空间更适宜于培养一个人个性中那些微妙的特点及怪癖，并使它们发展到极至。

